

中國傳奇譜

神	仙
傳	奇

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凤 主编





中国传奇谱
神仙传奇

卢惠龙 何积全 谢德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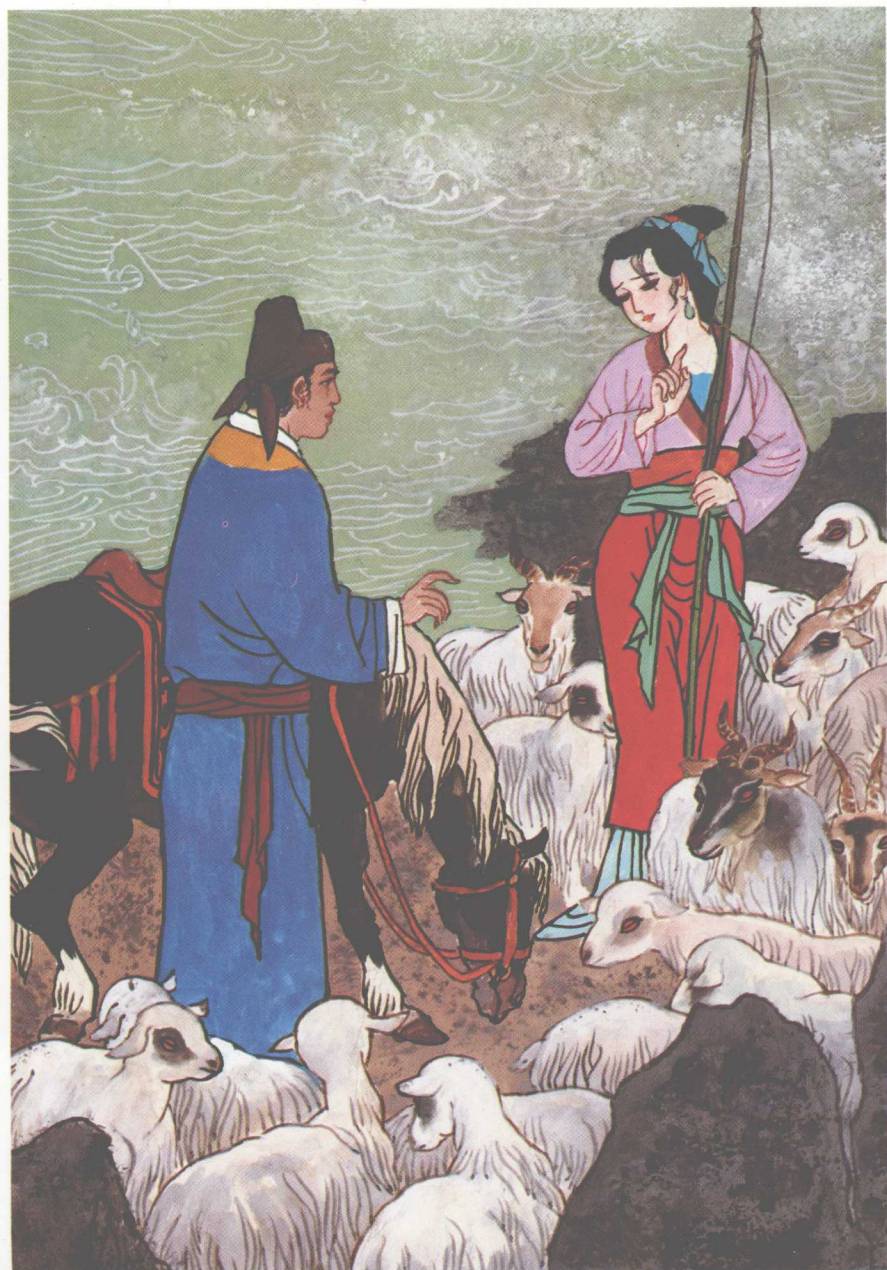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武帝遇仙记



白水素女



柳毅传书



周穆王



牛郎织女



秋公逢仙女



田处士石驴



劍仙聂碧云

序 言

我国的传奇小说，内容千奇百异、丰富多彩，而其艺术魅力之强，更令人不忍释卷，实为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同仁，怀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忱，组约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终于推出《中国传奇谱》这套丛书。丛书按题材分类，共十三卷，几乎囊括我国古代传奇故事之精萃。这是出版界，也是广大读者赏心悦目的一桩可喜之事，故我欣然为这套丛书作序。

以“传奇”作为某种文学作品的名称，虽然是中晚唐以后的事；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在唐人传奇之前，史传文学、叙事散文、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传奇性人物故事的某些特征。到了唐代，在汲取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在适宜的社会土壤中，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体，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据说士子可以用这种小说作品向文坛领袖、有名望的贵官“行卷”，若被赏识，考取进士的希望就比较大，因而士人创作小说蔚然成风。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当时似乎还没有确切的名称，裴铏根据这类文学作品的特点，将自己的小说集题名为《传奇》，既是一大创举，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在用文言写作的笔记小说中，主要有传奇、志怪、佚事三大类。传奇小说的特质，既包含作品中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奇异性，也涵盖

其文体规范的传记性,许多传奇名篇都是以传记的形式出现的。就内容而言,它以记叙人物的奇行异事为特色,虽然也有志怪性的题材,如写龙女与书生柳毅婚恋的《柳毅传》、写狐妖与郑六恋爱的《任氏传》,还有写人鬼生死相恋、人与仙女结婚的传奇故事,但是无论狐鬼仙妖,都富于人情,奇异而又贴近现实生活。篇幅一般都比志怪小说长,叙事委婉曲折,文笔优美。形式上似人物传记,而事多幻设虚构,语言也不像史家那样简约朴实,它善于铺叙描述,文辞华艳,传神写态,栩栩如生。概而言之,传奇体小说,是汉魏六朝以来史传文学、志怪小说、佚事小说乃至叙事散文丰富的艺术经验融汇整合的产物,是丰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

传奇小说源远流而流长。在唐之前,一些志怪、传人、记仙的小说作品,已初具传奇体小说规模;成熟于初唐,而兴盛于中晚唐。宋元时代,传奇作品之数量固然不如唐代,且有质实、训诫之弊,说它趋向衰落,不无根据;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那穷则变、变则通的进化现象,这就是在话本小说的影响下,传奇小说在语言风格方面的话本化倾向。原属于雅文学的传奇小说,逐渐趋向市俗化,从语言的“文不甚深,白不甚俗”,到题材的由以播绅士大夫所关切的生活为主,逐渐以写市民、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主,而传奇小说的特质、风韵意趣犹存,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因此,也更为人们所喜爱。

明清是白话小说占居主导地位的时代,相对而言,小说史家对传奇体文言小说的评价,似欠公允,特别是把明代瞿佑《剪灯新

话》、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等传奇小说集，视为形式上模拟唐人传奇而才藻大不如唐人的赝作，我颇不以为然。其实，明代是传奇小说的复苏时期，瞿佑等人的传奇小说专集，以及宋濂、高启等文豪创作的传记体作品，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扣人心弦的传奇人物故事，题材更加扩大，也更贴近现实生活。传奇小说中的一些名篇，被改编为话本和拟话本，或改编为戏曲，这说明传奇体小说，在白话小说盛行之时，生机犹旺。

长期的艺术积累，为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将传奇小说推上新的艺术高峰。它那愤而能婉的内容，借狐鬼花精、冥府神怪而曲折表现人情世态的艺术方法，它那浓郁的抒情诗意，及其自然清新、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和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令文坛巨匠或凡夫俗子，都为之心往神驰。所谓“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也就是将六朝重在奇幻的志怪法，与唐人虽多幻设而重在写实的传奇法，融汇互补，开创了传奇小说的新局面，吸引不少作家起而仿效，蔚然成为一大流派，与以纪晓岚所倡导的质实派相颉颃，其流风余韵，至清末未衰。

以上是专指用文言创作的传奇小说(包括志怪性传奇)而言，如果将宋元以来白话小说中人物故事具有传奇性的作品，也列入“传奇谱”系列，就更加丰富了。至于章回体通俗小说中，形成以《水浒传》、《杨家将》等为代表的英雄传奇这个流派，虽属另一话题，但其所描写人物故事的传奇性，却是相通的。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我国的传奇小说，不但源远流长，而且久

盛不衰,中间虽也有过滑坡现象,但经过变革创新之后,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原因何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传奇小说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无论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恰好跟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艺术欣赏习惯相吻合。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爱情和友谊都非常执著,敬佩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对才华横溢的文士,或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敢取不义之财以救困扶危的豪侠,乃至绿林好汉,以及身陷火坑而不甘堕落的风尘女子,都怀有赞美之情。而在审美心理上,好奇喜异,富于想象,追求故事的离奇性与完整性,既欣赏豪放雄壮之美,也爱好细腻优雅的阴柔之美。传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正好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审美意识。《中国传奇谱》系列丛书,从各个不同角度,体现了我国古代传奇小说的风貌,许多作品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光芒,具有永久性的艺术魅力。

在《太平广记》、《夷坚志》、《说郭》、《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等大型小说总集或丛书中,保存着异常丰富的传奇、志怪等优秀作品,但卷帙浩瀚,文字繁难,一般读者不易涉猎。《唐宋传奇集》、《虞初新志》等传奇小说选本,诚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各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亦恐难以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中国传奇谱》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系统的、通俗的古代传奇小说总集,有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借鉴。我想,它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的。

当然,任何传统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传奇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本书中涉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豪侠、妓女、浪子、盗贼、鬼神、狐媚等各色人物和社会现象,其描写难免不带有某种封建观念或迷信色彩,艺术上也常有因过分猎奇而失真、失当之处。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来加以研究或欣赏,透过某些消极现象去看它所反映的社会本质,这类小说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这一点,想来今天的读者是不难鉴别的。

吴志达

1996年8月

序于珞珈山寓邸

目 录

- 汉武帝遇仙记 选自〔汉〕班固著《汉书·内传》(1)
- 天台二女 选自〔晋〕干宝著《搜神记》(10)
- 葛 玄 选自〔晋〕葛洪著《神仙传》(13)
- 苏仙公 选自〔晋〕葛洪著《神仙传》(20)
- 白水素女 选自〔晋〕陶潜著《搜神后记》(24)
- 袁相和根硕 选自〔晋〕陶潜著《搜神后记》(27)
- 东方朔 选自〔南朝〕刘义庆著《幽明录》(30)
- 萼绿华 选自〔南朝〕陶弘景著《真诰》(34)
- 裴 航 选自〔唐〕裴铏著《传奇》(36)
- 陶尹二君 选自〔唐〕裴铏著《传奇》(44)
- 洞庭奇缘 选自〔唐〕裴铏著《传奇》(49)
- 柳毅传书 选自〔唐〕李朝威著《异闻录》(55)
- 韦仙翁 选自〔唐〕李朝威著《异闻录》(68)
- 李 靖 选自〔唐〕李复言著《续玄怪录》(72)
- 樊夫人 选自〔唐〕无名氏著《女仙传》(77)
- 韦景照 选自〔唐〕张读著《宣室志》(82)
- 张女郎 选自〔唐〕孙颐著《神女传》(86)
- 采药民 选自〔唐〕无名氏著《原仙记》(90)
- 缙仙姑 选自〔五代〕杜光庭著《墉城集仙录》(94)
- 周穆王 选自〔五代〕杜光庭编撰《仙传拾遗》(96)
- 韩愈外甥 选自〔五代〕杜光庭编撰《仙传拾遗》(98)
- 杨氏三兄弟 选自〔宋〕康誉之著《昨梦录》(102)

- 牛郎织女……………选自〔明〕无名氏著《牛郎织女》(106)
- 天仙配……………选自〔明〕洪楸纂辑《清平山堂话本》(116)
- 三山福地志……………选自〔明〕瞿佑著《剪灯新话》(124)
- 海龙王报德……………选自〔明〕周清源辑《西湖二集》(135)
- 吴山两神仙……………选自〔明〕周清源辑《西湖二集》(141)
- 骑龙升天……………选自〔明〕周清源辑《西湖二集》(151)
- 八仙过海……………选自〔明〕吴元泰著《八仙出处东游记》(159)
- 秋公逢仙女……………选自〔明〕冯梦龙纂辑《醒世恒言》(170)
- 庄周鼓盆……………选自〔明〕冯梦龙纂辑《警世通言》(182)
- 崂山道士……………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193)
- 青娥……………选自〔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198)
- 绿萝山神……………选自〔清〕慵讷居士著《咫闻录》(208)
- 黄大王……………选自〔清〕吴炽昌著《客窗闲话》(212)
- 潇湘公主……………选自〔清〕长白浩歌子著《萤窗异草》(217)
- 龙阳君……………选自〔清〕长白浩歌子著《萤窗异草》(229)
- 田处士石驴……………选自〔清〕宣鼎著《夜雨秋灯录》(236)
- 仙人岛……………选自〔清〕王韬著《淞隐漫录》(244)
- 莲贞仙子……………选自〔清〕王韬著《淞隐漫录》(250)
- 廖剑仙……………选自〔清〕王韬著《淞隐漫录》(255)
- 剑仙聂碧云……………选自〔清〕王韬著《淞隐漫录》(261)
- 药娘……………选自〔清〕王韬著《淞滨琐话》(269)
- 煨芋梦……………选自〔清〕王韬著《淞滨琐话》(274)
- 平阳生……………选自〔清〕乐钧著《耳食录》(285)
- 白云洞记……………选自〔清〕杨凤辉著《南皋笔记》(290)
- 林妃雪……………选自〔清〕许叔平著《里乘》(293)
- 莫真人……………选自〔清〕许叔平著《里乘》(310)

汉武帝遇仙记

〔汉〕班 固 著

渝 文 编译

汉武帝，是景帝的儿子。武帝还未出生时，景帝曾梦见有一条赤色的龙从云中飞降，一直飞入崇芳阁中。景帝醒来后，坐在阁中，果然看见有赤色的龙像雾一样遮蔽着窗户。当时，宫中的嫔妃们也都看见，那崇芳阁上有五彩的霞光，浓郁地冉冉升起；霞光过后，就看见那赤龙盘旋于其间。

于是，景帝就召见了占卜的姚翁，要他解说此事。姚翁说：“这是吉祥的预兆。在这个阁中，将会降生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将会建树起丰功伟绩，成为刘氏汉室闻名的君主。但是，他也会带来很大的灾祸！”

景帝听信了姚翁的话，就将王夫人移居到崇芳阁中，并将此阁改名为猗兰殿。大约十来天后，景帝梦见有一位神女降临，手捧着一轮旭日交给王夫人，夫人吞入腹内。此后，夫人怀孕了。十四个月，生下了武帝。

景帝高兴地说：“我曾经梦见赤色的雾气变化为赤色的龙。占卜者都认为是大吉。就给这孩子取名为‘吉’吧！”

武帝长到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景帝抱他在膝上玩耍，逗他道：“儿子，你喜欢当皇帝吗？”

这孩子答道：“这件事情，是由上天决定的，由不得儿子作主。孩儿只希望每天居住在这宫中，在陛下的身边玩耍嬉戏，不敢过分

贪求安逸欢乐，而丧失做儿子的本分啊！”

景帝听了这番出自三岁小儿口中的话，心中暗暗惊愕，对孩子很是喜欢，更注重对他的教育培养。

一天，景帝又抱着儿子在书案前，问道：“儿子喜欢读些什么书？能不能说给父皇听听啊？”

哪知道，这一问，武帝竟背诵起从伏羲以来圣贤们的著述，以及天文、周易和占算之类书中的文字，一气背诵了好几万字，而且没有遗漏一个字，再次令景帝惊奇不已。

武帝长到七岁时，景帝见他已是事事透彻过人，便给他改名为“彻”。

刘彻即位做了皇帝之后，很喜好神仙之道。他经常到名山大川、三山五岳去祈祷，希望能够得到神仙们的指点。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那天，武帝登上嵩山，到那里的道观祭祀，并斋戒了七天，直到春祭全部完毕后，才回到长安。

四月的一天，武帝在承华殿中休息，身边有东方朔、董仲君侍候。忽然，殿上出现了一位女子，身穿青衣，异常美丽。武帝十分惊奇，就问：“你何人？从何而来？”

那女子说：“我，王子登，是神仙所居之地墉宫的玉女，一向为王母所差遣。这次从昆仑山上来，传达王母对武帝嘱咐的话。王母说：听说你并不看重人间的福禄，而是一心追求仙家的长生不死之道；你能以帝王之尊，而多次亲自祈祷于三山五岳，的确是很勤奋的，看起来似乎也还可以教诲。因此，你可以从现在起，开始淋浴斋戒、清心寡欲，不要再过多过问人世间的的事情。到七月七日那天，王母就会降临到此。”

武帝急忙跪下，连连称是。刚说完，那玉女忽然就不见了踪影。

武帝问东方朔：“这个女子到底是何人？”

东方朔说：“她是西王母在紫兰宫中的玉女，经常替王母传递

使命，往来于神仙居住的扶桑、灵州、常阳、玄都等地。王母曾经将她放出去嫁给了北烛仙人，最近又把她召了回去。她是真正的仙官！”

于是，武帝就登临修炼的延灵之台，大修斋戒，一心修道，而将治理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了当朝的丞相。

到了七月七日那天，武帝下令将宫苑的里里外外都打扫修饰干净，在大殿上摆设了坐席，并把宫中所有珍奇宝贵的物品，比如来自异域的香、帨、灯、枣、葡萄美酒之类，都一一放置妥当，武帝亲自监督安排。一切都妥帖后，武帝便下令，从大殿的正门即端门以内，不允许有任何人妄自偷看，而自己则盛装穿戴，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台阶之下，在宫殿内外的一片静寂中，静心等候西王母的仙驾光临。

到了夜晚的二更时分，在西南方向，忽然有白云升起，并且一直朝着这边飘来，转眼间，就来到了近处。这时，从空中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车马人声。

不一会儿，王母驾临。只见许多神仙，像飞鸟聚会一般，骑乘着龙、虎、麒麟、白鹤、天马等珍禽异兽，纷纷从天而降。一时间数以千计，整个宫廷里光彩耀眼。当王母来到时，那众多的仙官忽然又不知去了哪里。只见王母所乘的紫云玉辇，驾着九色的斑龙。辇旁跟随着五十位天仙，身高都有一丈多。玉辇停住后，王母下车，天仙们都立于大殿之下，只有两个大约十五六岁的美貌侍女，跟随王母上殿。

王母上殿后，面朝东方坐下。她穿戴的一切，都是人间所不曾见过的。王母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既淑静而又严肃，资质异香而又润泽，容颜是绝世的美艳，真是群仙之首！

武帝在殿下，向王母跪拜请安后，就肃立于台阶前。

王母招呼武帝上殿来同坐。武帝这才上来，在王母座位之侧，

面南而坐。

不一会儿，王母吩咐开天厨。顷刻间，就出现了若干珍奇的果实，到处溢满了清香。紫色的灵芝、蕨蕤之类的芳草摆满了盘子。那美酒的清香之味，也是人间所从没有过的，就连武帝也说不出名字来。

王母又命侍女去取些桃果来。很快，侍女就用玉盘盛着七个仙桃呈上。武帝一看，那仙桃有鸭蛋般大小，圆形，青色。王母命侍女将四个仙桃给武帝，留下三个自己吃。

武帝吃着仙桃，觉得味道无比甘美，吃后那美味还长久留在口中。武帝吃完后，将桃核一一收起。王母奇怪，就问他为何这样。

武帝答道：“我想留下这桃核，以后好栽种。”

王母笑了，说道：“这桃树，要三千年才结一次果实。何况你们这里的土地瘦薄，是不可能栽种成活的。”

喝了一会儿酒之后，王母吩咐诸位侍女献艺。只见那王子登、董双成、石公子、许飞琼、婉凌华、范成君、段安香等仙人，各执乐器，演奏起来；又叫法婴唱歌。一时间音乐声起，响彻天空。

音乐之后，王母对武帝说起了修炼方法：所谓修身，就是讲究养气、吐纳的修炼，也就是《太仙真经》上所说的，所谓行益易之道当如何如何。王母最后说：“这些也都是元始天王在炼丹房中所说的话。我命侍笈玉女李庆孙把它书写记录下来，交付给你。你一定要按照它所说的方法，坚持修身才是啊！”

王母说完后，就吩咐仙官准备好龙辇，打算返回天宫。武帝听了，着急地站起身来，跪在席前，叩头不止，百般恳请王母多留一些时候。

王母见他如此殷勤，也只好同意了。

王母决定派侍女郭密香到上元夫人那里，去传达如下的一番话：“我们彼此没有见面，一晃已有四千多年了。天上的事务繁多，忙不过来，以致于很少与夫人你见面。刘彻一向好求仙道。据我的

观察，这个人的心里还算比较清楚，也许可以有所长进。但是，他也有诸如外表不清爽、体内脆弱易病、为人不够淳厚、瞳子不正、脉相的升浮都不够好、过早白发等等这么一些不如意之处。所以，即使告诉了他修炼之道，恐怕也不一定能够使他成为仙材。我久在人间，实在感到这里的恶臭和污浊。可是，偶尔出来游历一下，也可以了却一点小小的心愿。我与刘彻客人主人相对而坐，也有些郁闷不乐。夫人你是否可以到这里来一下呢？如果你肯屈尊到来，我一定留下来等候。”

武帝看见侍女郭密香走下殿去，转眼就消失。顷刻间，又见她返回殿上，并有上元夫人派来的一位侍女跟随在后。

那侍女拜见王母，传达了上元夫人的话：“我因一向被天府的公事缠身，也很少有机会去看望您。尽管如此，我的心情仍然是与您相同的。密香带来了您的口信，要我到刘彻那里与您见面。我本应立即前往，无奈事先已奉了天帝之命，要到玄洲去检查天历。正是这件事情，使我不得不耽误一点时间，这事很快就会做完。我回来后，就立即到您那里。还希望您能稍候片刻。”

武帝在一旁听着，有些不明白，就问道：“不知上元是怎样一位仙尊？”

王母说：“她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统领着十方的玉女名籍……”

正在说话间，就有侍女来报告，说上元夫人来到。这时，云中响起了鼓乐之声，随从的文武仙官纷纷降临，多达千余人，全是女子，年纪都在十八九岁左右，多数身穿青衣，个个明目皓齿，光彩照人。再看上元夫人，年约二十几岁，天姿绝色，目光清澈明亮，只见她飘然而至，上殿拜见王母。

王母急忙制止，招呼她面北而坐。又对武帝说：“这位就是真元之母，是非常尊贵的神。你应当来拜见拜见。”

武帝急忙起身下拜，请安问候了一番。

上元夫人看了看武帝，笑着对王母说：“凡间的人，追逐功名利禄，贪恋美色淫欲，是十分常见的事。何况这刘彻，凭着他的帝王之尊，那些引诱他嗜欲的东西，当然比一般的人要多出许多倍。可是，他却打算从声色之中退出，去除嗜欲的恶根，向往于修炼成道之事，也可算得是个有志气的人了！”

王母点头道：“的确是个有心的人。”

上元夫人对武帝说：“你喜好神仙之道，不可谓不勤奋。但为何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呢？我看是有原因的。你生来的本性就有暴、淫、奢、酷、疑五大缺陷，它们集中在你的身上，是很难医治的。它们如同隐藏在身体中的刀剑，虽然你有追求长生之术的志向，但如果不能除去这五难，恐怕也是劳而无功的。可是，能够从这里做起，得到一些小的益处，也就可以使你应该坚持下去。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尽力去培养与那五难相反的好品质，在政务上要清明、爱民；再修习一些诸如鸣天鼓、叩牙齿之类的修炼方法。只要你照此去做，就一定会有显著成效的。今天，王母以她的天尊，下临凡间，并亲自告诉你修行之道。如果你真正能照所告诫你约束你的话，去认真修炼，那么，我相信，大约百年左右，王母必然会把您迎接到玄都、昆仑、阆苑这些神仙居住的地方，让您位列于仙官之中，云游于十方……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就要努力这样去做。如果你不能如此，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武帝听了这一番话，立即起身离席，跪下拜谢道：“我生性凶顽，又生长在乱世污浊之中，有心学道，但好像总是站在一面墙壁面前，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只是我一心追求长生之术，敬奉神灵，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教诲，真是天大的荣幸啊！刘彻我一定会遵循您的教诲，遵循修身的规范。只有如此，像我这样卑微而且满身缺点的小人，方才可以得到一个美好的前途。我还要恳求得到您的护

佑，早日修得上清玄妙之道！”

上元夫人叫武帝起来，坐回原位。

王母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她才笑着对夫人说：“你刚才所说的话，是否有些急切了？是不是会使他反而畏难了呢？”

上元夫人说：“如果他真正有志于此道，即使是舍身去喂饿虎，赴汤蹈火，志向也是不会改变的。真正有志的人，是不会害怕听一点过于直率的话的。直率的话，反而会促使他更加坚定意志。王母既然有意照应于他，一定会赐教给他留下尸身而成仙的方法。”

王母说：“刘彻虽然勤奋了很久，但一直没有遇见良师，以致几乎要丧失信心，怀疑天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神仙。所以我才亲自到此间，一方面坚定他的求仙之志，另一方面使他向往于教化而不再迷惑。今天见了，的确是这样，至于尸解之法，当然是会教他的。三年之后，我将赐给他成丹和石象散这些仙丹，但是，给了他后，刘彻他就不能再在人间逗留了！当今天下，匈奴未灭，边境多事，何必让刘彻他仓促间舍弃天下之事，而归隐于山林之中呢？这要问他的志向到底怎么样，如果是矢志不渝，到时候我自然会再来的。”

王母说着，抚着武帝的背，又说道：“你按照上元夫人的话去做，必定可得长生。千万不要辜负了她的这一番勉励啊！”

武帝跪谢道：“刘彻要把这教诲写在金简上，随身佩带，时时不忘！”

这时，武帝看见王母身边有一卷书，用紫色锦囊装着，便问道：“这书是什么神仙的灵方，能不能给我看看呢？”

王母说：“这是《五岳真形图》。图文都是需要保密的，不允许妄传。禁令是十分严格的，岂能让你看？我给你一部《灵光经》就可以了！”

武帝一面叩谢，一面又恳求赐予那部真形图。王母经不住他的哀求，只好破例给了武帝。王母接着告诫道：“这部《五岳真形图》，

就是把天上人间的河流山岳、丘陵陇阜的样子、位置画下来，密存于仙山。有时候，也把它拿出来，作为神仙的信物。只要随身佩带着它，各位神仙就会尊敬你、亲近你。今天，难得你如此有心求道，给了你后，你一定要非常谨慎地秘藏，就像侍奉你的父皇那样。倘若泄露于世间凡人，你将招致大祸临头！”

上元夫人见了，就对武帝说：“王母今日将这样的秘籍赐予了你，可真是非比寻常的。不过，如果你缺少了五帝六甲六丁六符等十二事，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只知其一，而未见其他啊！”

武帝一听，又急忙叩头道：“既然夫人已经启发了刘彻，就恳求夫人赐予我与《五岳真形图》相配合的《十二事》吧！”说完，就不停地叩头。

王母一看此情景，就嗔怪上元夫人道：“既然我已经把真形图赐予了刘彻，那夫人你授予他《十二事》的致灵之术，又有何不可呢？上天禁止将秘籍泄漏给他人，如果违反了就是触犯天条。但是，倘若所传授的是应得之人，是可以成仙的人，那就是可行的了。我之所以授予刘彻以真形图，并不是认为他必定得道，而是要使他坚定求仙的决心。而且还要他明白，祈求长生并不难，而明白修炼的真谛才是难；明白道理并不难，而付诸行动才是难；行动起来并不难，而有始有终才是难！我们教给他以规矩，并不一定能保证他成器，又何必对他保密，何必让这位人间的君主叩求得头破血流呢？”

夫人笑说：“我也并不是不愿传授给刘彻。我之所以先告诉了他《十二事》的篇目，无非是要试试他是否真心修道，想坚定他的信心，使他多方地寻求。我只是想按照天条的规定去做。《十二事》从来都是以女授女。他是男官，以后传给他时，也应以男授男为好。所以，我不是固执不给，也不是在故意炫耀泄漏。王母您是我的主人，希望不要因此怪罪于我。何况，您那么珍贵的真形图也给了刘彻，按理说恐怕也不一定合适吧？”

王母也笑了起来：“这也是可以宽恕的了！”

于是，上元夫人就命侍女纪离容立即到扶广山，取来《十二事》授予武帝，并把具体的修炼方法逐一传授给他。

传授之后，王母和上元夫人又反复叮嘱武帝，千万要慎守秘籍，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黎明到来之前，王母和上元夫人一同乘辇而去。如同她们降临时一样，一时间，众多仙官簇拥着，仙乐响彻云霄，彩云汇集，异香弥漫，渐渐往西南方向而去，一直延续了好久，才慢慢散尽。

从此以后，武帝真心相信天下真有神仙。他将王母所赐予的《五岳真形图》、《灵光经》和上元夫人赐予的六甲灵飞《十二事》，自己纂辑成为一卷及各种经图，极为珍贵地收藏在柏梁台上。他常常在沐浴斋戒、烧香洒扫后，方才正襟危坐，展卷诵读。

武帝自从见过神仙、得到秘传之后，一晃过去了六年。他感觉自己一直神清气爽，便自以为有了神仙的韵致和风度，甚至认为一定会有神仙降临，来接引他登仙界。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武帝就渐渐不注意修至善、积大德，反而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劳民伤财，鱼肉百姓。更做出了活埋俘虏、屠杀降将、远征异域他国等暴行，使得全国上下充满了叹息、愤怒之声，使兵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座座城池。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天意的事。

于是，在太初元年十一月的乙酉那天，天上突然降下大火，烧毁了柏梁台。秘藏在那里的《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以及武帝自撰的经书共十四卷，连同收藏它们的黄金之箱、白玉之函，全部都失踪，从此不知去向。

于是，人们传说，这是王母知道武帝没有遵循她当年的教诲，十分气愤，才下令降天火以示惩罚的。

天台二女

〔晋〕千 宝 著

星 河 编译

刘晨和阮肇两人，相约一起到天台山中去采药。进山以后，二人越走越远，不知不觉中竟迷失了方向，再也无法找到出山回家的路了。就这样，二人忍饥挨饿，在山中转了整整十三天。

那天，二人已经十分虚弱了，在一个山谷中，远远看见山上有桃树，便冒着危险，拉着藤葛，好不容易才爬上山崖。到了树前一看，树上的桃子已经成熟，新鲜得令人馋涎欲滴。二人立即上树摘桃，要饱餐一顿。奇怪的是，各人才吃了两三个桃子，顿时就觉得腹中已饱，而且体力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如同健康人一样。

二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顾不得许多，就打算下山去，用杯子取些水来解渴。在溪边时，看见有被折断的茱萸叶从上游顺水而下，还很鲜艳。二人正诧异，又见有一只杯子也顺流而来，捞上来看，里面还剩下用芝麻炒拌的胡麻饭。

刘晨和阮肇异口同声地说：“这附近一定有人家了！”

于是，他们就沿着溪水顺流而上，翻过一座山后，看见山下有一条大河，二人就朝河边走去。

河边，有两个容貌美丽的女子，亭亭玉立在那里。

当刘晨、阮肇手里拿着杯子走近时，女子微笑着迎上前来，说道：“刘郎和阮郎把刚才顺水漂去的杯子弄回来了！”

刘晨和阮肇听到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如此称呼自己的姓

氏，都暗暗吃惊。

正不知如何对答，二女子已是笑容可掬地来到了身边，如同老朋友重逢一般，亲热而略带微嗔地埋怨道：“你们为什么来得这样晚啊？”说着，就邀请刘晨和阮肇一同回家。

女子们的家里，靠南面和东面各有十分漂亮的闺房，里面挂着大红色罗帐，帐角上都悬挂着小铃铛，那些铃铛都镶金嵌银，非常精致。两个女子各自都有几个丫鬟在听候使唤。

不一会儿，房中就摆好了筵席，有胡麻饭、山羊肉、牛肉等，味道都十分精美可口。刘晨、阮肇与两个女子一边饮酒，一边谈笑，竟也如同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了。

酒席罢后，有一群女子飘然而至，手捧鲜桃献上，并笑着朝二女子打趣道：“我们特地来祝贺，二位的女婿终于归来了！”

大家酒酣耳热，你欢我乐，都十分开心。直到夜半时分，其他人散去。二女子这才媚态万端地，一个牵上刘晨，一个挽住阮肇，各自进到那大红色的罗帐之中，男欢女爱，共度良宵……

两对美人佳婿，恩恩爱爱，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天。刘、阮曾想出山回家看看，两个女子哪里肯依？甜言蜜语，苦口婆心，殷殷挽留，二男又何尝舍得？于是，又住了下来。

说来也快，一晃，又过去了半年光阴。这里的气候一直像春天般温暖，草木总是常绿常青，山中林间，百鸟婉转啼鸣。刘晨和阮肇，在这里生活得无忧无虑，整日有美人相伴，自在逍遥，却反倒思念起家乡来了。这思乡之情一旦萌生，就一发不可收拾，二人整天对二女诉说这乡愁之苦。二女子见两郎君去意难回，也只好答应。

于是，临行那天，二女子情切切地送别了刘晨和阮肇，为他们详细指出了走出天台山回家的道路。四人到此，也只好洒泪而别了。

刘晨和阮肇高高兴兴回到家乡。他们哪里知道，家乡的一切都

变得陌生，亲朋故旧也都找不到一人了。家乡中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简直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过反复询问，他们才知道：这时的人们，距离他俩上天台山的时候，已经是第十代的后辈子孙了！

选自《搜神记》

葛 玄

〔晋〕葛 洪 著

星 河 编译

葛玄，字孝先。他曾经跟随左慈左元放学习九丹金液仙经，但没有成功。他很精通驱鬼救人之术，特别擅长治疗鬼蛊感人的病，许多鬼魅都在他的法力下现出原形，或被她遣散，或被她诛杀。葛玄在修炼时，能够达到辟谷的境地，连续一两年不吃食物而不会饥饿；他可以坐在熊熊燃烧的柴堆上，直到薪尽火灭，他却连衣衫帽子都完好无损。当他饮了许多酒后，他就要找一处幽深的泉水山涧，到水中去睡觉，直到酒醒后，才从水里出来，浑身上下竟没有一点水湿的痕迹。

葛玄饱读五经，生性喜好高谈阔论，身边常有几十个好事的少年跟随着他。

有一次，葛玄乘船出游，这群少年也跟着。见葛玄带着的书中，夹着几十张符，有几个少年好奇，就问葛玄：“先生的这些符，都能做些什么事呀？灵不灵验呢？能不能让我等见识见识？”

葛玄笑笑，说：“那就让你们看看我的这些符能做什么吧！”说着，他随手取出一道符，投到江水中，那道符便顺流而下。

葛玄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少年们哄笑起来：“这算得了什么！就是我们来投，那符也会顺流而去的！”

葛玄不说话，又随便取了一道符，投入江中，只见那符在江水

中转了几圈后，竟逆水而上，渐渐远去。

葛玄问道：“这回如何？”

少年们都说：“这可真是怪事啊！”

葛玄得意地笑着，再取出一道符，投入江中，只见那符入水后，就停立在原处，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就看见刚才下水的两道符，顺水而下的此时逆水而回，逆水而上的此时顺水而来，三道符很快会合在一起。

看见少年们莫名惊诧的样子，葛玄哈哈一笑，一抬手，江中的那三道符全部回到了他的手中。

又一次，葛玄与少年们在江边游玩，见有一个女子正在洗衣。葛玄又想卖弄一下，就对他们说：“我让这个女子为你们跑动起来，如何？”

少年们正想寻开心，当然欢迎。于是，葛玄便取出一道符投入江中，只见那女子突然惊骇地起身，不停地奔跑起来。

葛玄又说：“就到此为止吧！”他再投一道符到江水中，那女子立刻止住了脚步，回到原来洗衣的地方。

少年们上前去问女子，刚才为何害怕地跑开，女子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跑起来。真奇怪！”

有一户人家的主人，与葛玄有交往。一次，主人突然得病，认为是被鬼蛊惑，就请了一位巫师，到家中来设坛祭祀。巫师请了葛玄一同饮酒。正酒酣耳热之时，那巫师突然口吐狂言，对葛玄极不恭敬。

葛玄明白，这巫师已被鬼魅附身，便大声喝道：“好一个奸诈的鬼，竟敢如此大胆！”说完，他立即施展法术，敕令五伯之神，将那被鬼附体的巫师抓住，捆到柱子上，用皮鞭狠狠抽打。顿时，那巫师似乎被人牵住，自己走到柱子前，把身上的衣服剥下，扔到了地上，然后自己双手抱着柱子，无法动弹。顷刻间，就听见有皮鞭抽打的声音。

音，不见鞭影，却见那巫师的脊背上鲜血淋漓，皮开肉绽。这时，就听见那巫师的口中，发出了鬼魅乞求饶命的声音。

葛玄问道：“我可以饶恕你的死罪。但是，你能不能让主人的病完全好起来呢？”

鬼魅连声应道：“能！能！我一定做到！”

葛玄又说：“那么，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主人的病还不见好，我定要重重地治你的罪！”

话到此时，只见那巫师扑倒在地，渐渐苏醒过来，而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却一概不知。

有一次，葛玄来到某地。此处有一神庙，据说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在离庙百步之外就先行下马下车，否则将有灾祸临头；这庙中有几十棵大树，树上住着许多鸟，谁也不敢去冒犯它们。葛玄听说了这些，却并不理会。那天，他乘车路过那庙宇时，就偏不下车。刚到庙前，突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直朝葛玄的车子卷来，一时间漫天尘埃，天昏地暗，跟随着葛玄的人们也都惊吓得退了回去。

葛玄大怒，高声喝道：“好个胆大的妖魔邪神，竟敢与我作对！”他立即举手指向空中，念咒作法，那狂风顿时止息。葛玄又取来一道神符，投入庙中，树上的鸟全都坠地而死。几天后，那些庙树在盛夏时节突然纷纷枯死，庙里也突然起火，顷刻间，就把这个危害周围百姓的恶神庙化为灰烬。

一天，葛玄在江边散步，见有人正在卖鱼，便上前对卖鱼人说：“我想请你筐中的一条鱼到河伯那里去送信，可以吗？”

卖鱼人觉得稀奇，说道：“你看，我的这些鱼全是死的呀，怎么可能呢？”

葛玄笑着说：“这不会有什么妨碍的。”

于是，他随手取了一条鱼，把自己用朱砂写好的一封信，从鱼

口中放入鱼腹中，然后把鱼扔进江中。只见那鱼一触到江水，顿时活了起来，摇头摆尾地很快潜入水中。不一会儿，就见那鱼又出现在江面上，游到岸边，一跃而上，从口中吐出一纸书信，是用墨写在青色纸上，如同一片大大的树叶朝葛玄飞来。

葛玄在家里接待客人时，常常喜欢陪着客人高谈阔论。如果此时又来客人，葛玄也总是要亲自出门去迎接的。不过，这时，仍然有另一个葛玄坐在堂上，照样在与先来的客人谈笑风生。

冬天寒冷，客人们奇怪，怎么室内无火？葛玄笑着说：“我家里贫穷，不能够使诸位人人都得到一个火炉。只好请允许我为你们生火，使大家都得暖和……”说着，他就张口吐气，顿时火从口中喷出，满屋暖融融的，人们如同坐在阳光下面，十分舒适。

宾朋满座时，葛玄的兴致很高，就常常为大家施些小法术，游戏取乐。与客人一起吃饭，饭后漱口，他把口中的饭喷出，却变成了几百只大马蜂，满屋乱飞，嗡嗡作响；他再一张口，大马蜂群全部飞入他的口中，又都变成了米饭。葛玄高兴起来，就用手拍打着座下的木板。于是，房中很快就会聚集起蛤蟆、虫豸、燕雀、鱼鳖之类，随着音乐的节拍舞蹈，就像真人一样。直到葛玄停止击打，它们才会消失。隆冬时节，葛玄能够为客人们取出刚刚摘下的新鲜瓜果；盛夏时节，他又能够为客人们招来冰雪降暑。当他要为客人们敬酒时，并不需要仆人来传递酒杯，那酒杯自己会飞到客人面前，客人如不饮尽杯中的酒，那酒杯就悬空不动，也不会离开……

当时，有一个从中原来的道士，很能治病，但却欺骗人们，说自己已经活了好几百岁。葛玄知道此人说谎。在一次有许多人聚会的时候，葛玄问周围的人：“诸位是否愿意知道这位中原道人的真实年龄？”众人都说好。

不一会儿，忽然从天空中飘飘然出现一人，随着众人的目光，缓缓地下落到地上。这天上来客，身穿大红衣袍，头戴高高的进贤

冠，他径直走到那道士面前，问道：“我奉天帝之命而来，请问先生的年纪到底是多少？怎么可以随便去欺骗百姓呢？”

那道士大惊失色，立即从座上下来，长跪不起，连声答道：“我错了！我该死！我实际的年龄是七十三岁！”

这时，葛玄拍手大笑，那红衣使者顿时不见了踪影。那中原道士十分惭愧，自知不如，不久，就悄悄离开了此地。

东吴的君王孙权，久闻葛玄的大名，就派人来召他进宫，要给他封官进爵。葛玄知道后，拒绝进宫。孙权知道不可勉强，便以客人的身分与他交往，并经常邀请他共同赴宴游玩。有一天，他们在游览途中，看见有百姓正在苦苦求雨而不得，情景十分凄惨。

吴王就问葛玄：“百姓们因天旱求雨，先生是否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呢？”

葛玄答道：“这有何难！”他立即写了一道符咒，命人送到社神的庙所。不一会儿，天上阴云密布，雷电交加，立刻下起了倾盆大雨，地面上的积水一尺多。

吴王见解除了旱情，很高兴，就指着庭院中的积水，问葛玄：“先生能不能让这积水中也有几条鱼儿呢？”

葛玄应道：“当然可以！”当即写了一道符，扔进水中，马上，就有一百多条大鱼出现在水里，多是一二尺长，在水中游来游去。

吴王又打趣道：“不知这些鱼是不是可以食用？”

葛玄说：“当然可以！”就命人去水中捉了几条鱼，下厨烹好送来。吴王一看，果然是真正的鱼！

又一次，葛玄乘自己的船，随吴王的船队出航。不久，便遇到了狂风巨浪，吴王率领的百官船队，无论大小，虽然全部都被风浪扑打得里外透湿，但都没有出事，唯独葛玄的船，待风浪过后，竟不见了踪影。

吴王叹息道：“葛公是个很有道术的人啊，怎么就不能够免此

一难呢？”他上岸到四望山后，立即派人去打捞葛玄的沉船。可是，打捞了一整天，也没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大家正在为葛玄的不幸惋惜，忽然看见他竟从水中走了出来，众人都十分惊奇。只见葛玄走到吴王面前，脸上还带着酒晕。他向吴王作揖道：“实在对不起！昨天本应该跟随着陛下，无奈伍子胥见我过路，一定要拉我去他那水下的宫中作客，就连我的船也被他弄到水里去了。他伍子胥如今是吴地的水神，我也奈何他不得啊！……倒是害得陛下竟在这水边耽误了整整一夜，真是太不应该了！……”

葛玄每逢有亲戚来到家里，而恰好家里又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酒饭时，他就邀请亲戚们到外面路边的树下，折草当针，去刺那树皮，然后用杯去接，只见那树汁汩汩地涌出，杯子装满后就自动停止。那树汁喝在口中，就如同好酒一般。接着，他又找来些土石草木之类的东西，给亲戚们下酒。奇怪的是，这些东西，一举到嘴边，竟是上好的鹿脯。葛玄所刺过的树，当他举杯去接时，就会有汁流出，杯满后就停止；而其他人用杯去接，却始终不会流出半点汁液。

有时候，人家请葛玄去作客。如果是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主人又执意相请，他只好勉强跟随而行。不过，走得一段路后，他就会叫腹痛，倒在地上，顷刻间就会死去。人们若去动动他，抬头则头断，抬四肢则四肢断，而且很快就腐烂发臭，臭得让人不敢靠近。这时，请他的人当然只好急匆匆地赶回葛家报信。哪知道，一进门，就见那葛玄正坐在堂上与人说话哩！不过，请的人也还不敢声张，再悄悄回到刚才葛玄倒地之处——哪里还有什么尸首？

有些时候，葛玄与朋友同行，一高兴，他就会使朋友的双脚离开地面三四尺高，两人一起在空中迈步前进。

葛玄在会稽游玩时，曾遇见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商人从中原

到会稽，中途路过一地，那里有一神庙。庙里的神叫人传话给商人：“请捎带一封书信，交给葛公。”并把那信掷上了商人的船头。商人去捡，哪知那封信就像钉住了一般，用多大劲也取不下来。商人无法，到了会稽后，只好去告诉葛玄，请他自己来船上取信。葛玄去到船头，轻轻巧巧就把信拿到了手中。

又不知过去了多少年月。有一天，葛玄忽然对他的弟子张大言说道：“我因为被吴王强留在京城里，所以始终没有时间炼成功大还仙丹。如有大还仙丹，我就可以白日飞升，可惜我没有，就只好用尸解这一法了。我已定于八月十三日的日中时分开始出发飞升上界。”

八月十三日那天，葛玄整理了衣冠，独自一人进入内室，睡卧于床上，不久，就停止了呼吸，但面色仍然如平常一样。弟子们在灵堂里烧香侍候了三天。到那天夜半时分，突然狂风大作，吼声如雷，仿佛就要把房屋掀翻似的，灵堂上的蜡炬也全部熄灭。过了很久，风才渐渐平息下来。弟子们这才发现，本来安卧在灵床上的葛玄的尸身，已经不见了，只有他身上穿着的衣服，平平整整地摆在灵床上，就连衣带也没有解开过。天亮后，弟子们问隔壁邻居，昨天晚上可听见了什么动静，邻居们都说一夜无事，更不知道有什么狂风大作的事。

那么，那狂风就只是在葛家的宅院里发生。再一看，院子里的篱笆、树木、花草，全都被吹折破败了……

选自《神仙传》

苏 仙 公

〔晋〕葛 洪 著

星 河 编译

苏仙公是桂阳郡人，是在汉文帝的时候得道的。由于父亲早年就已去世，因此，他十分孝顺母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仁孝之子。

他家的房子坐落在郡城的东北。因为家里很穷，所以，进出往来忙里忙外，他从来不怕劳苦；就是一日三餐，也从不挑剔，总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苏先生常常自己去放牛。他与乡里的一帮放牛的小童一同去到山上后，大家就轮流值班看牛。轮到苏先生看牛的时候，那些牛总是在周围附近徘徊、吃草，从来不会到处乱跑；到了回家的时候，不用苏先生去驱赶，牛群也会自己乖乖地下山回家。可是，当童子们值班看牛时，那些牛就很不听话，总是翻山越岭到处乱跑，非常淘气，让童儿们看不过来，东追西赶，大费气力。

童子们都很奇怪，就问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法术？”

苏先生笑着说：“有些事情，是你们这些小童不会明白的。”

他经常骑着一头鹿往来于各处。但也总是要回到家里，与母亲一同吃饭。

有一次，母子俩正在吃饭，母亲随口说了一句：“今天这顿饭没有腌鱼。”

听母亲这么一说，苏先生立即把手中的筷子插在饭上，取了点钱带在身上，对母亲说：“我去去就来。”便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他拿着腌鱼回来，母亲还在吃饭，他把腌鱼恭恭敬敬地摆在了母亲的面前。

母亲问他：“你是到哪里买来的？”

苏先生答道：“是在便县城里的集市上。”

母亲不相信，说：“怎么可能？从家里到便县，足足有一百二十里路，而且路途十分难走。你怎么能够一会儿工夫就去了回来？这分明是在说假话哄骗你的老娘啊！”说着，举起拐杖就要打。

苏先生急忙跪下，说道：“母亲息怒。儿在那市场上买腌鱼的时候，遇见了舅舅，还与他说了话，舅舅说他明日要来我家。等明天他来时，母亲可以问问他，就知道儿确实去过便县，并未说谎。”

第二天，舅舅果然来家，说起舅甥两人在便县遇见的事情，与苏先生所说的一点不差。母亲心中非常惊异，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一个神异的人。

苏先生经常手持一支手杖，人们就传说：“苏先生的手杖是一条龙。”

几年之后，一天早晨，苏先生起床后，开始洒水扫地，清洁门庭，修整墙壁，屋里屋外地忙碌。

有朋友见了，问道：“今天可是有什么客人要来吧？”

苏先生说：“今日有神仙朋友降临我家。”

果然，不久，就看见西北方向的天空中，有紫色的云雾在升腾流动，渐渐地朝着这边飘来；又看见几十只白鹤在那紫云中相伴飞翔，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苏家的上空。白鹤们翩翩飞落到苏家的院中，竟变成一个个仪态端庄美貌的少年，年纪大约都是十八九岁，行动都异常轻便敏捷。

苏先生见他们来到后，脸色变得严肃，迎接过这些仙客之后，他跪到母亲的面前，说道：“孩儿奉命，就要回归仙界，预定的日期就是今天。现在，来迎接我的仪仗侍卫已经到了，孩儿从此再不能

看望母亲的容颜，再侍奉母亲了！让孩子就此向母亲告辞吧！”

一时间，母子俩悲哭、抽噎，难舍难分。

母亲哭道：“儿去之后，叫我如何还活得下去啊？”

苏先生说：“明年，天下将要流行一种疾病。我家院子里的井水、屋檐前的枯树叶，都可以换成银钱，供养母亲。到那时，用一升井水、一片枯叶，就可以治好一个病人。”他又指着一只贴了封记的柜子，说道：“母亲缺少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轻轻地敲敲柜子，并说明所缺的是什么，那么，母亲所要的东西立即就会出现。不过，请母亲千万记住，绝对不要把柜子打开，切记！”

苏先生说完话后，立即走出门外，回顾周围熟悉的一切，不忍心就此离开，又徘徊了一会儿。然后，他轻轻纵身，就升到了空中，那紫云托着他的双脚，鹤群在他的周围翱翔，很快就消失在云霄之中。

第二年，果然爆发了瘟疫。远近的人们，听说苏先生的母亲能治这病，纷纷前来求医。苏母用井水和枯叶，治好了人们的疾病。当生活中缺少什么东西的时候，苏母就敲敲柜子，果然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如此，苏母平平安安地过了三年。渐渐地，苏母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一天，她不顾儿子当年的告诫，竟揭去了那柜子上的封记，打开了柜门。只见那柜子中，忽然飞出了两只白鹤，冲天而去。从此以后，再敲柜子，就不再有东西出现了。

苏先生的母亲一直活到了一百多岁，无疾而终。乡亲们按照礼仪安葬老人。葬礼完后，人们听见，从州郡东北的牛脾山紫云上，传来悲痛号哭之声。大家都说，这是苏仙公在哀悼自己的母亲。于是，郡守和百姓们都到那山上去吊唁和宽慰。可是，到了那里，人们只听见哭声，却看不见苏仙公的影子。

郡守和乡民们苦苦请求，希望能够与苏仙公再见上一面。

这时，就听见空中传来答话：“我离开凡间已经太久了，模样也

与凡间的人们大不一样了。如果一定要我显形的话，恐怕你们是会受到惊吓的。”

可是，人们依然苦苦地哀求着。苏仙公只好勉强答应。于是，众人看见，在那半空中，露出了半边脸和一只手，上面都长着许多黑色的毛，与世间的人们确实不一样。

然后，就听见苏仙公的声音在说：“诸位远道来此，我非常感激。来时的道路很艰难，回去时就不用再走原路了。我给大家一条直路回家。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时，千万不要回头看啊！”

话音刚落，就有一道极长的桥，横跨在群山之上，一直通到郡城。人们都上了桥。正走着，其中有一名官吏，忍不住好奇心，刚回过头去，顿时就坠落下去，不知去向。众人到了郡城后，这才看见，一条赤龙正从他们的脚下宛转飞腾而去。

后来，在苏仙公哭泣的那个地方，长出了两丛桂竹。哪怕是没有风的时候，那地方也始终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直到三年守孝期满之后，那里才不再有哭声。不过，人们看见，那岭上常常有白马出现，于是，就把牛脾山改名为白马岭。

人们还发现，在郡城的东北楼上，经常会出现白鹤，在那里飞来飞去。可是，竟有些人用弹弓去射它们。于是，就看见白鹤用爪抓着楼板。再上楼看时，只见那楼板上有几句话，像是用漆写下的一样：

城郭是，人民非，
三百甲子一来归，
吾是苏君弹何为？

于是，直到如今，修道的人们，每到甲子日，都要到苏仙公的故乡，去烧香祭祀这位至仁至孝的仙公呢！

选自《神仙传》

白水素女

〔晋〕陶潜 著

星河 编译

在晋安郡的侯官，有个名叫谢端的青年。他从小父母双亡，又没有其他的亲戚，全靠周围好心的邻居们抚养成人。这孩子为人本分，勤劳善良，乡亲们都很疼爱他。到了他十七八岁时，大家见他已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了，就让他自立门户，开始独立生活，也寻思着要设法为他娶个好媳妇，只是一时间也没有什么结果。

谢端十分勤快，每天起早贪黑，吃苦耐劳，日子倒也过得省心。一天，他从城边路过，在小水沟边猛然发现了一只很大的田螺，足足有一只三升酒壶那么大。谢端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稀奇的东西，就小心地把那大田螺拾起，带回家中，放在大水缸里养起来。就这样过了十多天。

谢端每天照常清早出门，下地干活，直到傍晚才回家。这天，他傍晚回到家，推开房门一看，就发觉家里已经变了个模样：炉灶里已经生好了火，锅里已经烧好了热水，饭菜已经摆上了桌，正在冒着热气。谢端心想，这一定是哪位好心的邻居做的好事。他在心里很感激，但这是谁帮的忙呢？

哪知道，一连几天，谢端回到家中时，情况都是如此。他想，别人老是来帮忙，自己总应该表示感谢呀！可是，该去谢谢谁呢？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向邻居们道谢。谁知邻居们都说：“这事并不是我做的呀，怎么能够受用得起你的感谢呢？”谢端以为邻居们是希

望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他，并不需要他的感谢，心里十分感动。

可是，以后几天，家中的情况仍然如此。谢端心中更是不安了。他再向邻居们打听，希望有谁能告诉他这位好心人的名姓，自己才好去登门道谢。邻居们一听，都说真不知道，有人还开谢端的玩笑：“是不是你这孩子悄悄娶了一个好媳妇，藏在家里，天天为你烧水做饭，怎么反过来说是我们帮了什么忙？是不是怕请我们喝喜酒呀？”谢端见大家都这么说，并不像在说假话，心里暗暗起了疑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谢端决心要搞清楚这桩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天，谢端和往常一样，公鸡刚刚报晓他就起身，拿起农具就出门。这回他没有下地，而是转了一圈，待天亮之后，他又悄悄地溜了回来，躲在篱笆墙外，偷偷地观察家里的动静。

不一会儿，只听见一阵水声响动。谢端急忙跑到窗前，只见从那口大水缸里，水灵灵地走出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她径直走到灶边，开始烧火热水……

谢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门前，猛地推开房门，直奔到大水缸前，一看，那个大田螺还在缸中，不过已是一只空壳。

谢端走到灶前，向那姑娘施了一礼，问道：“请问大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我家？又为何每天都在为我烧火做饭呢？”

姑娘见谢端突然出现在面前，十分惊慌，想跑回到水缸中去。谢端急忙拦住，诚恳地请求姑娘说明缘由。

姑娘见状，也无可奈何，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我是天上银河中的白水素女。因为天帝见你从小就孤苦伶仃，却一直安分守己，勤劳善良，天帝很是喜欢爱怜，所以派我来，帮助你烧火做饭，并要让你在十年之内，不仅富裕起来，而且还要娶上媳妇，过上美满幸福的日子。你本不该在暗中偷看的！现在，我的本相已经被你

识破，我也就无法再留在这里了。不过，我离开后，只要你仍然勤勤恳恳地耕作田地、打鱼砍柴，你的生活也是会慢慢地好起来的。还有，我把这个田螺壳留下，你可以用它来贮存粮食，它会使你永远不缺米粮的……”

这时，谢端真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莫及。他一再恳求仙女留下，但怎么可能呢？突然，天地间风雨大作，那仙女轻轻一纵，升到天空中，转眼间不见了踪影。

谢端十分感激白水素女对他的帮助和教诲，在家中为她立了神位，逢年过节时总要祭祀。他依然勤劳善良，凭着自己的劳动，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后来，他娶了乡里人家的姑娘为妻，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在他的家乡，素女祠如今还立在那里呢！

选自《搜神后记》

袁相和根硕

〔晋〕陶 潜 著

星 河 编译

在会稽郡的剡县，有两个猎人，一个名袁相，一个叫根硕。

一天，二人相约，一起进山打猎。两人寻寻觅觅，走了很远的
路，不知不觉来到了一片从未到过的地方。

只见这里崇山峻岭，风景奇绝，却渺无人迹。二人正在惊异，忽然发现，有一群山羊，大约有六七只，就不远处嬉戏。走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发现猎物，二人好高兴，就暗暗地跟了上去。那群山羊十分机警，嗅着人味，便立即朝山里奔去。二人不舍，急忙尾随而上，却见那群山羊又在前面不远处，正悠然自得地玩耍。见二人靠近，又跳跳蹦蹦地朝前跑开。如此两次三番，二人追踪而行，也不知又走了多少路，翻了几重山。不一会儿，一道深涧横在眼前。二人四下张望，隐约看见那群山羊正不慌不忙地从一道石桥上走向对岸。赶到跟前一看，只见那石桥十分狭窄险峻。二人正犹豫，又听见那羊群“咩咩”的叫声，好像在召唤他们。袁相和根硕小心地走过石桥，一面绝壁突兀地直立在眼前，颜色赤红，如火烧过一般。再抬头一看，只见绝壁上赫然镌刻着两个大字：“赤城”。绝壁上有一瀑布从天而降，如一匹轰隆有声的白布。一条羊肠小路弯弯曲曲，隐没在一个山洞之中。那山洞如同一扇洞开的大门，在等待他们二人到来。二人心里暗暗称奇，循着那小路走进洞中。

料想不到的是，进得洞来，里面竟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十分

明亮，宽敞而平坦，景致十分迷人，就连草木都是香气袭人，令人流连忘返。隐约看见花草林木深处，有一栋小屋，二人好奇，便向小屋走去。

二人来到屋前，看见两位女子翩然立于门前。二女身穿青衣，容貌姣好，年纪大约都是十五六岁。待袁相和根硕来到，便迎上前来，满面笑容地说：“早就盼望着你们到来了！”并自称一位叫莹珠，一位叫明珠。当日，便与袁相、根硕分别结为夫妻，一同在山中过日子，无忧无虑，倒也十分美满。

一天，二女郎对袁、根说：“近日又有女伴找到了女婿，我们要赶去庆贺庆贺。”安排妥当后，二女飘然出门。只见她们眨眼间就走到了绝壁之上，远远地，还能听见她们清脆响亮的脚步声。

妻子出门后，袁相和根硕忽然萌生了要回家乡看看的念头。二人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悄悄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正行走间，忽见有人从后面追来，不一会儿就到了面前，原来竟是莹珠和明珠。

袁相和根硕觉得奇怪：她们不是有事出门了吗，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二人把怀乡思亲的心情说了一番，二女点头说道：“是应该回去看看的。”说着，就把自己手腕上的一个小锦囊解下，交给根硕和袁相，并叮嘱道：“你们可以把它带在身上，但千万小心，不要把它打开。切记切记！”然后，二男二女洒泪而别。

根硕回家后，一直把那小锦囊妥善收藏。一天，他有事外出。家里人好奇，悄悄地取出那锦囊，细细把玩。只见那锦囊形状像一朵莲花，似有许多层。果然，翻开了一层，里面又有一层。一层层依次打开，翻到第五层时，突然有一只小青鸟从里面飞出，鸣叫着飞了几圈，随即不见了踪影。

根硕回家后，知道了此事，十分后悔，但已没有了办法，心中一直闷闷不乐，怅然若失。

一天，根硕和往常一样，一早就下田干活去了。中午，家里人给

他送饭，来到田边，远远见他站在田中，就大声唤他，他没有听见似的，始终一动不动。家里人觉得奇怪，急忙下到田里，来到他的面前，仔细看他，只见他早已没有了任何知觉，灵魂已经不知去了何方，如同蝉蜕一般，只留下了一副空空的躯壳……

选自《搜神后记》

东方朔

〔南朝〕刘义庆 著

渝 文 编译

有一次，汉武帝在宏伟的未央宫中大摆筵席，欢宴群臣。

大家正在品尝刚送上来的肉羹时，忽然听见有人说：“皇上，老臣哪怕冒着死罪，也要来向皇上申诉啊！”

众人都听到了这声音，环顾四周，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在哪里。又派人在宫中上上下下寻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发现踪影。

武帝和群臣正疑惑不解，一抬头，就看见头顶的大梁上，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此人身长不过八九寸，是个老翁，虽是满面皱纹，脸色却很红润，头发胡须都雪白如银，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看起来已是十分苍老了。

武帝心中暗暗诧异，仰面问道：“老人家，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有什么病痛苦楚要来告诉朕呢？”

那老翁见皇帝垂问，便沿着梁柱走了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走到皇帝面前，轻轻放下拐杖，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却不说话，只是仰起头看了看这未央宫高高的大屋顶，又低下头来，指了指皇帝的脚下，不等皇帝开口，蓦地就不见了踪影。

武帝十分惊骇，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想到了东方朔，他相信这件奇怪的事情只有东方朔才可能解释。于是，便命令马上召东方朔进宫。

东方朔是武帝驾前的大中大夫，博学多才，擅长辞赋，很得武

帝赏识。听见武帝召见，东方朔急忙来到了未央宫中。

武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东方朔听后，不假思索，就答道：“启禀陛下，那老翁的名字为藻，是水与木的神仙。他夏天居住在幽静凉爽的森林里，一到冬季，他就潜入到很深很深的河里。这些年来，陛下不断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新的宫殿，这就要砍伐许多树木，危及老翁的居所，所以他特意来向陛下诉说。至于他不言不语，只是仰面看看屋顶，再低头指指陛下的脚下，那意思是很清楚的：脚，就是‘足’，他是说陛下的宫殿已经足够了，希望陛下就到此为止了。”

武帝听了这一番话，心有所动，就下令停止再建造宫殿。

不久，武帝巡视瓠子河。一天，武帝忽然听见有十分美妙动听的音乐声从水底传来。不一会儿，就看见前些天出现在未央宫大梁上的那位老翁，带领着数名年轻人，身穿红衣，腰系白带，佩戴着十分鲜艳华丽的饰物，踏着水波走了出来。奇怪的是，他们的衣物上竟然没有半点水星。这些人的身高也都不过八九寸，其中只有一人稍高，但也就一尺左右，有的小人手里还带着乐器。

这时，武帝正在用膳，见他们走过来，就停止了吃饭，要他们上前，列坐在他的饭桌旁。

武帝问老翁：“刚才，朕听到水底传来音乐声，是你们在奏乐吗？”

老翁答道：“前些日子，老臣曾经冒死进宫，向陛下申诉。承蒙陛下如同天地一样的恩德，立即下令停止了砍伐，不再兴建宫殿，这才使我们得以保全自己的居所和家园。我们实在是太感激、太高兴了！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奏乐唱歌，庆祝一番！”

武帝高兴地说：“既然如此，可否奏上一曲呢？”

老翁说：“我们本来就是带着乐器来的，怎么敢不为陛下奏乐呢？”

说完，老翁一示意，就见其中那位身材最高的小人，开始抚琴歌唱：

“就像那天地般深厚的恩德啊，皇上您是多么的仁慈！怜惜我们这些森林中的精灵啊，皇上您命令停止了砍伐树木。是您保护了我们的居所和我们卑微的生命啊，我们衷心地祝愿天子永葆青春！……”

这歌声大小自如，与七尺之躯的人的声音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婉转悠扬。清澈入云，绕梁三日，令人心醉。歌声刚息，又有两位小人手执乐器，演奏起动听的乐曲。二人配合默契，乐音十分和谐优美……

这一番精彩的表演，使武帝非常高兴。他高高地举起酒杯，兴奋地说：“来来来！朕与大家同饮一杯！其实，朕并不值得你们如此高雅盛情地赞颂啊！”

老翁等急忙起身，恭恭敬敬地接受皇帝的赏赐，举起酒杯，开怀畅饮。说来也怪，这些身材矮小的精灵，每人连饮了好几升酒，却毫无醉意，都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时，老翁手里托着一件物品，躬身献给武帝。武帝接过来一看，是一个紫色的螺壳，内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如同牛的脂油一般。

武帝问老翁：“朕见识不多，不知道这是什么宝物。”

老翁微笑，却避而不答，只说了一句：“东方先生是知道的。”

武帝又问：“你那里还有什么更珍奇的宝贝？再拿来让朕也开开眼界，见见识识！”

老翁领命，吩咐道：“快快去取洞穴之宝来，献给皇上！”

只见一个小人应声而去，很快走进水里，不见了踪影。不一会儿，就出现在水面，快步来到老翁面前，把一物交给老翁。众人一看，竟是一颗硕大无比的宝珠，直径有数寸，通体晶莹圆润，光芒四射，耀眼夺目，绝非人间之物！

老翁双手捧着宝珠，稳稳地走到武帝面前，把宝珠奉献给武帝。

武帝接过宝珠，一片欣喜，情不自禁地把玩起来，一时间竟然爱不释手。待他抬起头来，想对老翁说几句什么的时候，老翁等人早已不知去向！

武帝立即召来了东方朔，取出那紫螺壳，问道：“你知道这紫螺壳里的东西是什么吗？”

东方朔看了看，答道：“这是蛟龙的精髓。如果用它来涂抹脸面，可以使皮肤变得姣好。如果女子怀孕时用了它，临产时会十分顺利。”

恰巧后宫有临产困难之人，武帝命人送去试试，果然如东方朔所说，有神奇的功效。于是，武帝就试用那蛟龙髓来搽搽脸，果然面容变得十分润泽光彩，漂亮了许多。

武帝又问东方朔：“那么，这大宝珠又为何叫洞穴之珠呢？”

东方朔答道：“启禀陛下，这河底有个洞穴，深达几百丈。洞里有赤色的蚌，蚌里出珍珠。所以，就称之为‘洞穴珠’。”

武帝听了，心中深深感慨，也十分钦佩东方朔那非同寻常的奇特见识和博学多才。

选自《幽明录》

萼绿华

〔南朝〕陶弘景 著

星河 编译

萼绿华是一位女仙。她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年纪大约是在二十岁上下，常常穿着一身青衣，容貌十分美丽。

她曾经在晋穆帝的升平三年、己未年的十一月十日晚上，因获罪而被谪降到凡间的羊权家中。她降临时，自称是南山人，却不说是哪里来的神仙。从此，她一个月里，总有六次进出于羊家。

羊权，字道学，是晋简文帝时的黄门侍郎羊欣的祖父。从羊权到羊欣，祖孙二人都在暗中钻研道家的学问，致力于修炼神仙的法术。

萼绿华曾对他们说过：“我本来是姓杨。”又说：“我是九嶷山中得道的罗郁。前世的时候，因为替我的师母毒死了一个名叫玄洲的奶妈，犯了罪孽，所以暂时被贬谪到这个充满污浊的人间，以赎回我所犯下的罪过……”

她曾经写过一篇诗赠送给羊权，还有一条火浣布做成的手巾。这手巾有污痕时不用水洗，只需在火上烧一烧，就清洁如新。她又送给羊权一只金手镯、一只玉手镯，形态有些像指环，却比指环大了许多，而且质地做工都异常精美。

她曾叮嘱羊权说：“你千万不能把我被谪降到人世的事情泄露出去！否则我们彼此都会因此而又获罪过。”

萼绿华常对羊权讲说修仙得道的根本。她说：“凡是一心修道

的人，都应该把任何锦绣之物看成是一钱不值的破布，把一切功名利禄看成是匆匆而去的过客，把所有的金银珠宝看成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瓦砾。学道的人，应该无思无虑，无事无为，一心去做别人所不能做到的，学别人所不能学到的，钻别人所不能钻研的，方才能够获得别人所不能获得的。这也就是说，当世上的人们都在追名逐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我则是独处于宁静，清心寡欲；当世上的人们都在为一点蝇头小利而做些俗不可耐的繁琐之事时，我则以恬淡飘逸的生活而自得其乐；当世上的人们都在斤斤计较于声色犬马时，我则以道家所要求的修行方法来修炼自身。就这样，世上的人们都难免生老病死，而我却得以长生不老。正因为我一贯如此，所以到今日，我已经活了九百多岁了……”

后来，萼绿华传授给羊权“尸解”之药，用它可以将自己的肉身躯壳留下，而魂魄则离开尸骸聚散成仙。

有一天，萼绿华忽然隐去了真身，变化了外形，从此离开了羊家，不知去向。据说，她现在隐居于湘东的某一片大山之中……

选自《真诰》

裴航

〔唐〕裴 铏 著

星 河 编译

在唐穆宗的长庆年间，有个秀才名叫裴航，因为科举考试没有考上，便到鄂州一带游玩，并去拜见老朋友崔相国。不巧的是，崔相国带着别人送的二十万钱，回到遥远的长安去了。裴航只得租了大客船，沿着湘江、汉水而行。

同船的客人中，有一位樊夫人，长得非常美丽。一路同行，虽然也隔着一层帷帐，但相距很近，互相有问有答，言语间倒也显得融洽亲切。尽管如此，裴航却不满足，希望能与樊夫人相会，又无法传达自己的这种愿望和情意。他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写成了一首诗：

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既写成，便要想方设法送到樊夫人的手中才是。于是，裴航找到一个机会，送了些银两给樊夫人的侍妾袅烟，求她把这一首情意切切、企求相见的诗章交给樊夫人。袅烟笑笑，接了过去。

哪知道，把诗送去了好久，却始终不见音信。裴航心急，瞅着机会问了袅烟几次。

袅烟说：“夫人虽然看见了你的诗，但是，如果她不说什么，公子你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裴航想想，也的确没有什么更好的主意。于是，一路上，他注意买了些名酒和新鲜珍奇的水果，请裴烟代为献给樊夫人。

没想到，如此倒感动了樊夫人。一天，裴烟来到裴航的舱前，说声“夫人有请”，那裴航真是喜出望外，急忙跟着裴烟过去。

当裴烟轻轻撩起帷帐时，裴航只觉得眼前一亮，但见那樊夫人玉洁冰清，仪态端庄，花容月貌，秀发如黑云低垂，娥眉如弯月含羞，让人觉得她绝非凡间女子，而分明就是天上神仙了！裴航深深感到，这样少见的女子，怎么可能与浑浑噩噩的尘世之人为伍呢？

如此一想，裴航只是一拜再拜，然后无限惊异地看着樊夫人，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发傻。

这时，就听见樊夫人开口说道：“我的丈夫就在汉南县。他已经决定不再做官了，打算到深山中去隐居。这次，就是他要我去汉南那里，与他最后见上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已经被即将来临的永别的痛苦折磨得心烦意乱极了，只是担心不能如期赶到他那里。哪里还会有什么心情来顾及其他的人啊！公子你想，此刻，我难道不的确确是这样的吗？所以，我虽然很高兴能与公子同船旅行，所谓同舟共济，但是，还希望公子不要存在着什么开玩笑之类的非分之想啊！”

听罢这一席话，裴航心中唯有愧疚，连声应道：“不敢！不敢！”

他接过裴烟递上的一杯酒，一饮而尽后，当即告辞离去。他对于操守像冰雪一样高洁的樊夫人，心里充满了敬意，再也不敢去打搅她。

不久，裴航得到了樊夫人让裴烟送来的赠诗一首：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裴航捧读了很久，一方面深深地佩服樊夫人的才情，另一方面却总感到这诗中似乎还有玄奥的深意，是自己此时还无法明白的。

在以后同船航行的日子里，裴航简直就无法再见樊夫人一面，偶尔，是袅烟来代表樊夫人，向他寒暄几句而已。

几天后，大船航行到了襄汉，樊夫人带着袅烟等侍妾婢女，收拾了箱笼妆匣，并不告辞一声，就径自下船去了。同船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底去向何处。

裴航知道后，到处寻访樊夫人的去向。可是费尽了心机，也无法得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就仿佛从来不曾有过此人似的。无可奈何，裴航只好就此作罢，收拾行装，回京城去。

那一天，行至蓝桥驿附近的时候，裴航感到口渴得非常难受，就离开了驿道，要去找寻饮水。走了一程，就见前面有三四间茅屋，低矮而逼仄。门前坐着一个老妇人，正在纺织苧麻。裴航便走上前去，朝老妇人作了一揖，向她讨些水喝。

老妇人点点头，朝着屋里呼唤道：“云英！快拿一杯茶水来，这位郎君要喝水！”

裴航一听“云英”这名字，心中暗暗惊讶：樊夫人赠诗中不正是有“玄霜捣尽见云英”的句子吗？这也是自己思考了很久而仍然不能理解的啊！

这时，只见从苇子编成的门帘后，伸出一双纤纤素手，捧着一只盛满了茶水的瓷杯。裴航急忙接到手中，啜了一口，便觉得这茶水竟如同琼浆玉液一般，甘甜可口，有一种奇异而浓郁的香味，流溢于四周。

裴航饮尽了茶水，便轻轻揭开门帘，把瓷杯送还屋里。一进门，就看见有一女子，如同带露的鲜花那样娇艳美丽，就像融融的春雪那样光彩照人。她的鬓发浓黑如云，人却羞涩地半掩着面孔，伫立在屋里的一角。裴航见了，一时间惊异得发呆，站在那儿竟无力挪

动双脚，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走出门去。

裴航来到门外，有了主意，便对老妇人再作一揖，说道：“我的仆人和马匹，也是又累又饿，很想能够在这里休息休息。如果老人家您允许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地感谢您的。希望您老人家不要拒绝啊！”

老妇人笑了笑，爽快地说：“那有什么关系！请郎君自便就是了！”

果然，老妇人很快就为裴航和他的仆人安排好了饭食，又为他的马儿准备好了草料，一切都料理得很好。

过了许久，裴航实在忍不住了，就又到老妇人面前，把想了已久的话说了出来：“刚才我无意中看见了那位小娘子，她的美貌令我十分惊异，绝非人间所有，简直是天仙一般。所以，我已经不愿意离开这里和离开这位小娘子，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用丰厚的聘礼，来娶她为妻。不知道您可不可以答应我的这个请求？”

老妇人叹了口气，说道：“实话告诉公子，她已经许配了人家，只是还没有到过门的时候罢了。如今，我已经是又老又病的人了，就只有这么一个孙女在我身边……前些日子，有一位神仙，给了我一副灵丹妙药。但是，这药必须要用一种玉石做成的杵棒和白窠来炮制，要把那药在玉杵臼中捣上整整一百天后，才可以服用。服用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公子如果真心要娶我的孙女，就必须为我寻找到那玉杵臼。那时，我就一定会把她许配与你。什么金银财帛之类，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裴航听了，立即拜谢，并保证说：“请您老人家放心！我愿意在一百天之内，寻找到那一副玉杵臼，把它带来见您。但是，请您千万不要把小娘子再许配给其他的人啊！”

老妇人答应道：“当然！”

得到了老妇人的许诺后，裴航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继续上

路。

裴航到了京城后，完全不把应考的事情放在心上，整天就一门心思地想着怎样才能找到那玉杵臼。但是，他走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什么热闹繁华的街市也都去寻访过，可就是没有一点儿着落。他逢人就问，不管是不是朋友，认识不认识，他都要拉着人家打听，以致许多人都以为他是疯子。

就这样，裴航苦苦地寻找了几个月，也毫无结果。

一天，裴航在街市上，偶然遇到一个卖玉器的老翁，便又向他打听。

老翁告诉他：“最近，我刚收到虢州药铺主人卞老的书信，说他那里有玉杵臼要卖。你为了获得这物件，竟如此诚恳辛劳，我愿意为你写信给卞老，转达你的这种愿望和挚诚。”

裴航见老翁如此热心，心中十分感动而又有些惭愧。他深深地谢过老翁，立即携带着老翁的信函，赶到了虢州，见到了卞老。那里果然有他寻觅数月不得的玉杵臼！

裴航问卞老：“买这玉杵臼，要多少钱？”

卞老说：“最少也要二十万钱，才能得到。”

裴航将自己身边所带的钱全部都拿了出来，也还远远不够。但他决心一定要得到玉杵臼，就索性连服侍自己的仆人和代步的马都卖掉，总算凑足了这一大笔钱，交给了卞老。

当裴航带着那玉杵臼，独自一人步行，心急如火地赶回蓝桥驿时，真正使那老妇人吃了一惊。老妇人接着又高兴地大笑起来，说道：“这世上竟然会有如此说话算数、言而有信的人啊！我怎么能够只为着疼爱自己的孙女，而不感激、酬谢这样的君子呢？”

那小娘子也在一旁微笑。她沉吟着说：“虽然如此，不过，依我看……郎君还应该为我家奶奶捣上一百天的药，然后才能商议婚姻之事。”

老妇人也点头称是，便当即解开衣襟带，取出药来，交给裴航。

裴航恨不得快快地就把药捣成，便立即开始干了起来。就这样，他白天捣药，直到天黑才休息。一到晚上，老妇人就把捣药的玉杵臼收进她的内室里。

一天夜里，裴航听到有捣药的声音从内室传出，心中有些奇怪，就悄悄地去偷看。原来，那房中，正有一只玉兔在用玉杵捣药，屋里被雪亮而又柔和的光芒照得一片光明，就连像毛发那样细微的东西也能看清。裴航心想，这事有神仙在帮助我，还愁不能如愿以偿吗？从此，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一百天后，药已捣好。老妇人拿起做成的药丸，吞进腹里。然后，她对裴航说：“我现在就要进到洞中，把这事告诉亲戚朋友们，还要为裴郎准备铺笼帐被之类的东西……”

说完，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女，一面叮嘱裴航“就在这里稍候片刻”，一面进到山洞之中。

不一会儿，就来了车马和仆人，恭恭敬敬地请裴航上车。马蹄得得，走不多时，一大片高耸入云的宅院，出现在裴航的眼前。走近时，但见有镶嵌着珍珠的大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宅院里，到处可见珍宝翡翠；一切帐帟屏风之类，无不完备周全，精致豪华到了极点，简直大大超过了皇亲国戚的气派。

裴航正在惊叹，就有仙童侍女来到面前，引他到了里面。抬头看时，就见那老妇人在朝着自己微笑，一切成婚的礼仪都已经安排妥当。与云英完婚后，裴航急忙向老妇人拜谢，自然是感激涕零。

老妇人却说：“裴郎，你本来就是清冷裴真人的子孙，命中注定是应该成仙的。所以，你是用不着这样来感谢我的啊！”

然后，老妇人带着裴航，与各位宾客见面。原来，这些宾客都是神仙。其中有一位仙女，头上绾着非常漂亮的发髻，身上穿着色彩十分艳丽的衣服。老妇人对裴航介绍说：“她就是你妻子云英的姐

姐。”

裴航拜见后，那女子笑着说：“裴郎，你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呢？”

裴航诧异道：“过去我们并不是亲戚朋友呀！我实在不记得在哪里与你见过面了……”

那女子便说：“裴郎，你难道不记得，我们曾经同乘一条大船，从鄂州一同到达襄汉的事了吗？”

裴航一听，恍然大悟，惊愕万分，只有向她诚恳地拜谢了。

后来，裴航向左右的人打听她的情况，人家说：“她的确是云英夫人的姐姐云翘夫人，也就是刘纲仙君的妻子。她现在已经是仙人了，还是玉皇身边的女官呢！”

遵照老妇人的安排，裴航与妻子云英住进了玉峰洞中。他们共同居住在琼楼玉宇的仙家境界，饮食着神仙们享用的玉液琼浆。他们的身体和性情渐渐清朗轻盈，毛发渐渐显得碧绿……裴航如此自由自在地变化着，终于成了神仙。

到了唐文宗的太和年间，裴航与老朋友卢颢在蓝桥驿的西面相遇。两人自然就说起了得道成仙之事。裴航赠送给老友十分著名的蓝田美玉十斤、神仙府第中的云丹一粒。两人在一起整整叙说了一天。裴航诚挚地拜托老友，一定要把自己的美好祝愿传达给家乡的亲戚朋友。

说话间，卢颢以额头触地，向裴航行磕头大礼。他恳切地对裴航说：“兄长既然已经是得道成仙的人了，求兄长就此教授一二，为小弟指点迷津……”

裴航说：“先贤老子早就说过：‘虚其心，实其腹。’也就是说，要除掉一切欲念，只要肚子能吃饱也就足够了。但是，如今的人心中的欲念越来越多，这样，哪里还会听信什么得道成仙的道理呢？”

卢颢听后，仍然是懵懵懂懂的，并不甚明白。

裴航又说道：“如果一个人心中有着太多的妄想，必然会表现

出来的，那么，他的身心中什么是虚，什么是实，也就是一望便知的了。其实，即使是一个凡人，也是可以学会长生不老之术，得到仙丹灵药的。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够把这些教给你，只好待到以后吧！”

卢颢知道这是不可勉强的事。筵席之后，他就与裴航告别，径自离去。

而裴航呢，后世的人们却再也没有谁有幸遇见他了。

选自《传奇》

陶尹二君

〔唐〕裴 铏 著

星 河 编译

在大唐懿宗皇帝的大中年间，有陶太白和尹子虚两位老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经常相约一同到嵩山、华山等地去游玩，采集松脂、茯苓等山中之物，并以此为生。

有一次，二人带上好酒，又一同进到芙蓉山中，一心想寻找一处美妙奇异的所在。两人一路跋涉，感觉有些劳累，便在一大片松树林中，席地而坐，休息片刻，饮酒解乏。

他们正饮得酣畅痛快时，忽然听见头顶上传来笑声。抬头一看，松树梢上，坐着两个人，正看着他俩鼓掌大笑。

陶太白和尹子虚急忙站起身来，拱手问道：“二位莫非是神仙？能不能降下来与我们同饮一杯呢？”

那树上的一人回答道：“我们二人并不是什么山妖树精。我是秦朝时候的一名役夫，她是秦朝宫中的一个宫女。刚才我们闻到了你们的酒香，实在是太诱人了，很想痛饮个一醉方休。只是我们的身体形态与你们不同，都有了改变，毛发也是很怪异的，恐怕突然出现会吓坏了你们，所以没有立刻降下。现在，就请你们安心在此稍候片刻，我们立即返回洞中，换换衣服，就赶回来。你们可不要撇下我们就离开了啊！”

陶、尹二人应道：“我们一定从命就是。”他们就坐在原地，静静等候。

不一会儿，在他们面前的松树下，突然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身上穿着庄重儒雅的古代服装，那女的更是彩衣斑斓，从头到脚的饰物一应俱全。陶太白和尹子虚急忙上前拜见，四人欣然相对而坐。

陶太白问道：“请问二位神仙为何到了这里？我们既然有幸在此拜见侍候二位神仙，还望赐教。”

那位男的开口说道：“说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其实是秦代的一名役夫。我的家就在秦地。在我还是个儿童的时候，始皇帝非常相信和喜好神仙之术，到处寻求长生不老的药。他听信了徐福的鬼话，在天下收集了千名童男童女，派遣到海外的岛上去。我是童男，所以也被选中。但是，当我看到那大海之中，如雪一般的白浪滔天，风云变幻莫测，在那海里，石桥的柱子也岌岌可危，蓬莱仙岛也如同烟雾一样缥缈。我非常害怕会葬身鱼腹，十分怜惜自己这条并不值钱的小命。于是，在厄运之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奇特的脱身之计，终于从那大灾祸之中逃了出来……我逃跑回来后，便改换了名姓，受业于儒学。哪知道，几年后，始皇帝开始焚烧各种典籍，坑杀全国的儒生。普天之下，百官士绅、男女老幼，无不人人自危，悲痛万分。在这个时候，我当然又是属于要被坑杀的儒生。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又想出了一条绝妙奇特的计策，终于又成功地避开了这场大灾难……我又一次改名换姓，做了一个砌墙盖屋的板筑夫。唉！谁能料到，不久，始皇帝不知听信了什么虚逛的妖言，下令建造万里长城。这长城，西面从临洮开始，东面直到海边。那塞外的风霜雨雪，那思念家乡的无限忧愁，那终日无休无止精疲力竭的劳累……伤筋损骨，爬冰卧雪，我作为一名役夫，当然难免遭此磨难。在这无尽的辛劳中，我又琢磨出了一条妙计，终于再一次从苦难中逃脱出来……这一次，我又改名换姓，做了一名工匠。不久，始皇帝驾崩，朝廷要凿穿骊山，为始皇帝建造一座大大的皇陵，要

用黄金白玉做台阶栏杆，珠宝琼瑶来装饰，陵城内还要建造若干精美的楼台亭阁。于是，又集中了全国的工匠，把大家全部关闭在那皇陵的隧道里，没日没夜地干活。我是工匠，自然又被列入其中。我不甘心，就又谋划了一条奇计，第四次逃脱了大祸……这以后，我仔细思量，自己四次遇到危险和灾难，都因为我想出了奇异的计策，终于躲过了种种苦难。再一想，我就明白了，是我这个人生不逢时，就决心逃到这山中，以松脂、树果为食物，这才活到了今天，还得到了延年益寿。”

说完这一席话后，他又指着身边的那位女子，说道：“这位毛女，是秦皇宫中的一名宫女，当时是被当做殉葬者的。我们一同从骊山中逃脱出来，隐藏在这里。不知道到现在已经度过了多少年了？”

陶、尹二人回答说：“从秦朝到现在，按照正统计算，已经是第九代了！这一千多年来人世间的兴衰存亡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哪里能一桩一桩地数得清楚呢？”

陶、尹二人一起朝着两位秦时之人作揖，说道：“我俩后辈晚生，今日有幸巧遇二位大仙，真是因缘所致，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啊！不知道大仙修炼金丹大药的办，可不可以说点给我们听听？也让我们这两个凡夫俗子，行将就木的肉体凡胎，能够得到大仙的荫蔽和指点！”

那男的仙人说：“其实，我们原本也就是凡人，只不过是能够下定决心，舍弃、断绝那人世间的一切忧愁和烦恼而已。若干年来，我们都是以这树林里的果实为食物，才获得了能够凌空而起的本领；也因此，使得我们浑身上下的毛发，全部都变成了这样红黑发绿的奇怪颜色。我们如今是不知何为生死，常常与诸位神仙往来，与鸟兽为邻居，与各种猴猿一起玩乐，自由自在地在云里雾里飞去飞来，时而有形，时而无形，无忧无虑……不过，你们所说的什么金丹

大药，我们倒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

陶、尹二人求教心切，又问：“那么，大仙食用树木果实的方法，能不能告诉我们呢？”

那仙人笑说：“这哪有什么特别的！刚开始时，我吃柏树的籽，后来就吃松树的松脂。当时，吃这些东西后，浑身上下都长满了脓疮溃疡，肚腹中痛楚难当。可是，还不到十来天，身上的肌肤竟变得晶莹光滑，毛发也十分滋润亮泽。此后，不几年工夫，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凌空飞升，如同脚下有登天的梯子一样，任何艰险曲折的路途，走起来也如同平地。我们可以飘飘然地顺着风而飞翔，也可以在皓洁的月色中随着云霓而升空。渐渐地，对于我们来说，虚与实已经融为一体，浑然为造化；他人与我，也已经是合二而一，不再分你我彼此。当我们凝神的时候，便会感觉神志清爽；当我们静养屏息的时候，便会感觉气息清新。保守着为人的根本，深藏着做人的命脉，这样，即使天地也有可能倾覆或屹立，云气也有可能郁结或蒸发，日月也有明有暗，山川也能融能结……而我们的身体，却是不会被损害败坏的啊！”

陶太白和尹子虚听后，茅塞顿开，一起拜谢道：“我们一定要铭记大仙的教诲！”

这时，酒已将尽，那男仙人站起身来，折下一根松枝拿在手上，一面叩击着玉壶，一面吟唱道：

餌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
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飧云游碧落间。

那毛女仙随即唱和道：

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与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

二仙唱罢，男仙人说道：“我们今日与你们偶然相遇于这里，是令人非常欣慰和想念的。我这里有一点万年的松油脂、千年的柏树籽，送给你们。你们可以各分一点服用。这样，你们也应该是能够出世的。”

陶、尹二人简直大喜过望，急忙拜谢再三，用双手捧接过来，分别用酒吞服。

这时，两位仙人说：“现在我们该回去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必须善于修养自己的道行，不要让不应有的恶劣行径出现，那会使自己的神气丧失殆尽的！”

陶、尹二人与二仙拜别后，就觉得自己有些超然于世的感觉，却又不知为何。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突然像被风化了一样，纷纷变成碎片，像花瓣和彩蝶那样，随风扬起在空中……

陶太白和尹子虚，如今仍然筑巢而居在莲花峰上。见过他们的人，都发觉他们的脸色变得微带红色，而毛发则全部都变成了绿色；他们说起话来，从口中出来的气息都是非常的清香；他们行走起来，快步如飞，就连尘土也一点儿不会沾上他们的身子。

云台观的道士，经常在这一带与陶、尹二位老人相遇，也不时悄悄地私下向他们讨教那得道的方法呢……

选自《传奇》

洞庭奇缘

〔唐〕裴 铤 著

黄 瑛 编译

唐朝贞元年间，长沙有个叫郑德璘的人，担任湘潭县尉。他有亲戚住在江夏，所以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江夏去一次，探望亲友。

郑德璘从湘潭、长沙到江夏，都要经过洞庭湖。很多时候他都在船上看见一个老翁，边撑船边卖菱角和芡实。那老翁一头白发，却面色红润，绝无皱纹，一点不显老相。郑德璘和他说过几次话，发现老翁的话有时深奥而难解。郑德璘有次曾经问他：“我看老伯的船上，并没有粮食什么的，不知老伯靠吃什么为生？”

老翁用力撑着船，朗声说道：“这湖里有的是菱角和芡实，还怕没有吃的么？”

郑德璘喜好喝几杯，特别爱喝一种叫松醪春的酒。他每次过洞庭湖去江夏，只要是乘那老翁的船，都要和老翁来几杯松醪春。老翁虽然也喜欢酒，但酒量不大，多喝几杯就不能承受了。

有一次，郑德璘从江夏返回长沙，船停在黄鹤楼下，准备过夜。邻近大船上有个姓韦的盐商，打算到湘潭去。这夜他备了一些酒菜，请邻船的朋友饮酒，感谢一路的关照，也作辞行。与韦生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儿韦氏，住在船的后舱。这时邻船的女孩子也过来与韦氏辞别，两个女孩儿嘻嘻哈哈，笑声在漆黑的江面上传得很远。

不一会儿，江上传来秀才吟诗的声音：

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船的女孩子能读会写，看见韦氏梳妆盒里有一幅红笺，就拿过来，研上墨，把刚才听到的诗句记了下来。两人在那里吟诵了一阵子，但不知作诗人是谁。

第二天天亮，几艘船上的人挥手告别，各自东西。郑德璘的船和韦家父女的船一起离开了鄂渚，逆江而上，将晚时分，又一同停靠洞庭湖边过夜。

那韦家女孩子长得美艳无比。花容月貌，肌肤细嫩；目如星月，顾盼生辉。这时她正端坐在水窗前，纤纤玉手将一枝细竹伸出来，在那里钓鱼。郑德璘无意中瞥见，觉得美人垂钓这景致很有韵味，不免心动，就回到舱里，翻出一块红绸子，挥笔在上面题诗一首：

纤手垂钓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
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郑德璘面对着韦家船的水窗，将红绸子在那里扬了扬，又示意韦氏将钩钩提起来。韦氏照办了，郑德璘就把红绸子小心地挂在钩上。韦氏收竿得绸，吟咏把玩了好一阵，虽然能读得下来，却不大懂诗的意思。这女孩不能作诗文，又觉得应该有所回应，于是找出昨天夜里邻船女孩子记诗的红笺，绕系在钩丝上，伸出去递给郑德璘。郑德璘展笺诵读，以为是韦氏的诗，心中非常高兴，对韦氏更生好感。不过他还不大会懂诗里的深意，一时也无计表达自己的情意，心里不免怅然。那边船上，韦氏将红绸子系在手臂上，显得非常珍爱。

这一夜，月明风清，天气晴好。郑德璘看见韦家的船突然升起

风帆，解缆而去。他想念那船上的女孩子，就和自己船上的艄公商量：干脆也解缆起航，随韦家的船而去。艄公抬头看了看天，说天气马上要变，他的船不大，这时不敢行船。果然，不一会儿，风势渐渐大起来，波浪一阵比一阵高，令人惊骇。郑德璘只得打消与韦家船同行的念头，这使他更加怅然。

第二天，一些打鱼人对船上的人说：昨天那艘贩盐的大船，已被风浪打翻，沉在洞庭湖中了。郑德璘听了大惊，想到昨天还活生生的船老小，竟然都不在了；更悲叹那美丽的女子香销玉殒，自己情怀难寄。郑德璘一时神思恍惚，遗恨难消，于是写下了《吊江妹》诗二首：

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
深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

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

写好以后，他将一些酒洒在江里祭奠了韦氏一行人，然后将诗笺抛到江中，遥寄韦氏。

郑德璘的这片真情，真可谓感天地、动鬼神，竟然打动了洞庭湖水神的同情心。水神捧着郑德璘抛下的诗笺来到水府，府君诵读了两首诗，也很感动，命人召来了刚刚淹死的韦家老小，问他们：“你们中谁是郑生所爱的？”韦氏不知道送红绸子的后生姓郑，所以不懂水府府君问的是什么意思，站在那里没有吭声。府君叫下人查看这些淹死的人，下人报告说有一个女子手臂上扎着红绸子。府君心里想：就是这个女子。他对韦氏说：“郑生以后会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贤明的长官，况且他过去和我有过朋友之情。现在他深深

钟情于你，我一定要使你再生，以便成全你们的好事。”

韦氏看那府君，是一个老翁，心里感到很奇怪。她想，府君说的郑生，可能是送红绸子的那个后生，但是，那后生怎么会和水底下的一个老府君有交情呢。正想着，府君命一个主事的送她到郑生那儿去。韦氏跟着那人上了路，他们走得很快，潮水对他们一点也没有阻碍。到了路的尽头，看见一个大池子，碧水汪然。韦氏被主事的推下大池中，沉浮挣扎，非常痛苦。

这天晚上三更时分，郑德璘在船上还没有睡，他反复吟诵红笺上的题诗，越加悲苦。这时，他听到了什么东西撞击船的声音，他看看船上，所有的人都睡了，没有动静；他又端着蜡烛去照发出声音的船边。这时，他看见水里有一些东西在漂浮，看上去像用绣彩装饰的衣物。“水里有人！”他一惊，立即用手去拽那团衣物，拉上来看，是个女子，手臂上扎着红绸子，正是他渴念的韦家女孩子。郑德璘摸了摸姑娘的嘴，发现还有微弱的呼吸，他高兴极了，便守在韦氏身边，等她醒来。过了很久，韦氏终于苏醒过来，慢慢地说出了水府里府君因为与郑生有交情而让她再生的事。郑德璘感到奇怪，问道：“府君是谁呢？我怎么从不认识这么个人呢？”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等回到长沙，郑德璘便将韦氏纳为二房，以后常常感叹他们俩极不平凡的相识相遇。三年以后，郑德璘将被吏部选调，他本打算去争取醴陵县令，韦氏说：“郎君将任巴陵县令。”

郑德璘问：“娘子怎么知道呢？”

韦氏说：“那年水府府君说过，郎君将担任他们那地方的一个贤明的长官。洞庭湖地属巴陵县，此次郎君的选调一定会应了这句话的。”

不久以后，郑德璘果然被任命为巴陵县令，他不由得佩服韦氏的揣测。上任后，他派人去接韦氏，船到洞庭湖，遇到逆风，不能前

行。

韦氏看见船工中有一个老翁似乎用力不够，有些生气，喝斥了他。那老翁回头说：“过去我在水府曾救过你的性命，可是你不思报恩，却反而发怒，真是忘恩负义啊！”

韦氏顿时醒悟过来，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告饶，然后将老翁搀扶上岸，磕头请求恕罪，又备了一些酒果招待老翁，并请求到水府去看望自己的父母。老翁答应了。

很快，韦氏乘坐的船像是在往下沉，但人们却一点也不难受。韦氏很快到了水府，见到了父母。只见他们的住所和人世间的府第没什么两样。韦氏问他们还需要些什么，父母说：“被淹时带来的物品，都存放在宅子里，可以用；只是这里没有火，吃的只有菱角和芡实。”说着拿出些金银器具给韦氏，说这里用不着，叫她带走，并催她离开这地方。

韦氏痛哭着拜别了父母。老翁把她的船送出了水面，在她的手巾上写道：

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

写完之后，老翁从湖中召来数百侍从，驾船回到水府去了。

不久，韦氏的船到了湖岸，郑德璘迎上来。韦氏将自己的奇遇说了一遍，并拿出了手巾。郑德璘读懂了诗意，领悟到水府府君正是往日卖菱角芡实、与自己饮酒的老翁。

一年以后，当地有一个叫崔希周的秀才投给郑县令一卷诗，其中有一首叫《江上夜拾得芙蓉诗》，正是韦氏挂在钓钩上递给郑德璘的那诗。郑德璘开始时怀疑崔希周有抄袭之嫌，便叫他来问，崔秀才说：“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的船停泊在鄂渚。当夜，江上明月

高挂，晴空万里，我一时睡不着，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触碰船舷，而且有一股浓浓的香气钻进鼻孔。我捞起那东西一看，是一束芙蓉花。我一时诗兴大发，就吟出了这首诗，写完以后，我还吟诵了好几遍呢，我绝不骗您！”

郑德璘听了，不再怀疑，送走了崔秀才。他思前想后，长叹一声：“真是命啊！”感叹命运的千奇百怪。从此以后，他再不敢经过洞庭湖了。

选自《传奇》

柳毅传书

〔唐〕李朝威 著

季 泉 编译

唐高宗仪凤年间，有个书生叫柳毅，到京城长安去应考，落了榜。柳毅正准备返回湘水边的家乡去，猛然想起有个老乡寄居在泾阳，自己曾麻烦他不少，便打算去向他告别。

柳毅离开京都，走了六七里，突然一群鸟扑簌簌一下飞起来，吓得他的马嘶叫了一声，像发疯一样狂奔起来，一直跑了六七里，才喘息着停了下来。

这时，柳毅看见有个女子在路旁放羊，觉得很奇怪，仔细打量，这放羊的女子竟然是个姿色艳丽的姑娘，只见她双眉紧蹙，面带愁容，穿戴也很破旧。她在那里凝神静听，心事重重地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柳毅下了马，走过去问她：“你有什么苦恼使自己委屈到这种地步呢？”

那女子起初只是痛苦地摇头，到后来竟然哭泣起来，说：“我是个不幸的人，今天承蒙您关怀下问，很不敢当。可是我的怨恨贯穿肌骨，虽然觉得惭愧也不能不说了，希望您听一听。我是洞庭龙王的小女儿，父母把我许配给泾水龙王的二儿子。可是我这丈夫不务正业，行为放荡，被奴婢们迷惑住了，一天天冷淡我、虐待我。后来我向公婆诉说，可是公婆溺爱自己的儿子，管不住他。我多次诉说苦衷，又得罪了公婆。公婆说我不好，把我赶到外面，弄成这个样

子。”说着说着，哽咽流泪，伤心极了。接着又抽抽搭搭地说：“洞庭湖离这里太远，长空茫茫，音信不通。我眼睛都快望穿了，肠子都快想断了，家里的人没有谁知道我的悲苦。听说您要回乡去，那里靠近洞庭湖，我想拜托您替我带封书信回去，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

柳毅听了龙女的诉说，早就义愤填膺，立即回答说：“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听了你的话，心里非常激动，只可惜没长翅膀，不能立即飞到洞庭湖去，还用问什么答应不答应呢？可是洞庭湖是个又宽又深的大湖，我只是个凡人，在人间来往还可以，到龙宫去传送书信怎能行呢？我只怕人世和龙宫的道路不通，辜负了你热忱的嘱托，达不到你恳切的愿望。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吗？”

龙女一边哭泣，一边道谢，说：“承您答应了我的请求，希望您一路保重。我不想多说了，假如能得到回音，就是死了也要向您道谢。现在您既然答应了，我可以告诉您：洞庭的龙宫跟人世的京城并没有什么区别啊！洞庭湖南岸有棵大橘树，当地人称它叫‘社橘’。您到了湖边，只要解下腰带，缚上一点东西，在树干上敲打三下，就会有人出来接待您。您跟着他走就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希望您除了把信带到之外，还把我心里的话全部转达给我父母，千万别忘了！”

柳毅说：“我一定做到。”于是龙女从衣间拿出信来，向柳毅拜了两拜后，把信交给他，然后望着东方，又掉下泪来，像是难以支撑下去似的。

柳毅也忍不住为她悲伤。他把信放在行囊里，趁机又问：“我不明白你放这些羊有什么用处？难道神灵也要宰杀牲口吗？”

龙女回答说：“这不是羊，是‘雨工’。”

柳毅问：“‘雨工’是什么？”

“就像雷神、电神一样，掌管下雨的。”龙女回答说。

柳毅回头看羊群，只见那些羊一只只昂首阔步，吃草喝水的样

子很特别，可是形体大小以及身上的毛、头上的角，跟普通的羊没有什么不同。

柳毅又对龙女说：“如今我给你做了捎信的使者，将来你回到洞庭，希望不要躲避我。”

龙女说：“岂止不会躲避，还会像对亲戚一样招待您。”

说完，柳毅告别动身，向东驰去，行了几十步，回头望去，龙女和羊群已无影无踪了。

这天傍晚，柳毅在泾阳告别了他的老乡。一个多月后，返回了家乡。

稍事休息，柳毅就到洞庭一带查访。在洞庭湖南岸，果然找到了那棵“社橘”。于是，按照龙女教给的办法，他解下腰带，缚上一点东西，在树上敲打了三下。不一会儿，有个武将打扮的人从波涛中钻出来，向柳毅行了个礼，和气地问：“贵客准备到哪里去？”

柳毅没有说出实情，只告诉他：“我是特地来拜见大王的。”

武士用手一指，湖水顿时分开，露出一条路来。他请柳毅跟着自己走，并嘱咐道：“请您闭上眼睛，一会儿就到了。”

柳毅依言而行，很快就到了龙宫。

柳毅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亭台楼阁一座接一座，一道道门户数也数不清，院子里栽着各种奇花异草、名贵树木。

武士让柳毅在一间大房子的角落里停下，说：“请贵客在这里等候。”

“这是什么地方？”柳毅问。

“这里是灵虚殿。”武士回答说。

柳毅仔细一看，只见人间的珍宝都汇集在这里：殿柱是用白璧琢成的，台阶是用青玉铺砌的，坐床是用珊瑚镶制的，帘子是用水晶串成的，碧玉般的门楣上镶嵌着琉璃，彩虹似的屋梁上装饰着琥珀……一片奇丽幽深的光景，简直形容不过来。

可是等了半天，还不见洞庭君，柳毅问武士：“洞庭君在什么地方呢？”

武士说：“我们大王现在正在玄珠阁，跟太阳道士谈论《火经》，再过一会就完了。”

柳毅问：“什么叫《火经》？”

武士说：“我们大王是龙，龙通过水来显示神威，滴一滴水就可以把丘陵山谷淹没。太阳道士是人，人通过火来表现本领，用一盏灯火就可以把阿房宫烧成焦土。水火的作用不同，变化也不同。太阳道士对人类用火的道理很精通，所以我们大王请他来讲讲《火经》。”

武士话音刚落，宫门打开了，黑压压一大群侍从簇拥着一位身穿紫袍、手执青玉的人出来。武士一跃而起，对柳毅说：“这就是我们大王。”就上前向洞庭君禀报。

洞庭君望了望柳毅，问：“你是从人间来的客人吧？”

柳毅回答说：“是的。”便向洞庭君行拜见礼。

洞庭君答了礼，请柳毅在灵虚殿入坐，说：“水府幽深，寡人又很愚昧。先生不远千里一访，大概有什么事吧？”

柳毅说：“我是大王的同乡，生长在湘水岸边，不久前到长安去求取功名，应考落第。骑马到泾水去闲游，遇到大王的爱女在郊外牧羊，风吹雨打，容颜非常憔悴，叫人看了十分难受。我问她为什么成这个样子，她告诉我说：她受到丈夫的虐待，公婆又一点也不体谅她，以致落到这种地步。她哭得很伤心，实在让人怜悯。她托我捎封家书，我答应了，才赶到这里来。”说着，就把龙女的家书取出来，交给洞庭君。

洞庭君看完信，禁不住用袖子遮着脸哭泣起来，说：“这是我的过错，对实情一点都没细察，使得自己像聋子、瞎子一样，连闺中弱女在远方遭到迫害也不知道。先生只是个不相识的路人，却能救她

的急难，这种大恩大德我怎敢忘记？”说着，又哀叹了半天。左右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洞庭君命人把女儿的家书送到后宫去。一会儿，只听后宫里传出一片痛哭声。

洞庭君听到哭声，急忙对侍从说：“你们快去告诉宫中的人，别让他们哭出声音，当心让钱塘君听见了。”

“钱塘君是谁啊？”柳毅问。

“是寡人的爱弟，以前做过钱塘长，现在已经罢官免职了。”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柳毅又问。

“因为他脾气暴躁、勇猛过人，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唐尧时候闹过九年洪水，就是他发怒的缘故。最近他与天将不和，发水淹了五座山。天帝因为寡人过去有些功德，才宽恕了我这个同胞兄弟的罪过，但还是把他拘禁在这里，钱塘的人还天天盼望着他回去呢……”洞庭君回答说。

正说着，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龙宫的宫殿摇动了一下，一阵阵的烟气云雾直往上冲。只见一条一千多丈长的赤龙目如闪电，口舌血红，鳞甲像朱砂，鬃毛像火焰，脖子上拉着金链，链子拽着根玉柱，霹雳和闪电盘缠着它的全身，雨雪和冰雹同时纷纷落下。它冲破长空直飞去了。

柳毅吓得跌倒在地，面如土色。

洞庭君把他扶起来，说：“不用害怕，不要紧的！这就是钱塘君。他已得知了消息，去救我女儿去了。”

柳毅过了好久才稍稍安定下来，于是起身告辞说：“我希望能活着回去，不想再碰见他。”

洞庭君说：“绝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形了。他去时这样，回来时就不这样了。我希望你留在这里，让我能有机会表达一下对你的谢意。”说着，就吩咐侍从摆宴，亲自陪柳毅饮酒，礼节十分周到。

过了一些时候，忽然吹来了一阵宜人的暖风，一朵朵鲜艳夺目的彩云纷纷涌现，宫内外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一队精巧的仪仗队最先走了过来，接着是一支演奏着美妙乐曲的乐队，随后无数盛装打扮的侍女有说有笑，陪伴着一位容颜绝世的美人。这美人身上佩戴着闪光的珍珠美玉，披戴的各种轻绸薄纱错落有致，随风飘拂。柳毅走近一看，她竟是先前托他捎信的龙女。她好像悲喜交集，脸上的泪水流成了线。红烟紫雾伴随着她慢慢进入后宫。

洞庭君笑着告诉柳毅：“我女儿回来了。”说完，他向柳毅告辞，走进后宫，接着，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哀怨的悲诉之声，很久都没有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洞庭君走出来，继续陪柳毅喝酒。只见有个披着紫袍、手执青玉、神采奕奕的人走在洞庭君身旁。洞庭君向柳毅介绍说：“这就是钱塘君。”

柳毅站起身来，向钱塘君行礼。

钱塘君也很有礼貌地回拜，并说：“侄女不幸，受到那个坏小子的虐待。多亏先生仗义守信，把她在远处含冤受苦的消息带给了我们，不然，她就会成为泾陵的一把尘土了。我们全家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这种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

柳毅谦虚地推让，低头连说太过奖了。

钱塘君接着又对洞庭君说：“先前我辰时从灵虚殿出发，巳时抵达泾阳，午时在那里大战，未时回到这里。这中间我还去了天庭，把侄女受罪的情况报告了天帝，天帝了解她的冤屈，因而宽恕了我的过错，还把以前对我的处罚也赦免了。不过，先前当我听到侄女受罪的情况后，顿时怒火满腔，顾不上向你告辞，使宫中受到惊扰，又冒犯了客人。现在想起来深感惶恐和惭愧，真不知如何是好。”说着，退出坐席，向洞庭君和柳毅拜了两拜。

洞庭君问：“杀的人有多少？”

钱塘君答：“六十万。”

“糟蹋了庄稼了吗？”

“损坏了方圆八百里的庄稼。”

“那个无情无义的坏小子呢？”

“我已经把他吃掉了。”

洞庭君不无遗憾地说：“那坏小子存心不良，确实令人难以容忍。不过你也太粗暴了，给人间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多亏天帝圣明，了解我女儿的冤屈，要不然的话，我的罪责可逃不了啦。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像这样干了。”

钱塘君又拜了两拜，表示谢罪。

这天晚上，洞庭君就请柳毅在凝光殿过夜。第二天，洞庭君又在凝碧宫宴请柳毅，来作陪的亲戚朋友很多。宴前排列着盛大的乐队，席上摆满了美酒佳肴。宴会一开始，吹起号角，打起军鼓，只见旌旗招展，刀枪齐举，一大队武士在右边舞蹈。其中有个武士从队伍中走出来，上前报告说：“这是《钱塘破阵乐》。”报告完毕，激昂豪迈的音乐响起，只见旌旗飞舞，剑戟争辉，气概十分雄壮。舞蹈的武士顾盼驰骋，剽悍威严，叫座客看了，惊心动魄。之后，雅乐清音，绫罗珠翠，一大队美女来到左边跳起舞来。一个美女上前报告说：“这是《贵主还宫乐》。”歌声乐声，委婉动听，像在诉说哀怨，又像是在表达爱情，叫在座客人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表演完后，洞庭君高兴异常，吩咐拿出绢纱绫罗，赏赐乐者舞者。

接着，大家把筵席的座位连接起来，开怀畅饮，纵情欢乐。酒兴正浓时，洞庭君用手敲打着席面，唱了起来：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

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

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

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
荷真人兮信义长，今骨肉兮还故乡。
齐言惭愧兮何时忘！

洞庭君唱完，钱塘君拜了两拜，唱道：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
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
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
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
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
永言珍重兮无时无！

钱塘君唱完了，洞庭君跟他一起站起来，向柳毅敬酒。柳毅局促不安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他也斟了两杯酒敬两位龙君。他感慨地唱道：

碧水悠悠兮，泾水东流。
伤美人兮，雨泣花愁。
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
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
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
欲将辞去兮悲绸缪！

歌罢，左右高呼“万岁！”洞庭君命侍从拍出一个碧玉盒子，里面装着一枚能使水分开的犀牛角。钱塘君命侍从端来一只红色的琥珀盘子，里面盛着一颗耀眼的夜明珠。两位龙君站起来，恭敬地

请柳毅收下。柳毅推辞了半天，最后才道谢收下。接着宫中的人都把自己最好的珠玉绸缎送给柳毅作为礼品。那些礼品重重叠叠，光彩夺目，在柳毅身前身后几乎把他的身子都埋没了。柳毅含笑向四面作揖道谢，几乎应接不暇。这夜柳毅仍在凝光殿安歇。

第二天，洞庭君又在清光阁宴请柳毅。席间，钱塘君借着几分酒意，突然绷起脸，不客气地分开两腿坐着，对柳毅说：“先生听没听说过：坚硬的石头只能打碎，而不能把它卷曲；清高的义士只可以杀掉而不可以加以羞辱？我心里有些话想对你说，如果你能答应呢，大家像腾云驾雾登上天堂；如果不答应呢，就像坠落千丈，掉进粪土里。不知先生以为怎样才好？”

柳毅说：“我愿意听听是什么话。”

钱塘君说：“泾阳小龙的妻子是洞庭君的爱女，她性情贤淑，品质很好，亲戚们都敬重她。她不幸错嫁给品行不端的人，以致蒙耻受辱，现在总算断绝了关系。我们打算把她托付给你这样秉性高尚的人，与先生世代代成为亲戚。这样，也可使受到恩德的人知道怎样报恩，怀着仁爱的人懂得如何施爱。这难道不是君子行事有始有终的道理吗？”

柳毅听了，严肃地站起身来，冷笑了一声，说：“我真不知道你钱塘君这样不明事理！我起初听说你气盖九州，水淹五岳，敢于尽情发泄你的愤怒；又看见你挣断金链，扯倒玉柱，去救别人急难。我想世上刚直英明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你了。有冒犯你的，你不怕一死去抵抗他；对你有恩的，你不惜生命去报答他。这真是大丈夫的气概啊！可想不到，你竟不顾道义，用威势来吓唬人，这不是叫我失望了吗？要是我在洪水波涛之中碰到你，你掀动着鳞须挟带着云雨，准备置我于死地，那时我只当遇上了一只禽兽，死了也不怨恨。现在你穿戴着衣冠，谈论着礼义，可是你却仗着魁梧的身躯，强悍的性情，借酒使气，想要逼迫我，这难道是正直的行为吗？”

钱塘君听了，感到十分羞愧，连忙起身谢罪说：“我生长在水宫中，还没有听到过如此高明深刻的言论。刚才我言语粗疏狂妄，有所冒犯。现在仔细想想，真是罪不容饶，希望你不要因此而生嫌隙才好。”

柳毅忙请他坐下，两人又欢畅地饮宴，像前两天一样快乐，从此成了知心朋友。

第二天，柳毅要告辞回去，洞庭君夫人在潜景殿设宴，为柳毅饯行。宫里的仆人婢女都出来侍宴。

夫人流着泪对柳毅说：“小女受您的大恩，我还没有报答您您就要离别了！”说着，叫从前在泾阳的龙女出来向柳毅拜谢。夫人又说：“这一分别，不知还有没有相见之时？”

柳毅昨天虽然拒绝了钱塘君的要求，可是此刻见到龙女，也不免有些后悔。宴会结束，柳毅就要动身了，满宫的人都很伤心。柳毅于是循原路出水上岸，十多个仆人，挑着满载珍宝的行囊，跟随在他后面，一直陪送他到家才辞别离去。

柳毅到扬州的珠宝店里，把在龙宫所得的宝物卖掉百分之一，就得到百万以上的钱财。那些有名的富家知道了，都自认为比不上他。柳毅娶了个姓张的姑娘做妻室，不久她就去世了。又娶了个姓韩的女子，没过几个月，又死了。于是他把家搬到金陵去住，因为没有妻子，常常感到寂寞难过，于是思谋着再找一个新的配偶。

消息传出不久，有个媒人找上门来，对他说：“范阳有一个姓卢的女子，父亲名叫卢浩，曾做过清流县县令，晚年喜欢仙道，独个儿进山修行，现在不知身在何处；母亲郑氏前年把她嫁给清河一家姓张的，不幸过门不久，丈夫死了。母亲心疼她年轻，惋惜她聪明美貌，不忍看着她寡居，想选择一个有品德的人做她的丈夫。不知你可愿意结下这门亲事？”

柳毅当即同意了，接着便择定吉日，举行了婚礼。由于男女两

家都是富豪，因此婚礼上使用的物品极其丰富，金陵士绅见了都羡慕不已。

婚后一个多月，柳毅有天晚上回到家，细看自己的妻子，觉得她长得像龙女，只是比龙女娇艳丰满。于是便跟她谈起从前的事，想借此试探她。谁知妻子对柳毅说：“人世间哪有这样奇特的事？”

不久柳毅听妻子说已经有了身孕，对她更加疼爱，照顾得更加仔细。

胎孕期满，卢氏生了一个儿子。到满月这天，妻子换了衣服，浓妆艳饰，邀请亲戚朋友来参加宴会。

宴会散后，妻子笑着对柳毅说：“你还记得我和你初次见面的情景吗？”

柳毅说：“我从前代洞庭君的女儿传递过书信，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她。我觉得你的面貌很像她，曾同你谈起过这件事，你不是说不相信人世间有这种事吗？”

妻子说：“我就是洞庭君的女儿，从前在泾阳含冤受苦，多亏你才得解救。我感谢你的恩情，发誓要报答你。后来钱塘叔父向你提亲，你却不答应。从此你我天各一方，连消息也不通。父母想把我嫁给濯锦龙君的小儿子，我将自己的房门关紧，剪发以表明难从父命。我因定下的誓愿难以更改，父母之命又不好违抗，非常为难。父母见我矢志要报答你，便不再勉强我了。我想找你表白自己的心情，正值你先娶了个姓张的，后又娶了个姓韩的。等到张、韩两人相继去世，你搬到这里来居住，我的父母看到我报恩的愿望可以实现，都为我高兴。如今我能够侍奉君子，和你相亲相爱地过一辈子，就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说到这里，龙女忍不住涕泪交加，哭了起来。接着又对柳毅说：“刚结婚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实情，是因为知道你并不是个贪财重色的人。如今说出来，是因为看到你有爱我之意。我只怕我身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你对我的爱情，

所以想借你喜爱孩子的心情，寄托我和你白头偕老的愿望，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样？我的心里又愁又怕，自己很难宽慰。还记得当初你在答应代我传书带信的那天，曾笑着对我说：他日你回到洞庭，希望不要躲避我。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今天欢聚的情景了？后来叔父向你提亲，你又一口回绝。你是真的认为这样做不可以呢，还是一时的激忿呢？请你说给我听听。”

柳毅说：“好像是命中注定。当初我在泾阳碰见你，看到你冤苦憔悴的样子，确实为你不平。暗下决心，一定要代你传达讯息。除此之外，别的私心一点也没有。当时说‘希望将来不要躲避我’，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哪会有什么心呢？及至钱塘君强迫我答应婚事的时候，只因为情理上说不过去，才激发起我的愤怒。想一想吧，起初我的本心是仗义救人，岂有杀死丈夫而去娶她妻子的道理。这是第一个不可。何况我素来以坚持正义为意愿，岂有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屈从他人的道理？这是第二个不可。而且那时候我只是想到就说，在大庭广众之中，只想到行为要正直，不暇顾及会造成什么后果。可是到了临别的那天，看到你有依恋不舍的神情，我的心里却悔恨难过起来。最终因当时人事的限制，无法答谢你的一片情谊！咳！今天你是卢家的女儿，又家住人间，那么我当初的意愿并没有错啊！从今以后，我会永远爱你，你心里不要有丝毫怀疑。”

妻子深为感动，哭泣着对柳毅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是人类，心肠就不同。其实我是很懂得知恩图报的。要知道龙的寿命长达万年，现在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同享寿考。无论是水中或陆地，我们都能来去自如。你不会当我是胡说吧？”

柳毅感叹地说：“想不到做了龙宫的驸马，就踏上了神仙的阶梯。”

夫妻俩同去朝见洞庭君。到洞庭湖后，宾主间隆重的礼仪，不能细表。后来柳毅夫妻住在南海，前后共四十年，其住室、车马、饮

食、服饰的豪华，即使是达官贵族家庭也不过如此。柳毅的家族也都沾了不少光。柳毅的年龄一年年增加，可容貌却不见衰老。南海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

开元年间，唐明皇一心想得道成仙，到处访求成仙之道。柳毅不得安宁，就同妻子一起回了洞庭湖。此后十多年里，谁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到了开元末年，柳毅的表弟薛翬原在京城附近担任县令，被贬官到东南地区。他经过洞庭湖，正眺望晴空水色时，忽然看见远远的波涛里涌出一座青山来。船夫们害怕极了，说：“那里原来并没有山，恐怕水妖在作怪吧。”正说话间，船已靠近了山，只见山边驶出一条彩船，船上有个人对薛翬呼喊：“柳公差我们来等候你。”薛翬猛地想起了表兄柳毅，急忙离船来到山下，又匆匆上山。山上有宫殿，跟人世间一样。柳毅站在宫殿中间，在他前面有乐队迎接，在他后面有美女簇拥。宫里的东西丰盛高贵，比人间豪华加一倍。柳毅的面貌显得更年轻，谈吐更玄妙了。他在阶前迎接表弟，拉着他的手说：“分别不过一转眼的工夫，你的头发就花白了。”薛翬笑着说：“兄为神仙，弟将成为枯骨，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柳毅于是拿出五十丸药送给表弟，说：“这药吃一丸可增加一岁，吃完了再来。不要久居人间自寻烦恼。”宴饮尽欢后，薛翬告辞而归，从此就再没有听到过柳毅的任何消息了。只知道四十八年后，薛翬也不知去向。

选自《异闻录》

韦 仙 翁

〔唐〕李朝威 著

星河 编译

唐代宗皇帝李豫，在大历年间的某一日白天睡觉休息时，睡梦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对他说道：“西岳太华山中，有一座皇帝坛。你为何不派人前去寻访寻访呢？如果你能够前往封禅拜谒，那么，一定会获得极大的福分！”

太宗皇帝醒后，当天就下了诏书，派遣监察御史韦君立即出京，到梦中人所说的地方去寻访。韦君奉旨后，急忙赶路，到了西岳太华山下。

当地州、县的官员们为迎接钦差，在山前的一家客店里为韦君安排食宿，就下令把店中原来的所有客人，全部移住到其他地方。

在这店中，原来住着一位老翁。他对州、县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便对店主说：“韦御史到这里，不过是吃一餐饭后就要离开的。而我，又老又病，已经是不能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就请允许我在这房子里坐着吧……”

店主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不久，监察御史韦君就来到了这店里。一会儿，韦君忽然听到隔壁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他便问道：“还有什么人住在这里？”

他派人前去察看，回话说就只有一个老翁。韦君一时兴起，就去访问老翁。

见面后，韦君问老翁：“请问老人家尊姓。”

老翁答道：“姓韦。”

韦君高兴地说：“这么说我们还是同姓的一家人啊！真是有缘分啊！”便邀请老翁一道入席吃饭。

席间，两人闲谈。老翁问起韦君的祖辈：祖父的姓名官职，高祖父是谁……

韦君说：“我的曾祖父是某某，任过某某官职。高祖信奉道家之术，没有去做官；听说他是在隋朝的时候，进入到这西岳太华山中，从此就再也找不到他老人家的踪影了……”

老翁听了，长长地叹了口气，十分感慨地说道：“唉，我就是你的高祖啊！我的名字叫集，有两个儿子，你就是我那小儿子的曾孙！……谁想得到，我竟会在这里与你相遇呢？”

韦君听后，喜出望外，不觉流下了喜悦的眼泪，他急忙一再地向自己的高祖跪拜。

老翁将韦君扶起，告诉他：“你的祖母现在依然健在，还有两位祖姑母，也一同住在山中。马上就到寒食节了，我特意要到城里去，为她们买一点搽脸用的脂粉一类的小东西。所以我带了个布袋子，装了一些茯苓、粉片，打算到集市上去卖了换钱……孩子你这是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呢？”

韦君说：“我此次是奉旨，专门到这山中来，寻找一个真坛。我在州、县里问过不少人，到此地后也向一些山里人打听过，都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皇帝坛、真坛。不知高祖您是否知道这个真坛在何处呢？”

老翁想了一下，说道：“在莲花山中峰的西南面，有一个古坛，好像是个什么遗址。也许那就是你要寻找的真坛，但我也不能肯定它到底是不是。”

韦君听见这个线索，很是高兴。当晚就与高祖同住一室。吃饭时，老翁却是一点米饭都不吃，只喝了很少一点酒和人参茯苓汤。

第二天，韦君要进山去。老翁说：“我与你一同去吧！”

韦君十分感激，就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高祖。老翁笑说：“马还是你自己骑吧！我就拄着我的拐杖，先走一步，在前面引路。”

说完，老翁就朝前走去。韦君上马后，立即快马加鞭追赶，哪知无论如何竟追赶不上，老翁始终就在他的马前三十步左右的地方，不慌不忙地走着……

到了莲花山脚，道路十分险峻，已经不能骑马前行了。韦君就下马，与老翁一起步行。他们走进了一条山谷，就看见了几间石室，有三位老妇人正伫立于室前。

走近后，老翁介绍说：“她们就是你的祖母和两位祖姑母。”

韦君悲喜交集，立即一一跪拜。再看老祖母，年纪仿佛有七八十岁，而两位祖姑母的年纪，则不过四十左右。她们都是披着头发，身上穿着用树叶编缀而成的衣服。

老妇人们见到韦君，自然是惊喜万分，说道：“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今日能够见到后辈玄孙一面，实在是太意外、太高兴啦！”

韦君与老翁继续上山寻找真坛。山势更加险峻，山路更加崎岖。一路上，韦君已是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力不从心；而老翁依然快步如飞。回头看见韦君的狼狈样子，他也只好笑笑而已。

好不容易来到了中峰的西南一侧，果然看见有一座古坛肃立在那里。韦君当即把古坛打扫了一番，然后拜谒，并立下了标记。

返回时，韦君与老翁一道先回到石室那里，与祖母、祖姑母们告辞后，又一同走到山谷口。

临别时，韦君说：“我回到京城向皇上禀报完后，就打算请假，专门回到这里，再来拜谒老祖宗，向您请教！”

老翁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是应该努力去为皇上效力啊！”

韦君下山后，回到京城。他把此次太华山之行的情况，如实向代宗皇帝奏明。

代宗听后,也非常惊奇,就派韦君带上他的亲笔诏书,再到那莲花山中,并命令当地刺史备了厚礼,一同去把那韦氏高祖请出山来。

韦君带了一行人,来到山前,但他竟怎么也寻找不到当时进山的道路了。韦君只好去向住在山前的一些老人打听。那些老人都说:“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每隔两三年,就会看见那位老翁,独自一人到城里去。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老翁的相貌始终是原来的样子,竟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我们也一直不知道他居住的地方!”

韦君实在没有办法了。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祖宗们了,他后悔以极,悲痛万分,大哭了一场,只得无可奈何地回了京城。

代宗皇帝听说后,也十分惆怅遗憾,就要史官把这韦仙翁的事情,记录到史书之中,传诸后代。

选自《异闻录》

李靖

〔唐〕李复言 著

黄瑛 编译

相传唐朝卫国公李靖在还没有发迹的时候，经常到霍山深处去打猎，并寄住在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个老翁，很佩服他的为人和胆量，经常给他送一些食物，李靖也经常把自己的猎物送给老翁，两人的交情越来越深厚。

有一天，李靖在山里打猎，忽然遇到一群鹿，李靖心中一阵惊喜，立即策马追上去。追着追着，他发现时间不早了，应该掉头往回走，可是他实在舍不下那群鹿，于是不顾一切追了上去。很快天黑下来了，李靖看不清路径，辨不清方向，不知哪儿是回去的路。他一个人惆怅地走着，越走越困。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远处有灯光，于是精神一振，忙策马往灯亮处奔去。到了那儿，看见一座很大的府第，朱门高大，墙宇森严。李靖走上去，叩起门来，好一会儿，才听“吱嘎”一声，朱门开启，有一个仆人出来问有什么事。李靖上前去，说明自己因天黑迷路，请求庄主允许寄住一晚上。那人说：“这家的男主人都有事出去了，只有太夫人在家，恐怕不方便留您住宿。”

李靖看看身后漆黑的林子，想想实在也没有地方可去，就说：“请你向老夫人说明我的困境，看是否能够让我进去歇息？”

仆人进去了一会，出来对李靖说：“太夫人开始并不想答应，不过看到夜已深沉，您又迷路不能回去，所以只好答应了。”说罢邀李靖进了大门，来到客厅。不一会儿，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夫人来

了。”

李靖抬眼一看，一位夫人款款而来。只见她有五十多岁，衣着素净，神气清雅，像士大夫眷属的派头。李靖上前作揖拜见，夫人也施礼回拜，然后说：“儿子们有事外出，本不方便留下先生。只因天晚路黑，您又迷了路，如果本庄不留您，那么把您打发到哪里去呢？您就住下吧。不过，本庄是山野居所，儿子们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定准。如果夜半时分回来，有喧闹的声音，请先生不要害怕。”

李靖松了一口气，忙说：“不会的。”

于是那夫人叫仆人端来饭菜给李靖吃。李靖早已是饥肠辘辘，觉得饭菜的味道特别鲜美。他注意到，菜肴中有好几种是鱼。

李靖吃罢，夫人告辞入后院去了。两个丫头送来被子床褥等，为李靖铺好。李靖睡下后，感觉到被褥清洁、雅致，还散发着香味。他想，这山野庄园，半夜回来而要喧闹的，是什么人呢？他心里有些害怕，一时也睡不着，索性坐起来，仔细听着屋外的动静。

夜半时分，李靖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听到一人答应，然后是大门开启的声音。来人大声说：“天符大郎子下令今夜当降雨，降雨范围为这座山周围七里远近，雨下到五更足够了。立刻行事，不要误了时间，也不要降得太多以致成水灾。拿好了，这是行雨符。”

仆人送走了使者，关了大门，然后去禀报夫人。李靖听那夫人说：“行雨符到了，不能推辞；不按时降雨又会受到责罚。可是儿子们都不在家，即使派人去通知他们，也来不及了。仆人们又不能代替。这可怎么是好？”

这时一个丫头说：“太夫人，我看刚才那个留宿的客人，不像是一般人，何不请他帮帮忙？”

一会儿，李靖就听到敲自己门的声音。接着夫人问他：“先生醒了吧，请出来一下，有事打扰。”李靖便出去，随夫人一行到了客厅

里。

夫人叫丫头送上茶，然后说：“不瞒先生说，这里并不是凡人的宅第，而是龙宫。妾的大儿子到东海去参加婚礼，小儿子送他妹妹出去了。刚才天符大郎送来行雨符，敕令立即降雨。可是两个儿子的行程都太远，即使是腾云而去，两处加起来也超过一万里。这样遥远的路程，派人去告诉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妾想麻烦先生代行其事，您看怎样？”

李靖急忙摆手：“那怎么能行。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并不是腾云驾雾的仙界人物，怎么能行雨呢？”

夫人说：“只要照我说的去做，也不是不能做到。”

李靖说：“那好吧，只要能教我些方法，遵命就是。”

夫人于是命人牵来一匹青骢马，又叫人取来一个小瓶子，说这就是雨器，叫人把它系在马鞍前面。夫人告诫说：“先生骑马出去，无须操纵缰绳，就让马自己走，它自己会辨清方向。等到马拼命地原地踏步而且大声嘶鸣时，先生就从小瓶里取出一滴水，滴在马鬃上。记住，只一滴，不能多取！”

于是李靖被人扶上了马，马开始往前走，李靖觉得马足越抬越高，自己的身子也好像越发高了些。他感到吃惊，马跑得很快，但却非常稳。他不知道自己这时已经在云上行走了。风越来越急，雷声在脚下不断地震响，这时马不往前走了，在那里原地踏步，大声嘶鸣。李靖想，到地方了，于是取出小瓶子，照夫人说的去做。过了一会儿，雷声停了，乌云散去，李靖往下一望，竟然看见了他经常寄宿的小山村。李靖想：“我经常在这个村子出入，打扰他们的时候不少，受了人家很多恩德，正不知怎样报答呢。我知道村里最近久旱无雨，庄稼都要枯死了。现在雨器在我手里，有什么可顾惜的。”李靖考虑一滴太少，就接连下了二十滴。不一会儿雨下完了，李靖就骑马沿着来路往回走。

李靖觉得事情办得不错，兴高采烈地回到龙宫，准备向夫人交差，却见夫人在客厅里哭泣。夫人责备地说：“先生误了我啊！本来说好只滴一滴就行了，先生怎么私自滴了二十滴。先生不知道，天上滴一滴，地上将要下一尺雨。夜半时分，小山村下倾盆大雨，平地涨水好几丈深，这村里还会有活人吗？妾已受天庭谴责，而且受了八十下杖打，背上被打得血痕累累。妾的两个儿子也受到牵连。真不知怎样才好。”

李靖听了这话，大惊，想起小山村那些纯朴善良的村民，想起与他交情不错的老翁，可是他们现在都被自己害了。他很痛苦，也非常惭愧，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夫人。

夫人叹了口气，说：“先生也不必太自责，您毕竟是凡间的人，不大清楚天界的云雨变化规律，妾不该埋怨您。不过，只怕龙王爷会来兴师问罪，所以先生最好尽快离开这儿。妾劳烦先生还没有答谢，久居深山，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送您，我这儿有两个仆人准备送给先生。您可以两个都要，只取一个也行，一切都按您的意愿办。”于是唤两个仆人出来相见。

李靖看见一个仆人从东廊出来，显得脾气温和，神情愉悦；另一个仆人从西廊出来，显得脾气急躁固执，怒气冲冲。李靖想：我是一个打猎的，打猎需要动作凶猛。要是我挑一个脾气好的仆人，人们会笑我胆小的。于是就说：“两人都带走这不可能。不过夫人既让我挑，我就挑那个正在生气的。”

夫人微笑着说：“先生的心意妾已经明白了。”于是与李靖拜揖告别。

李靖带着仆人离去。两人走不多远，李靖回过头去，看见他们刚才所在的巨宅已经不见了，只望见深沉无边的森林。李靖想问他的仆人，却发现那仆人也不在了。李靖只好一个人找回去的路，到天亮时分，看见了他常住的那个小山村。只见眼前是一片无边的大

水,有一些大树的树梢露在水面,不会再有人了。

多年以后,李靖成为握有兵权的军事家,先后击退侵犯唐朝土地的外来侵略者,屡建战功,天下闻名,被封为卫国公。但是李靖虽然功劳卓著,却始终没能当上丞相,这恐怕是没有将面目和善的仆人也一并选取的缘故吧。当时有种说法,说是关东出相才,关西出将才。这东和西难道是隐喻?所以人们说:所谓仆人,正是预知大臣前程的征兆。如果当初李靖将两个仆人都要下,那么或许他已当上丞相了。

选自《续玄怪录》

樊夫人

〔唐〕无名氏 著

渝文 编译

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曾任上虞县令。他精通道家之术，能够召来鬼神。若干神奇变化的法术，他都潜心修炼，毫不张扬地学成了，却一直不为人所知。刘纲治理上虞县，采用的是清静无为、不多生事的办法。看起来十分简单易行，却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政令畅通无阻，地方平安，百姓受其恩惠，安居乐业；免除了水灾旱灾、瘟疫瘴毒、鸢鸟猛兽的祸害，因此连年都获大丰收。

闲暇的时候，刘纲常与夫人比试法术。每逢此时，夫妻二人就一同坐在堂上，互不相让。刘纲作法，用火去焚烧别人的磨房，大火刚从东面燃起，夫人就作法阻住火势，顷刻之间，火自熄灭。院子里有两株桃树，夫妻二人各自对一株树诵咒施法，使两株树相互攻击打斗，打了很久，刘纲施法的那棵树终于抵挡不住，败逃到篱笆墙外。刘纲吐一口唾沫到盘中，唾沫顿时变成一条活鲜鲜的大鲤鱼；而夫人的唾沫到了盘中，立刻化作一只灵巧迅猛的水獭，眨眼间就把那鲤鱼吃进了口中。

有一次，夫妻二人同登上离上虞县不远的四明山。正行走间，突然，一只猛虎出现在路口，虎视眈眈要扑过来。刘纲急忙施法，那虎立刻就伏在地上，不敢动弹。刘纲刚要朝路口走去，不料那虎竟苏醒过来，直朝刘纲扑去。正在此危急之时，樊夫人立即赶到前面。那虎见了樊夫人，顿时匍匐在地，不敢抬头。只见樊夫人不慌不忙

走到虎的眼前，用一根绳索把它系住，然后牵回府中，拴在自己的床脚下面……。

夫妻俩多次斗法，刘纲总是无法胜过夫人。哪怕就是二人要乘云驾雾、凌虚御风，一起遨游四海时，刘纲也只能先慢慢升到县衙大厅旁那株大皂荚树上几丈高后，方才可以自如地飞举升腾。但是，樊夫人却不然。只见她轻轻端坐于地上，瞬间就能冉冉升起，如同云气一样的轻盈，无羁无绊地遨游于空中。

再说大唐的贞元年间，在湖南的湘潭一带，有个老妇人，人们都不知她的名姓，只是称她湘媪。她没有自家的住所，经常来往于乡间各处，十多年都是如此。每当左邻右舍的人们有什么病痛疾难时，她就用丹篆文字写下符咒，帮助救治，而每次都很是应验。所以乡亲们都很敬重她，打算盖几间漂亮的房屋送给她。湘媪知道后，十分感谢大家的美意。她说：“没有必要盖得太好。只要有一间土木盖成的小屋安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湘媪虽然年老，但一头青丝宛如乌云，皮肤白皙润泽。她虽然是手拄拐杖，却是行走如飞，一天可以行走几百里。

有一天，湘媪遇到一位乡亲的女儿。这姑娘名叫逍遥，年纪才十六七岁，长得十分美貌。姑娘正携着竹筐在采摘菊花，见湘媪如此美丽而又行走如飞，一时间竟不知所措，看得发呆，动弹不得。

湘媪见姑娘这样，就问她：“姑娘你既然如此喜欢我，是不是愿意随我一同到我住的地方去呢？”

逍遥一听，高兴得立刻就扔下了竹筐，拂了拂身上的泥土，提起前襟就自称弟子，要拜湘媪为师，马上就跟着她同回住所。

谁知道逍遥的父母听说此事后，十分反对，立即追到湘媪的家中，又打又骂，无论如何也不许姑娘学道，拉着她回家。那逍遥决心已定，哪里肯依？一时气极，就悄悄找来绳索，竟要悬梁自尽。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乡亲们见了，也都纷纷恳切地劝说姑娘的父母，

何必为难孩子，就让她跟着湘媪去吧。逍遥的父母转念一想，孩子决心已定，是不会回头的，也只好随她去了。

逍遥姑娘回到了湘媪家，每天也就是担水、打扫屋里屋外，然后烧上香，诵读道家的经书而已。大约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湘媪告诉邻居乡亲说：“我要到罗浮仙山去一段时间。我已经把所有的门窗从外面闩好了。请你们注意，千万不要去打开门窗啊！”

有人问：“那么逍遥呢？”

湘媪说：“逍遥也跟我一起上罗浮仙山。”

一晃过去了三年。三年间，乡亲们经过湘媪的住所前，只见一片荒芜，从地下冒出来的小松树苗已经长高，小春笋也长成了竹丛，长满了屋前的石阶。

一天，湘媪突然回来了。乡亲们都很高兴，陪着她一起来到那空了三年的住所。湘媪取出钥匙，打开房门。众人一同进屋，不禁大惊失色——只见逍遥姑娘呆呆地坐在内室中，没有丝毫知觉，但容貌与三年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放在姑娘脚前的草鞋，被从脚边地上长出来的小竹笋挂住，随着越长越高的竹子，已经蹿到房梁之间了！

众人还在惊魂未定时，只见湘媪用手中的拐杖敲了敲地面，对着逍遥大声说道：“我已经回家，你可以醒过来了！”

话音刚落，那逍遥就如同从睡梦中醒来一般，睁开了眼睛。她看看周围的人们，见湘媪也在其中，急忙要站起来拜见师傅。哪知刚一迈步，那左脚就从膝盖以下整整齐齐地掉落到了地上，就好像是刚刚受了砍脚的酷刑似的。

众乡亲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湘媪却不慌不忙地上前去，按住姑娘，叫她坐下不动。然后，从地上拾起那断脚，对正了膝盖部位，安了上去，又含了一口水，喷到结合处。这时，再看逍遥姑娘，已经站立起来，行走自如了。

乡邻们亲眼看见了湘媪如此神奇的本领，既惊骇又佩服，从此简直就把她当成神仙一样崇拜。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道湘媪，并把她视为神明。

不过，湘媪生性闲淡，平日也很少与不相识的人来往。有一天，她忽然主动找了乡邻们，对大家说：“我现在要到洞庭湖上去，搭救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如果你们当中有谁愿意，可以先准备好一条船，过一两天，随我一起去看看。”

乡里有个名叫张拱的，家中富裕，当即表示愿意按照湘媪的吩咐，备好舟船，并要亲自驾船送她去洞庭湖。

再说那洞庭湖上，日前突然刮起了狂风大浪，竟裹挟着一只大船，在湖中的君山岛附近沉没。奇怪的是，这船上所载的数十户人家一百多人，竟无一人伤亡，全都安然无恙地到了岛上。因为没有船只前来营救，这些人就分散到岛上各处，暂且安身。不久，有人发现，前面沙滩上，有一只大白鹭在缓缓游动。于是，一声吆喝，就有几十个人追了上去，围住那大白鹭一阵乱打乱砍，不一会儿就打杀了那条生命，还把它的肉割下来，分给大家食用。

第二天，天刚亮，岛上的人们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整个岛子已经被一道城墙紧紧围住，那城墙颜色雪白。这些人谁也弄不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只见那城墙渐渐收缩束紧，范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那白墙所到之处，一切东西，包括人们散落在地的物品，顷刻之间化为粉末。大家惊恐万状，高呼救命，退缩到一起。眼看只剩下方圆不过三丈左右的地面，已是无路可逃了，情势万分紧急。远在岳阳城的人，隐隐约约地能看见君山岛上有雪一样的城在围拢，却不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在这时，湘媪所乘的船赶来了。船刚靠岸，湘媪就立即下船。只见她手执剑，走罡步，喷法水，施展起她高超的法术。不一会儿，就看见她手中的剑突然腾空而起，直奔那白城而去。那剑刺中城壁

的刹那间，就听到一声霹雳轰响，那白城顿时崩塌。再仔细看时，哪是什么白城，原来竟是一只硕大的白鼈，有十多丈长，弯弯曲曲地死在地上，一柄利剑，正好插在它的胸口。这岛上一百多人的性命终于得救。如若稍晚片刻，这些人也就都会被围拢碾成血肉粉末了。岛上的人们纷纷拜倒在湘媪的脚下，泣谢救命恩人。

湘媪也不多言，要张拱驾船返回湘潭。张拱见这岛上惨状，心中仍有些不忍就此离开。

正在这时，忽然有一个道人出现，对湘媪问道：“樊姑，你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到这岛上的啊？”两人寒暄着，彼此很熟悉的样子。

张拱听见那道人称湘媪为“樊姑”，觉得奇怪，就问道人。

道人笑道：“她就是刘纲真君的妻子樊夫人呀！”

于是，人们这才知道，湘媪就是当年的樊夫人。

张拱用船把樊夫人送回了湘潭。不久，樊夫人带着逍遥姑娘一起，返回她们的神仙之位去了。

选自《女仙传》

韦 景 照

〔唐〕张 读 著

渝 文 编译

韦景照是杜陵人，在唐朝开元年间，中举进士，等级为“下第”。于是，便到蜀地游山玩水。

蜀中有许多名胜古迹。时值春末夏初，景照与几位好友相聚一堂，饮酒赏花，吟诗作赋，通宵达旦，兴致不减。一天，又有人来邀请，说在城南面十里的地方，有一个郑家的亭子，建在花丛中，景致不同凡响，简直是超然于尘世之外。景照一听有如此的去处，顿时心驰神往，便要前往寻访。

果然，离城往南走了十里后，远远就看见了郑氏亭。那亭子凌空而立，独立于四野，门楣深藏于万花丛中，石阶如青烟袅袅而上。景照望得入迷，简直是目不转睛，一面不住地赞叹：“真是人间仙境啊！”

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人，向景照作揖，邀请他进去。景照随着来人沿路前往，不一会儿，就到了亭前。

景照举目望去，见里面有十几位女仙聚在亭中。她们凝神伫立，飘飘然一个个仙风道骨，又都美貌绝色，令人十分敬仰。左右两面，还有十几位侍卫，身着纹样十分奇特的服饰，也都是景照从未见过的。

当景照上前时，亭内居中的一位女仙说：“韦进士来了！快请上堂来！”

景照走过围栏，穿过帷幕，一面上前，一面施礼，与众神仙相见。

女仙们高兴地抚掌笑道：“韦君一定听说过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故事吧？今日的事，同样如此！你看，现在春色将尽，且让我们一起饮酒送春归，不知韦进士意下如何？”

景照当即作揖谢道：“景照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今日居然能成为后世的刘、阮二君，得以与诸位仙人相会，这是何等的荣幸！不过，斗胆问一句，这里是什么地方？诸位女郎又是何方神仙？能不能说一说呢？”

为首的那位女仙笑道：“我是玉清的女儿，居住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这地方，就是玉清宫。我们早就知道韦君是等级排之于下的进士，到这一带来游览。本来想直接请韦君到此一游，又恐怕过于唐突引起你的反感，请而不至，反而自讨没趣。于是，才假借郑氏亭之名相邀，终于请来了韦进士，了却一桩心愿。虽然这里是仙府，但是，世间的凡人是不可以在这里滞留过久的。不过如若定居于此，则又是不会有什么损害的。希望韦君不要因此而有什么顾虑。”

接着，她就吩咐在亭中摆上酒宴，并安排人奏乐助兴。一会儿，丝竹之声飘然而起，是那樣的空灵缥缈，绝非人间所能得听的。酒宴一直延续到了晚上，大家也都是酒酣耳热了。

这时，女仙说：“我听说人间唐朝的天子，十分崇尚神仙。我这里有一首新作的乐曲，名叫《紫云》，愿意传授给唐天子。韦君你是唐朝的人，能不能为我把这新曲传进唐王的宫中呢？”

景照答道：“我不过是一个儒生而已。在偌大的长安城中，其实只是如尘土般微不足道的。虽然能看得见天子的宫门，却未必能够见得到天子的面。何况，我又不是精通音律的知音者，传授新曲的事，恐怕我是无能为力的。”

女仙说：“既然如此，那我只好以梦中传授的办法，传授给唐天

子了。这件事，就把它记入《灵仙篇》中。此外，还有一事。我有三件宝物，打算赠送给韦君，它们能够使你像王侯一样的富有。希望韦君你能够接受，千万不要推辞！”

说完后，她命左右的侍者一一献出宝物。先献上的是一只杯子，光洁碧绿，晶莹透彻。女仙介绍说：“这宝物的名字叫碧瑶杯。”左右再献上第二件宝物，是一个似乎是玉做的睡枕，微微带一点红色。女仙说：“这是红蕤枕！”再看献上的第三件宝物，是一个收藏物件用的紫色小函，看起来也像是玉做的，十分晶莹剔透。女仙说：“此物名为紫玉函。”

侍者们将三件宝物都献于景照的面前，女仙亲自将宝物一一交到他的手中。韦景照接过宝物，再三拜谢，然后告别了诸位仙人，走出亭来，寻原路返回。走不多久，大约还不到一里路，他回头一望，哪里有什么“郑氏亭”？刚才所到之处，不过是云遮雾罩茫然一片。景照心中非常惊异，也不知道此地究竟是什么地方，便带上了三件宝物，设法回到了长安。

第二年，韦景照的进士等级果然又被列为下第。他便到了东面的广陵地方。在那里，他将女仙送的三件宝物一起送到了广陵的集市中。

一天，有个来自异国的外族商人，在集市上看见了这三件宝物，非常惊异，于是便去拜见景照。他说：“这几件宝物，是天下绝少有的珍奇之宝！即使经过了千年万载，也没有谁人能够得到它们。不知君子是如何得到的？”

景照便把自己到“郑氏亭”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并问道：“那么，据你所知，这都是什么宝物呢？”

那异族商人说：“这是玉清宫中的三宝啊！”他表示愿意用数千万两银子买下这些宝物。景照想起女仙当时所说可以使他富如王侯的话，也就同意了。

从此，景照家成了广陵一带最富有的人家。他也没有再去做官。直到去世时，韦进士景照，依然是个白衣秀士而已。

选自《宣室志》

张 女 郎

〔唐〕孙 颢 著

一 石 编译

沈警，字元机，是吴兴武康人。他风度倜傥，又擅长作诗，充任梁代的东宫常侍，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每次朝中高官大僚们开宴会，一定要派车马去邀请他。他们的说法是，有了元机在座，客人们就会非常高兴。后来南方一带沦陷了，他就到长安去，被北周任命为上柱国。

有一次沈警奉命出使到陕西一带，路上经过张女郎庙。当时，凡是从这里过的人都要用酒菜去上供祷告，祈求平安，而沈警却专门斟上水去祷告。他的祝词是：“我请你喝的这杯清冷的泉水，是从开满红花的峡谷里取来的。我的心意是非常诚敬的，希望尊神能感应了解到这点。”

到了晚上，沈警住在旅店里，靠在栏杆上眺望月亮，作了一阕《凤将雏含娇曲》，曲词是这样的：“要叫人来望月吟唱却没有人来吟唱，这《含娇曲》又如何能够显出它的娇美来？我独自在这花前月下徘徊，百无聊奈地度过这可怜的夜晚。”又继续歌唱道：“暖洋洋的春风吹来，薄薄的春露是那么轻盈，可惜我作的这些词、曲，却成了无人能理解的东西。”

沈警刚吟完，就听到帘子外面传来赞美的叹息声，有人说道：“这悠闲的夜晚哪里会白白地度过？在这明朗的月光下哪里会没有知音。”声音清亮，语意委婉，使人感到非同一般。很快就有一个女

子撩开帘子进来，向沈警行礼，说：“张女郎的妹妹派我来向你致意。”

沈警听了很惊诧，想把帽子和衣服穿戴整齐，迎接客人，还没有起身，两个女郎已经进来了。她们向沈警说：“你爬山涉水走了许多路，很辛苦了，就不要再去麻烦了。”

沈警说：“我在旅途中，这春天的夜晚令人颇多感触，因此吟咏诗曲来排遣旅途的愁闷。没想到女郎仙驾降临。请问你们二人谁是姊姊，谁是妹妹。”

两个女郎相互看了一眼，微笑起来。大女郎向沈警说：“我是张女郎的妹妹，嫁给庐山夫人的大儿子。”又指着小女郎说：“她嫁给衡山府君的小儿子。我们一同来拜见大姊，祝贺大姊的生日，大姊今天去朝拜层城没有回来。山谷里面幽静寂寞，春天的夜晚又有许多怀恋，想邀请你去，希望你不要厌烦这种辛劳吧！”于是就拉着沈警的手走出门外，一起坐了一辆有帷盖帷幕的车，驾着六匹马，在空中飞行。

一会儿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只见高阁红楼，极其光辉华丽。仆人们把沈警带到一个水上的阁楼里，浓郁的香气从外面飘进来。门窗上挂的帘子都是用金线和羽毛夹着珍珠宝石串起来的，珠光闪闪照亮了整个房间。

一会儿，两个女郎从阁楼后面缓慢而轻盈地走出来，命人摆出了酒菜，请沈警坐下。于是大女郎弹起了箜篌，小女郎拨着琴弦，奏了几支曲子，其乐音之美妙，都不是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沈警吟咏赞赏了很久，请求她们再弹奏一遍，让他把曲谱记录下来。小女郎笑着对沈警说：“这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周灵王的太子这些神仙创制的乐曲，是不可以流传到人间去的。”沈警大略地记住几段乐曲，也就不敢再要求记录曲谱了。

当喝到酒酣耳热时，大女郎唱起歌来：“人与神相会啊，以后再

会就很困难啦。这偶然的相遇啊，给予我们短时间的欢乐。星空银河已移动了位置啊，夜已经深了，我的心还没有满足啊，让我们继续玩乐吧！”

小女郎接着唱道：“洞箫的声响像一阵流动的风，夜已经深了，音乐声还这么劲急。愿你永远记住这出自衡山的乐曲，我们就将在这秦陇之间伤心地诀别啦！”她唱的第二首歌是：“我们已经不再乘这陇地上的云车了，湘蜀的斑竹将沾上我的伤心泪水。你还能想到我在烟雾迷蒙的衡山，望着南飞的大雁却无法得到你的音信。”

沈警也应声唱了起来：“从晋安帝义熙年至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传说中的张硕也能得到多少怜惜。想不到今人不及古人，想再同你们相见的缘分都已经没有了。”

三人相对伤心，流下眼泪。

饮罢唱罢，大女郎起身往外走，一边对小女郎说：“润玉你可以留下陪伴沈郎睡觉。”

沈警听见高兴得不得了，就拉着小女郎的手进了卧室，见到小丫头已铺开了床褥。

小女郎拉着沈警的手说：“过去我随从娥皇、女英两位妃子游历湘蜀一带，看见你在大舜庙中读相王碑，那时就很倾慕你，没有料到今天晚上满足了我的愿望。”沈警也详细地述说了在大舜庙读相王碑的往事。两个人亲密地摆谈着，忘了一切。

这时，一个漂亮的丫头上前对他们说：“人和神始终是要各走各的。你们相聚的时间有限度，你们马上就会分别。况且月亮也会嫉妒人的，她不会长久地留下来映照情人们；织女星也已经斜向银河了。时间不多了，何必这么琐琐碎碎地唠叨呢？”

于是两人恍然大悟，急忙关门上床，享受那非常的亲密和欢愉。

天将要亮了，小女郎起来对沈警说：“人和神之间的奇异艳遇，

不可能再拖延到白天。姊姊已经在门外面等待我了。”沈警和小女郎紧紧拥抱，彼此倾诉心中的情意。一会儿，大女郎来到他们面前，大家相对流泪，不能控制自己。

仆人们再摆上酒菜，沈警又唱起了歌：“这旅途上的离别，已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我哪里还受得了那万里关山阻隔我的思亲之情。陇上流水更加泛起我那流水般的呜咽声。”

沈警送给小女郎一个戒指，小女郎也送给沈警一个金丝绕成的合欢结。

小女郎唱道：“这万缕金丝是结在心上的，它丝丝缕缕千回百转；如果它结的是怨恨就是无穷无尽的，结在心上也是永远不会松开的。”

大女郎送沈警一面镜子，唱道：“记得过去对着镜子再望望明月，它们都能映照着人，请不要让镜子失掉了光彩。”

他们三人相互酬唱了很久，终于，他们一起走出门来，仍然驾着那辆有帷幕的车子，把沈警送到下界的张女郎庙，才拉着手依依不舍地在呜咽声中分别了。

沈警回到旅店，在怀中摸到瑶镜和金合欢结，过了很久才把他的奇遇告诉了旅店主人。当天晚上，瑶镜和金合欢结就都不见了。当时旅伴们都奇怪一到晚上沈警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

后来沈警完成出使秦陇的任务后，又回到了张女郎庙里，在神龛后面得到一张绿色的纸笺，乃是小女郎写给沈警的信，信里详细地诉说了离别的悲伤。信尾还有一首小诗：“我很快地写信告诉沈郎，我不久前已回到了衡阳。如果你还记得永远不变、坚如金石的盟约，就不要在风月的变换中彼此忘怀。”

从此以后，二位女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选自《神女传》

采药民

〔唐〕无名氏 著

一石 编译

唐高宗显庆年间，有一个蜀郡青城山的老百姓，不知道他叫什么姓名。他在青城山下采药时，遇到一个大薯药，他挖了几丈深，薯药根越来越大，像个瓦缸了。他继续挖下去，深到五六丈左右，地忽然陷下去十多丈。这个人掉下去，没有办法爬出来。抬头看洞口，小得像天上的一颗星星，他绝望地想：这次是死定了。正在惊恐不已时，他忽然发现旁边有一个洞，就钻了进去。里面比洞口稍稍大些，渐渐可以匍匐而行，走了几十步，前面好像有点光亮，他就朝着那亮光走。走了一里多路，洞顶愈来愈高，顺着路又绕了一里路左右，终于走出一个洞口。

采药民站在洞口一望，眼前是一条溪水，有几十步宽。河岸边有几十户人家。村子周围种满桑树、柘树，花开草茂，像二三月的春天景象。男男女女穿的衣服也不像现时的款式。他碰到一些耕田的农夫和钓鱼的少年。有一个人惊奇地问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就把原因告诉了那人，那人就用小船把他渡过溪水。采药的人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于是那人就拿胡麻饭、柏子汤和各种野菜给他吃。

几天以后，采药民觉得自己变得轻盈起来。他向主人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回蜀郡的道路该怎么走？主人笑着说：“你是个世俗的人，不晓得这里是神仙住的地方。你能够到这里，应当是有了

仙缘。你暂且住在我这里，我要引荐你去朝见玉皇大帝。”

第二天，那个人就带着采药民去拜见玉皇。采药民看到那里的人们往西天去，或者是乘着五彩云气，或者是驾龙乘鹤，带他去的人，也是在云彩上面行走。不一会儿，到了一座用金玉装饰的城池，只见城里的房屋宫殿无不金碧辉煌。人们都有秩序地进去朝拜玉皇，把采药民一个人留在宫门外面。

那宫门旁边有一头红颜色的大牛，形状很奇怪，它吐着涎沫，闭着眼睛。主人从宫里出来，叫采药民向这牛叩头跪拜，求它赐予成仙的方法，说如果牛吐出什么宝物，就立即接了吞下去。采药民照主人所说，向那头红牛拜求，一会儿，红牛吐出一颗红色的珠子，直径有一寸。采药民刚想接住，忽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童子把红珠捡起就走了。采药民再求，红牛吐出一颗青色珠子，又被一个穿青色衣服的童子拿去。接着求得的黄的、白的珠子都有童子抢走。采药民着了急，用手捧着牛口，一会儿得到一颗黑色珠子，他急忙把黑珠吞了下去。一个黑衣童子跑来，没有见到黑珠，也就空着手走了。这时，主人才引着采药民去朝见玉皇。

玉皇坐在大殿上，像人间帝王的样子和气派。有七个侍者头戴道冠、身佩宝剑排列在两边，还有几百个很年轻的宫女在殿上庭中侍卫着。那些鲜花、水果，新奇而怪异，奇香扑鼻，不是人世间见得到的。玉皇询问采药民一些事情，他如实地回答了。但他贪看左右那些美女，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玉皇说：“你喜欢这些美丽的侍女吗？”采药民赶快低头请罪。玉皇说：“你只要勤奋专心地修道，得道成仙，自然会有这些侍卫的。但你现在修行不到，还需要用些功。”就叫左右用玉盘装着仙果指给采药民看，说：“任你用手捧，捧得几枚，你就可以得到几位侍女。”采药民看那果子红得发紫，最大的有拳头那样大，像世间的花红果，但它的香味却是没法比的。他估摸着可以捧得十几个，于是就用手去捧，结果只捧得三枚。玉皇说：

“这是你的缘分。”于是叫原先带他来的主人仍然领他回去，命令三个美女给他当侍女，还叫各位道士辅导他修行。

采药人回到那村子里，各道士轮流地把真经传授给他，让他吃药运气，抛去俗世尘念，而三个侍女也把道术教给他。后来，他又几次去朝拜玉皇，玉皇每次都勉励他要努力集中意志修炼道行。

不觉过了一年多，采药民自以为已经修成仙道了。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却发出了叹息，左右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我现在虽然已经修得仙道，但我本是偶然来到这里的。我来的时候，老婆生了一个女儿才几天，家里又很贫穷，不晓得现在怎么样了？真想回去看看。”侍女说：“你离开人间已经很久了，妻子等应当已经去世了，哪里还能找得到呢！其实你这是对红尘的念头没有消除干净，因此才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采药民说：“我到这里才一年光景，老婆怎么就不在人世了呢。我只是要回去弄清楚她们是怎样生活的。”侍女就把采药民想家的事告诉了各位邻居，大家都替他惋惜，就向玉皇报告了这事，玉皇命令让他回去。

众位神仙在溪水边给他唱歌饮宴饯行，他的三个侍女又同他告别，每人送他一铤黄金，嘱咐他回到人间后，要是找不到家里人，就把这黄金作为衣食费用。有一个侍女对他说：“你回去如果找不到亲人，想回这里来时，我有药藏在这金铤里面，拿出来吃了，就可以回到这里了。”最小的那个侍女说：“我怕你被人间红尘所侵扰，不再想到修炼成仙的事，虽然金铤里面藏着药，恐怕你一时记不起来。我晓得你的老家已无法找到了，只有你老家屋子东边的一块捶捣衣服的石头还在那儿，我已把药放在那块石头下面。如果你在金铤里找不到药，就在那块石头下面拿药吃。”

这时，只见天边有一群鸿雁飞过，众人对采药民说，你看见那群鸿雁了吗？你就跟着它们去吧！众人捧着采药民往上举，他趁势腾身飞起，加入鸿雁群中，鸿雁们也没有被惊扰。他飞在空中，回头

还看见上百的人们在溪水岸边挥手相送。

他来到一个城市，人来人往非常拥挤。他打听到这是临海县，离蜀郡很远。他就把金锭兑换了作旅费，走了一年才回到蜀郡。当时已经是开元末年了。他打听自己的老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那老人说：“我的祖父当年去采药就没有回来，到今天已有九十年了。”这就是采药民的孙子。采药民说明情况，两祖孙拉着手激动得哭了起来。他的孙子向他说，他离开时生的那个女儿，出嫁后也已经死了，她的孙子都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去找原来住的屋子，已是一片瓦砾荒草，只有那块捣衣服的碓石还在。采药民砸开金锭找药，却没有找到。于是搬开那块捣衣石，找到一个玉盒，盒中装着一颗金丹，他立即把金丹吞了下去，心里一下就明白起来，记清了回到仙境的道路。

采药民虽然找到仙洞得了仙道，但他本来是个平庸的人，无法详细地说清他遇仙修仙的事。当时罗公远仙师正在蜀郡，听到采药民说的地方，就说：“那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就是天皇。大牛名叫驮龙，它吐的珠子，吞了红色的，可以长生不老；青色的可以活五万岁；黄色的三万岁；白色的一万岁；黑色的五千岁。这个采药民吞了黑珠，就是不学道，在人间也可以活五千岁。玉帝面前站立的七个人，就是北斗七星。”

采药民吞了金丹后，就进山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其实他就是回到第五洞天去了。

选自《原仙记》

猴仙姑

〔五代〕杜光庭 著

渝 文 编译

猴仙姑是湖南长沙人。她入道时，居住在衡山。八十多岁的人了，容貌看起来还如同年轻人一样。

猴仙姑修炼的地方，是当年魏夫人修炼用的仙坛。她在那里虔诚地修炼了十多年，总是孤身一人，并无其他人来作伴。这仙坛的附近，常有猛虎出没，而且数量还不少。人们如要从这一带经过，必须结伴而行，还必须带上兵器防身，以备不测。但是，猴仙姑独自一人隐居在这山林里，却毫无畏惧。

几年后，有一只青鸟，忽然出现在猴仙姑修炼的居所。这小鸟的形状像斑鸠和鸽子，头顶是红色的，拖着长长的尾羽。它飞到猴仙姑的面前，自己说道：“我是南岳夫人派来的。夫人知道你独自一人，在这穷山恶林中，修炼得十分精诚凄苦，特意命令我来与你作伴。”

从此，青鸟便终日与猴仙姑在一起，倒也减少了不少寂寞。

有一天，青鸟对猴仙姑说：“你大概还不知道，西王母也是姓猴，她可真正是你的老祖宗啊！她也知道你修道非常勤奋，将来会派一个真官来此，向你传授神仙之道的。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还是需要你自己努力修炼磨砺啊！”青鸟还说：“河南的猴氏家族，就是西王母当年修道的故地。”

每当有人到这山上游玩或者路过，青鸟都会把这人的姓名告

诉缢仙姑。一天，青鸟急急忙忙地飞来告诉她：“今天晚上，会有一伙歹徒上山来，但是他们伤害不了你的，你完全可以放心，不要害怕。”

晚上，果然有十多个僧人上山来，企图毁掉魏夫人的仙坛。这仙坛，其实是一块巨石，约有一丈左右见方。这巨石的下面悬空，岌岌可危地立其他的石头上。若一个人去推它，就会摇动起来；若几个人一齐去推，那巨石反倒屹立不动，只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天夜晚，上山来的这一群恶僧人，举着火把拿着刀斧，打算先杀掉缢仙姑。说来也奇怪，他们闯进仙姑的住房时，仙姑明明就在床上，不知为何，这伙明火执仗的恶人竟看不见。于是他们就出门到了外面，想要摧毁仙坛。他们拼命用力推着、撼着，只听见满山遍野都在轰鸣，如同山崩地裂一般。歹徒们以为仙坛一定会被他们推倒，坠落谷底，哪知那巨石始终岿然不动。歹徒们无可奈何，只好离去。

天亮后，有人从远处村子里带来消息说，有十个僧人，天亮前被猛虎吃了九人，只有一人幸免。后来就有传言，说此人因为那天夜晚没有参与去推仙坛，所以才得到神仙的宽恕。

又过了一年多。一天，青鸟对缢仙姑说：“现在你应该迁居到别的地方了。”

于是，缢仙姑这才迁居到了湖南，青鸟也依然跟随着她。不过，这里的人从来也没有谁，亲耳听到过青鸟说话。

有位姓郑名略的学士，奉皇上旨意到梧州任职。他曾经以师礼跟随着缢仙姑学道。据他说，有一天，仙姑忽然对他说：“以后，这四海之内，将会多灾多难！人世间已经是不可久居的了。我就要归隐于九岳之中去啊！”

果然，从此人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缢仙姑的踪影了。

选自《塘城集仙录》

周 穆 王

〔五代〕杜光庭 编撰

渝 文 编译

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代君王，姓姬，名字叫满，是周昭王与房后所生之子。

那一年，昭王到南方巡视，竟一去不返，姬满这才得以继位，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周穆王在位五十四年，竟活了一百零四岁。

穆王年轻的时候，就很喜好神仙之道。他经常驱赶着马车，沿着古人的车马旧道，仿效黄帝所做的那样，周游天下。他所乘坐的车，驾馭着八匹神奇的骏马。这八匹神马是：一、“绝地”，奔跑起来能够足不触地；二、“翻羽”，行走起来能够越过飞鸟；三、“奔霄”，能夜行万里路；四、“越影”，能够追着太阳而行；五、“逾辉”，浑身毛色耀人眼目；六、“超光”，它能够呈现十种身影；七、“腾雾”，能够腾云驾雾而行；八、“挟翼”，身上长有一双肉翅。而专门为穆王御车的人，名叫造父。当穆王的八骏之车来到戎之地时，他用所猎获的白狐和黑貉，祭奠那里的河神。当他的车驾来到弱水边，正愁无法过江时，那江中无数的鱼、鳖、鼃、鼃便聚集在一起，为他搭起了一道过江的桥……穆王因此才得以登临泰山。

穆王曾经宴请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当时，西王母歌吟道：“白云悠悠，道路迢迢，千山万水阻隔，除非你长生不死，你才有可能再到这瑶池来啊！”

穆王回答道：“我回到东方之后，将会以仁德使华夏各诸侯和睦相处，万民百姓安居乐业。我一定会再到瑶池。顶多三年，我们又会在哪里见面的！”

后来，周穆王又到了雷首、太行一带，他一直尽心于祖宗传下的社稷。不过，当得知有个名叫尹喜的著名隐士，以茅草盖屋，归隐于终南山中，穆王便动了修炼之心。他追寻着那些旧时的踪迹，与隐士尹辄、杜冲一起，也到了终南山里，住在茅屋中，修炼神仙之道，并以此为乐。

不久，朝中的祭父从郑圃来到这山中茅屋，求见穆王。穆王这才知道，徐偃叛乱，国中不宁。穆王当即下山，回到朝中，很快平定了叛乱，使国家又恢复了和平和安宁。

穆王在昆仑山的时候，喝的是蜂山石的精髓，吃的是玉树上结的果实。他终于登上了高耸于群山之上的西王母的居所，获得了飞升腾越于天地之间的神仙之道。之所以仍然以凡间君王的形体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过是要让人民看见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而已。何况，穆王他平日里所饮食的，是如美玉琬琰般美好甘甜的精华，是素莲、黑枣、碧藕、白橘之类神仙享用之物，他又如何能不益寿延年呢？

据说，后来周穆王飞升的时候，西王母亲自降临于穆王的宫中，带着穆王一同驾云而去。

选自《仙传拾遗》

韩愈外甥

〔五代〕杜光庭 编撰

渝文 编译

曾担任过唐朝吏部侍郎的韩愈，有一个外甥。此人的姓名如今已无人知道，只知道他从小就无拘无束，生性散漫，不爱读书，却爱饮酒。他二十岁左右时，有一次到洛下去看望久别的父母，不知为什么，他在途中突然萌生了此生志在云水之间、要去修道修仙的念头，于是就一去不返，从此二十年间，音信杳无。

直到唐宪宗的元和年间，他突然出现在京城长安。可是，看起来他仍然是知识浅薄、见解卑微的样子，身上的衣着又脏又破，行为举止又显得非常乖僻，比之少年时并无什么长进。

韩愈因为二十年没有见到这个外甥了，很关心他的前程，也就容忍了他，宽恕了他的过错。见面之后，韩愈便安排他到家中的学馆里去，和诸位表兄弟一起学习谈论。可是，这位外甥仍然一如既往，根本就不愿意接近诗书，读起书来，就像泥塑木雕一般。他最感兴趣的事，就是与家中的小奴仆在一起赌博。有时候，干脆就喝酒喝得个烂醉如泥，倒在牲口棚里，一睡就是三日五日，或者就是夜不归家，也不知道他夜宿何处。韩愈见外甥老是这个模样，非常担心，唯恐他什么时候违犯了法纪，后果不堪设想，便经常教育他、规劝他。

一天，韩愈偶然见到外甥，便问他可有什么专长。

外甥憨笑着说：“我最会穿钱串子。”

韩愈知道，这是一种技巧难度很高的游戏，便叫他表演表演。于是，叫人在地上栽插了一根细铁条，要外甥站立在百步之外，给了他三百六十个铜钱，要看他如何将它们穿在细铁条上，穿成钱串子。没想到的是，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站稳脚跟，将铜钱一一摆出，那些铜钱竟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部穿在了那根铁条上，而且没有一点闪失。

韩愈还发现，外甥写出来的一些诗文中，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点好的词句，让人家笑谈、议论。更为奇特的是，他能够在五十步内，以“双钩”的手法，草书出“天下太平”四个大字，而且每一笔、一画、一点，都书写得非常精彩传神。他还能够只用三十斤木炭，在炉子里面燃烧整整三天，而火势却一直保持很旺，丝毫不会减弱，直到三日期满，火才会自动熄灭。

外甥的这些奇特行为，使韩愈十分吃惊。他与外甥交谈时，只要是问到关于修道之类的事情时，外甥都能够清清楚楚地讲出非常精辟深奥的道理，表现出十分渊博的知识；对于神仙之道，他也有着非常透彻和深刻的了解研究。他自称还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比如说可以给花染色，把红花变成青绿色，或者变成一朵五色花，他都可以做到。那年秋天，他在韩愈府内后堂花园中染了一丛白牡丹，他说：“到了明年春天，这丛白牡丹必定会变成绿色，花瓣中还会带有条纹；在中间应该有带金黄色条纹的红色，并间或有一些微红色的，而四周则应该各出现一朵五色的花。”他自己动手，在白牡丹的根下挖了个土坑，把他炮制的一种药放到坑里，然后将土坑培上土，说是等到春天就可以验证。可是，不久，他就独自悄悄地离开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向何方。

元和十四年，皇上把在凤翔府发现的“佛骨”迎到京城，留在皇宫中供奉了三天，然后又由各寺迎去供奉。一时间，竟使得满城的人，放下了一切活计事业，甚至废寝忘食，奔走布施，唯恐落于人

后。韩愈对此很不以为然，向宪宗上书，坦诚地陈述了不赞成的意见，因而冒犯了皇上，被贬谪为潮州刺史。

韩愈离开了京城，行至南山一带时，大雪覆盖，泥泞路滑，行走艰难，更使他心情郁闷，忿忿难平。正当此时，忽然，他那位久别不知去向的外甥，竟蓦地出现在面前。只见外甥立在马前下拜行礼，嘘寒问暖，接着就一手替韩愈扶住马镫，一手牵着马辔头，恭恭敬敬地请韩愈下马休息，十分殷勤而体贴，与原先的举止判若两人。到第二天，雪停了下来，外甥就与韩愈同行，一直把韩愈送到了邓州。

这时，外甥对韩愈说道：“请舅父恕孩儿不能远送了。因为我的师父就在这里，我是不能远离的。师父和我将要到玄扈山倚帝峰去……”

韩愈听了，十分惊奇，便问道：“你的师父是谁？”

外甥答道：“就是洪崖先生。现在，东园公正在命我烧炼金玉，修炼九华仙丹。此时所用的火势，正处于十分准确、细致、微妙的关键时刻，所以我是一刻也不可以离开的……”

韩愈听了这番话，从心里增加了对外甥的敬重之情。因为他知道，洪崖先生是上古黄帝时的著名仙人，东园公也是汉代的仙人啊！

于是，韩愈问外甥：“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成为神仙？修炼成仙的最好的道理和办法是不是可以学得到的呢？”

外甥答道：“其实，在我看来，一个人能不能修炼成仙，能不能把握住修炼成仙的方法，最要紧的是心：心诚，就可以得到它，心不诚，就会失去它。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品评他的功劳和过错，衡量他的善行和恶行，以便决定他的降退或拔升，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度的，与皇法不相上下。我以后还是有机会去看望、问候您的。请允许我就此向您告别了吧！”

此时的韩愈，心中感慨万端，便口占了一首诗赠给外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二人挥泪而别。只见外甥走进山谷中后，立即行走如飞，转眼就消失在树林之中。

第二年春天，韩愈府中的牡丹花开，那一丛外甥埋过药的牡丹中，几朵花的花色，果然都一一应验。所不同的是，在每一朵花中，都有以楷体书写着的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这，竟是舅甥二人在邓州蓝关分别时，韩愈赠诗中的句子。那字的笔势有力，结构精妙，简直不是凡人的功力可以达到的。更何况，如果不是得道的神仙，有非凡的先见之明，又怎么会早就知道韩愈后来才写下的诗句呢？

据说，后来，韩愈果然与他的外甥重逢，并从外甥那里学到了一些修仙炼道的方法。只是，韩愈的仙迹始终不是很明显罢了。

选自《仙传拾遗》

杨氏三兄弟

〔宋〕康誉之 著

渝 文 编译

在宋徽宗的宣政年间，一户姓杨的人家中，有兄弟三人，依次为杨可试、杨可弼和杨可辅。这兄弟三个，非常喜爱读书，特别精通于天地间阴阳变化的道理。他们能够根据四方四隅的风向、南方朱鸟七宿的星象，观察阴阳相浸之气，测算天干地支日辰的不全，来占卜人世的凶吉祸福。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精通于用兵之法。所以，兄弟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将军。

当年，他们从燕山回到家乡时，曾经对我的父亲说起过他们经历的这样一件奇事：

……几年前，杨家兄弟曾经在西京洛阳附近的山中，遇见了一位出世的老人，老人见到他们时，很高兴，就劝他们不要再去做官，而应该像他那样去隐居山中。

当时，他们就问他：“那么，什么地方可隐居呢？”

老人说：“你们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可以随我来。”

于是，三兄弟就跟随着老人走进了山里。

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大山洞前。老人径直走了进去，兄弟三人也紧紧跟随。渐渐地，洞子越来越窄，只得趴在地上，匍匐着前行。这样爬行着走了三四十步后，洞子又渐渐宽敞起来。又再走了三四十步，这才出了洞口。

此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到处可闻鸡犬之声，烧制陶器的、打造农具的，都各得其所。这里是一个有许多普通百姓大聚居的地方。

杨家兄弟随着老人，来到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出来迎接老人，并笑着与老人打招呼：“您又有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

老人答道：“这几位想到这里来居住，不知道还能否容纳得下啊？”

那人说：“这里的土地很广，但是居民一直很少。我们倒是很希望多有一些人迁到这里来，可惜来的并不多。哪里会有什么不肯容纳来者的事呢？”

于是，那家的主人很热情地拿出酒来，邀请大家喝酒。那酒味淡而醇和，却又非常浓郁芳香，真是人间所没有的。主人又是杀鸡，又是蒸黄米饭，十分热情地款待，彼此意气相投，交谈得非常高兴。

主人诚恳地对杨家兄弟说：“你们最好快点迁到这里来居住。现在天下很不太平，十分混乱。这里不久就会用丸泥封闭洞口，那时就谁也无法再到这里来了！”

他接着又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虽然姓氏不同，原本并不是一家人，但是互相信任，和睦相处，相敬相亲，彼此之间的感情，就是同胞兄弟也难相比啊！所以大家才居住在一起。如果是志趣不一致，生性喜好疑惑、争斗、挑拨离间的人，我们是不会同意他到这里的。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你们，依我的观察，你们的神气和骨相，都表露了你们的身分：不是贵官，就是名士。老人他既然愿意亲自引导你们到这里来，就说明你们必定是大贤之人！我们这里，任何人的物品，无论是衣服、饮食、牛马牲畜，还是丝絮、麻布之类，都不私自隐藏，而是大家共同使用。所以，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如果你们要来，就请不要把什么金银珠宝、锦绣珍奇的物品带来。那些东西，在这里既没有用处，又有可能引发出事端。你们空着两只手来，

也就可以了！”

他又指着附近的一户人家，介绍说：“这一家也是刚来不久的。他家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些丝绸珠宝之类的东西，大家就和他家一起，把那些东西全都焚烧了。我们这里，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米、柴、鱼、肉、蔬菜、瓜果之类，是应有尽有，并不缺少。而且，我们这里，是按照人口的多少来分配耕地，自己要在土地上耕耘劳作，种粮食、养蚕桑，而不是连自家的衣食都去依赖于他人的供给……”

听了主人的这番话，兄弟三人都一再拜谢。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他们向主人告辞，与老人一同出来。临别时，主人一再叮嘱：“你们来此要尽早，否则晚了就会封洞的！”

于是，杨家兄弟三人，从中山县回到洛阳之后，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捐了出去，又买了若干丝絮棉布之类，先送去给那些洞中之人。后来，听说他们兄弟中，大哥可试穿起了宽大的布袍，以问卜算卦为业；二弟、三弟则在一座山里建造了房屋，隐居起来，不再与世人接触。不久，天下果然战乱纷纷，很不太平。于是，兄弟三人就一同到那西京附近的山中，进了那个与世隔绝的洞穴之中。从此，就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音信了。

我的父亲在世时，曾经派人到杨家兄弟筑室隐居的那里去寻访过。但那房屋已经换了三次主人，而杨家兄弟的去向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了！

后来，在高宗皇帝的绍兴年间，大宋与金国签了和议，金人归还了我们大宋的三京，即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宋州，天下平静了一些。

此时，我为寻访我家的旧居，到了京师开封。一天，忽然有人到我家旧居门前打听：“这里是不是康通判的府上？”

我当时是任通判之职，便问来人何事。那人取出一封书信，交给了我。我一看，竟是杨家兄弟的亲笔信！

他们在信中极其热情地向我家问候，信中还对我父亲说：“我们在这里居住，饮食起居都非常安宁，终日没有丝毫忧愁烦恼。哪里还有比这里更美好的仙境呢？如果你也能够到这里来，该有多好啊！……”

读了信后，我告诉送信的人，请他转告杨家兄弟：我的父亲已经在辛亥年间去世了，现在我家是居住在南方的宜兴，要等到三京真正安定下来以后，再打算把老母亲送回到京师这里居住。如果杨先生以后还能把音信告诉给我这后辈的话，我一定要到先生所居住的那个清静的神仙境界中去，拜谒先生……

遗憾的是，不久，金国违背了与我大宋的盟约，北方又陷于战乱之中。我在颠沛流离中，好不容易才辗转回到了江南。自然，也就再也不可能与杨家兄弟沟通什么音信了！

选自《昨梦录》

牛郎织女

[明]无名氏 著

渝 文 编译

这里要说的，是牛郎织女的历史。他们既然是夫妇，为何又会有七夕一相会的说法呢？

当时，在人间，正是汉室中兴的时代，天下太平。而在天宫，新正元旦那天，玉皇大帝临朝，通明宝殿上，众位神仙、文武星官分列两旁。

这时，就有太上老君启奏道：“新正初六那天，正是陛下的千秋圣诞。老臣已经在兜率宫中设下了蟠桃大会，约请诸位神仙为陛下庆寿。望陛下降旨恩准。”

玉帝说：“往次的蟠桃大会，被那孙猴儿搅了。现在既然又逢此盛事，当然不可不办。就此批准你的奏请！”

太上老君谢恩后，又奏道：“这一次是五百年的一大周期，应该与往年不同。筵席上应有的百宝都已经备好，但是，还缺少陛下御用的珊瑚八宝温凉玉杯，必须到瑶池西王母那里去借来。”

玉帝说：“这个容易。”便立即传来随身相伴的第十二位金童，命他马上到瑶池西圣母处，借取温凉玉杯。金童领旨，出了天宫，驾起祥云，往西而去。

这第十二金童，早就听说过瑶池仙宫的美名，十分羡慕。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一个良机，终于得遂心愿。当他驾云来到高山斗牛宫前，就有红拂仙女接待，引导他进入斗牛宫中。只见这里万花竞

放，异香扑鼻，一路都是仙家的妙景。

金童正往瑶池而去，忽然，一阵香风吹来，金童看见，远处有一位仙女，头发上插着一朵梅花，正坐在望月阁下织布。她就是斗牛宫中的第七位仙女、玉帝的女婿张天君的女儿，俗称张七姐，因是玉帝的外孙女，所以又叫天孙织女。她的容貌美丽绝世，但生性不爱修饰，不爱涂脂抹粉，经常是淡妆素服，却是一位天上无双的仙女。

这金童一见到了织女，顿时就动了凡心之心。他立即走到织女面前，深深地作了一揖，说道：“天孙姐姐，一向安好！”

织女吃了一惊，连忙还礼道：“上仙不就是玉帝驾前的金童吗？到此有何贵干？”

金童就把玉帝的旨意说了一遍。

织女说：“圣母正在聚仙台上，与东方朔大仙下棋。待我去为你禀报。”

金童听了，便笑着说：“既然如此，就不要忙着惊动圣母吧！我仰慕天孙姐姐的芳名已经很久了，总是恨不能见上一面。今天我居然能够侥幸遇见，平生的愿望也就算满足了！”说完，他又是深深地作揖。

织女见这位金童眼角传情，又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心中也很高兴，忍不住就朝着他微微地嫣然一笑。

这一笑，金童却误以为织女也有意于他，就又靠近了一步，恭恭敬敬地再作一揖，笑说：“还望天孙姐姐宽慰我的这一片痴情，就更是感激不尽了！”

织女听出这话中之意，便生气地喝道：“你既然是奉旨而来，怎么可以对我说这样不好听的话？还不快快出去！倘若被圣母知道了，罪过就太大了！”

金童仍然笑着说：“任凭你发怒。有什么罪也都算我的。我所

说的，都是真心话，至诚老实。今天是奉命在身，不便细细诉说。还希望天孙姐姐赠给我一件信物表记，以便后会有期！”说着，金童便伸手将织女头发上的那一朵梅花摘到了手中。

织女正想夺回，只见四名值宫仙女奉王母之命，来传金童进见。金童吓得魂不附体。织女趁势说道：“好，好，好！我同你一同见圣母去！”

两人到了西王母面前。织女首先跪下，哭奏道：“十二金童无礼，请求圣母作主！”便把刚才的事情，全推在金童的身上，又指着他手中的梅花作证。那金童此时只得低头，默默无语。

王母说：“这事我已知道。虽然最初是金童起意，但是织女你是不应该回报他一笑的。金童为情所系，不能挽回。天孙你也是有罪的！你们都起了思凡的心，已经触犯了天宫的律令，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于是，王母先命令红拂仙女，将天孙织女带下去看管起来；再命令黄巾力士押了金童，守珍仙女带上温凉玉杯，自己登上六云车，驾起彩云，亲自去到天宫，在玉清宫前下了车，求见玉帝。

玉帝在便殿接见王母。王母将金童、织女的事情奏明后，玉帝大怒，立即下令，由刑曹星官带领黄巾力士，把金童押往宫门外的斩仙台，用诛仙剑斩首。

刑曹星官接到御旨后，正要准备行刑时，只见宫门外飘来一朵祥云，一位仙长飘然而下，大声喊道：“且慢动刑！等我前去见驾，救他性命！”

众神一看，原来是太上老君，便停下手脚，等候他的消息。

太上老君急忙上殿，向玉帝求情道：“……他们二人生了凡心，这在天宫自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二人年幼无知，还是以从宽惩罚为好。依老臣之见，天孙织女，因为一笑传情，可罚她单独居住在天河之东，做几年织工；至于金童，可将他贬到凡间，让他受到颠沛

折磨之苦，有所悔悟后，再令他超升天庭。到那时，方可让二人赎罪完婚。”

玉帝听后，也觉得老君言之有理，便点头同意。当即传旨，命太白金星送金童下凡投胎降生，又告诉了王母如何处置织女的决定。

王母回到瑶池后，便把玉帝的旨意告诉了织女。织女一听，大吃一惊，对金童被贬下凡尘，心中不免顿生同情怜惜，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遵旨，被看守仙女和黄巾力士押解着，到天河东边的云锦宫中。从此，终日在那工织室中，辛勤地做着织工，不敢有半点懈怠。

再看那天河，东西长有九十一万里，南北阔有三十一万里。只见波翻浪涌，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织女在工织室中常常思前想后，悲伤地长吁短叹。更想到那金童在凡间受苦，怎么不心中暗暗悲痛？但愿今日彼此分居天上人间，将来有朝一日真能成为夫妇，也才不枉痛苦一场！

再说那太白金星，带着金童，选择了下界河南洛阳府洛阳县牛家庄的牛员外家，作为金童投胎降生之处。

金童投生牛家后，取名牛金郎。那牛员外年纪已是五十有余，老年得子，自然是十分疼爱，视金郎为掌上明珠。但不幸的是，金郎六岁时，老父病逝，七岁时，母亲又离他而去。虽然兄长金成也十分怜爱幼弟金郎，但因经常外出经商、收租，难以照顾弟弟，家中诸事，就全由其妻马氏作主。这马氏对待金郎十分狠毒，经常打骂凌辱。金郎受尽了马氏的折磨，有几次，几乎死于非命。

有一次，金郎又遭到嫂子马氏的毒打。恰巧那天太白金星驾云经过河南地界，见到金郎的处境，动了慈悲之心，便把所见报告了玉帝。

玉帝说：“金童那年下凡投胎，到今天方才九年，他必须到十三岁时，才可以圆满超升天庭。但是，为了不让他被其嫂折磨致死，又

有什么主意呢？”

太白金星说道：“陛下可以降旨，命金牛星下凡，托附在牛家的母牛身上，使其生下来，以牛犊的形体，与金童作伴。遇到危难时，金牛星可以随时帮助他免遭生命危险。”

玉帝立即同意了这个办法，并降旨执行。于是，金牛星便下凡到了牛家，托生为一头小牛。

那金郎长到十岁时，嫂子马氏便打发他终日牵着这条小牛上山放牧。那牛见了金郎，似乎是老朋友一样，摇头摆尾，十分亲热。到了山上，任凭金郎坐卧玩耍，从来不离开左右。早上随着金郎而出，晚上随着金郎而归。

一天晚上，金郎睡在牛栏里，正睡得迷糊时，忽然被那牛用脚踢醒。睁开眼睛，就听见那牛在说人话：“小主人醒醒，我有话要对你说！”

金郎吓得魂不附体，怎么牛会说话？接着，又听牛说：“你明日午饭时，会有生命危险，千万要小心！”

金郎诧异道：“你怎么会知道明日的事？你详细说说！”

那牛说道：“你明天中午回家吃饭时，你嫂子会拿下了毒药的面给你吃，要趁你哥不在家的时候，将你毒死。至于我为何能说人话，能够预知，这是天机，不可泄露，你也不必追问了！”说完后，那牛就不再说话，倒身睡下了。

金郎记住了那牛的警告。到了中午，果然如牛所说，嫂子指着一碗面要他吃。金郎端在手中，不敢吞吃。那马氏见了就上前打金郎，刚巧将那面碗打落在地，立即冒出一阵闪光，吓得金郎拔脚就逃。金郎这才相信，那牛的话的确不错。从此以后，他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同牛暗中商量，照牛的主意去行事。不久，他的哥哥为了不再让弟弟受马氏的欺凌，决定与金郎平分家产。但金郎听从了牛的主意，谢绝了哥哥的好意，只要了这一条牛作伴。那马氏见家产全

都到手，心中满意，尽管金郎仍在兄嫂家吃饭，马氏待他也就不再那么凶狠了。渐渐地，金郎也就长到了十三岁。

近一二年间，在天宫的天孙织女，一方面谨慎做工，一方面不时恳求云锦宫中的云锦圣母代为转奏玉帝，允许难满后，让他俩完婚。

这一年，眼看将到七月初。云锦圣母记得织女的请求，便去见瑶池圣母，求她去向玉帝禀报此事。瑶池圣母也有此意，便亲自写好奏本，去见玉帝。

玉帝见了西王母的奏本，当即准奏，派了太白金星下凡，超升金童和金牛星同回天庭。

太白金星下到凡间时，见那金牛正在山上吃草，金童在松树下睡觉。于是，就化作一位道士的模样，手持拂尘，缓步来到牛的面前。

那牛见太白金星来到，自然十分高兴，就按照金星的吩咐，用脚将金郎踢醒，并对他说：“现在太白金星奉玉帝的旨意，命你我一同上天庭。快快去拜见太白金星！”

金郎乍一听，非常诧异，抬头一看，果然是有一位仙长坐在面前，便上前作揖，说道：“仙长到此，感恩不尽。只是，我们是凡人畜类，如何可能上天呢？”

太白金星笑道：“你们二人都是由我送到下界的。如今已满十三年的期限，所以，玉帝仍差我来带你们回去。”说着，他从耳中取出一粒仙丹，命金郎吃下去。金郎吃后，只一会儿，就觉得身体清爽，精神充沛。太白金星再把他到人间十三年的前因后果细细地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道：“你的哥哥是有恩于你的，如今你要走了，虽然不能当面告辞，也应该写一封信告诉他，以报手足之情！”

金郎听完这番话后，如梦初醒，再加上服了仙丹，便已有了五分仙气。他找了一块白石头，吹了口气，顿时变成为纸，又用水和树

枝变化成墨和笔，当即写好了书信。又飞也似地跑回家中，交给老仆，回头就离去了。

太白金星带着金童和金牛星，一同返回天宫后，就都到通明殿上，拜见玉帝。

玉帝对金童说道：“你既然知错必改，以后就更要谨慎，不可重蹈复辙。我现在可以顺应你们的凡意，特别赐予你与织女完婚，以满足你们的夙愿。”又当即命令太白金星，前往天河东云锦宫中，赦免出天孙织女，送到天河西的灵藻宫中，举行结婚礼。以后，二人仍然工作，夫唱妇和，不得失职。

此时，正好是七月七日，金童与织女，在经历了十三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得到了团圆，在那天河西的灵藻宫中，那一间布置一新、挂着“佳偶天成”横匾的新房里，结成了夫妻。从此，二人情投意合，誓同生死，彼此不愿分离，终日在灵藻宫中相守相依。

哪知道，二人乐极生悲，又有祸从天降。金童本是玉帝驾前的差使童子，天孙织女则是瑶池王母手下的仙女。二人结为夫妻后，只恋于夫妻的情爱，既忘了去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更忘记了去拜谢促成此大事的瑶池王母。因此，惹怒了王母，她便到玉帝面前奏了一本，告金童和织女婚后一味贪欢，不司其职。玉帝听了，十分震怒，当即命令托塔天王带领天将天兵五百名，将金童、织女捉拿到通明宝殿上来，听候发落。

托塔天王立即率兵，来到灵藻宫中，将这座极乐宫室，围得水泄不通。金童、织女听说他们是奉旨来捉拿自己去问罪的，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二人便慌忙挽手奔出室外，从天井中飞腾至空中。天将们急忙追赶，一时间惊天动地，鬼哭神号。二人拼命逃奔，天将死死追赶，到了天河中心，金童、织女实在支持不住了，竟双双跌进天河水中。

正在危难之时，太白金星驾云赶来，喊道：“天将且慢动手！金

童、天孙并没有死罪，不要这样追杀，好生叫他们随你们去就是了！”又对金童、织女说道：“你们也不必再躲在河里，只管放心上来，随天将们上朝见驾就是了！”

二仙听从了太白金星的话，只得走上岸来，与托塔天王一同去到通明殿上。玉帝升登宝座后，托塔天王启奏道：“臣奉旨去捉拿金童和天孙，他二人逃跑，追拿了很久。幸得太白金星经过，命他们随我等上殿，他们才肯同来。”

玉帝一听，勃然大怒道：“你这两个逆畜，不懂天理人情，不务正业正道，还竟敢抗旨逃跑，罪不容赦！”玉帝立刻下令，由托塔天王押金童、天孙，推出朝门斩首。

托塔天王领旨后，便将二人带到朝门之外，捆绑起来。正要行刑时，太上老君赶到，大喊：“刀下留人！”

太上老君稳住托塔天王后，立即上殿禀奏玉帝，为金童、织女求情道：“金童和天孙二人，都是没有什么阅历的人，何况正是新婚之际，故此贪恋不舍。如此过错，陛下教训他们，的确是非常英明的。不过，老臣还是恳请陛下，降旨免去其死罪，可改令他们二仙永远分离，再不见面。”

玉帝想一想，同意了太上老君的请求，命令免斩。判金童从此永远居住在天河西的灵鹫宫中，由四名天兵看守，不得越出范围，不得私会天孙；天孙织女从此永远居住在天河东的云锦宫中做织工，仍然由看守仙娥陪伴，也不准偷会金童。

旨意已下，金童、织女分别时，互相抱头大哭。

织女哭道：“我与郎君一别十三年，好不容易才得相会团聚。不料，还不到一年，就又要永远离别，再没有相会的希望！为何我俩偏偏要遭到这样凄惨的祸害呢？”

金童也哭道：“你我所遭受的颠沛流离，是任何星宿神仙都没有过的！常言道：‘快活无非天宫。’哪会料到我俩却始终不能脱出

苦海？这怎不叫我俩伤心啊！今天，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再也无法挽回。我们也只好暂时分离。以后只要我们真心苦守，再去恳求玉帝宽恕，或许还能够有相见的一天……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天恩降临的那天吧！”

二仙说了许多恩情苦海的话，终于各自东西而去。从此，二人隔着茫茫天河，相互思念不已，愁肠万分，却无法相会，不禁怨气冲天。如此，过去了一年多。

一天，太白金星驾云经过天河，看见分于两岸的灵藻宫和云锦宫中，怨气出现于空中，互相交接，知道这是金童、织女彼此相思不已。太白金星不禁动了慈悲之念，便停住云头，心中暗想：“如果现在就去恳求玉帝，恐难准奏。不如到兜率宫中，先与太上老君商量，看老君有何妙计？”于是，便拨转云头，去见老君。

太白金星说明来意后，老君也有同感。老君说：“这件事情，别无他法。只有我们写好奏章，明日一起上殿，共同保奏，才有挽回的可能。”

第二天，二仙一同上殿，将奏章呈上。

玉帝读了一遍，见那奏章上写着：“……乞望圣上恩准，改为每年七月七日相逢一次，以宽慰二人思念之愿……”沉吟了好一会儿，玉帝才说道：“就依你二人所奏，准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可以相会一次。但其余时间仍不许自由。如敢违犯，决不宽容！”

领旨之后，太上老君和太白金星急忙驾起红云，赶往天河东的云锦宫，又赶往天河西的灵藻宫，将玉帝的旨意一一传达。

织女和金童分别听了之后，自然是对二位大仙的慈悲关怀感激不尽。

金童伏地拜谢后，又问太上老君：“不过，我与天孙七七相会时，不知在哪里可以栖身落脚呢？”

太上老君说：“每当七月七日那天，自会有乌鸦、天鹅、龙、凤之

类,连接在天河之中,使你们二位由东至西,彼此相会,共诉衷肠,也就可以稍微得到一些宽慰了!”

金童感谢道:“承蒙二位老星君多次搭救相助,如此大恩大德,我们真是无法回报啊!唯愿二老留名千古,德寿无疆!小童我愿默默对天祈祷!”

从此,每年的七月七日,金童与织女相会于天河之中。一年的离情,只能在一夕间倾诉。牛女二星,七夕一见,若干年来,都是如此,不曾有任何改变……

选自《牛郎织女》

天仙配

〔明〕洪 楸 纂辑

季 泉 编译

汉朝时候，在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中，出了个大孝子，姓董名永，字延平。董永的母亲死得很早，家中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父亲。董家十分贫困，董永只得出外帮工，找点钱粮来供养父亲。

那年润州府遭受旱灾，井内生烟，树头生火，地里粮食颗粒无收。董永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在财主傅长者那里得到点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时至寒冬，大雪纷飞，西北风大作，董永的父亲由饥寒苦楚成病，卧床不起。董永心急如焚，想请医生医治，又无钱物。指望父亲一天天捱好，不想父亲五六天后，一命呜呼。董永哀哭不止，好几次昏绝过去。

自从父亲死后，董永手足无措，幸好在娘舅家借得二匹布，一匹绢，换了一副棺木抬回家。想要殡葬，又无钱使，没办法只得将灵柩停放在家中。白天出外帮人耕种，整天劳累尚不觉得，晚上回来看到灵柩，想到无钱安葬便感到心酸。

光阴荏苒，不觉又是一年有余。董永看见父亲的灵柩还未入土，心中始终不安。他想：长此下去，怎么对得起父亲？不如卖身去给人当佣工，找些钱来把父亲安葬了。想罢，当日离家，又到百里之外去找傅长者，谈及卖身葬父之事。傅长者看董永是个大孝之人，当即答应。与董永定了契约后，叫家人拿了一千贯钱与他。

董永有了钱，回家后雇请乡人，扛抬棺木，把父亲安葬了。

董永安葬了父亲，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随即收拾行李，锁了大门，到傅长者家去还债。几天的劳累，使他筋疲力竭，走到一棵槐树下，便停了下来，想歇歇气再走，谁知坐下不久就睡着了……

再说董永孝心感动天庭。玉帝知道了，便差天仙织女下凡，与董永为妻，帮助董永织绢还债，百日之后，再回天宫。织女奉敕，飘飘下到槐树下。

董永在朦胧中醒来，看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站在面前，吃了一惊，正想询问，不想那女子却先问道：“官人何故在这里？”

董永向来诚实，随即回答说：“小人姓董名永，是董槐村人，自幼失母，年前丧父。只因父亲灵柩在家，无钱安葬，小人没办法，只得卖身葬父。现在安葬了父亲，正往傅长者家做工还债。走了几十里，感到有些困倦，所以在这里休息。既然娘子问起，小人只得实话相告。”说罢，两泪交流。

织女感慨地说：“原来是如此大孝之人！”又说：“好叫官人得知，奴是句容县人，公婆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前不久先夫也不幸去世了，现今只剩奴一人，孤苦伶仃，难以过活，想嫁一个好心人，托以终生。”

董永听了，急忙说：“娘子请便，小人告辞。”拿起行李，就要赶路。

织女张开两臂拦住他，说：“看见官人如此大孝，情愿与官人结为夫妻，同往傅家还债。不知官人意下如何？”

董永为难地说：“多蒙娘子厚爱！你我无媒人，难以成亲。”

织女说：“既无媒人，就央这槐树为媒，岂不是好？”

董永再三推却，织女有些生气，说：“不是奴家自贱，只因看见官人是个大孝之人，所以才情愿为妻。我本真心，你倒执意推却。你没听古人说过‘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吗？这就是缘

分,有什么怀疑?”

董永无可奈何,只得以槐树为媒,与织女结为夫妻。他与织女对拜后,正要赶路,突然想起与傅长者订的契约,便为难起来。他对织女说:“前日我在傅长者面前,说的是我一人到他家佣工三年,今日他见我夫妻二人进门,恐怕不会答应。”

织女笑着说:“这没关系。我从小就会织绸绫锦绢,不会吃闲饭,他知道了必然喜欢。”

二人来到傅家,董永把妻子愿意织绢还债的事情禀告傅长者,傅长者非常欢喜,便问:“要多少丝?”

织女回答说:“开始要十斤,一天织十匹。”

傅长者听了直摇头,说:“我不信!哪能织得这么多,难道你有一百双手?要是你一天真能织得这么多,我只要你织三百匹绞丝,便算你们把债还清了。”于是,便叫人拿出十斤绞丝,交给董永夫妻去织。

果然,一天一夜,织女就织了十匹绞丝,呈上傅长者。傅长者一家老小见了,吃惊不小,感叹说:“从未见过这样手快的人!”原来并不是织女一人织,到了夜间,自有众仙女下凡帮助,所以织得这么快。

光阴迅速,一月之后,织女就织成绞丝三百匹,呈上傅长者,傅长者大喜,说:“世上少有这样的妇人!”于是问董永:“你妻子决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怎么能在一月之内织得三百匹绞丝?”

董永说:“实不相瞒,这妇人是小人路上相遇的。她见我有孝心,便情愿嫁给我,帮我还债。”

傅长者说:“竟有这样的事情!真是孝心感天地。当初说你佣工三年,现在前后加起来三个月就满了。我看你们夫妻出去后生活也困难,这样吧,我与你黄金十两,你拿去做生理。”

董永当即拜谢傅长者,然后领着妻子出门。走到旧日槐树下,

两人停了下来。织女凄楚地说：“当初奴与郎君在这槐树下结亲，如今又是三个多月了。”说罢，两泪交流。

董永看见妻子不仅不高兴，反而伤心，吃惊地问：“贤妻为何如此？”

织女直言相告：“今天奴与郎君的缘分尽了，所以伤心。”

董永正想再问，织女继续说：“实不相瞒，奴不是别人，而是天上织女。玉帝被你孝心感动，差奴下凡与郎君为妻，帮助还债。如今债还清了，奴的期限已满了……奴现已怀孕一月，将来若生得女儿，就留在天宫；若生得儿子，再还来给你。今后郎君必会大贵，这天机不可泄漏。”说罢，脚踏祥云，飘然而去。

董永无法挽留，仰天大哭，说：“原指望夫妻白头偕老，谁知半路分离！”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父亲坟前，结一草庐，在那里守坟尽孝。

再说傅长者在家无事，打开织女织的绌丝看时，上面有龙纹凤样，生动精致，光彩照人，惊得傅长者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不敢隐瞒，急将此事报呈本府。府尹闻知有孝感之事，即刻具表奏报朝廷。汉天子览表，龙颜大悦，说：“朕即位以来，孝行之人不少，但还没有听说有董永这样大孝之人。”随即命近臣下诏宣董永入朝面君。

董永入京，朝见汉天子。汉天子大喜，封董永为兵部尚书，莅任为官。

傅长者因进贡异样绌丝有功，朝廷也有封赐，封他为金判之职。傅长者有个女儿，名叫赛金娘子，长得十分艳丽，尚未招亲。当天傅长者与妻子商议：“何不招董永为婿？”遂找媒人与董永说知此事。董永听了，欢喜异常，说：“前日之恩，尚未报答。今又招亲，此恩难忘。”选好良辰吉日，下财纳礼，与赛金成了亲。

不说董尚书夫妻和睦，且说织女回到天宫后，不觉又是十月，生下一个儿子，已得一月，取名叫做董仲舒。织女便亲自送到凡间

来,交给董永抚养。

那一天,董尚书升堂,只见牌坊下站着一个妇人。董尚书叫人喝问:“那妇人是什么人?竟敢窥望朝臣?”

织女听见了,高声叫道:“才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就忘记了织绢之恩?倒叫人喝斥我!”

董永慌忙下堂看时,却是前妻,惊愕异常。二人相抱而哭。董永说:“今日有何缘,得遇贤妻下凡?手中抱的是哪家孩子?”

织女说:“是你儿子,今日抱来送还与你。”

董永拜谢,说:“感谢贤妻恩德,不知取名没有?”

织女说:“玉帝已给他取名了,叫做董仲舒。”

董永欢喜极了,接过孩子,便说:“自从分别以后,又快一年。今日相逢,要与你同享荣华,偕老百年。”

织女笑着说:“相公差了。夫妻自有天数,不可久留。”说罢,云生脚下,冉冉而起。

董尚书仰天大哭。傅氏夫人听得,走进堂来,便问:“相公何事烦恼?手中抱的是哪家小孩?”

董永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傅氏夫人大喜,叫人带进府中抚养。

不觉又过了十余年,董仲舒已满十二岁。父母叫他上学读书,他勤奋好学,聪慧过人。没有多久,九经书史,无所不通。

有一天,董仲舒正在院中读书,谁料一些小同学却指手划脚,嘻嘻哈哈嘲笑他,说他是“无娘儿”。

董仲舒当时听了,没有答话,回到家中,一把扯住董尚书,大哭起来,说:“不知因为什么,别人骂我做‘无娘儿’,今日我要问个明白!一定要见我亲娘!”

董尚书说:“你娘是天宫仙女,如何见得到?”

董仲舒听罢,哭得更加伤心,说:“如果能见到我亲生母亲,死

了也会瞑目。如果见不到，不如撞死算了！”

董尚书见了，心中不忍，说：“孩儿不要焦躁！我听说长安街上，有个卖卦的严君平先生，能知过去未来的事情。我拿钱给你，你去问问他，看能否见到你娘？”

于是董仲舒拿着钱来找严先生。

严君平看见董仲舒，便问：“小官人想占什么卦？”

董仲舒把想见生母的事情讲了，说：“望先生给我指引一下。”

严先生看完卦，说：“你母亲是天仙织女，如何见得到？”

董仲舒听了，哭拜在地，央求说：“万望先生指引。倘若能见到母亲，我生死不忘先生恩德。”

严先生说：“难得你有这样的孝心！我可以告诉你，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会下凡到太白山采药。你到那里去，如果见到众仙女，那第七个穿黄衣裳的就是你母亲。”

董仲舒问：“不知到太白山有多远？”

严先生回答说：“约有三千多里。”

董仲舒又问：“到那里后，我母亲怎样才肯认我？”

严先生说：“你看到那穿黄衣裳的仙女后，就拉住她，哭拜起来，她便会认你。假如她问是何人告诉你的，你切记不可把我说出来。”

董仲舒取钱拜谢严先生后回到家中，见了父母，说：“严先生叫我到太白山去，就可以见到我生母。今日我便要辞别父母前去。”

董尚书说：“从这里到太白山有三千多里，途中虎狼极多，孩儿年幼，如何去得？”

董仲舒说：“只要能看到生母一眼，孩儿死而无憾。”

董尚书见他执意要去，也不阻拦，把盘缠给他，并命老家人老王同他一道。

董仲舒当日拜别父母登程，在路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止

一日，来到太白山下。他鼓足勇气，翻过一重山，只见野鹿含花，山猿献果。再翻一重山，就见瀑布飞流，鲜花翠草似锦……

这天正是七月七日，董仲舒在山间凝望时，只见一群仙女从天上飘然而下。他叫老王躲避后，自己急急忙忙走上前去，拉着第七个穿黄衣裳的，纳头便拜，口中叫道：“母亲，丢得孩儿好苦！”

那穿黄衣裳的仙女问他：“你是哪家孩子？是谁叫你来的？”

董仲舒说：“孩儿是董仲舒，爹爹叫我来拜见母亲。”

仙女扶起董仲舒，说：“孩儿快回去！这是虎狼出没的地方，不可久留！”

董仲舒说：“孩儿翻越千山万水才到这里，母亲怎么就打发孩儿回去？”

仙女说：“虽然母子之情难舍，但恐天上得知，见罪非轻！孩儿可回去，拜上你家父亲，叫他善养天年。你这次来，我知道是严君平叫你来的。你可将这个金瓶与我送给严先生，感谢他的卦灵。我还送你一个银瓶，瓶内有米数合，你拿回去后，每天吃一粒，切不可多吃！”她把两个瓶子拿给董仲舒后，便与众仙女一起腾空而去。

董仲舒想要拉住她时，仙女已去远了，只得仰天大哭。躲避在树丛中的家人老王听到哭声，走过来苦苦相劝，好半天董仲舒才收住泪，与他一起返回长安。

董仲舒回到长安，拜见父母，把见到生母的情况禀报父亲，并说：“母亲要我多多拜上父亲，并要我把这个金瓶送与严先生，感谢他的卦灵。还把这个银瓶送给孩儿戏耍。”

董尚书高兴万分，说：“那金瓶既然是你母亲给严先生的，那你就快快给严先生送去，以免丢失了。”

董仲舒拿着金瓶，直往严先生家中来。严先生正在门前坐着，董仲舒拜罢，便把金瓶递给严先生，说：“母亲要我多多拜上严先生，她说无物相酬，只把这个金瓶相送。”

严先生接过金瓶一看，光彩夺目。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个世上珍宝，人所罕见，是天宫的金静瓶。”翻来覆去，爱不释手。他想看看瓶中装着什么东西，刚揭开瓶盖，便吃了一惊：从瓶口中飞出一束火来，将严先生珍藏的上元甲子并知过去未来的书，尽数烧了。严先生手忙脚乱，急救火时，被烟一冲，把两眼也冲瞎了。至今流传瞎子背蠹子之书，就是从严先生开始的。

董仲舒在一旁看了，惊得目瞪口呆。急奔回家，将银瓶内的米，倒出来看时，约有七合，笑着说：“母亲叫我一日吃一粒，这怎么让我吃得饱？不如将这七合米一次煮了，也好尝尝这米的味道。”不想吃了这煮熟的七合米后，一日、二日、三日，身子不断长大，不吃一点食物，也不感到饥饿！没半月光景，便长得身长一丈，腰大十围，自己心烦意乱，夜不安枕，寻遍长安医生，都说无药可医。

父母见了，大惊失色。其父董永，一则受惊，二则年老多病，顿时一命呜呼。

董仲舒见父亲去世，哀痛不已。备了衣衾棺槨，送柩回乡。安葬完了，守孝三年，不思饮食。忽然有一天，他对人说：“前些时候，母亲给我仙米，我却不知。一顿吃了，使形体变了。今天玉帝差火明大将军宣我上天，封我为鹤神。”直至今日，万古千年，董仲舒就在太岁部下作鹤神了。

选自《清平山堂话本》

三山福地志

〔明〕瞿佑著

广沪整理

元顺帝至正年间，有个山东人姓元，名自实。他生性愚钝，对于诗书之类，他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为人忠厚认真，以做田庄为生，家境倒也是颇为殷实富裕。

自实有个同乡，姓缪，是个带兵的千户官。他俩从小就是好朋友，往来很频繁。一天，缪千户奉命要到福建某地去任职，但是缺少路费。他就来到元自实家，向自实借二百两银子。自实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就把银子如数借给了缪千户。缪千户就把已经写好了的借据递给自实。

自实却说：“乡里乡亲的，要那借据干啥？你是去做官的人，未必还会赖了我的帐不成？”说着，就把那借据又退回到缪千户的手中。

转眼间到了至正末年，山东大乱，盗贼遍地。自实的家，也被一伙盗贼“光临”，将钱财抢劫一空。自实心想，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不知何时到头，身家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避避盗贼才是。又听说福建地方有个陈有定，声名显赫，镇守那福建七郡，一直平安无事。自实就动了到福建去投奔缪君，暂避盗贼的主意。商议定了之后，一家人就收拾了一点零星的东西，上了海船，由海路奔福建而去。

不几日，自实一家就到了福州。自实上了岸，先打听缪千户的

消息。原来，缪君果然就在陈有定的手下做事，而且很有权势，门庭显赫。自实暗暗高兴，心想真是来对了地方。但他不敢就这样去见老友，因为自己是逃难之人，长途跋涉，衣衫不整，形容憔悴，恐辱没了缪君的脸面。于是，一家人下了船，在福州城里临时租了住房，暂住了下来，恢复长途跋涉的劳顿，整顿自己的衣冠服饰，以便登门求见。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自实就到缪君的府上求见。守门的人见他是外乡人，哪会理睬。自实就说自己与缪君是山东同乡。守门人就说：“我家老爷最烦他的老乡来纠缠，我们哪里敢去为你禀报？你就站在这里等候，见他出来，你自己上前去与他见面。”自实只好照办，站在一旁等候，也不知缪老爷何时才会露面。

等了好久，终于看见有人骑着高头大马出来拜客。自实一看，正是缪君，急忙走到马前，躬身作揖。

缪千户斜眼一瞥，竟是一副毫不认识的样子。自实急了，就用山东土音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缪千户这时才叫停住马，认了认，这才作出吃惊的样子，说道：“原来是我的乡亲！失敬了！”便下马来，与自实相见。

缪千户带了自实，转身回到府中。分宾主坐下后，二人才说得几句闲话，饮得一杯茶，缪千户就站起身来说：“今日不巧得很，刚才正要出门办些事情，不能奉陪。只好请仁兄暂回寓所，改日再请过来一叙。”自实也只好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缪千户派人送来一纸请帖，约自实到府中叙旧。自实欢天喜地，跟着就走。原以为此次见面，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哪知到了府中，与千户再次见面，不过是草草的酒果三杯而已；千户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略略问一点家乡的情况，却根本不问及自实一家为何远道而来、家中现状怎样之类的问题。自实只得自己说了一些家遭盗贼洗劫、远道而来苦不堪言的情况。哪知缪千户听了，反

应平平，甚至毫无惊吓怜悯之意。至于当年借银子的事，更是提也不提，谢也不谢，仿佛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一样。自实几次想开口说说此事，但又想人家初次相邀，怎么开口就说讨债的事呢？也就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回到住处，说起情况，被妻子埋怨了一番：“我们千里迢迢，是专门来投奔他缪千户的。你去了，却不把正经事提出，那我们在此地还会有什么望头呢？”

自实也明白是这个道理。第二天一早，他就到缪千户的府上求见。

缪千户对自实的来访，心中已有了几分不快，却又不得不出来见面。所以，一见面，脸上自然是带着厌倦的表情。说了一会儿话后，就已是十分的勉强，支吾搪塞起来。

见此光景，自实只得自己开口说道：“在下我是因为家乡不宁，才拼着性命，携家带口，从海上来到这里，为的是到此来投奔缪兄，仰仗缪兄的扶助。现在，我有一事，还望兄长……”

不等自实把话说完，缪千户便接口说道：“兄长你要说什么，小弟我是知道的。那年，承蒙兄长你借给我路费，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在这里做官，虽然俸禄微薄，但是，既然老朋友远道而来，我又岂敢怠慢，辜负你当年的恩惠？这样吧，请兄长把当年小弟写的那张借据拿来，我才好依照那上面的数目，去设法筹措银两，陆续奉还。”

自实是个老实人，听他如此一说，十分吃惊，说道：“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我们是同乡，而且从小就是好朋友，交往密切。当时你急着用钱，你一开口，我就把钱借给了你，从来也没有要你写过什么借据呀！今天你怎么反倒问我要起借据来了呢？”

缪千户这时一本正经地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债务往来，从来都是以借据文契作为凭证的。我向你借债，怎么能说没有借据呢？是不是因为遭了兵火劫难，你们在慌乱中丢失了？这也是有可

能的。不过，我既然与兄长你有过多年的交情，今天有没有借据也就暂时不去管它，钱嘛，我自然是会想办法还给你的。只是我这里也有很多难处，一时间也是无力还清的。还是请兄长你宽限些日子，我才好去筹措。”

自实见他这么说了，一时间也不好相逼，只得告辞出门。走在路上，自实老在琢磨：“那缪君说的话古古怪怪的，明明是想欺骗于我。可是，我们既然已经到了此地，又不得不依靠于他。他刚才所说的话，也还是没有赖帐不还的意思，只是希望从容一些。我就暂且忍耐几天，再去求他……唉，这也是怪我自己，当初为何就不要他立写的借据呢？而今，权在他的手中，有什么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自讨苦吃了！”

此后，自实又老着脸皮几次上门。缪君照例说的都是这些话，总是推三阻四的，说来说去，就是不见有一文钱递过手来。就这样，自实枉自奔波多次，始终一无所获。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

自实一家，苦苦度日。眼看腊月将尽，年节将至，而自己一家人过年的东西还没有着落。自实确实没有办法了，只好又到缪家去讨债。

自实见了缪君，一面哭泣，一面倒头就拜：“望兄长救我一家性命！”

缪千户扶起自实，问道：“老兄你何出此言？”

自实说：“眼看就要过年了。可是我的家里，妻儿饥寒，没有钱，也没有粮，这年关如何过得去啊？过去我借给你的银两，我现在也不敢再催了。就请你多多少少接济一点，算是恩赐于我了。只当我我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借债的事情，就请你看在同乡的情分上，同情怜悯我的一家吧！”说完，自实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缪千户见他如此，有些心慌，急忙如此这般地扳着手指数了一番。然后说道：“从现在算起，还有十天，才到除夕。那天，兄长可以

在家中等候，小弟我分一些粮食，再备一点钱，送到你家里，作为给兄长一家过年之用。只要兄长不嫌东西轻薄，便是再好不过的了！”

自实此刻已是穷困得一筹莫展，听缪君如此答应，总算放了心，自然是感激不尽的了。他欢欢喜喜告别时，缪君还再三叮嘱道：“除夕时记住不要到别处去，就只在家中等候便是了！”

自实回到家里，把缪千户的话对家人说了，一家人这才放了心。

说话间，就到了除夕之日。自实从清早就坐在家中守候。想出去寻找一点过年用的东西，又恐怕一时错过了缪家来送东西的人，反倒因小失大，便呆呆地在家等着。又叫小儿子站到巷口，看到有什么动静，就赶快回来报告。

不一会儿，小儿子奔回家来说：“有人挑着米来了！”

自实急忙出门一看，果然有个挑夫担着一担米走来。自实正高兴，却见那人走近自己家门时，却并不停下，而是径直朝前走了过去。自实有些疑心：“是不是此人不认识我家，错走过去了？”便大声叫道：“在这里！快转来！”可是，那人并不回头。自实急了，就追上去，问这米是送往何处的。挑夫说：“是我家主人张员外送给宾馆的。”自实知道误会了，只有悻悻地回到家中，坐下呆等。

又一会儿，小儿子又跑回来说：“有个公差模样的人，肩上驮了钱过来了！”

自实站到门口一看，心想这次没错了。正高兴时，却见那公差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又急急忙忙地走了过去。自实心里不踏实，就追上前去问。那公差答道：“这是县里的知县老爷送给他的乡里人过节的。”

就这样，自实守来望去，总是见不到缪千户派来的人，自己倒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整天都是焦躁不安。渐渐到了下午，更是没有了想头。可自己家中，别说过年的东西，就是米面柴禾也都没有

准备，哪里还能过什么年啊！

看见左邻右舍欢欢喜喜过年，自己家里却是冷冷清清凄凉相对，自实越想越气，便从箱子里翻出一把尖刀，悄悄地把它磨得锋利无比，藏在身上。他一夜未睡，坐等到天明时，便径直朝缪家方向而去。

自实居家的这条巷中，有一个小庵，自实常从这庵前经过。庵主是一位有道行之人，自号轩辕翁。自实平时经过此庵时，常到里面去歇歇，与轩辕翁说一会儿闲话，彼此也就很熟悉了。

这天是大年初一，大清早的，路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轩辕翁起来开了庵门，在门口摆好了香案，燃香明烛，正坐下诵经。一抬头，就看见在朦朦胧胧的晨光中，有一人正急匆匆地走过，认得是元自实。因自己要诵经，轩辕翁就不去喊住他。再定睛细看时，却发现自实的身后，竟尾随着一大群奇形怪状的鬼魅，手里拿着刀剑锥凿一类的凶器，气势汹汹、手舞足蹈地前行，而自实自己却毫不知晓。轩辕翁心中暗暗称奇，不知是何缘故。

不一会儿，轩辕翁又见自实走了回来。与刚才不同的是，这时他走得很慢，脚步懒懒散散的。轩辕翁也不喊他。再看他的身后不远处，又是跟随着百余人，但此时这些人已经不是刚才的那群鬼魅，而全是头戴金冠、身系玉佩的正人君子，他们和颜悦色、意态安详。轩辕翁看了，心中万分惊诧，不知两次所见的景象应该作何解释。他猜想，自实一定是去世了，才会过庵门而不入。跟随他的多是鬼神，但恶去而善归，又是什么缘故呢？……一肚子的疑问，无法解释。待诵完经书后，轩辕翁便急到元自实家去，他要看看个究竟。

到了自实家门里，并未见他家有何异样，自实也和平日一样。互相拜过年后，轩辕翁问元自实：“今日清晨，我看见自实你急急忙忙地去什么地方，不一会儿又慢慢吞吞地走了回来。不知是为何缘故？可否说给我听听？”

自实叹了口气，就把与缪千户交往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说了一遍。自实说：“老丈，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气了一夜，把刀子也磨快了，等到天亮时就到他缪家门口守候，想等那家伙出来时，一刀将他杀了，才解得我心头之恨！后来我到了那缪家门前，再一想，他缪某人虽然是有罪于我，但是，他也有老母妻子，过去我们与她们是经常往来的，她们并没有得罪于我。如果我一刀杀掉了他，他的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乡了。我想起自己一家流落到此地的种种困苦和难堪，又怎么忍心叫他家也沦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宁可他有负于我，我也不能去做那种害人的事。所以，我忍下了胸中的怨气，慢慢地走了回来……”

轩辕翁听罢，高兴地说：“好啊！可喜可贺！如此一来，你就成为有后福之人了！因为刚才你的行为，已经为神明所知道了！”

自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轩辕翁说道：“刚才清早，你气冲冲前去缪家时，老汉我就看见有许多凶神恶鬼跟随在你的身后；而你回来时，跟随在后的，却都换成了有福之神。老汉当时不明白这是何道理。听了你的这番话，这才明白：每个人，哪怕只有一念之恶，也会引来无数凶鬼；而能有一念之善，则福神就会降临。这才真是如影随形啊！一点也不是虚妄的！所以，人是不应该萌生一丝一毫的恶念，而造下罪孽、损人害己。你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善念，自然会得到神灵的护佑，也就不必为今后而愁苦了！”

轩辕翁的话，使自实得到了一些安慰。老人回庵后，又让人给自实家送来了一些粮钱，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到了晚上，自实一人独坐时，那满腔的郁闷又涌上心头。他心想：“我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原本就是为的投奔缪家。如今落得如此结果，后边的日子还如何过？据轩辕翁所说，既然鬼神是如此的近，我倒不如寻个自尽，到阴曹地府去将他缪千户告下，

也算有一个惩处他的地方！”

自实本是个愚钝的人，这个念头一生，就丢它不下了。当晚，他便悄悄去了三神山下，投进了那个八角井中。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自实落入井中后，那井水竟然分开，使他双脚着地，一点也没有着水。再一看，两边的石壁如同刀削，中间有一条狭路，刚好过得一人。黑暗中，自实只能摸着石壁朝前走去。大约走了几百步，忽见前面有一线亮光，就急忙朝那里走去，不一会儿就到了路的尽头，原来是一个洞口。自实钻出来时，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另外一片天地！

自实心中暗暗称奇，又朝前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一所大宫殿前。他抬头看，大门的匾额上有四个金色大字：“三山福地”。

自实走了进去，只见里面空无一人，古殿长廊，处处幽深；恍惚听见有钟磬的声音，却又好像是来自云天之外。他边走边看，始终不见人影，又饥又渴，又累又困，到了一个石坛边，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倒下睡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一个道家装束的人，出现在自实的面前。那人笑着问道：“翰林如今可算知道客居他乡颠沛流离的滋味了吧？”

自实吃了一惊，答道：“那滋味的苦楚，我算是尝够了！可是，你为何称呼我为‘翰林’？那岂不是相差得太远了吗？”

道人说：“难道你真的不记得当年在兴庆殿上，为皇上草拟给西蕃诏书的事了吗？”

自实更是奇怪了。他说：“我只是山东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今年四十岁，没有读过什么诗书，就连京城也从来没有去过，哪里会知道什么兴庆殿，草什么诏书啊？”

那道人摇摇头，叹息道：“唉，人生在世，难免为饥寒所困，也就把前世的许多事情忘记了……你到这里来，肚子一定很饿吧？”说

着，就从袖中取出几个梨子和大枣，给了自实。又说：“你还认得这东西么？这是交梨火枣，吃了之后，不仅可以免除饥渴，而且还可以使你记起过去的事情。”

自实饥肠辘辘，哪管那许多，立刻就把那些果子一口气吃了下去。果然，他不仅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而且闭目一想，竟把前世的许多事情记了起来。原来，自己的前生果然身为学士，曾经在京城大都的兴庆殿侧草拟诏书……当时的情景，此刻历历在目！自实急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道人拜谢道：“多谢仙长指点，使我明白了自己的前世。只是，既然我那时是如此的高贵，那一定是造了什么罪孽，以致今生遭到报应，得到如此的下场？”

道人说：“其实，你的前世并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只是你当时在职的时候，认为自己才智过人，文笔出众，因而忽略了后学之人、后进之士，不肯多加扶植提携。所以，今生就罚你一个愚钝不知诗书。而且，前世你又有妄自尊大、不讲情面、不与他人往来的毛病，所以，在今生就罚你个漂泊流离、投人无着的报应。不过，正因为你有了一念之善，所以才会有缘分到这福地中来，与我相遇，救得你的性命。”

听道人如此一说，自实便说起世间许多的事情，某人如何如何，道人便说此人应该得到何等报应……自实见说得这样利害明白，便又勾起了自家的心事。

自实问道：“像缪千户那样的人，忘恩负义，存心赖帐，害得我家到如此地步，他反倒自在逍遥。难道他就没有报应吗？”

道人笑说：“这件事，你也不必怪他。他本是为王将军看守钱库的守门人。钱财不是他的，他哪里敢乱动分毫呢？”

自实不平地说：“如今他享荣华富贵，而我却贫困潦倒。这难道是对的么？”

道人说：“你记住，不出三年，这世道就将发生大变化。地方上

就会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你必须另外选择居住的地方，才能避免这场灾祸！”

自实一听，也着了急，便向道人求救：“不知何处才可以躲避栖身？”

道人说：“到福宁就可以了。而且，那个地方还与你有点缘分，可以偿还你好意借给缪家的那一笔债。这也是因为你有那善念的缘故。所以，你也就不要再叫缪家还债了。”道人又接着说：“对了，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家里人会着急挂念的。你就赶快回去吧！”

自实为难地说：“我从井中下来以后，只知道摸黑走了许多的路，哪里还记得原来的路？再说，就是到了那井底，又如何上得去啊？”

道人说：“这里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出去的。”便把山后的一条小径指给自实看清，叫他沿路而去。

自实一再拜谢了道人，走上了归程。

走了没多久，自实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洞口。他走进洞口，再穿出来，见是另外的天地。再回头看时，那洞口已经不见了踪影。

自实看见前面有人在行走，急忙赶上前去询问。原来，这里正是福州城外，他急急往家里跑去。

进了家门，家里人见他突然出现，又惊又喜，纷纷问道：“你到哪里去了这么多天呀？”

自实奇怪地说：“我是今天出去、今天回来的呀，怎么说去了许多天？”

家里人也很奇怪：“今天已经是十五了。你是大年初一那天出门的，都半个月了，也不知你的去向！”

自实这时才明白，自己在井里所见到的，是仙家境界；那道人，无疑是仙人。于是，就想起那仙人临别时所说的话，立即叫家人赶快收拾行李，打点上路。

自实经过小庵时，特意去向轩辕翁告别。说起井下之事，轩辕翁顿足叹气道：“可惜呀可惜！那道人就是芙蓉真人啊！我修炼了一辈子，也无缘与他见面，却叫你当面错过了！仙家所说的话，不可违背，你就赶快迁走吧！我也自到山中去了，何必在此遭灾祸呢？”

自实一家搬迁到了福宁，找了一处旧房住下。一天，他正在整理地面，一锄头挖下去，却发出与石头撞击的声音。他有些奇怪，再挖几锄，露出来一块石板，揭开一看，里面隐藏着银子二百两。一家人都非常高兴。自实心里明白，这就是井中仙人早就说过的还债了。

后来，张士诚的大军攻打福州，陈有定被俘虏，许多官员被杀。缪千户的一家，也全部被王将军所杀。

而自实的一家，居住在福宁，一直平安无事。算起来，离与井中仙人分手的时间，刚巧是三年光阴。仙人所说的话，全都得到了应验。

选自《剪灯新话》

参照〔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整理

海龙王报德

〔明〕周清源 辑

一石 编译

说的是元朝的第一个才子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又号铁笛道人。是浙江绍兴诸暨县人。他父亲名叫杨宏。母亲李氏曾梦见月光里一个金色蟾蜍闪闪发光，直落到怀里，因而怀孕，生下了维桢。杨廉夫长大后，曾读书几千卷，诗词歌赋落笔惊人，因此名闻天下，四方之士慕名求见的不可胜数，能够得到他一张纸一个字都当成宝贝，到江东如果没有见到杨廉夫，就认为是一种缺陷。

姑苏城有一家姓蒋的很敬重杨廉夫的才气名声，他的儿子只有八岁，他便出一千两银子来聘请杨廉夫到他家当先生，教儿子读书。旁边人都说：“你儿子只有八岁，为什么要请这么好的先生来教书呢？不如花三五十两银子请个先生来教，也未必教不好。怎么肯如此破费去请个顶尖的先生在家？你这不过是追慕虚名罢了。历来的所谓才子大多是名不符实的。他哪里肯认真地给你教海儿子哟！”

那姓蒋的人说：“老哥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儿子开始启蒙读书，就像婴儿初生下来开口吸第一口乳汁一样，吃了妈妈的奶，这一生便像他妈妈。所以这第一口开口乳一定要吃好。如果开口乳吃得好，后来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今天花千两银子训育儿子，日后儿子成了器，岂止值一千两银子；如果儿子没有教育好，一千两银子不过只够他几个月吃喝嫖赌的花费。所以，我花千两银子

请个名气大的好先生是不过分的。”众人这才懂得了他的深刻用意。

姓蒋的人去聘请杨廉夫，杨廉夫说：“你要能够依从我三个条件，我就去当你儿子的先生，否则，我就不去。这三个条件：一是不要规定我每天都要上课；二是要负责支付我的游玩娱乐费用；三是要安排十个别墅来给我家里的人住。”姓蒋的主人对杨廉夫提出的三个条件，全部同意。于是就请杨廉夫到吴淞书房居住。杨廉夫生性豪放奢侈，就带了几十个家人到蒋家教书去了。姓蒋的主人对杨廉夫十分恭敬，凡是他需要的，都完全照办。如有四方之士来求见杨廉夫，蒋家主人就用美酒佳肴款待，心里从不厌倦；凡是名胜古迹，都要叫有名的妓女来陪伴服侍，任凭杨廉夫饮酒作乐，嬉游玩耍。杨廉夫教学生不按常规，只教他读古书，并不教他一点应付科举的学问。就这样过了三年，蒋家主人差不多花费了上万两银子。

有一天，杨廉夫到市场上游逛，看见有个渔翁网里有一条三尺多长的金色鲤鱼，还在泼泼刺刺地活蹦乱跳。杨廉夫就花了几百文钱买来到湖里放了生。只见那条金色鲤鱼在湖边游来游去地对杨廉夫看了又看，过了很久，它才竖起鳞甲，张开双鳍向远处游去。

泰定年间，杨廉夫以《春秋》科，考中了进士，做浙江赤城县知县，又转钱塘、海盐知县，后来做到江西等处的儒学提举。由于他生性刚烈正直，对人不肯迁就迎合，加之他素来又有个才子的名声，就更加遭到很多人的嫉妒排斥，因而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正好碰上元朝末年红巾起义，到处都在发生战事。杨廉夫叹息说：“天下乱起来了，还做什么官哟！”于是就抛弃了官职回家去了。那时他才四十岁。

从此杨廉夫游遍了天下的名山胜景，享尽了山水间的乐趣。他曾经说：“天地间的山山水水，本是一部活生生的书本。一个人如果不读这部活书，却只去钻那几句纸上的死书，怎么能得到真正的学

问呢！”他素来喜爱西湖山水的秀美，就带着妻子住在吴山的铁崖岭，于是就取个名号叫“铁崖”，人们都称他为杨铁崖先生。他在岭上种了几百株绿萼梅花，又筑了一座楼房储书几万卷。他天天在西湖上游玩，不管季节变化，不分白天黑夜，都不能减低他游览西湖的乐趣，就像一位西湖的水上神仙。因而他赋了一组《西湖竹枝词》，传播出去以后，一时引起文人才士唱和的竟有几百家之多。诗词倾动天下，人们纷纷抄写传诵，于是就刻板印刷成集子，西湖的纸张价格因此而上涨。

杨廉夫喜好声色，他娶有三个小妾，名字分别叫柳枝、桃花和杏花。三人都长得漂亮。他那个姓蒋的学生这时也考中进士，成为名士。因为先生喜好声色，恰好有个广陵人带来一位美人，非常美丽，并且会做诗词，歌舞也很好，要一千两银子的身价。姓蒋的学生说：“这是个闺阁里的知音，应买来送先生。”杨廉夫看到这出色的美人，便赋成了《西湖竹枝词》，因而给她取名竹枝娘。

这竹枝娘服侍杨廉夫十分勤谨敏捷，与柳枝、桃花、杏花也相处得很好，亲密得就像姐妹一样。竹枝在做诗词的空闲时间，还喜欢做一些奇巧的针线活。她结成一种方形锦缎戒指，戴在手指上五彩斑斓，非常漂亮，大家都很珍爱。竹枝说：“这不算稀奇，如果是龙宫的锦绣，那是用冰蚕丝织成的，水火都不能毁坏它。”众人说：“你织的这种锦绣已很稀奇了，何况是龙宫的呢！”

杨廉夫精通音律，曾经在游洞庭山时，遇到一个姓缙的挖到一块古代莫邪铸剑的铁，把它铸造成一只笛子，有一尺九寸长，上面铸有九个孔，吹起来声音非常清亮高亢。缙氏把这只笛子奉献给杨廉夫。杨廉夫很高兴，因此改号为“铁笛道人”。他常在宁静晚上的明亮月光中吹这铁笛，它的声音似乎真能穿越高高的云层，划开那坚硬的石头。

杨廉夫曾经问竹枝说：“你也能够吹这只铁笛吗？”

竹枝说：“我虽然能吹，但不敢吹。”

杨廉夫说：“为什么不敢吹？”

竹枝说：“我听说笛子有《君山古弄》这支曲子，吹起来海水要干，蛟龙会出来，是不能够随便吹奏的。”

杨廉夫说：“你既然晓得有《君山古弄》这支曲子，就一定能吹奏它。你试着为我吹奏一次，怎么样？”廉夫再三强迫她吹，竹枝只是微笑而不说话。

从此，杨廉夫带着这四个美丽的女人到处游玩，廉夫吹笛，四个美人随着笛声跳舞。他的风流名声，传遍了京城。由于杨廉夫有很高的才气，没有把一般人看在眼里，于是惹得人人怀恨，个个嫉妒，对他的纵情声色，有人作了首“口号诗”来取笑他：“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代杨夫子，化作江南散乐家。”杨廉夫听了，也不把它放在心上，说：“对这些人值得同他们计较。”

日子过得很快，竹枝服侍杨廉夫已经十四年了。她非常聪明，十分小心，有一天忽然没病没痛地就死了。死的时候，有一道白气从顶门冒起，蹿到蓝天之中，很久才散去。众人都很奇怪，才知道竹枝不是平常的人。杨廉夫非常痛惜，把她埋葬在西湖之滨。

竹枝死后三年，杨廉夫在八月中秋之夜泛舟湖上，面对艳丽的荷花，桂子飘香，月光清明如洗，湖水同碧空融为一体，于是倚在船栏上吹奏起铁笛来。吹完后心里却泛起一种孤独的悲伤，想起竹枝死去已经三年，自己竟没有一个知音。正在烦闷的时候，忽然见到有一个青衣童子走上船来禀告说：“有请恩主。”杨廉夫并不认识这个童子，就问道：“你怎么把我叫作‘恩主’？你的主人是哪一位？”

童子说：“请恩主去一趟，便晓得原因了。”童子在前面带路，杨廉夫跟着他走。走到一个地方，竟和王宫一样，门前都是些穿着锦绣衣服、头戴花帽的人。童子先进宫去禀报，不一会，只听得鼓乐声响起，中间的大门也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了两个龙王来迎接他。两

位龙王非常恭敬地请杨廉夫进宫，口口声声叫“大恩人有请”，使杨廉夫感到莫名其妙。走到正殿前，杨廉夫抬头一看，殿门上高高挂着“水晶宫”的匾额。两位龙王一再表示感谢，说：“暂时委屈恩人到这里来，是想表示我们的感谢诚意。”于是就请杨廉夫到上席就坐，两位龙王也分别在宾位和主位就坐。

坐宾位的龙王首先说：“我是东海龙王。二十年前，我的三女儿变成金色鲤鱼出去游玩，不料落到渔人的网里，差一点就要死了。幸而承蒙恩人买来放了生。她能活到今天，都是恩人你赐给她的。我们全家感恩戴德，没有什么可以报恩，专门派了一个小丫头假成人间女子，服侍了恩人十四年，才算多少报了一点恩德，尽了我父女的一番情意。如今三女儿年纪已长大了，要嫁给西湖龙王的儿子，今天是出嫁的日子，所以委屈恩人到这里，使我们能有机会稍微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之意。我已在几年前，将恩人拯救我三女儿的恩德，和你一生做官的事迹，以及刚烈正直的品行，写成表章，报告了玉皇大帝，请求玉皇大帝降旨给你厚重的福佑。”

东海龙王把他报告玉皇大帝的表文读完，西湖龙王又说：“自从白乐天、苏东坡先后升天后，这西湖便十分减色。现在幸得恩人称颂赞叹，所作的《竹枝词》轰动天下，为西湖的景色增光添彩。老夫管辖西湖，也很荣光。恩人对西湖山水的功绩也应当报德。我也依照亲家的奏章，向玉皇大帝写了表文。”

玉帝看了两位龙王的表章，就命太白金星颁下诏书，肯定了杨维桢刚直和好生之德，和表彰西湖的功绩。命令神将保护他“不受战乱之苦，身体康健有福，成就他的高士名声。等到他去世以后，任命为蓬莱都水监的神仙职位”。

两位龙王向杨廉夫祝贺，又叫龙子、龙女出来拜谢。龙女送给他两匹鲛绡，开始杨廉夫不肯接受。东海龙王说：“这是小女自己织的鲛锦，聊表谢忱。这是很好的宝贝，水火都不能损坏它。”杨廉夫

才接受下来。

这时筵席已经摆上，山珍海味，非常丰盛。一班女乐也表演起歌舞来。杨廉夫细看舞女中有一人很像竹枝，但不好发问。东海龙王看出了他的疑惑，就指着那个舞女说：“这就是竹枝，只因命数如此，只得叫她回来，并不是我吝啬，舍不得啊！”说罢，就叫竹枝过来给杨廉夫敬酒。

杨廉夫对竹枝说：“你死了三年，我白天夜晚都在思念你，你却好好的在这里。不知你是不是也想念我们。”竹枝说：“彼此都一样，但运数如此，不能违背啊！”

筵席散后，两位龙王仍然叫那个青衣童子捧着两匹蛟绡送杨廉夫回去。杨廉夫到了船上，忽然失足落水，一下惊醒过来，才知是做了一个梦。但见那两匹蛟绡却摆在桌子上，口里酒气很浓，耳中隐约还有音乐的声音，龙宫的景象也历历如在目前。心里知道游水府并不是一场梦寐。

后来，杨廉夫身体康健，肌肤光滑，从来没有病过一天，活到八十多岁，强健得如同青年，人们都称他是神仙。张士诚和朱元璋先后请他出山，他都没有答应。一时间，人们尽称他为高洁之士。他整整活到八十九岁，恍惚间看见天使来召唤，两位龙王也来迎接，于是就无病无痛地去世了。

选自《西湖二集》

吴山两神仙

〔明〕周清源 辑

渝 文 编译

这一回说的是西湖吴山顶上的两位神仙。

先说的一位神仙是丁野鹤。这丁野鹤本来是个箍桶匠，家住装驾桥北。

一天，丁野鹤的一位好朋友突然得了暴病，很快就死了。他为此再三感叹道：“人的寿命是如此短暂！都说人人可以活到六七十岁，怎么这样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却突然间得了病，一会儿工夫就到阎王老爷的阴曹地府去了？好不厉害啊！谁能料到，这场病就不会害到我的身上？又有谁会说得准我就一定能够活到六七十岁？谁能够写下这样的包票？我这朋友他死得，我也一样死得，就像是石头碰出的火星、天上闪电的光，能有几时的长久？不如抛下这点小小的生意，舍弃这家室，去寻找一个长生不老的方法，自己受益，总比就这么做个短命汉强得多。”

拿定了主意后，丁野鹤真的就抛弃了自己的箍桶生意，来到了吴山的瑞石山上，拜了徐弘道为师。这位徐弘道的道号称“洞阳子”，曾经得到仙人张紫阳传授过修行的秘诀，苦心修炼，终于得了道法。他八十三岁时，是在沐浴更衣后，诵读着经书而坐化的。他曾留下“不离本性即神仙”的名言。

丁野鹤得到徐弘道的传授后，自己修行了很多年，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本事。他每月下山一次，为人家念经，以此得到人家施舍

的一点米粮。不过，他从来也不去多要些米来攒积，而且所要的人家，也只是在官巷口的杜氏等几十家施主。

有一年，正好是正月元宵期间，这杜氏等几十家施主，一齐来到丁野鹤的庵中，向他布施斋粮。丁野鹤就吩咐庵中的人做了斋饭，款待这些施主。

吃过斋饭后，施主们闲谈起来。有人就说道：“我们这里的元宵灯会不过如此而已。听说苏州的灯会是最盛最好的，不知是怎么个盛法、好法？”

见施主们兴致颇高，丁野鹤就说：“诸位施主，要看看苏州的灯会有什么难呢？你们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可以去看。”

施主们都不相信，说：“丁师父，你又来取笑我们了！我们只听说过叶天师叶法善曾经带着唐明皇到空中去看灯，难道如今又出了你这么个天师不成？”

丁野鹤说：“我倒是有个缩地之法。古时有个神仙费长房，传下了缩地之法，哪管它千里万里，也就如同在眼前一样。我曾经学得此法。你们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了。不过，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你们千万不可睁开眼睛，否则就会从天上坠落下去。”

于是，众人就都闭紧了眼睛。丁野鹤口中念念有词，大喝一声：“疾！”众人果然都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顷刻间，又听见风声停住，就听到丁野鹤又大喝一声：“睁开眼睛来！”

众人睁眼一看，果然是身在苏州城中了！这时再看丁野鹤，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此时丁野鹤已经飞身返回了吴山，到各位施主家中报信道：“众位施主都到苏州看灯去了。到三更时分，我自会送他们回家的，请不必挂念。”他到各位施主家都一一说了，然后仍从空中飞到了苏州城内，找到了各位施主，到灯景最热闹的地方看了一遍，又买了苏州的许多吃食。见众人玩得尽兴，丁野鹤这才用来时的方法，将众人送回。

众人回到家中后，都听家里人说：“刚才丁师父来过，说你们都到苏州看灯去了。可真有此事？莫不是丁师父的鬼话吧？”

众人都说：“千真万确，是有此事！”

几十位施主家都是同样的说法，于是，大家这时才明白，丁师父真的是个能腾云驾雾的神仙！人人也都大吃一惊：“我们与这样一位活神仙相处这么久，却居然一点也不知道，真是肉眼凡胎啊！”

第二天，各家都准备了礼物到庵中，要拜丁野鹤为师，要学他的那些神仙法术。

人们向丁野鹤恳求道：“丁师父，你真是个活神仙下凡，怎么要藏头露尾的，一直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知道了，就都愿意来拜你为师，向你学点神仙之法。你还有什么奇特的功夫，能不能做给我们看看呢？”

丁野鹤笑笑，说道：“我还会化鹤！”

众人问道：“怎么个化法？请做来给我们看一看。”

于是，丁野鹤就用剪刀剪成了几十只纸鹤。然后，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吹了一口仙气，叫了一声：“变！”

顿时，那些纸鹤都变成了真鹤，在空中盘旋飞舞，高声鸣叫。众人见了，便都去捕鹤。好不容易捕下来，依然是些纸鹤而已。

丁野鹤却乘着众人争相捕鹤、人声喧闹的时候，当场抱膝而坐，竟坐化而去了！待众人发现时，他早就去世多时了。于是，众人也只能是大大惊叹而已！

后来才知道，丁野鹤在几天前，曾写了如下四句偈语留给他的妻子王氏：

懒散六十三，妙用无人识。

顺逆两俱忘，虚空镇长寂。

开始时，王氏也不相信有什么神仙之事，直到后来丁野鹤真的

变鹤坐化之后，她才知道丈夫真是个神仙。她把丈夫的遗体送到吴山庵中，用布漆漆好，端坐于上，终日以香火供奉。自己取了个名字叫王守素，也做了女道士。从此，二十年不下吴山。后来，她自己也成为仙而去了。

如此说来，这吴山顶上其实不止两个神仙，那徐弘道、张紫阳、丁野鹤和王守素，不就是有四位神仙了吗？

接下来要说的一位，是冷启敬。

这冷启敬是杭州人，名谦。当年，他的父母梦见一位仙官骑着一只仙鹤飞来，进入他家室内，因此怀孕。后来生下他来，果然是仙风道骨，一尘不染，又具有神仙的骨相。于是，这冷启敬长大后，就一门心思地想学长生不老的法术，终于到吴山的火德高中，做了一个头戴黄冠的道士。

他原本就是仙官谪降下凡，所以他通晓音律，凡是人们不知道的，他都十分精通；他还擅长弹琴，就是与古时那位著名的嵇康相比，也不差分毫；他又善于绘画，随意落笔，便有超凡脱俗的境界。

一次，冷启敬遇到一位精通占卜的金华人，名叫胡日星。此人能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他一见到冷启敬，就说：“你是神仙中的人！”又掐指算过，写了几句话在纸上，交给了冷启敬。那几句话是：“甲午年七月十三日午时，玄妙观有吕洞宾下降，他就是你的师父，将传授你道法。”

冷启敬把这字条收藏起来，把几句话牢记心上。

到了甲午年七月十三日那一天，冷启敬大清早就去到玄妙观中等候。直到中午时分，才看见一位全真道人走进观来。

看那道人，身上穿着一件百衲道袍，腰间系着一条黄锦丝带，脚下是一双多耳麻鞋，头上包着一顶九华仙巾——果然是过海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吕纯阳。

那吕洞宾进了观门后，见有一株芭蕉，就径自到书案上取了

笔，在芭蕉叶上即兴题诗两首。

冷启敬见他题写完后，立即走过去，跪在地上叩头道：“弟子冷谦，求师父教我道法！”

吕洞宾说道：“你的名字已是列在仙籍上的。我今日到此，就是专门为了向你传授道法的。我的师父正阳子曾经对我说过：‘你这两口应当传授两点。’我遵循师父之命而来，看见有一缕青气出现在吴山顶上，看来你果然是有仙缘的人啊！”

于是，吕洞宾就把修行的秘诀，一一传授给冷启敬，然后便化作一朵云而去。

冷启敬得到真传以后，专心修炼，终于得到了仙道。他能够自由进出于幽冥之境，飞行变化，无所不能。于是，就有一些仙人，如张金箔、张三丰等，常与他来来往往。

那张金箔是山西平阳府人。每到杭州，就来与冷启敬相处。闲着无事时，两人就斗法玩耍。张仙将唾沫吐在水中，变成为一尾金色鲤鱼；冷仙就将唾沫吐在水中，变一条大水獭去吃那鲤鱼。寒冬腊月，张仙口吐赤气，顿时满屋如火一般炎热；而冷仙则取来胡桃一枚，朝空中掷去，顿时在冬日里响起了震天霹雳，人人胆战心惊……他俩这样的斗法，真是不一而足。

张三丰听说了冷启敬的名声后，特意到吴山来拜访。二人一见如故，十分投契，又时常在一起切磋道法。有时候，二仙一同在室中静坐，都从头顶上出神，到福建去采集荔枝，然后一同返回。冷仙曾经画了一幅《蓬莱仙奕图》，由张三丰题诗在画上。后来，张三丰告别了冷启敬以后，就不知道他去了何方。

冷启敬经常在室中静坐出神。一次，他在静坐中，发现海中有一艘船即将沉没，船上的人呼号求救。冷仙立即飞出一道符，派潮神伍子胥前往救助，船因此而获救。

有一回，冷启敬在路上，向一位老妇人求一碗茶水。那老妇人

不耐烦地说：“我洗了衣服，要趁着太阳晒衣，哪里有工夫为你烧茶？”而且口里还骂道：“好一个不知好歹的贼道人！”

冷启敬听了，心中很是气愤，便说道：“那我得要你再忙上一回。”他才走出几步，突然间就天降大雨，将老妇人所晒的衣服全部淋湿。而这雨，就只降在老妇人一家头上，而邻居家却根本就没有下过雨。

这一年，杭州大旱，田里的禾苗几乎即将枯死。而各处多次祈雨，也毫不灵验。百姓们十分恐慌。

冷启敬知道后，便自己写了一份表章，上奏于玉帝，表示愿意减去自己的三年寿命，以祈得一场透雨，救助这数百万生命。他将表章焚烧后，就登坛作法，敲起令牌，念起咒语，大声呼唤风伯、雷公等迅速行云降雨，救助百姓。

不一会儿，就听到呼啦啦一阵风响，风伯、雷公已经应命而到，并向冷仙禀告道：“玉帝十分憎恶杭州的人喜好奢侈，经常糟蹋五谷粮食，杀生害命；人多狡猾奸诈，常有人做些大斗小秤、损人利己的事情，作孽的人很多。正因为如此，才将这城四周的泉水井水，全都封闭起来，要将杭州的人们统统饿死。今日，玉帝看见了你的奏章说得非常恳切，这才下令，要我等与五方行雨龙王到此，立即兴云布雨！”

说完，那雷公、电母、龙王一齐施展神威，顿时浓云密布，大雨倾盆。这一场雨真是非同小可，雨过之后，到处的田地都得到了足够的水分，终于救助了这杭州城中的百万百姓。

那时，明朝的第一位开国元勋、青田的刘伯温，与冷启敬十分要好，两人时常在一起切磋道术。冷启敬经常在月下弹琴，那琴声清雅，绝非尘寰俗世所能有。刘伯温便赋诗相赠，对其大加称赞。

洪武四年，明太祖因为非常反感于元朝音乐失去了古代圣贤音韵，有意改变这种状况，便问刘伯温：“有谁精通音律，可以来担

当这一重任呢？”

刘伯温说道：“在浙江杭州，有一位道人冷谦，隐居在吴山顶上，非常精通音律，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太祖听了，很是高兴，当即下令，封冷启敬为太常协律郎之职，并命令尚书詹同、陶凯共同整理乐章。冷启敬奉旨后，终于修正改定了九奏乐章，又将五音、六律的规范全部考订，不差分毫。他又亲自率领了一班懂得音律的人，在宫殿庭院中演奏这些乐曲，一时间，果然让人们回忆起那虞、舜时代的美妙音乐来。这使得太祖十分高兴。冷启敬也因此得以在京城，经常与刘伯温谈笑，吟诗唱和。

冷启敬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名叫孙智。他俩从小就是邻居，长大了又同在一个学堂里读书。但这孙智的家境十分贫寒，生活常常无以为计。他知道冷启敬在京中得了个协律郎的官职，心想，再穷的官也比富百姓的日子好过，便来到南京找冷启敬，指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接济。

冷启敬见到这位孙智，无奈地说：“你真是不该到这里来。你也不该有我这么一个姓冷的朋友。如今我又是做了这个冷官，手里整天拿着的只是冷冰冰的乐器，说到底还是一个冷人。虽然有热心肠，却没有本事去做，哪里还有多少俸禄来资助你啊！”

孙智说：“如今我是饿着肚子，只想能喝点冷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的。就随便你怎么接济吧！”

冷启敬被他逼得无法，只好说：“我有一个神仙的妙法，为了你也只好用一用了。我现在指给你一个去处，但是你千万不可多取，只能稍稍拿一些金银之类，可以解救贫困就是了。休要贪多，误了大事！”

孙智连声应道：“决不多取！决不多取！”

于是，冷启敬开始作法。他在墙壁上画了一个门，又画上了一

只仙鹤守在门口。然后，他口中念念有词。念完后，他叫孙智自己上前敲门。

刚一敲，那门忽然“呀”的一声打开。孙智进去一看，只见到处摆满了金银珠宝！原来，这里是朝廷的内库。这孙智可是一生一世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财宝啊！他简直看花了眼，取了金又拿了银，又还想要些明珠异宝，真是恨不能将这里所有的财宝全部都搬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么一想，反倒又弄得没有了主意，便又想：“还是不要拿珠宝吧！”就把金银拼命往周身上下到处塞满，这才费力地从门中走出来。

冷启敬一看，就恼怒地说：“我不是叫你少取些吗？你怎么竟取了这么多？如果皇上知道了，那罪名可是不小的啊！”

孙智说：“我也就只是这么一次罢了！”

冷启敬苦笑着说：“这是犯法的事啊！莫非还准许你再做第二次么？”

那孙智也不再言语，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谁会料到，孙智在进库取宝的时候，他的袖中有引子一张，上面写有他的姓名。孙智当时只是心急火燎地取金银，哪里会注意到别的东西？不知不觉竟把那引子遗失在库中，而自己则是完全不曾发觉。

后来，库官进这内库中来盘查，突然发现失去了不少金银，十分惊吓。又在地上捡到了那张引子。库官立即上奏朝廷。

太祖洪武爷知道后，大为震怒，立即下了命令，派校尉将孙智抓获。孙智就将进库取宝的事情，连同冷启敬一一招供出来。于是，冷启敬很快就被抓捕。

冷启敬被带到御前时，便对校尉们说：“我今天是非死不可的了！只是此时我的口实在是干渴难忍。如果能够得到一口水来解解渴，那真是大恩大德，感激不尽的啊！”

一位校尉就去找得一个瓶子，汲了水来给他喝。冷启敬一边喝着水，一边将吕洞宾所传授的天遁之法默默念咒。然后，他把瓶子放在地上，先将左脚插进瓶中。

校尉觉得奇怪，便问道：“你在做些什么？”

冷启敬笑着说：“我想变个戏法让你们瞧一瞧。”说着，他又将右脚插入瓶中，渐渐地，只见他的腰部也进入到瓶里。

校尉们叫道：“作怪了！”恐怕他整个身子都钻进瓶里，便一把将他抱住。哪知道，这是他的作怪之法，任随你怎样抓抱，他那身子就像是浇了油似的，滑溜得很，渐渐缩小，竟全身都溜了进去。

校尉们可真是吓极了。朝瓶子里看时，见那冷启敬的身子已经不过几寸长了。校尉们大喊道：“冷谦！你怎么变成个小人儿钻进瓶子里，一会儿可怎么去见皇上啊？”

冷启敬在瓶子里回答道：“我是一年也不出来了！”

校尉们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就伸手到那瓶子里去捉他，可是哪里能捉得到？等把手退出来时，再一看，那冷启敬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

校尉们大哭起来，喊道：“冷谦呀冷谦，你为何要害我们？你如今是逃脱了，可是叫我们怎么去见皇上啊？我们是要为你死定了的啊！”

这时，就听见瓶子里有很小的声音在说：“你们不必惊慌，我决不会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可以直接把这瓶子送到皇上面前，我在瓶子里答应皇上就是了！”

校尉们这才稍稍放了心，便捧着瓶子到了御前，禀告道：“已将冷谦拿到。”

太祖一看，哪里有冷谦？大为愤怒道：“大胆！叫你们去捉拿冷谦，怎么是拿来了一个瓶子？”

校尉忙说：“冷谦就在瓶中。”

太祖大为惊奇，问道：“人怎么会在瓶子里呢？”

校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一禀明。

太祖哪里肯信，就试探地喊了一声：“冷谦何在？”

就听见那瓶子中果然有声音应答：“臣冷谦在！”

太祖说：“我可以宽恕你的罪过！你快出来见我！”

冷启敬在瓶里应道：“臣有罪，不敢出来见驾。”

太祖说：“我已经宽恕了你的罪过，不必再藏身于瓶中，还是出来见见！”

冷启敬仍然答道：“臣有罪，不敢出来见驾。”

太祖命人取瓶子上来，朝里面一看，瓶中并没有任何踪影，但是一问一答却应对自如。太祖再三要他出来，他只是在瓶里回答：“臣有罪，不敢出来见驾。”

如此反复几次，太祖大怒，将这瓶子扔到阶前摔碎，可是，仍然没有看见那冷启敬的影子。就叫人随便拾起一块碎片，喊道：“冷谦！”

这一块碎片立即应道：“臣冷谦在。”

又问道：“你快出来见我！”

这一片就说：“臣有罪，不敢见驾。”

另外再拾起一片，再三问，应答仍然如此。问来问去，每块碎片都在应答，却始终不见他在哪里。

太祖心中暗想：“这事就像当年汉朝的东方朔，在汉武帝身边十八年，却不知他是岁星下凡。我现在既然知道他冷启敬是神仙，要与他谈些神仙变化的方法，怎么能够让他就这样走了呢？”

太祖便又派了人到杭州仔细察访，竟没有一点踪影。又发布文告昭示天下寻访，但始终再也没有一点关于冷启敬冷谦的音信了

.....

骑龙升天

〔明〕周清源 辑

一石 编译

马自然这个神仙，单讳一个湘字，是钱塘人。他家世代都在衙门当差做官。马自然不肯做官，却好读书赋诗做文章，到长大了，又专门好学神仙法术。他父母死得早，家里只有哥哥和嫂嫂两个人。他哥哥也在县衙里做官。马自然劝哥哥说：“衙门里的钱不好赚，都是耍手段昧良心弄来的，用起来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人们找钱是为了儿孙，如果弄这没有天理的钱，倒还对儿孙有害。不如守本分做点生意，如果运气好，也能赚到钱，何必在衙门里混呢？假如有了失误犯了刑法连命都要贴上去，到那时失悔就迟了。”他哥哥说：“弟弟的话很有道理，但是公门里面也好修行啊！如果有冤枉的，我就帮他解脱；遇到坏人，我就不轻易地放过他。我决不吃那没天理昧良心的钱。”马自然说：“哥哥这样做，就是子孙的福气了。”

后来，马自然学道的决心愈来愈坚定，他准备到外面去参神访道，就辞别了哥嫂，云游天下去了。他听说叶法善的道法神妙，就到长安去拜叶法善为师。叶法善一见到他，就晓得他有神仙的相，于是传给马自然炼丹的法门，叮嘱他在炼丹的时候，要心神专一，不要理睬美人的纠缠引诱、妖魔鬼怪的吓唬和虎豹蛇虫的干扰。马自然经受住了这些考验，炼成了丹法，那降龙伏虎的本领，与叶法善天师都差不多了。

马自然喜欢玩弄一些戏法，游戏人间。他曾掉在湖州的霅溪

里，很久都没有见他从水里起来，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淹死了。谁知道过了整整一天，他才从水里走出来，连衣服都没有打湿。他坐在水面上说：“昨天是项羽接我去喝酒，我喝得大醉，所以回来迟了。”溪边上围观的人很多，看到他脸色通红，酒气熏人。他把手指着溪水，那溪水就往上倒流；收了手指，溪水又依旧往下流淌。他指着溪边的柳树，那柳树就随着他的手指在溪水上来来去去；停了手指，柳树仍然在溪边原处。他指着溪上的石桥，那石桥就分成两段，人们就走不过去；但他收了手指，那石桥还是完整的，并没有丝毫断过的痕迹。

有一次，马自然到婺州姨妈家去。他的姨妈已经去世了，但后来在她灵座中说起话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天天要儿子媳妇供养吃的喝的，如果稍有一点不合意，就要从大人骂到小孩子，或者就要叫儿子惩罚鞭打丫鬟、仆人，儿子不敢不依从她的吩咐。马自然将要来到的前一天，那个姨妈已知道了，就吩咐看门的人说：“明天马家外甥来了，绝对不可以放他进来见我。这小子特别厉害，他要找我的麻烦。”

第二天，马自然到了姨妈家门口，看门的不放他进去，马自然问清楚了原因，大声地笑起来，说：“这个在灵座上说话的姨妈不是真正的姨妈，她是个妖精伪装的，所以害怕见我。你们不要受她的骗。等我进去就会弄清楚的。”那看门人天天挨鞭打，心头正在有气，听了马自然的话，就把他放进去了。马自然直接闯到灵堂上，向灵座作揖，说：“外甥专门来拜见姨妈。姨妈为什么死了又会显灵，又会说话，会料理家里的事情呢？”他说过后，灵座里没有回音。马自然又说：“姨妈天天说话，今天见了外甥怎么倒不说话了？姨妈如果不说话，外甥一天到晚地等着不走开。”这时，才听到灵座里叹了一口气，说：“今天看见外甥来了，心里非常悲哀，所以说不出话来。”说着就哭了起来。马自然一听果真是姨妈的声音。那儿子媳

妇也跟着一齐哭了起来。马自然又问：“姨妈怎么能够还魂转来，活在阳世？”姨妈说：“阴间地府因为我的阳寿没有完，所以放我转来。由于我的儿子媳妇年纪还小，所以我天天在这里料理家务。”马自然说：“姨妈既然能够说话，为什么不现形出来和外甥见一面，以慰藉我对姨妈的思念之情！”姨妈说：“阴阳不同，怎么好现形和你相见？”马自然说：“不必现出全身，只露露头脸，或露出一只手来，等外甥见一见就行了。”姨妈再三不肯。马自然说：“如果姨妈不肯见我，我就要在这里住一年，一定要见姨妈一面才甘心。”姨妈被马自然催逼得没有办法，只得从灵座里伸出一只手来。看起来和真的一模一样，儿子媳妇见了又哭了起来。马自然不吭声，一把捏住那只手，那姨妈大声叫起来：“外甥怎么这样没有礼貌？”马自然捏住那只手，用劲拍打了几下，一把扯了出来，却原来是一只白脸老狐狸，于是就把它打死在地上。

马自然除了这个老狐狸精后，游历到常州。那时，宰相马植被贬谪为常州刺史。马植平常就听说过马自然的名声，就邀请他相见，要和他认为同宗。马自然说：“我家世代做杭州的小小吏目，怎么会有贵族同宗？”他就是这样不肯高攀阿附贵人。

有一天，马自然在马植家的筵席上，用一个瓷器装上土，种上瓜子，一会儿瓜子就发芽、引蔓、开花、结瓜，众宾客把瓜剖开分食，味道极其香美。马自然又用手在身上腿上一摸，只听见哗琅琅，铜钱滚落了一地。他把这些铜钱撒进井里，一会儿，他叫了一声“出来”，那些铜钱一个个都从井底飞出来；如果有人把铜钱悄悄捡了藏进袖里，转眼间去摸，一个也没有了。有人羡慕地说：“我如果有马神仙这只手，摸出成千上万的铜钱来，成天在钱堆里过日子，就不愁贫穷了。”马自然大笑说：“钱财各人是各人的。如不是你的钱财，就是一文钱也不可以勉强去拿。”马植说：“这城里面老鼠很多，把好些文书案卷都咬坏了，很是可恶。”马自然就画了一道符贴在

南墙脚下，用筷子敲着盘子，长长地啸叫了几声，就见成群的老鼠走到那道符的下面趴在那儿不动。马自然把一只大老鼠叫到阶梯前面，吩咐它说：“你们这些坏畜牲，找些吃食也就算了，怎么咬坏了相爷的文书案卷？你们赶快迁出城去吧。”大老鼠做出磕头的样子，那一大群老鼠也一齐磕头，回身成群结队地往城外去了。从此，城里就再也没有鼠患。

马自然曾经同道士王知微和他的弟子王延叟三个人一道去游南方的越州。有一天，走到一座庙宇，名叫洞岩禅院。那时，正好有三百个和尚都在斋堂里吃斋。见这三个道人走进门来，那三百个和尚没有一个理睬他们，只拿了三碗饭放在三人面前，就像对待乞丐那样。马自然心中想：“释、道二教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家修行的人。平常都说‘僧来看佛面’，就说不得‘道来看太上老君面’么？他们这样轻视慢待我们，我不免同他们开个玩笑，让他们也知道我道教的玄妙。”马自然一口饭也没有吃，只是催那王知微、王延叟二人赶快吃完离开这里。

他们离开洞岩禅院，马自然催促着急急忙忙地赶路。王知微师徒二人问马自然为什么走得这么急？马自然说：“自有玄妙之处，走到前面你们便会明白。”三人脚不停地像飞一样地赶路，一直走到诸暨县南边，才到旅店去休息，这时已经离洞岩禅院有七十里路了。三个人饱饱地吃了一餐夜饭就睡觉了。

且说那洞岩禅院自从这三个道人离开以后，就出了一件怪事：那斋堂里的三百个和尚变成了泥塑木雕，浑身就像被捆绑着戴上了枷锁，个个被钉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不言不语，如醉如痴，和杭州西湖净慈寺里那泥塑的五百阿罗汉一样。幸得有两个和尚当时手上有事情，没有一齐吃饭，才没有遭殃。现在他俩看到这满满一斋堂不说不动的和尚，叫苦连天，晓得是刚才得罪了那三个道人的缘故，被他们用法术制住了。二人急忙出庙门，要追上三个道人

磕头请罪，求他们解救。哪晓得三个道人已经去得远了。他们不顾命地追赶，逢人便问：“看见有三个道士走过么？”路上的人回说：“已经过去很久了。”两个和尚禁不住哭了起来，说：“怎么才能救得禅院里的三百个人啊！”他们边哭边赶，一直赶到半夜，才赶到诸暨的那家旅店。他们敲着店门问：“这里有没有住着三位道人？”店里刚答应一声“有”，两个和尚就喊叫“道爷救命”。

店主人打开店门，两个和尚一步一拜地拜到马自然他们的床前，跪在地下大哭着说：“白天实在是不认识道长，没有恭敬地接待你们。如今院里三百个和尚就像泥塑木雕，一步也动不得。千万请道长哀怜解救才好！”马自然开头只是装睡，两个和尚更是发慌，不住地磕头求饶。马自然这才开口说话：“我和你们同是出家人，虽然教门不同，也应该互相尊敬，怎么就对我们轻蔑侮慢？难道是我道家不如你释家不成！你们既然喜欢轻薄人，就让你们吃点轻薄的亏也不为罪过。如今已教训得够了，你们两位请回去吧，他们一定能行动了，不必担心。”

两个和尚拜谢后，连夜赶回禅院，果然三百人已经走得动了。

再说马自然等三人一直往南边走。那时正是春天，他们看见有一个菜园里的白菜长得很好，就向园主人化几棵来吃。那园主人不肯施舍也就罢了，他反而臭骂了一通“贼道”、“狗道”等难听的话。马自然只是笑了一笑，走了一段路，他叫王知微把纸笔拿出来。王知微说：“园主人不愿把白菜施给我们也是件小事，就是被他骂了一顿，我们出家人也应该忍耐，难道就要拿纸笔写状子告他吗？”马自然说：“不是告他，而是变个戏法取笑他一下。”于是在纸上画了一只白鹭，用水一喷，就变成真白鹭，飞到菜园里，长一嘴短一嘴去啄那白菜。主人去赶，白鹭就飞起来；主人刚一走开，白鹭又飞下去啄个不停。这园主人跑来跑去，脚都跑酸了，却毫无办法。马自然又画了一只哈巴狗，用水一喷，变成真哈巴狗，跑到菜园去赶那白

鹭。白鹭乱飞，狗儿乱追，把几畦好好的白菜全部踩坏了。园主人疑心是刚才向他讨化白菜的道士做法术害他，就找到马自然他们哀求。马自然说：“我不是一定要化你的菜，只是听到你骂得难听，变个戏法取笑一下罢了。”说着就把白鹭和狗儿唤转来，收进怀里。回头再看那园里的白菜，仍然是好端端的，一棵也没有损坏。

后来他们云游到霍桐山，进入长溪县，晚上去投旅店。那店主人说：“已经客满，没有铺位。道人如有本事在墙壁上睡觉，就留你们住。”

那时，天已经黑了，估计前面也不会找到住处，只能住在这个旅店里。正在为难，马自然说：“只要能给你们安排睡处就行，不要管我。”说完，就往上一跳，用一只脚钩在屋梁上，倒挂着睡觉。店主人见了大吃一惊，说：“挂在梁上都睡得，何况墙壁上呢？”马自然就应声走进墙壁里去，隔了好一会，才从墙壁里走出来。店主人向他们道了歉，于是请三人到里面的干净房间里住宿。

从霍桐山回到永康县，住在天宝观。观里有一棵很大的枯松。马自然说：“这棵松树已有三千年了，今晚上要化成石头。”当晚，果然大风大雨，枯松化成了石头，石上还有明显的松树木纹。

马自然很会医病，凡有病人求他医治，他就用他那棵竹子的拐杖打病人的痛处，一打病就好了。如果是胸腹里面的病，用竹杖指着病处，用口吹竹杖的顶端，病人肚里就会像雷一样的响动，就这样，得了几年的病都会痊愈。还有那驼着腰、断了腿拄着拐杖前来治病的人，马自然用竹杖打他们后，就叫他们丢开拐杖，腰也不驼了，断腿也接上了，真是其效如神。那些病好了的人拿钱财来送马自然，他坚决不收，在人家哀求下实在推不脱的，只得稍微收留一些，并且就把它散发给贫穷孤苦的人。马自然说：“我们神仙家拿钱财来有什么用处？从来就没有贪图钱财的神仙。修行的人专门以救济人们为首要的功德，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尚且要拯救，何况对人

呢！遇到渔夫打鱼鳖，猎人捕飞禽走兽，心里都要念‘南无多宝如来’，但愿那鱼禽走兽逃脱超生，修莫大功德。人们生死争斗的时候，能帮助他们解决纠纷，平息官司诉讼，从而保全人命，这样的功德是最大的。”

马自然曾经对马植说：“你们做官的人更要心存阴德。你们那笔尖儿上能修不小的功德，决不可任凭自己的好恶，或一时间的喜怒来判定别人的命运。尤其不可听信奸佞小人的话，而要认真深入地体察下面的实际情况。如果颠倒了是非就会损害别人，冥冥之中会有报应，时间长远一点就会落在儿孙身上。你看那做官的子孙不成器，吃喝嫖赌，败坏家声，甚至断子绝孙的，都是父辈贪赃枉法的报应。对于人命案子或抢劫强盗，不能滥用刑具。从来都说‘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如果屈打成招，就可能伤害无罪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抢劫杀人的强盗，就不要抓到监牢里去使他受苦。那些牢头狱卒像牛头马面一般凶狠，他们不管犯人的死活，有钱者生，无钱者死。还有衙门里的人的话不可以轻率地听信，他们那张利嘴，横说横有理，竖说竖有理，变幻莫测。他们常常玩弄那些千奇百怪的花样，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去敲诈祸害别人，甚至抓无辜的人来当替死鬼。为了需要，他们在文书上可以倒填年月，涂改文字。总之，只要得了钱，他们就无所不为，真有神鬼莫测之机，我们神仙做戏法儿恐怕都没有他们那样巧妙。还有那些干了多年的书吏们，更是老奸巨猾，他们能把主官置于掌握之中。我家世代做书吏，所以清楚衙门里这些弊端。我发誓不愿到衙门做事，而离家修道，到处做济人利物的好事，功成行满，自然会上升天界的。你们做官的肯积阴德做好事，比我们道家更是方便容易。”马植听了马自然这一番话，十分信服，从此以后，努力做个好官。

后来，马自然回到杭州，恰好哥哥不在家。马自然对嫂嫂说：“我这次回来要与哥哥分开住，我要住在东边园子里。”嫂嫂说：“小

叔怎么说这样的话？你多年出外云游，今天回来正好与哥哥同住，怎么说起分居的话来？”马自然也不解释，又问道：“哥哥今天回不回家？”嫂嫂说：“他明天才回来。”马自然说：“我专门回来要见哥哥一面，哥哥却要明天才回来。今天的日子好，我等不得他回来，就要出门去了。”嫂嫂弄不懂他的话的意思，就说：“多年不见，等哥哥明天回家来见一见再走嘛。”马自然说：“我等不得了。”说完就闭上眼睛死了。嫂嫂见了非常吃惊。

第二天，哥哥回来看见马自然死了，说：“我弟弟回来要住东园，是要我把他埋葬在东园的意思。他劝我在衙门里多积阴德行方便，我照他说的做了。他自己修行本是要长生不老，现在反倒很快就死了，才活得三十五岁，难道世上有这样的短命神仙？天天说升天，今天倒入了地了。”于是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就把马自然埋在东园里。

马自然死后几年，在唐宣宗大中十年，东川上奏朝廷，说在剑川梓桐县，有一个道士，骑着一白龙升天。他在升天的时候对众人说：“我是浙江的马自然。你们大家只要努力修行，广积阴功，人人都可以升天。”宣宗皇帝因此颁发敕书，命令浙西道验看马自然埋葬的地方有没有尸首？浙西道亲自到埋葬的地方，挖出棺木打开一看，并没有尸骨，只有一根青竹杖。宣宗又命浙西道再验看一下叶法善的坟墓，挖开只得一口宝剑、一双鞋。这才晓得两位神仙都是尸解而去，并不是真正死了。

选自《西湖二集》

八仙过海

〔明〕吴元泰 著

渝 文 编译

所谓八仙，就是李铁拐、钟离、吕洞宾、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而铁拐先生是八仙之首。

那一日，八仙赴瑶池，参加了为庆贺王母寿诞而举办的蟠桃大会之后，辞别时已是酒酣耳热。正准备乘云返回，忽然看见云端之下的东海，浩浩荡荡，白浪滔天，一望无涯。吕洞宾高兴地说：“我很久以前就听说东海广阔无边，其中还有海市蜃楼出现。不如我们今日乘兴东游一番，观看这东海的胜景。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铁拐一听便说：“可以啊！”

果老有些犹豫地说：“今天大家都有些醉了，还是改日再去游玩吧！”

钟离摇头道：“大家能够整整齐齐地聚集在一起很不容易，再说也难得起这样的兴致。而且，眼看龙华大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何不就从这里开始游玩，一路就到龙华赴会，然后再返回，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听钟离这么一说，大家都认为有理。于是，八仙就兴高采烈，飘然向东海而去。

不一会儿，众仙就来到了东海上空。停住云头，只见海面上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十分惊心动魄。

众仙正在欣赏东海壮景，吕洞宾说道：“各位，今日我们如果就

这样乘云过海而去，未免太乏味了！不如让各位都显显自家的本事，将一件物品抛到海面上，各显神通过海。如何？”

众仙听了，都拍手叫好，一致同意。

于是，李铁拐先将自己的铁拐杖投入水中，然后飘然立于其上，乘风逐浪而去。钟离也不甘落后，就将自己手中的拂尘抛到了水中，也立身其上过渡。紧接着，果老投下了纸驴，洞宾投下了箫管，韩湘子投下了花篮，何仙姑投下了竹罩，蓝采和投下了拍板，曹国舅投下了玉板。后二人一时兴起，竟跳到对方的宝物上去。八仙各显神通，高高兴兴地开始渡海。

此时，东海龙宫中，龙王正在与众臣商议事情。忽然，海面上出现了一大片白光，竟将这海底的各个水晶宫殿映照得通明透亮。龙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派太子摩揭前去察看。

太子得令后，立即带了一批兵将，出海巡视。正好发现蓝采和脚踏着玉板，飘然而过，那脚下的宝物光芒四射。太子一见，大喜道：“我在龙宫中，什么样的宝物没有见过？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奇妙可爱的宝物！若是向此人求要，肯定是得不到的，不如将它抢夺过来！”

太子便命令手下，乘蓝采和不备，上前夺下了他的玉板，并且将他掳入海中。太子得到了宝物之后，先将蓝采和关于囚室中，然后拿着宝物回到宫中，顿时，龙宫中光明一片，如同增添了日月一般。龙王见得到了如此稀罕的宝物，大喜过望，便吩咐大摆宴席，要好好庆贺一番。

再说众位仙人渡过东海后，便纷纷登岸，却没有看见蓝采和。又等了好久，依然不见他的踪影。大家都觉得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铁拐说：“我看一定是龙王在作怪，要好好地找找才是。”

果老埋怨道：“我早就说过，不要在酒后出来乘兴游玩。这下果

然惹祸了！”

钟离笑着对吕洞宾说道：“今天这事，是你所提议的。如今把采和弄丢了，还得由你去找他回来。我们就先去龙华，在那里等你的消息吧！”

洞宾爽快地答应下来。待众仙离去后，他就返身到海面、海滨各处寻找，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蓝采和的踪迹。洞宾心想，这一定是龙王捣鬼，便凌空云端，高声叫道：“龙王你好生听着，快快把我的人送还给我！如果胆敢不还，我就要用火将你这东海烧干！”

洞宾的这番话，恰好被巡海的夜叉听见，急忙去报告太子道：“有个人在岸上叫骂，说是如果不把他的人还给他，就要将海烧干。”

太子一听，勃然大怒，立即披挂出海，看见了洞宾后，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在这里放肆撒野，口出狂言？”

洞宾答道：“我是上仙吕纯阳吕洞宾！只因为我的道友蓝采和被淹没在你这海里了，所以我特意来此寻他。你快快回去报告龙王，立即把他送还与我！”

太子冷笑道：“我如果不还，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洞宾说：“那我就用火将你这东海烧干！”

太子喝道：“你休得狂言！还是趁早回去。不然我连你一起拿下！”

洞宾大为恼怒，立即拔剑向太子杀来。太子一转身，就回到了水中。

洞宾便把带来的铁拐的火葫芦投入海中。但见那葫芦立即变化成千百个葫芦，一齐喷出火来，顿时将那海面烧得通红，海水如同开了锅一般。

那龙王在龙宫中，听到外面一片混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问左右：“外面为何如此喧闹？”

左右禀报道：“刚才是太子夺得了玉板，又将那人捉拿到宫中，关押在囚室里。现在上仙吕纯阳来到外面要人，太子不还，他就用火葫芦烧红水面。海中大众十分惊恐，所以喧嚷得很。”

龙王说道：“既然已经夺了人家的宝物，又何必还关押人呢？快去传令，将那人放回去就是了！”

左右得令，就将蓝采和送出水面，交给了洞宾。洞宾这才收了火葫芦，与蓝采和一同去与众仙友会聚去了。

众仙友见二人平安归来，都很高兴，便问蓝采和为何被龙王掳去。采和就将前后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如今玉板还在龙宫中，不能取回。我今日无缘无故被掳，受尽了羞辱，还望众仙友为我复仇雪恨！”说完后失声痛哭。

众仙十分愤怒。铁拐说道：“可恨这些水族小妖，怎么胆敢如此无礼猖狂？用不着大家动手，还用我的这个葫芦，顷刻将他那海水烧干，不愁玉板取不回来！”

果老说：“还是请洞宾再去索要一回。如果龙王不肯归还，那时再烧海，也不为晚。”

洞宾欣然答应，何仙姑说她也要去看看。于是，二仙便再次返回东海。到了海上，洞宾大声索要宝物。巡海夜叉听了，急忙禀报太子。

太子恼羞成怒，立即带了虾兵蟹将，一齐杀出海来，要捉拿洞宾。

那太子哪里是洞宾的对手。才战得几个回合，太子便招架不住了，要逃回水中。哪知，此时的大海，已经被何仙姑用她的宝物竹罩严严实实地罩住了。太子没有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再战。这时，只听见洞宾大喝一声，把手中的宝剑望空中一掷，那剑正好砍中了太子的额头，太子顿时身亡。众虾兵蟹将四处逃窜，又都被仙姑罩住，死伤无数。

败兵逃回海中，报告龙王，太子被杀。龙王大惊，急忙命令二太子点齐兵将再出海大战。二太子仗着人多，将二仙团团围住。洞宾也不敢怠慢，立即取出飞剑望空掷去，化为千百万把飞剑，从天上飞落而下，杀得四面的围兵鲜血淋漓，死者无数。二仙冲出阵来，正好遇见二太子挺枪杀来，洞宾拔剑一挥，便劈下了二太子的左臂。吓得二太子急忙忍痛逃回海中。

洞宾与仙姑见水族兵将全都逃散，便起身返回了。

而此时龙王正在等候消息，忽然见到自己的二太子浑身是血地败了回来，大叫了一声就昏死在地。过了好一会儿，龙王才缓过气来，恨恨地说：“好个吕洞宾，你竟敢连连杀我太子，伤我二太子！我如果不报此深仇大恨，有何脸面再坐此龙王之位！”说罢立即传令，调集海中精兵十万，自己亲自督战，发誓一定要扫除那帮仙党，为儿子们报仇。

再说洞宾和仙姑返回后，把大战的经过说与众仙听，大家都很高兴，唯独果老皱着眉头说道：“龙王父子虽然逞强，但是你们也只应该多用言语去加以规劝教化他们。如今，你们杀了他的两个儿子，龙王岂会善罢甘休？不久就会有兵杀过来了！”

钟离说：“事情既然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们还是趁早作好准备，不然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铁拐对钟离说：“你本来就是善于用兵打仗的。依你之见，这一仗，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

钟离笑说：“你们只要听从我的调遣，就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千。哪怕敌人众多，也管教他们片甲不回。”众仙都说这个自然。

于是，钟离说道：“也用不着到别处去借兵。就我们八人，分成四路，各人可以变化少量的人马，用来迷惑敌人。各人的军中要设一面令旗，摇动的时候，就四面一齐出动。这样，就可以战胜敌人了。”

话刚说完，就看见千军万马，杀声震天，是龙王领兵来到，列下了阵势。龙王走出阵来，大骂吕洞宾，要报二子之仇。

钟离立即下令：洞宾、湘子在左面，采和、仙姑在右面，铁拐和国舅殿后，果老管旗；又吩咐道：“如果看见我斗不过龙王时，就请果老摇旗，招来四面的人马一齐出动……”

吩咐完后，钟离自己做了先锋，挥剑出阵。龙王见了，也不说话，举枪就朝钟离杀来。二人大战了五十多个回合，也不见胜负。龙王阵中的兵马着急了，就杀出阵来，要为龙王助阵。

果老一见，急忙摇动号旗。只听见，突然之间，四面喊声大作，从左、右、后各处，八仙两两一组，率军杀出。龙王大惊，不知这四面八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自己先就乱了阵脚，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八仙越战越勇，龙王已是无力招架，只得逃入水中。铁拐和洞宾就放出葫芦中的火，顿时海上火光烟雾冲天；钟离又用他的拂尘蘸起海中的水洒向四方；仙姑也用她的竹罩舀水灌进葫芦里面……不一会儿，东海海水竟变得一片干涸。龙王只得带了妻子向南海逃去。初战获胜，八仙便住进了龙王的水晶宫。

当天，南海龙王敖闰升殿时，发现东海那边烟尘冲天，正在向巡海水官查问原因，方才知是东海龙王与八仙交战，急忙点兵遣将看守南海，又派人前去打听东海的消息。正在安排时，就有左右来禀报，说东海龙王带了妻子前来投奔。敖闰大惊，急忙将东海龙王迎进大殿。问起缘由，东海龙王大哭着，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敖闰听后，大怒道：“太子夺了玉板，他八仙以理讨还就是了。怎么可以如此猖狂，杀人放火？大王不要忧心，我一定带兵为你报仇！”又问道：“八仙一共带了多少兵马？”

东海龙王说：“八仙的兵马并不多，但都是十分精干勇猛的。”

敖闰又问：“现在他们驻扎在何处？”

东海龙王答道：“他们现在就居住在我的龙宫里。”

敖闰一听，高兴地说：“他们驻扎在那里，简直就是送死罢了！”

见东海龙王还没有明白，敖闰就说：“他们如果是驻扎在高高的旱地上，我们就必须调兵遣将，布下阵势，列阵交战。这样去打败他们，实在是十分困难的。现在，他们既然是住进了龙宫，那他们自己先就失去了地利。我就用四方的水去灌他，就算他们有百万雄兵、通天的本领，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东海龙王听了，十分高兴，忙说：“此计很好。只是事不宜迟，要立即行动才是！”

敖闰立即写了两份告急文书，派人立刻送给西海、北海龙王，约定到第二天的五更时分，听到了连珠号炮后，同时放水助战。西、北二王得到文告后，都表示一定照办无误。然后，敖闰又命令四十名河海水官，各自领兵出去，以接应四面涌来的水；又命东海龙王督促各处的军务；再点了十万精兵，自己披挂妥当，等到五更天时进发。

再说八仙进了龙宫后，看见宫中珍宝无数，富贵非常，十分感慨，都说既然已经如此富贵了，何必还去抢夺蓝采和的玉板呢？如今落得个国破人亡，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众仙在后宫中找到了玉板后，便打算暂且在这龙宫中住一晚上，明天一早便去赴龙华大会。

这天晚上，众仙都已安睡。唯有果老，年纪最长，又有些放心不下，始终没有睡得安稳。到了四更时分，果老听见外面轰隆隆地好像有炮声，急忙叫醒众仙道：“外面有动静，恐怕是敌兵又杀来了，我们赶快做好准备。”

几位仙人不以为然：“那龙王已经大败而逃，哪里还敢再来？”

铁拐说：“那可不一定。所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我们的确是不可不防。何况，他们善于用水，而我们此时是在海底，如果他们决水来淹灌我们，那我们就都要变成鱼鳖了！”

钟离一听，猛地拍打自己的脑袋说道：“此言极是！”他立即命令洞宾出海去看看虚实。还未得到消息，就听见一声炮响，杀声震天，只见四面的海潮，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八仙打算立即上岸，却已找不到去路；就用火来烧海，哪知那水是自上而下逼来的，火不燃而灭。霎时间，那海水就淹到了众仙的腰身处。正在惊慌之时，众仙发现只有国舅一人，走到哪里海水都会自行分开，原来，国舅腰间的宝带是用辟水犀做成的。众仙大喜道：“我们有这个宝物就可以报这个仇了！”于是，便一人拿上一片辟水犀带，一路出海，那海水立即分开成一路，众仙这才得以逃离上岸。

那四海龙王决水后，见东海又是一片汪洋，并没有发现八仙有何动静，便以为他们已经全部被淹死在海中了。于是，敖闰便传令收兵。东海龙王十分感谢三海龙王的鼎力相助，便在宫中备下宴席，以答谢三位龙王的救助之恩。

再说八仙上岸后，原本想就此退去，但又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正在无计可施时，洞宾心生一计，便对众仙说：“他们能够用水来淹我们，那我们就用土去掩埋他们。此时四海龙王都在东海龙宫中饮酒，我们不如推倒泰山来填这东海。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他们虽然是兵多将广，但是恐怕自救都来不及了，哪里还能够与我们开战呢？这样，虽然压不死龙王，也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众仙都拍手称赞道：“妙计！妙计！”

于是，八仙上了泰山，先将许多泥土沙石搬下抛进东海。然后，八仙分列在八方，一齐用力，将那泰山抬起，就听见一声震天巨响，那泰山就被掀倒到东海之中，沧海顿时变成了桑田。八仙拍着巴掌哈哈大笑：“这总算洗雪了我们被水淹的耻辱了！”然后，众仙便一同到龙华赴会去了。

再说那四海龙王正在欢宴之时，忽然到处是沙石乱坠。南海龙王说：“一定是那八仙已经逃脱，现在又来攻击了！”

四海龙王便一同出海察看。刚出海面，就看见泰山轰隆隆倒了下来，顿时将敖闰带来的十万雄兵压于海底，仅逃脱了四海龙王及身边的几十个随从。东海龙王回头一看，自己的龙宫已经被掩埋在沙石之中，海面全部变成了平地。他气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左右急忙将他救起，同三位龙王一起，到南海去商议对策。

四海龙王到了南海。那东海龙王一直闷闷不乐，流泪不止。敖闰想了好久，终于想了一个主意，便说道：“依我看，八仙已经犯下了四条大罪：一是擅自杀害了太子；二是火烧龙宫；三是妄自移动泰山；四是填平了东海。这四罪，都是犯了天条的。现在我们可以以此为理由，立即奏报天庭，玉帝一定会大怒，必然要派兵将前去征讨。那时，我们就带精兵跟随助战。如果能够杀了他们，则我们是奉命征讨；如果是他们得胜，他们又会得到违抗天命的罪名，更加触怒玉帝。所以，我们只要上一奏表，就可以置八仙于死地了！”

东海龙王大喜，立即写下表文，当即去到天宫，上奏玉帝。玉帝看了表文后，果然十分震怒，立即命令天将赵元帅前去察看，如果有这四件事，就立刻去讨伐八仙。元帅领旨后，便到了东海。那四海龙王便将八仙如何凶残说了一番，又带元帅去看了各处。元帅见那东海果然已被泰山所填，顿时勃然大怒，问明八仙现在龙华会上后，便带领众天兵直奔龙华而去。四海龙王大喜，便各自带了兵将，也跟随元帅前去找八仙厮杀。

八仙在龙华会上，正与众天仙宴饮，见赵元帅领兵前来，知道是龙王先告了状。于是，洞宾就到了阵前，对赵元帅说道：“请天将先回天庭，不可只听一面之辞。待明天我们去当面向玉帝奏明此事，然后再领罪。”

那赵元帅性急，只说道：“我只是奉玉帝圣旨，哪里管你们的是是非非？”说完，就举起大刀朝洞宾杀来。

顿时，一场混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难分胜败。混战中，铁拐举

杖击中了赵元帅的手腕，元帅大刀落地，只得仓皇逃走。

这边，八仙正担心明日必有大军前来，也来龙华赴会的齐天大圣大笑说：“放心放心！明日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管叫他们片甲不回！”

那边，赵元帅败阵后，回去禀报玉帝。玉帝立即又命令关、温二将，带天兵二十万去捉拿八仙；还不放心，紧接着又派了马、赵二将，再带兵二十万前去助战。关、温二将心细，认为如果龙王不得罪于八仙，八仙何至于如此逞强。于是，二将到了阵前，便先向对阵的钟离和洞宾问起。

钟离见他们是先礼后兵，便将事情的前后经过说起。但话未说完，随后赶来的马、赵二将已经从后面杀了上来，八仙只得奋力应战。正厮杀得难解难分之时，齐天大圣手持铁棒，直杀入天兵阵中，顷刻间就将马、赵二将手中的大刀打断，二十万天兵损失近半。

正在危急之时，忽然来了老君、如来和观音大士。三圣先劝开了战阵，然后听八仙、龙王各自陈说自家的道理，双方便是各执一理，争论不休。

于是，三圣便一同去见玉帝，对玉帝说：“八仙固然是有罪的，但是事端最初是起于龙王，无故抢夺他们渡海的玉板，还关押了蓝采和，这才惹出了这么多的后事。而天兵前去问罪时，又没有给他们申辩的机会，并不是他们有意要与天兵对抗的。”

玉帝听了，也觉得有些不妥，便问道：“既然如此，就依你们三位的办法处置此事吧！”

三圣便回到阵前。观音对八仙、龙王说：“天下没有长久争斗而不求和解的道理。如果你们还要继续拼命争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我们已经见过了玉帝，来为你们调解。你们须得听我们的话才好。”

龙王、八仙都答应愿意听从观音大士的调解。

于是，观音便命令八仙取来玉板，从八片玉板之中选了两片最好的，交给龙王，并说道：“你的儿子为此而死，死者已经不能复生了。你就将这两片玉板放到宫中，如同见到你的儿子一样！”

龙王啼哭着从命，又问道：“我的龙宫已经被掩埋了，我到何处去安身呢？”

观音说：“此事也不难。”说完，便将手指朝海中一挑，就将那泰山从海中挑起，再轻轻放回原本的去处；而瞬间，海中的龙宫等景物立刻就恢复了原貌。大家见了，都心悦诚服。

三圣带了八仙、龙王，一同去见玉帝。玉帝见事端已经圆满解决，也很高兴，便对八仙和龙王说：“你们无缘无故地搅乱乾坤，本来应该重重问罪。但是，看在老道、老佛和观音的份上，就都从轻发落。龙王罚去一年的俸禄，八仙谪降一等。一年期满后，即可恢复。

龙王、八仙谢罪后，便告辞了三圣，各自驾云返回各自的住所。自此，八仙过海的风波终于了结，从此天下太平。

选自《八仙出处东游记》

秋公逢仙女

〔明〕冯梦龙 纂辑

梁 晴 编写

宋朝仁宗时候，江南平江府东门外有个长乐村，离城三里远近。村里有个老翁叫秋先。秋先家里有一所草房、几亩田地，老伴已故去，又无儿女，孤身一人过日子。好在秋先从小就酷爱栽花种果，将田业都荒废了，专门侍弄花木，倒还不觉得寂寞。

秋先爱花，那可是爱得不比寻常。他如果得到了一种不常见的花株花种，一定比捡着珍宝还要高兴。有时本来是因紧要的事情外出，路上看见别人家有一种花儿，不管别人愿不愿意，他必定要赔笑脸，说好话，千方百计进去赏看。如果那花木比较平常，他自己家里也有，那么他还不会耽误太久；假使是一种名贵品种，他家没有，或者虽有却已开过花了，那他一定会将正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一看再看，依依不舍，磨磨蹭蹭，久久忘归。因此，人们都叫他花痴。

说到买花，秋先是绝不吝啬。他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不管身边有钱无钱，一定要买。没钱便脱下衣服拿去当了。有些卖花人知道他这脾性，就故意要高价。秋先讲价讲不下来，又一心中意，只得忍痛买了它。又有些破落户泼皮无赖之流，晓得秋先爱花爱得痴，就四处去寻觅好花，趁主人不防时折了来，弄些泥土捏在花枝上，假装说是有根的，拿来卖给秋先。秋先不知有诈，也买了它。奇怪的是，秋先拿去栽了，竟然也能活。

就这么日积月累，秋先营造了一个大园子。园子四周用竹子编

成篱笆，篱笆上交缠着蔷薇、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等，篱笆花墙下面撒下蜀葵、凤仙、鸡冠、秋葵、莺粟等花种，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罗、剪秋罗、满地娇、十样锦、美人蓼、山踯躅、高良姜、白蛱蝶、夜落金钱、缠枝牡丹等各类花，不胜枚举，层层叠叠地布满篱笆，遇到花儿开放时，灿烂如锦屏，包围着大花园。园子各处，种着许多奇花异卉，一年四季，一花未谢，一花又开，竟然没有间断的时候。园子的向阳处设了两扇柴门，门里一条竹子铺的小路，两边用柏树作屏障遮护。转过柏屏，便是三间草堂。房子虽是草盖的，却高爽宽敞，窗户明亮。堂屋正中挂了一幅无名小画，设了一张白木卧榻，另有些桌椅凳子，都很干净，地下也打扫得无丝毫尘垢。草堂后面还有几间房舍，卧室就设在里面，也被各种花簇拥着。整个大园子处处是花，十分繁茂，真可以说是四时不谢，八节长春。

篱门外，正对着一个湖，名字叫朝天湖，俗名荷花荡。这湖东连吴淞江，西通震泽，南接庞山湖。湖中的景致，无论春夏秋冬或晴或雨都各有韵味，令人赞叹。秋先在岸边堆了些土，筑成了一道堤，然后在堤上种了些桃树和柳树。每到春季，桃红柳绿，宛如西湖胜景。秋先又在湖岸边插满芙蓉花，在湖中栽种了白、粉、红等各色荷花。盛夏时节，花儿盛开，满湖彩云烂熳，香气袭人。人们划着小船采摘菱角，歌声在花叶间飘荡。遇到斜风吹起时，年轻人荡桨竞渡，纵横如飞。堤上湖下，人们修船晒网，还有逗弄小孩子的、结网的、醉卧不醒的、潜水赌输赢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秋先看到邻里乡亲高兴，他自己自然也满心欢喜。

秋先每天清晨起来，照例是扫净花底落叶，然后汲水浇花，到晚上又浇一回。每见一株花开，他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并且去暖一壶酒，或者煮一壶好茶，先进行浇奠，再向花深深作揖，然后坐在花下浅斟慢饮，酒酣兴到，还随意吼两嗓子。疲倦了，就以石为枕，睡在花根旁边。遇到狂风暴雨的日子，秋先便在花枝间巡行，将

吹倒的加根竹竿扶起来，夜间要起来看好几次。在花凋谢的时候，秋先终日叹息落泪，将花瓣收集起来装入干净的罐子里，深埋长堤之下。

秋先最恨折花的人，他说：花一年只开一阵子，甚至只有几天，花枝熬过了一年的冷淡，才得到这几日风光，正在得意时候，却被人摧折，花要是会说话，肯定会哀叹。他认为，花从芽生根，由根生枝，一干一枝，不知要经过多少年月。被人折了，不能再接上枝，像人死不能复生。折一枝就少一枝，今年少一枝，明年就少一干，花怎么能延续生命呢？有了这些想法，所以秋先生平不折一枝，不伤一蕊。别人要来摘花，他一定要再三劝止，甚至低头下拜，代花求情。多数人感念他一片诚心，因此住手。有时他不在，花儿被人摘了，或者亲朋好友进来后伤了花朵，他会伤心，或者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吵闹。到后来，秋先就不轻易让人进他的园子，除了他最好的几个老朋友。

秋先的园子里，还有很多果树。为了不让禽鸟啄食花、果，他总是放置了一些米谷在空地上，让鸟去啄食，尽量不伤果树。园里的果品产量高，又大又甜。秋先总是摘下新果祭过花神，然后自己才尝一尝，又遍送左邻右舍尝新，剩下的卖掉，作自己的衣食之用。

秋先终日与花为伴，从小到老，已有五十多年。他身体强健，怡然自得，还常常周济村里的贫困人家，全村人都很敬仰他，称他为秋公。他则称自己为“灌园叟”。

可是，秋公竟然遇到了一场大难，差点丢了园子，丢了性命。

这事得从一个叫张委的人说起。张委是平江城里一个官家子弟，为人奸狡诡诈，残忍刻薄，常常仗势欺害良民百姓，弄得别人破家荡产方才住手。他手下跟着一班如狼似虎的奴仆，还有几个无恶不作的无赖子弟，一群人到处惹是生非。那一阵，张委一班人正住在他家在长乐村的庄园里，庄园离秋公的家不远。

这天早饭以后，张委一伙在村中闲走，不觉走到秋公的园子门前，只见篱笆上花枝鲜媚，四周树木繁茂，不禁一齐赞叹道：“这地方真幽雅！是谁家的？”有人说是花痴秋公的园子。张委说：“我曾听说这秋老儿种了些奇花异树，不如进去看看。”有人说老头儿古怪，不许人进园看花。张委哪里肯听，叫人上去敲门。

当时正是牡丹盛开的时节，秋公刚刚浇灌完毕，就听见“砰砰砰”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见有五六个人，酒气熏天。秋公料到是看花的，便拦在门口，说：“诸位来这儿有什么事？”

张委大大咧咧地说：“你老儿不认得我么？我是城里有名的张衙内，那边张家庄园就是我家的。听说你园子里有些好花，特地来看看。”

秋公忙说：“禀告衙内，老汉也没种什么好花，不过桃杏之类，都已谢了。”

张委哪里肯听，往秋公当胸一推，秋公站立不住，被撞到一边去，众人一齐拥进了园子。秋公看挡不住，只好关了园门，跟着进来。张委一伙一看，花草还真是多，尤其牡丹花开得最盛，而且都是些名贵品种，如像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穰、舞青猊、大红狮头、姚黄、魏紫等等。花大如丹盘，五色灿烂，光华夺目。众人齐赞：“真是好花！”张委忍不住要踏上旁边的石头去闻花儿的香气。秋公最不能容忍这个，他觉得那样会玷污了花，于是说：“衙内站远些看，莫要上去！”

张委因他先前不让进来，已窝了一肚子气，正想找碴子闹事，听了这话，喝道：“闻一闻，哪里就弄坏了花？不让闻，我偏要闻！”说罢索性摘了几朵花下来，凑到鼻子下面闻。

秋公气得不得了，又敢怒不敢言，心想他们看看走了就好。谁知张委竟吩咐家人去取酒菜，要边饮酒边赏花。秋公劝阻不得，不一会儿，一伙人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秋公气得嘟着嘴坐

在一边。

那张委观赏花木，越看越爱，就起了个不良之心，想要霸占它。他斜着醉眼问秋公卖不卖园子，把秋公吓了一跳，忙说园子是他的性命，不舍得卖。张委恶狠狠地说：“你再说不卖，写张帖子送你到县里大狱去！”秋公想，他们都醉了，怎能和他们说得清楚，先哄着再说。于是忍了气，请宽容一天，从容办理。

张委一伙人喝得烂醉，又要去采花，秋公急忙扯住张委的衣服，求他不要摘。张委伸手将秋公推开，秋公死死揪住张委的衣服不放，说：“衙内就是杀了老汉，这花也决不让你摘！”

那帮泼皮无赖偏不听秋公的，一齐上前乱抓乱摘，秋公急忙放了张委，拼命去阻拦，却拦得了东边，顾不了西边，气得心疼肉痛，骂道：“你们这些贼男女，无事登门，将我欺负，要这性命有什么用！”边说边赶到张委身边，一下子撞去，把张委撞倒在地。众人赶忙撤下花，赶过来打秋公。张委跌了一跤，心中气恼，把花打了个片蕊不留。

秋公见了，气得呼天抢地，满地乱滚。邻居们听到园子里吵闹，急忙跑过来，看见满地花枝，那班人正在行凶，连忙上前劝住。他们问明了缘故，一齐替秋公赔不是，忍气吞声，把那班泼皮送出了园门。邻居们又将秋公扶起，老头儿放声痛哭，大家劝了他一阵，各自散去。

秋公一个人呆在园子里，看着那些被践踏污染的残花，心里刺痛，又哭起来，边哭边说：“花啊，我一生爱护你们，从不曾损坏一瓣一叶，哪知道你们今天会遭此大难！”正哭着，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话：“秋公为什么要这样痛哭？”秋公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女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容貌美丽，装饰淡雅，却不认得是哪家的女孩子，便收泪问道：“小娘子是哪家的，来园子里有什么事？”

女子说：“我家住得离这儿不远。听说你园子里牡丹开得正好，

特地来游玩，谁知花都凋谢了。”

秋公听她提到牡丹二字，不禁又哭起来。女子问他为什么啼哭，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一说出，那女子笑道：“原来是为了这个。你想要花回到枝头么？”秋公道：“小娘子不要取笑，哪有落花返枝的道理？”女子说：“我家祖上传下个落花返枝的法术，屡试屡验。”秋公化悲为喜，倒身下拜道：“如果小娘子能为老汉施展这个法术，老汉无以为报，不过每一种花开，老汉一定来请小娘子赏玩。”女子说：“你也不要拜了，去取一碗水来。”

秋公慌忙跳起来去打水，心里想：“世上哪有这样的妙法？该不是见我哭泣，故意取笑我哟？”又想：“这小娘子我从不认识，岂有要我的道理。保不定是真的呢。”急忙舀了一碗水端去，抬头不见了那女子，花已经都在枝头上，地上一个花瓣也不见。再看枝头的牡丹花，原先一花一色，现在却变成红中间紫，淡里添浓，一种花竟然五色俱全，比原来更鲜艳。秋公又惊又喜，说：“小娘子果然有这样的妙法呢！”他以为女子还在花丛中，就放下水，要上前去道谢。谁知他在花园里钻来钻去，寻遍了园子，也没有看见那女子的影子。他思忖道：“说不定还在门口呢，我得去求求她，请她将这妙法传给我。”

秋公赶到门口，拽开门，见外面没有女子，却坐着两个老者，一个唤做虞公，一个称做单公，都是和他交情不错的邻居。他们见秋公出来，一齐站起来拱拱手，说：“听说张衙内在这里无理取闹，我们正在田里干活，没有来帮你。”

秋公说：“别提了，受了这班泼皮许多气，幸亏一位小娘子走来，用了个妙法，将花朵救活，还没来得及谢她一声，所以赶出来。二位看没看见女子往哪边去了？”

二老非常惊讶，说：“花被打坏，能有什么法子救活？我们在这里坐了好一阵，也没见什么女子来往。”

秋公想了想，恍然大悟道：“这么说来，莫不是神仙下凡？”就把女子怎样救活花儿，花儿又变了色的经过告诉了二老。

二老说：“嘿，有这样的怪事！我们进去看看。”就走进了花园。

秋公拴好门，三人一齐走到花下，都称赞女子，说肯定是个神仙，凡人哪有这样的法力。秋公即刻焚起一炉好香，对天叩谢。二老说：“这也是因为你平日爱花心诚，才感动了神仙，因此下凡来帮助你。”秋公心里高兴，拿出酒菜，留二老饮酒赏花，直到晚上二老才告辞。

二老回去后，将这事传得全村人都知道了，人们都说明天要来看花，就怕秋公不许。秋公见神仙下凡帮助，就有了修行济世的念头，因此一夜没睡，坐在花下想事儿。想到张委闹事，忽地醒悟：“都怪我平时心胸狭窄，所以才招来凌辱。如果我有神仙那样的汪洋度量，无所不容，哪里会有这样的事？”第二天早上，秋公将园门大开，任人观看，只是对进来的人说：“你们随便看，只是不要采摘。”人们听了这话，互相传开，都惊讶秋公突然大方起来。全村男女老少，都到花园里来赏看，秋公心里很高兴。

在张家庄园里，张委对众人说：“昨天被那老家伙撞了一跤，难道就这样饶了他？我们今天再去要他这园子，他要是不给，我们多叫上些人，把花木打个稀烂，也好出出气。我们快走，别叫他想出对付我们的办法来。”

众人出了庄门，听人说秋公的花园神仙显灵，落下的花重新上了枝头，而且变成五色。张委不信，说：“这老家伙有什么本事，能感动神仙下凡，而且不早不晚，花刚刚被我们打坏，神仙就来了，难道这神仙是他家养的不成？我看他一定是怕我们又去，故意编出这话来叫人传说，显得他有神仙保佑，使我们不敢摆布他。我们偏不信他的。走！”

一伙人很快到了园门，见园门大开，男女老少，进进出出，往来

不绝。众人说：“原来真有这事呢！”张委说：“别管他！就算神仙现在在里面坐着，我也要这园子！”他们一伙往里走，转弯抹角，来到草堂前，一看，果然话不虚传，昨天打坏的花枝繁花灼灼，比往天更艳更亮。张委十分惊奇，但是霸占园子的念头全然不改。他想了一阵，忽然起了一个恶念，于是一挥手，带着一伙人忽啦啦出了园门。众人问他为什么不再向老头要园子，张委说：“我想出个好计策，不出几天，这园子自然归我。”众人问有什么妙计，张委说：“现今贝州有人行妖术谋反，朝廷已发下文书，严禁邪道妖术，悬赏捕缉妖人。我明天就以落花上枝为理由，教张霸到府里去告老家伙以妖术迷惑人。老家伙受刑不过，自然招认，他一下狱，这园子被官府拍卖，哪个敢买？还不就是我的。”

一伙人当即进城，写下状子，第二天叫仆人张霸去平江府告秋公。张霸与衙门的人很熟，所以张委选他去干这件事。

平江府大尹正在派人专心缉访妖人，见了状子，上面说长乐村全村男女都看见的，不由得信，于是派缉捕使臣带了几个公人，由张霸带路，前去捕人。张委一伙也跟着出了城。

一行人赶到秋公园子，秋公还以为是来看花的，并不在意。谁知那伙人一声吼，赶上前将秋公捆了。秋公大吃一惊，急忙问：“老汉犯了什么罪，望列位说个明白。”众人口口声声骂他是妖人反贼，不由分说，押出门来。邻居们看见，大惊失色，拥上来询问。缉捕使臣吼道：“你们还要问么？他犯的罪不轻呢，只怕村里的人也有份呢！”吓得村民们一哄逃走，只有虞公、单公等几个平时和秋公要好的，远远跟着，打探实情。

张委一伙见秋公被押走，便把园子锁了，也赶到平江府前。

缉捕使臣和公人将秋公押到，跪在月台上。那些狱卒都得了张委打点的银子，早已备下了几种刑具等候。大尹喝道：“你是哪里的妖人，竟敢在这里用妖术煽动百姓？你有多少党羽？快快从实招

来!”

秋公听了,不知这话从何说起,于是禀道:“小人一家世代居住在长乐村中,是当地土民,并不是妖人,更不知道什么妖术。”

大尹说:“你用妖术将落花上枝,一村人都看见了,你还敢抵赖!”

秋公听他说到花,明白是张委使坏,就将张委占园打花,仙女下降使落花上枝的经过细说了一遍。大尹哪里肯信,嘲笑他道:“多少慕仙求仙的,或者修行到老的,都没能遇到过神仙;岂有因你哭,那神仙就肯来的?就算来了,也一定会留下个名儿,使人晓得,为什么又不辞而别?本官推断,这都是你编的谎话。你这谎话能哄哪个?不消说,你一定是个妖人。狱卒,快给他上刑!”

狱卒们齐声答应,如虎狼一般蜂拥上来,掀翻秋公,扯腿拽脚,就要上刑。谁知这时大尹忽然一阵头晕,差点跌下公座来,只觉得头眼昏眩,坐身不住,只得吩咐将秋公上了大枷,发下狱中监禁,明天开堂再审。

狱卒押着秋公出来,看见张委,秋公哭着说:“张衙内,我与你近日无仇,往日无冤,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害我的性命?”张委也不理他,带了一班恶少转身走了。

虞公、单公接着秋公,问明缘由,说:“这明明是冤枉!你也不要着急,我们回去联络村人出具一张保单,保你出来。”狱卒在一边催促,将秋公下了大狱。

到了夜里,秋公被锁在囚床上,手足一点不能动弹,心里十分悲苦,他想:“不知是哪位神仙救了我的花,却被张委那小子借此陷害。神仙啊,你若可怜我,也来救救我,我情愿弃家入道。”正想着,只见前天的那个仙女来到面前。秋公急忙叫道:“大仙快救救弟子秋先!”仙女把手一指,枷锁纷纷脱落。秋公爬起来,叩头道:“请问大仙姓氏。”

仙女说：“我是西天瑶池王母娘娘座下的司花女，感念你惜花志诚，所以让落花回到枝上，谁知这反而被奸人作了借口。不过你命中注定也该受这次磨难，明天你会得到解脱。张委损花害人，花神已启奏天帝，将减掉他的寿命。对那些帮他作恶的党羽，都将降下灾难，以警戒他们。你一定要专心修行，数年以后，我会来超度你。”

秋公再叩头，又询问仙女修行之道。仙女说：“你惜花有功，现在也以花修行。你只要以花为食，一定会得道飞升。”说完后教了秋公一些食花的方法。秋公又叩头感谢，抬头看，仙女在狱墙上向他招手，叫他上去，随她逃出去。秋公爬到墙的一半，觉得很吃力，眼看快要爬到墙头，忽听下面有人敲锣，喊道：“妖人跑了，快拿住！”秋公一慌，跌了下来，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还枷在囚床上。想起刚才梦中的一切，历历分明。他断定不会有难，心中稍觉宽解。

那张委见秋公下了大狱，便带着恶少们备了酒肴，一齐出城去，来到秋公园子里。走到草堂前，不觉一惊，奇怪，昨天开得正艳的牡丹花又是一朵不剩，像前天打下时一样，满地都是。张委说：“看来这老家伙果真有些妖法，不然为什么才半天这里又变了。难道是神仙打下来的？”

一个弟子说：“他晓得衙内要赏花，故意弄这法子来吓我们。”

张委说：“那我就赏落花。”

于是众人铺开毡条，席地而坐，放怀畅饮。饮到月色向西，都有几分醉了。这时，忽然一阵大风吹起，把地上的花朵都吹得竖起来，眨眼间都变成了一尺多高的女子。众人大惊，都叫道：“怪哉！”话音未落，那些女子迎风一晃，都已长大，一个个容貌美艳，衣饰华丽，在那里站了一大堆。众人见一大群女子个个标致，都看呆了。这时，一个红衣女子说：“我们姊妹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深蒙秋公呵护珍惜。谁知突然遇到你们这些恶人，俗气熏污，毒手摧残，又诬陷秋

公，霸占园子。现在仇人就在眼前，姊妹们何不动手报仇雪恨！”众女郎一齐举着袖子扑上来，那袖子有好几尺长，挥动起来，如大风吹动，冷气入骨。众人大叫“有鬼”，到处乱跑，有被石块打中脚的，有被树枝抓破脸的，有的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乱了好一阵，才站住脚。清点人数，单单不见了张委、张霸两个人。

这时风已停住，天色已近黄昏，那班恶少像捡了性命一样，各自抱头鼠窜而去。家人喘息定了，才叫上几个有力气的庄客，打着火把四处寻找。找到园中，听到大梅树下有呻吟的声音，家人举火把细看，原来是张霸被梅根绊倒，跌破了头，爬不起来。两个庄客把张霸扶着走了，众人继续寻找。找了一圈，园中寂静无声，牡丹园里，繁花还在枝头，大家不由得吐舌头称奇。又找了几圈，仍然没有找到，一伙人决定回去，明天再找。刚要出门，正碰到虞公、单公一伙人，听说园里闹鬼，要进园看看。他们听说张委不见了，就和庄客们在园子里又找起来。

在东墙角的一棵槐树下，他们看见张委的软翅纱巾挂在树枝上，都说：“有了纱巾，人肯定就在近处。”于是打着火把沿墙照过去，走了不多几步，有人叫道：“苦也！”原来转弯处有个粪窖，窖中有一人，两脚朝天，头和身子不歪不斜，正好插在粪里。庄客家人认得那鞋袜衣服，说正是张委。顾不得脏臭，只好上前打捞起来，抬到湖边洗干净，摸了摸，早已没有气了。虞、单二老暗自念佛，和邻居们四散回家。这天晚上，张霸因头破伤重，五更时分也死了。张家大小哭哭啼啼，备办丧事。村里人都说：“真是报应啊！作恶的不得好报！”

第二天，平江府大尹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就吩咐升堂，准备调审秋公的案子。这时，只见一名公差气喘吁吁跑来，禀告说本案原告张霸和主人张委昨晚都死了，事情的经过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大尹大惊，却不相信有这种怪事。不一会儿，见有一百多人来到府

门前，自称是长乐村的里老乡民，联名来保秋公。保单上诉说了秋公的为人，平日惜花行善，并不是妖人。张委想霸占花园，设谋陷害，神道报应，前后事情，细细辨析。大尹昨天头突然发晕，已经有些怀疑这事恐怕是冤枉，今天读了乡民保单，心里一下子很肯定了。他想幸好还没有用刑，于是命人从狱中带出秋公，立即释放。又给他开了官府告示，让他在园门张挂，不许闲人损坏花木。众人叩谢出了府门。回到村里，秋公又谢了众位乡邻，然后与虞、单二老回到自己的园子。秋公见牡丹花茂盛依旧，伤感不已，二老拿了些酒来，为秋公压惊。秋公又请众乡邻吃了几天酒席，以表谢意。

从此以后，秋公开始每天吃一些花，渐渐习惯以后，便不再吃人间食品，专以花朵为食物。园子里的果子卖了钱，秋公都拿去给众乡邻。几年以后，秋公白发转黑，脸色竟如孩童脸一样红润。

这天正是八月十五，丽日当天，万里无云。秋公正在房中打坐，忽然祥风轻吹，彩云蒸腾，空中音乐嘹亮，异香扑鼻，只见青鸾白鹤，盘旋起舞，渐渐来到庭前。云中正站立着司花女，两边旌旗飘扬，宝盖高举，仙女们吹奏着乐器。秋公一见，倒身便拜。司花女说：“秋先，你一向做好事，已经功德圆满。我已申奏天帝，降旨封你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使你脱离尘世，升入仙界。你要好好管理保护百花，对爱花惜花的人，给他们加福添寿；对残花毁花的，给他们降祸降灾。”秋公向空中叩谢，然后带了花木，随着众仙一齐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虞公、单公和村里的乡邻都看见了，一齐下拜。只见秋公在云端伸头久久望着乡邻众人，直到看不见。后来，人们把长乐村改名为升仙里，又叫它惜花村。

庄周鼓盆

〔明〕冯梦龙 纂辑

渝 文 编译

周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位很著名的贤人，姓庄名周，字子休。他是宋国蒙邑人氏，曾经在周朝中当过漆园吏这么个小官。

庄周的老师，是一位大圣人，是道教的祖师，姓李名耳，字伯阳。李伯阳刚出生时，就是一头的白发，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老子”。

庄生有个习惯，总是喜欢在白天睡觉。睡去以后，他便会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园林花草之间，感觉无比的快活。醒来的时候，往往还会觉得自己的臂膀依然如同两只翅膀一样，在不停地飞动。庄生心中感觉非常惊异。以后，庄生不时在睡觉时梦到同样的情景，于是，总想找个机会，当面向老师请教。

有一天，趁着老子在讲授《易》的空隙，庄生就将这个梦说给老子听。

老子是个大圣人，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许多事情。于是，老子便把庄生梦蝶的前世原因，一一说给庄生。原来，在天地万物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庄生是一只白蝴蝶。后来，有了水，有了树木花草，那白蝴蝶就到处采集百花的精华，吸纳日月的灵秀，渐渐成了气候，变成一只长生不老的蝴蝶，一双翅膀竟有车轮般大小。有一次，这白蝴蝶在瑶池仙境中游玩，竟偷偷地去采集那蟠桃的花蕊，被王母娘娘手下护花的青鸾鸟发现，扑过来将它啄死。这白蝴蝶的精神

不散，就托生到凡间，做了庄周。因为他有很好的根基和悟性，学道的决心也很坚定，所以跟随着老子，学习清静无为的道理。

庄生听罢老师的话后，如梦初醒，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来龙去脉，顿时觉得自己的两腋下好像真的有清风在鼓动，竟有一种如蝴蝶一般要举翅飞翔的感觉。

从此，庄生就把这世上一切事物的盛衰荣枯、得失成败，都看作是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然，而一点也不为之牵挂留恋。老子知道庄生的心中已经大彻大悟了，就把自己的五千多字的《道德经》秘诀，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了庄生。

得到老师的真传后，庄生更是一心一意地诵读修炼，终于能够掌握分身隐形、出神变化之类神仙的本领。从此，他就放弃了漆园吏的前程，辞别了老子，周游天下，访友问道。

庄生是个有妻室的人，他曾经先后三次娶妻。第一位妻子患病去世，第二位妻子因为犯了错误被他休掉。现在的是第三位妻子，姓田，是田齐家族中的女子。当时，庄生游学到齐国的时候，田家十分器重庄生的人品，就将此女许配给他为妻。这田氏长得很有姿色，肌肤白皙，体态婀娜，绰绰约约就像仙女一般。庄生虽然不是好色之徒，对妻子却也是十分疼爱，夫妻俩真是相亲相爱，如鱼得水。

不久，楚威王听说了庄生的贤能，特地派来了专使，送来了黄金、锦缎、骏马和车辆，执意要礼聘他去做上相，执掌楚国的政事。

庄生叹息道：“这就如同一头准备作为祭品而养起来的牛，当它身上披着锦绣饰物，享用着精细的食物的时候，它看见耕牛在辛苦耕田，就会以为自己是多么的舒适荣耀。一旦它被迎进了太庙，宰杀它的刀斧摆到了面前的时候，它就是再想去做一头普普通通的耕牛，也是不可能的了。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于是，庄生坚持不接受楚王的聘请，带着妻子，连夜逃回了宋国，隐居在曹州的南华山中。

一天，庄生到山下，见周围有不少荒坟，不禁感慨万端：“这真是无论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谁都无法逃避一死，谁都不能不回到这坟冢之中。而人一旦进入了坟冢，在里面又岂能还是人呢？”

他感叹了好一会儿，才又迈步前行。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新坟，刚封坟不久，连土都还是湿的。又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浑身穿着白色孝服，坐在这新坟的旁边，手中拿着一把很精致的纨扇，不停地朝着那坟堆连连扇风。

庄生觉得奇怪，就开口问道：“娘子，请问这坟中埋葬的是什么人？为何你要用扇子不停地扇土？一定是有缘由的吧！”

那妇人并不起身，一面继续挥扇，一面说道：“这坟中是我的丈夫，他不幸身亡，埋葬在这里。他在世的时候，我与他十分相爱，真是生死难分。他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如果我以后要改嫁他人，一定要等到丧事办完，坟土干了之后，才可以嫁人。我就想，这新坟上的土，要到何时才得干？因此，就到此来扇它，促它快些干去！”

庄生听见这种话语，心中好笑，又想：“这妇人好生性急！亏她还说什么生前相爱。如果不相爱，还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来。”便对那妇人说：“娘子，你若要这新坟的土快干，是很容易的。只是你的手腕娇柔无力，就让我来替娘子代劳吧！”

那妇人一听，高兴地站起身来，深深地道了个万福说：“多谢官人了！”就双手将那纨扇递了过来。

庄生接过扇子，行起了道法，举手朝那新坟连扇了几下，顿时那土中的水气全部散去，泥土干燥。

那妇人喜笑颜开，拜谢道：“有劳官人用力了！”就拔下鬓边的一支银钗，连同那纨扇，要送给庄生，以作酬谢。

庄生退了银钗，留了纨扇。那妇人高高兴兴地去了。庄生的心中却很平静。

回到家里，坐在自家的草堂上，庄生看着那纨扇，不禁口占道：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
早知死后无情义，索把生前恩爱勾。

田氏来到庄生背后，听见他在慨叹，就上前问道：“先生有什么事情这样感叹？这扇子又是从何而来？”

庄生就把刚才所遇的事说了一遍。田氏听了，非常愤慨，把那妇人“千不贤，万不该”地痛骂了一顿，又对庄生说：“这样薄情的妇人，真是世间少有！”

庄生摇摇头，又道出了四句：

生前个个说恩重，死后人人欲扇坟。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田氏一听，顿时大发脾气，啐了庄生一口，说道：“人与人，看起来都一样，但有的贤慧，有的愚笨，是有区别的。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将天下的妇人都看成同她一样的人？这才是歹人连累了好人。你就不怕有罪过吗？”

庄生说：“你不要尽说好听的空话。假如我庄周不幸死了，像你这样如花似玉的年纪，难道就能熬得过三年五载吗？”

田氏说：“常言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如果不幸落到了我的头上，那样的事，不要说三年五载，就是一生一世也不会去做。我这人，就是在梦里也还有三分骨气呢！”

庄生还是摇头：“难说！难说！”

田氏恼怒起来，骂道：“有志妇人胜过男子！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男人，死了一人，又讨一个，休了一个，再纳一个，就以为别人也是与你一般见识？我虽是妇道人家，也不肯让他人说话，惹后世耻

笑啊！你如今又没有死，却是这样地来作贱人！”说着，就从庄生手中夺过那纨扇，扯得粉碎。

庄生这才笑着说：“不要发怒。但愿以后真的能够这样争气，就好了！”

过了几天，庄生果然得了急病，而且日渐沉重。田氏在床头服侍，哭哭啼啼。

一天，庄生对田氏说：“我的病如今已是如此，恐怕永别也就是早晚的事了。可惜那把纨扇被你扯碎了，要是还留着，正好给你扇坟……”

田氏哭道：“先生你休要多心！我是读书知礼的人，誓无二志。先生如果不相信，我宁愿死在你之前，表明我的心迹。”

庄生叹息道：“你能有这样高的志气，我庄某就死也瞑目了！”说完话，庄生真的就断了气。

田氏悲痛万分，抚尸大哭。在东邻西舍的帮助下，将庄生入殓。田氏穿着一身素服，夜夜悲泣。山前山后的庄户人家，也知道庄生是个隐士，都来吊孝，但毕竟不如城里的丧事热闹。

到了第七天，忽然来了一位少年公子，非常俊俏风流，穿戴得十分阔绰，带着一个老仆人。少年自称是楚国的王孙，当年曾经与庄周先生有约，要拜在先生的门下，今日特地来拜师。进门一见如此情景，连声说道：“可惜！来晚了！”

只见他立即换穿素服，来到庄生灵前，一连四拜，叹道：“庄先生，弟子无缘，竟不能够得到你的当面教诲。弟子愿在此，为先生守孝一百天，以尽弟子的一片情意！”说完，又拜了四拜，泪流满面，站起身来，便请田氏出来相见。

田氏开始不肯出来。王孙说：“这其实是古已有之的礼仪：通家之好的朋友，妻妾是不用回避的。更何况我与先生是有师长弟子之约的。”

田氏只得出了孝堂，来与楚王孙见面，相互寒暄。这一见面，田氏发现这少年如此标致，不禁动了爱慕之心。

楚王孙说道：“先生虽然死了，但弟子我实在难忘他的情谊，想借住在这里一百日，一来为先生守孝，二来先师留下的什么著述，也可以借来一读，以便领教先师的遗训。”

田氏一口答应：“既然是通家之好，那么久住又有何妨呢？”

于是，当即就备饭相待。饭后，田氏就将庄周所著的《南华真经》和五千言的老子《道德经》，全部取来交给了王孙。然后，安排他在左边厢房歇息。

田氏每天以到草堂中哭灵为由，得空就到左边厢房来，与王孙摆谈。日子长了，渐渐熟悉，便已经眉来眼去。何况在这深山之中，还有何顾忌？只是因为女求于男，还有些难于启齿。

又过了半个月。一天，田氏悄悄叫老仆进房，先给他喝了好酒，然后问道：“你家主人可曾婚配？”

老仆说：“小主人还没有婚配。”

田氏又问：“你家主人可曾说过，他想要挑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儿才好呢？”

老仆有些醉意，说道：“我家王孙曾经说过，如果得到一个有娘子一样风韵的女子，他就心满意足了！”

田氏高兴地追问：“果然有这样的话？莫非是你在说谎？”

那老仆说：“老汉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能说谎？”

田氏就说：“既然如此，就请你老人家替我说媒。若不嫌弃，我愿意去服侍你家主人！”

老仆说：“其实，我家主人也曾对我说过，眼前摆着一段好姻缘，只是碍着师长弟子的名分，恐怕人家会议论。”

那田氏着急地说：“你家主人和我的先夫，原本只是生前的空约，又没有当面授教，哪里算什么师长弟子？再说，这地方荒山僻

野，有什么邻居，又哪里有谁来议论？你老人家定要去说合，也好叫你喝上喜酒！”

老仆答应了。待他去后，这里田氏就痴痴地等着好消息。哪知过了一夜，第二天，见那老头出出进进，就是没有过来回话，便瞅了个机会，把那老头喊到房里问话。

那老仆连声说道：“不成了！不成了！”

田氏着急地问：“怎么会不成？莫非昨天我说的那些话，你没有说得明白？”

老仆说：“那些话，老汉都说了。可是，我家王孙也说得有理，他说：‘娘子的容貌，自然是不用说的了；没有正式拜过师徒，也可以不去管它。但是，还有三件事没有办好，所以不好答复娘子。’”

田氏忙问：“快说，是哪三件事？”

老仆说：“我家王孙说：‘草堂中间摆着个凶凶的灵柩，我却与娘子成婚，心中不忍，而且也不吉利。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那庄先生又是有名的贤人，我才疏学浅，恐怕娘子看不起。三是我家的行李在后面还没有运到，空着手到此，聘礼筵席的费用都没有。有这三件事，所以不成。’”

那田氏说：“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呢！三件事都不必多虑。那棺木又没有生根，我家屋后有间破空房，找几个人把它抬过去就是了。这是一件。第二件，我那先夫哪里是什么有道德的名贤？当年就是因为自己不正，管不了家，才会发生休妻的丑事，人家都说他缺德。楚威王相信了他的虚名，送来厚礼，要聘他为相，他自己知道不行，才逃跑到这里，躲藏起来。上个月，他一人下山去，遇见了一个寡妇，用扇子扇坟，说要使那坟土快干燥，才好再嫁人。他就与那寡妇调戏，接过她的纨扇帮她扇土，还把那纨扇带回家来，是我把那扇子扯碎的。他临死前的几天，还为这事生了好一场气，有什么恩爱！你家主人年轻好学，前途不可估量，何况他贵为王孙，而我

也是名门田宗之女，可说是门当户对。今日在此相见，才真是天作之合的缘分。第三件，什么聘礼筵席的用费。是我自己作主嫁人，还有谁来要聘礼呢？再说，我也积攒得私房钱二十两银子，送给你家主人，做一身新衣服，就可以成亲了。你快去说说。如果可以，今天晚上就是吉日，我就与他成亲！”

那老仆收了二十两银子，去回复王孙。那王孙当然同意。田氏得知后，真是欢天喜地，急忙把孝服脱了，开始细细地梳妆打扮，换了一身色彩艳丽的新衣。又叫老仆找来附近的几个长工，将庄生的灵柩，抬放到后面的破屋中。然后打扫草堂，准备筵席，收拾新房，到处摆得灯烛辉煌。

到了晚上，楚王孙与田氏，双双站立在花烛之下，一对新人，花团锦簇一般，美不可言。礼毕之后，二人携手进了洞房。又喝了一杯合欢酒，万千恩爱，正要上床。不料，忽然那楚王孙双眉紧皱，竟动不了脚步，顿时倒在地上，只见他双手捂着胸口，直叫心疼难忍。

田氏见心爱的人突然如此，也顾不得什么羞耻，抱住他就替他按摩问讯。那王孙痛得说不出话，口吐白沫，奄奄一息。老仆也是慌成一团。

田氏就问老仆：“他平时可曾有过这样的病症？”

老仆说：“这病平常也发作过，是一二年发一次。没有什么药可以医治。只有一种东西，才能立即见效。”

田氏急忙问：“要什么东西？”

老仆说：“是太医传的奇方，要用活人的脑髓以热酒吞服，可以立即止痛。在家发病时，老殿下就奏请楚王，拨来一名死囚，杀了取出脑髓。现在在这山里，还会有什么办法？眼看王孙的性命就要完了啊！”

田氏想了想，问道：“活人的脑髓是肯定弄不到了，不知死人的可用得？”

老仆说：“听太医说过，只要死了不到四十九天的，他的脑没有干枯，还是可以取用的。”

田氏说：“那就好！我那前夫才死去二十多天，何不去开棺取用？”

老仆说：“就怕娘子舍不得。”

田氏说：“既然我与王孙已是夫妻，那一副将朽的骨头又有何舍不得的呢？”

田氏就吩咐老仆照看着王孙，自己找了一柄砍柴的板斧，提着灯，去到那后面的破屋中，放好了灯，对准了棺头，双手举斧，用力劈下。

这庄生的棺木很薄，田氏一斧下去，劈去了一块木头，再下一斧，那棺盖就裂开了。只见那庄生在棺里叹了口气，推开棺盖，竟挺身坐了起来。

田氏虽然心狠，但毕竟是个女人，见此情况，早就吓得心惊胆战，浑身软成一团，斧子也落到地上。

就听见庄生叫道：“娘子，快扶我起来！”

田氏不得已，扶起庄生，然后，二人一同回草堂去。

田氏知道房中还有那楚王孙主仆二人，心头捏着一把汗，不知如何下场。到了房中一看，里面依然光彩灿烂，但那主仆二人却不见了踪影。

田氏心头既暗暗怀疑，却也暂时放下了心，便对庄生说道：“自从先生你死后，我是朝夕思念。刚才，忽然听见棺中有些响动，就想起古人中曾经有过还魂的事情，希望你也能复活，所以就用斧子打开棺木。真是谢天谢地！先生果然活过来了！这真是我家的万幸啊！”

庄生看了看田氏，说：“多谢娘子！不过，娘子守孝并没有多久，怎么就穿戴得如此鲜艳美丽了？”

田氏说：“常言道，开棺见喜。我不敢穿着丧服冲了，所以临时换衣，是图个吉兆的意思。”

庄生又问：“再说，我那棺木怎么不是摆在正堂，却是被搁在破屋里面。难道这也是图的吉兆吗？”

那田氏此时已是无话可说了。庄生看着摆满桌上的酒菜，也不再问什么，只叫田氏热一些酒来。庄生痛痛快快地连饮了几大杯。那田氏却指望与庄生重做夫妻，就来温存服侍，撒娇撒痴，甜言蜜语，要哄庄生去睡。

庄生此时已是喝得大醉，他拿过纸笔，写了四句诗：

从前了却冤家债，你爱之时我不爱。

若重与你做夫妻，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

那田氏看了，满脸羞愧，哑口无言。

庄生又写了四句：

夫妻百日有何恩？见了新人忘旧人。

甫得盖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干坟！

写完后，庄生又对田氏说：“我再叫你看两个人。”

庄生用手朝门外一指，田氏回头一看，竟是那楚王孙与老仆二人正朝房里走来。再转身欲问，屋里已经没有了庄生的人影，再看屋外，那主仆二人也踪影全无了。其实，哪里有什么王孙老仆，不过是庄生的分身隐形之术而已。可是，那田氏哪里知道这些，顿时觉得自己精神恍惚，羞愧难当，一时想不开去，竟解下腰间的绣带，悬梁自尽了！

庄生现形后，见田氏真的死了，就将她解下来，把她装进那一

口被劈破了的棺木中。又找来一个瓦盆当乐器，靠着棺木，唱起歌来：

……我非伊夫兮，伊非我妻。
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
大限既终兮，有合有离。
伊吊我兮，赠我以巨斧，
我吊伊兮，慰伊以歌词。
斧声起兮我复活，歌声发兮伊可知！
敲碎瓦盆不可鼓，伊是何人我是谁！

唱完歌，庄生又吟诗四句：

你死我必埋，我死你必嫁。
我若真个死，一场大笑话！

庄生一阵大笑，将瓦盆猛地打碎。然后取了火把，自己纵火，将草堂点燃。不一会儿，火光冲天，几间房屋连同那棺木一起化为灰烬。奇怪的是，只有那老子的《道德经》和庄生的《南华经》，竟然没有被大火烧毁。后来被山里的人们发现，保存了下来，得以流传到今天。

据说，庄生从那时起就云游天下，终身不再娶妻。又有人说，庄生后来在函谷关遇见了他的老师老子，他就跟随着老子而去，终于得了大道，成了神仙。

选自《警世通言》

崂山道士

〔清〕蒲松龄 著

晓言 编译

有个姓王的年轻人，在家排行第七，也算是个殷实人家的子弟。他从小就羡慕修仙学道的人，一心想成就做神仙的好梦。他听说崂山上常有不少仙人来往，便带上行李，朝崂山而去，一门心思地要寻访仙人，学到成仙的本领。

王生到了崂山，登上一座山顶，远远就看见那里有一所道观，看起来环境很是幽静。走进观内，见有一位老道，端坐在蒲团上，雪白的长发一直垂到衣领，而面容体态却很是神清气爽。

王生拜见后，与老道交谈起来。他非常佩服老道所谈论的玄妙机理，便希望能够拜老道为师。他把自己的愿望说了出来。

但是，老道却说：“学道实在是件十分辛苦的事情。看你的模样，恐怕是从小娇生惯养的人，吃不得苦的。”

王生不以为然，他斩钉截铁地说：“道长放心，我一定能够吃苦！”

老道不置可否。到了黄昏时分，老道的门人们都回来了。王生一看，人还真不少，便一一作揖拜见，算是见过了众位师兄，也就算是留在了观中。

第二天凌晨，众师兄都起床后，老道把王生召到房中，交给他一柄斧子，要他随大家一起上山去砍柴。王生当然是领命而去。

王生哪会料到，以后的日子是天天如此：清早上山砍柴，黄昏

时才归来休息。就这样，王生过了一个多月。他看着自己手上脚上重重叠叠的老茧，感觉这样的苦日子实在难撑难熬，渐渐就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一天，黄昏时分，王生砍柴回来，看见老道正与两个人对酌共饮。当时虽然天色渐暗，但室内又还未点亮灯烛。就见道长用纸剪成一圆镜般的纸片，把它粘到墙壁上。顿时，那室中如同悬挂了一轮明月，到处一派光辉，如同白昼，就连地上的纤尘都能看见。如此情景，门人们都很惊异，奔走相告，驻足观看。

客人见了，便对老道说：“如此良辰美景，应该师徒同乐才是！”

老道微微一笑，随手就将桌上的一个酒壶，交给了徒弟们，还叮嘱大家：“一定要尽情喝酒，一醉方休！”

王生心里有些不明白。他想，这么一只小酒壶，七八个人来饮，哪里能够每人都喝到？更谈不上什么一醉方休！于是，就赶快去找来酒杯，想先斟先饮，生怕那酒壶里的酒被别人抢先喝尽了。可是，那酒壶在众人的手中传来传去，酒斟了一杯又一杯，而壶中的酒竟没有看见减少分毫。王生心中非常奇怪。

不一会儿，与老道对坐的一位客人说：“承蒙道长赐予了明月的光辉。不过，就这样冷冷清清地喝酒，似乎少了些乐趣，何不把嫦娥请来呢？”

老道笑了笑，就把自己手中的一支筷子，掷向那墙壁上的明月。

顷刻间，就看见有一位女子，从那月中飘然而出。刚出现时她还不到一尺高，但当她落到地面时，就已经与常人一样了。只见她容貌美丽端庄，纤纤细腰，亭亭玉立于席前。一时间，音乐声起，那女子翩翩起舞，跳起了优美的“霓裳舞”，继而又歌唱道：

仙仙乎，而还乎，

而幽我于广寒乎！……

那歌声清脆悦耳，又如同箫笛般高亢激越。一曲唱罢，就见那女子盘旋而起，飞腾到了酒席之上。众门徒都惊吓诧异，不知女子为何这样。再一看，又哪里还有什么女子？不过是桌上的一支筷子而已。于是又引起了一片惊叹之声。

席上的三人都大笑起来。一位客人说：“今晚的确过得十分愉快！不过，在此地我已经不能够再喝了。能不能到月宫中去再小酌呢？”

老道说：“这有何难！”

顿时，就见三人与酒席都飞了起来，渐渐进入了那墙壁上的明月之中。众门徒看见，他们三人坐在那月中饮酒，就连眉毛胡须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影子在镜子中一样……就这样，又过了好一会儿，那墙上的月光才慢慢地暗淡下来。

等到门徒取来灯烛，送进房中时，只见老道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并没有什么客人的踪影。但是，桌上依然还留着吃剩的菜肴；再看那墙壁上的明月，不过是一张像镜子一样的圆纸片而已！

这时，老道若无其事地问众人：“大家都喝够了吗？”

众门徒高兴地应道：“都喝够了！”

老道就说：“既然如此，那各位就早点去休息睡觉吧！别耽误了，明天一早还要去砍柴呢！”

众人便都各自回房休息去了。王生回房后，心中老是想着今晚的所见所闻，非常羡慕老道的仙术，心想如果自己也学到了，那该有多好！于是，便打消了原先打算回家的念头，安心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仍然和王生刚来的时候一样，每天上山砍柴，早出晚归。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王生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而且，老道并没有对他传授过任何一点仙术。他觉得

自己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了。

一天，王生就直接去求见老道，告辞道：“弟子我从数百里外来到崂山，是一心一意来向仙师学习求教的。纵然不能学到仙师的长生不老之术，也应该能够学到一点小小的本领，这样，至少也可以宽慰一下急切的求教之心。可是，弟子我到这里已经是两三个月了，每日不就是早出晚归地砍柴！弟子我在家中，何曾受过这样的苦楚折磨！……”

老道笑了起来，说：“我早就说过，你是不能吃苦的。今天果然如此。明日一早，就让你下山去吧！”

王生说：“弟子在这里，好歹总是劳苦了几个月，仙师至少应该传授给我一两样法术，也才不枉自弟子来到崂山一趟啊！”

老道问：“那么，你想学点什么呢？”

王生说：“弟子经常看见仙师行走时，所到之处，墙壁都不能阻隔。如果能够学到这一招，也就够了！”

老道笑着答应了。就叫王生走近身边，传授给他一种秘诀。然后命他自己念了一遍，说道：“你要进入墙中时，只要低下头就可以了，不要害怕犹豫！”

王生退离墙壁数步后，念完咒语，就朝着墙壁奔去。当他到达墙壁处的一瞬间时，感觉那里其实空无一物，再回头看时，发现自己已经是身在墙外了。

王生非常高兴，急忙回到院中，向老道叩谢。

老道叮嘱他：“回去后，要心地纯洁，把持好自己。否则，是不会灵验的。”然后，给了王生一点回家的盘缠，便送他下了山。

王生回到家后，逢人就吹嘘自己如何在崂山遇仙，又如何学到仙术，任何坚固的墙壁都不能阻碍他自由进出。

王生的这些话，就连他自己的妻子都不相信。王生十分恼怒，便要当场表演给她看。

于是，他就按照在山上所做的那样，退离墙壁数尺后，念完咒语，低下头就朝着墙壁奔去。当他的头触到墙壁时，“砰”的一声，跌倒在地，爬不起来了。

妻子急忙过去，将王生扶起，再看他时，他的额头上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足足有鸡蛋般大小。

妻子见他这副模样，又气又好笑，忍不住挖苦他几句。

王生有些惭愧，更忿忿不平，大骂那崂山道士欺骗了他。在他看来，那老道一定不是善良之辈……

选自《聊斋志异》

青 娥

〔清〕蒲松龄 著

季 泉 编译

有个山西人，姓霍名桓，字匡九。他的父亲做过县尉，但很早就去世了。霍桓当时虽然年幼，但却聪慧过人，十一岁就被公认为神童，考进县学读书。他的母亲对他特别溺爱，禁止他走出大门之外，怕他发生意外。因而到了十三岁，霍桓连叔叔、伯伯、舅舅等亲戚都分辨不清。

在霍桓住的那个地方，有个做过评事的官员姓武，人们都叫他武评事。这武评事酷爱神仙道术，有次入山修行后，就再也未回家。他的女儿青娥，十四岁就出落得艳丽非凡，楚楚动人。青娥生性好奇，小时候因为偷看过不少父亲学道的书籍，所以跟父亲一样也喜欢神仙道术，特别仰慕何仙姑的为人。自从父亲进山以后，她便立志不嫁，母亲对她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霍桓偶然看见青娥，立即着了迷。他虽然年幼无知，但对这姑娘却爱到了极点。他想向姑娘表达爱慕之心，但又无法与她接近。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母亲，恳求她托媒人去武家提亲。母亲早已听说青娥矢志不嫁，对儿子的恳求感到很为难，因而迟迟不去请媒人。霍桓从此愁眉苦脸，闷闷不乐。母亲看到这情形，心里十分着急，便托一位平常与武家有交往的朋友去提亲，结果真的碰了壁。

霍桓知道后，更加闷闷不乐，走路睡觉都在想接近青娥，可是

想去想来，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恰好这时候有个道士走过他家门口。道士手中拿着一把小铁铲，有一尺多长，十分可爱。

霍桓走出来，向道士借过小铁铲，仔细观看，他问道士：“这是做什么用的？”

道士说：“这是挖药用的。你不要看这铁铲小，再坚硬的石头也掘得进去。”

霍桓不相信。道士使用小铁铲顺手在墙上掘了掘，墙上坚硬的石头像腐朽的粪土一样纷纷下落。

霍桓感到奇怪，从道士手中接过小铁铲，反复摆弄，爱不释手。

道士笑着说：“公子既然喜欢它，那我就送给你。”

霍桓非常高兴，赶紧掏钱来酬谢道士。道士看都不看就拂袖去了。

霍桓把小铁铲拿回家，用砖头、石块作试验，真是一掘就穿。他顿生奇想：从武家的墙上打个洞钻进去，不就可以看到那美人了吗？他根本没想到这样做是犯法的。

夜深人静时，霍桓跳墙而出，直奔武家大院。他用小铁铲凿穿了两道墙，才进入中庭。黑暗中，他发现小厢房里尚有灯光，便伏在外面偷偷向里窥视，只见青娥正在脱衣，准备上床睡觉。一会儿，灯灭了，屋里寂静无声。

霍桓从屋角掘开一个洞钻进屋，这时青娥已经睡着了。霍桓小心翼翼地脱掉鞋子，悄悄爬上床，生怕把青娥惊醒后遭到责骂驱逐，便偷偷躺在青娥身边，闻到青娥身上的香气，心中感到无比快活。由于经过了大半夜的劳累，霍桓疲倦得不得了，所以稍一合眼，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青娥一觉醒来，听到身边响着一起一伏的呼吸声，睁开眼睛一看，一个男人睡在她身边，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屋角出现了个窟

窿，外面的亮光从窟窿中透了进来。她感到惶恐，急忙翻身起来，轻轻开门走出，敲击窗户叫醒了家中的女仆，并跟女仆一起举着灯烛，拿着木棒走进屋内。女仆们仔细一看，认得是霍桓，便使劲推他，才把他推醒。

霍桓醒了后，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两眼像流星一样灼灼有神，似乎并不畏惧，只是有些羞涩，不说一句话。

女仆们指责他是强盗，又是恐吓又是辱骂，他受不了，大声哭了起来，说：“我不是盗贼，实在是因为太爱青娥姑娘，才悄悄爬进来跟她在一起。”

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有的甚至怀疑把这几道高墙掘穿，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干得了的。霍桓把小铁铲拿出来，说它有特殊功能，女仆们拿过来当场试验，果然神奇无比。一个个感到非常惊异，疑心是神仙送给霍桓的宝物。

女仆们打算将事情经过禀告武夫人，青娥低着头不说话，意思是不同意。女仆们看穿了小姐的心思，于是说道：“这书生的人品、才学和门第，倒还不会玷辱我们武家，不如放他回去，让他请媒人来求亲。天亮后我们只给老夫人说昨夜来了强盗就是了，这办法怎么样？”

青娥没答话，女仆们看她的脸色，晓得她已同意，便催促霍桓快走。霍桓要讨回小铁铲，女仆们笑着说：“傻小子还忘不了要回作案的工具。”

霍桓看到青娥枕边有支凤钗，就偷偷地拿来藏在袖中。一个小丫头发现了，当场把他揭发了出来。青娥不说话，也不生气。一个老太婆拍了拍霍桓的脖子，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说他傻，他的心眼可多呢？”于是与其他女仆一起，推推搡搡，把霍桓推出门来，让他依旧从墙洞中爬回去。

霍桓踉踉跄跄回家后，不敢把实情告诉母亲，只是恳求母亲再

请媒人到武家去。母亲想到前次被武家拒绝的情景，再不愿意；但又不忍心看见儿子受苦，只得请媒人到别处求亲。

青娥打听到霍母正在为儿子另择佳偶，心中很焦急，暗地派心腹去给霍母示意。霍母得知姑娘的心意后，非常高兴，就请媒人到武家来提亲。

恰巧这时一个小丫头在武夫人面前泄漏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武夫人觉得受了侮辱，十分气愤。霍家的媒人进门，更触起了她的怒火，她拿着拐杖指天画地，大骂霍桓伤风败俗，还骂霍母不管教儿子。媒人看到这种情景，话都不敢说一句，赶忙狼狈地逃回来，把挨骂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霍母转达。

霍母听了，青筋直冒，怒火中烧，气愤地说：“没出息的东西，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但无论怎样说你武家也不应该无礼谩骂呀！既然你武家知道我儿子不肖，为什么不在他们两人睡在一起时，当场把荡儿和淫女一起杀掉呢？”

从此，霍母一见到武家的亲戚，就唠叨不停。青娥知道后，羞愧得要死。武夫人也很后悔，但又无法堵住霍母的嘴。青娥暗中派人婉转地向霍母说明原委，并发誓一辈子不另外嫁人，她的言辞十分悲切。霍母深受感动，以后真的再也不到处讲了，但提亲之事也不了了之。

这时候，陕西的欧公正好在这个县作县令。他看过霍桓的文章，认为是奇才，就把他招到县衙做事，很重用他。

有一天，欧公问霍桓：“结过婚没有？”霍桓回答说：“没有。”欧公问他为什么没结婚，霍桓这才说：“早先与武评事的女儿有盟约，后来两家有了点小隔阂，就耽搁下来了。”欧公又问：“还愿意这门婚事吗？”霍桓低着头，含羞不语。欧公笑着说：“让我来成全这件美事吧！”随即派县尉和教谕到武家下聘礼。

武夫人很高兴，于是，霍桓与青娥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过了一年，霍家吹吹打打把青娥娶进门。当上新娘的青娥进入洞房后，就把霍桓用过的小铁铲往地上一丢，说：“这把做贼的工具，可以丢掉了吧？”

霍桓笑着赶忙拾起来，珍藏在身边，说：“不要忘了媒人。”

青娥性情温柔、善良，就是很少说话，每天除了早中晚向婆婆请安外，其余时间就关起门在屋里静静地坐着。在家中，她不很留心家务，但如婆婆因红白喜事到亲戚家中去时，她就将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经管起来，而且做得井井有条。

过了一年多，青娥生了个儿子，取名孟仙。她把照料儿子的事都托给了奶妈和保姆，似乎对孩子不太关心疼爱。

又过了四五年，忽然有一天，青娥对霍桓说：“我们恩爱的缘分，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从现在起，我们相聚的日子很短，而分离的日子却很长，怎么办呢？”

霍桓莫名其妙，问青娥是怎么一回事。青娥不说一句话，她精心妆扮去拜见婆婆后，就回到了房间。霍桓见她举止古怪，便跟随她进屋。只见她仰卧在床上，一摸，已经断气了。霍桓和母亲见此情形，十分悲伤，买了一副好棺材，将青娥安葬了。

霍母年迈体衰，每当抱着小孙子，就想起儿媳妇，心痛得像撕肝裂肺一样。久而久之，积忧成疾，一天天衰弱得连床都起不了。她食欲很差，很少吃东西，只想喝鱼汤。但附近又没有鱼卖，要到一百多里外才能买到。当时，霍家的男仆和马匹都分派出去了。霍桓非常孝顺，不等男仆和马匹回来，拿着钱独自就出了门。他日夜兼程，脚不停步，到远处去买鱼。

霍桓买到鱼返回，路过一座大山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天开始黑了下来，他拖着一双沉重的脚一瘸一拐地赶路，一步只能迈出几寸。

正当霍桓举步维艰的时候，一个老头从后面赶来，问他说：“脚

上是不是打泡了？”

霍桓连连点头。

老头就拉他坐在路边，敲石取火，点燃一些药物，熏烤他的双脚。熏烤完后，让他站起来，试着走几步。顿时，霍桓觉得两脚不仅不疼，而且更加有力了。他非常感激，不断向老头致谢。

老头问霍桓：“有什么事这么匆忙？”霍桓告诉他母亲得了重病，并说出得病的原因。老头又问：“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妻子呢？”霍桓回答说：“没找到中意的女子。”老头指着远处的山村说：“这个村里有个好姑娘，如果你肯跟着我去，我可以给你做媒。”

霍桓想到母亲生病正等着喝鱼汤，便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好意。

老头也不勉强，向他拱手告别，并约他几天后到村里来，说只要打听老王就可以找到他。说罢，飘然而去。

霍桓回到家，把鱼熬成汤捧给母亲喝。霍母每顿只喝一小点，几天后病就好了。

母亲病好后，霍桓就带着几个仆人，骑着马到山村去找老王头。到了前几天与老王头分手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指的那个山村。找去找来，不知不觉夕阳就下了山，只见千山万壑高低错杂，远处一片迷蒙。霍桓与仆人分头往山顶上爬，想到高处去寻找那个村庄。谁知山路崎岖不平，根本不能乘马，没办法只得徒步攀登。爬到山顶时，已是暮色苍茫，烟笼雾绕。四下张望，连山村的影子都没看到。正准备下山，可是往回走的路也看不见了。

霍桓心急如焚，在慌张中寻路时，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去，幸好悬崖下面几尺的地方有一个荒台，霍桓正掉在荒台上。荒台只能容纳他一个人，站在荒台上往下一看，黑糊糊的一片，不知道下面有多深！他害怕极了，一动也不敢动，幸而荒台边长着许多小树，把他拦在台石上。

正当霍桓惊慌失措时，突然间发现脚边的岩壁上有个小洞，他

惊喜万分，便钻进洞去。洞很窄小，他只能让背擦着山石匍匐行进，像爬虫一样爬进洞后，他的心才安稳下来，期盼着天亮后向人呼救。

霍桓进入洞中不久，隐隐约约看见洞的深处有些光亮。他沿着光亮往前爬去，爬着爬着，洞子渐渐宽敞。他便站起来行走，约摸走了三四里路，忽然间发现了一所房屋。屋内虽无灯火，却明亮得如同白昼。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女子从屋里走出来。霍桓定睛一看，原来竟是青娥。

青娥看见霍桓，吃惊地问：“郎君怎么来到这里？”

霍桓顾不得回话，拉着青娥的衣袖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青娥不断安慰他，并问及婆婆和儿子的情况。霍桓把家中的情形全都告诉了她。青娥听了，也很难受。

霍桓问：“贤妻已经死了一年多，难道这是阴曹地府吗？”

青娥回答说：“不是。这是神仙洞府。实际上我并没有死，你们埋葬的，不过是一根竹杖罢了。郎君今天能到这里来，也是有仙缘啊！”

于是，青娥带着霍桓去见父亲。来到厅堂前，霍桓看见一个长胡子老头坐在上面，赶忙上前行礼。青娥在一旁介绍说：“霍郎来了！”

老头吃惊地站了起来，握住霍桓的手寒暄了几句，随后又说：“贤婿来了很好，按理，应当留在这里。”

霍桓说母亲正在家中等待，不能久留。老头说：“这我也知道。不过，晚回去三五天，也没有什么关系。”说罢，叫人把美酒佳肴摆出来，招待女婿；同时命丫鬟在西边堂屋里铺床，把洞里的锦绣被褥给他抱去。

霍桓吃完饭后，进入西边堂屋，他暗中约青娥同他一起睡觉。青娥拒绝了，说：“这是什么地方，岂能容许男女同床？”

霍桓抓住青娥的手不放，窗外的丫鬟看见了，哧哧地笑了起来，青娥非常羞惭。正当两人拉拉扯扯的时候，老头闻声走了过来，他斥骂霍桓说：“你这个凡夫俗子，玷污了我的洞府，必须立即给我滚出去！”

霍桓历来自负，受不了这种侮辱，反驳说：“儿女之情，是人生难免的。做老人的怎么能窥视我们的私情呢？要我马上离开，可以，但必须让青娥与我一道走！”

老头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他假意叫女儿跟霍桓一道走，打开后门送他们。霍桓刚出门，父女两个一下关了门回屋去了。

霍桓回头一看，房屋不见了，面前矗立着悬崖峭壁，一丝缝隙也没有。他感到十分孤单，形影相吊，不知身归何处？仰望天空，只见一弯斜月高挂，星斗稀疏闪亮。他感到非常惆怅，顿时间，满腹悲伤化作无名烈火，对着岩壁大声呼号。可是，始终没人理会。他愤怒到了极点，从身边掏出小铁铲，向岩壁奋力凿去，凿呀凿呀，转眼间就掘了三四尺深，隐隐约约听得洞中有人骂道：“真是孽障呀！”霍桓不仅不理睬，反而更加奋力地往岩壁上凿。

忽然间，洞底的两扇门开了，只见老头把青娥推出来，说：“走吧，走吧！”青娥刚出门，岩壁随即又合上了。

青娥埋怨霍桓，说：“你既然爱我，娶我做妻子，怎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岳父大人！哪里来的道士给你这件凶器，真把人纠缠死了！”

霍桓重新得到了青娥，心里高兴得很，也不再同她争辩了，只担心山高路险，难以回家。青娥在悬崖边折下两棵树枝，让霍桓骑上一棵，自己也骑上一棵。两人刚骑上，顷刻间树枝变成了骏马，腾云驾雾，不一会就到了家。到这时霍桓已经失踪七天了。

当初霍桓与仆人失散后，仆人到处寻找找不到他，便返家禀报霍母。霍母又派人到山上去搜查，结果连霍桓的踪迹也没看到。正在担心之际，听说儿子自己回来了，她高兴得不得了，亲自出门来

迎接，抬头看见早已死去的媳妇，吓得差点昏了过去。霍桓赶忙向母亲说了他和青娥重新见面的情况，霍母的心才落下了。

青娥想到自己的形迹可能会叫人吃惊，担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害怕，便要求把家换个地方。霍母听她说得有理，便依了她。霍家在外地还有一所住宅，他们便选了个黄道吉日，把家搬了去，别人一点也不知道。

霍桓和青娥又共同生活了十八年，又添了一个女儿，长大后嫁给本县李家的一位公子。后来霍母去世了，青娥对霍桓说：“在我们老家的荒地中，有块野鸡抱了八个蛋的宝地，母亲可以埋在那里。你们父子应该扶着母亲的灵柩到那里下葬。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可让他留在墓地上守坟尽孝，叫他不必再来了。”霍桓按妻子的吩咐，安葬好母亲后就自己回来了。

一个多月以后，霍桓的长子孟仙离开墓地来看望父母，但两人都不在了。询问仆人，仆人说：“安葬老夫人后再没有回来。”孟仙明白父母是奇异的人，没办法，只好仰天长叹。

孟仙虽然文才出众，在这地方上还有一定名气，然而每次科考都不顺利，四十岁了还未考上举人。

后来有一年，孟仙以拔贡身分到京都参加考试，碰到一个同考场的考生，年纪十七八岁，神采俊秀，风流潇洒，孟仙很喜欢他。看他的考卷，注明是“顺天府廩生霍仲仙”，顿时惊奇得睁大了眼睛，便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仲仙。仲仙听了也很惊奇。

仲仙高兴地对孟仙说：“小弟进京时，父亲嘱咐我，如果在考场上碰到山西姓霍的人，就是同族的，应该热情相待，今天果然碰上了。”说罢又问孟仙：“我们两人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相近呢？”

于是孟仙便询问仲仙的高祖、曾祖，以及父母的名字。仲仙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孟仙听到仲仙说他父母的名字时，大惊说：“那是我的父母啊！”

仲仙怀疑孟仙与父母年龄不相当。孟仙说：“我们的父母都是神仙，怎么能以相貌来判断他们的年龄呢？”于是，把父母过去的经历说了一遍，仲仙这才相信了。

考试结束后，兄弟两人顾不上休息，便乘坐马车一同到父母那里去。他们刚到家门口，仆人就上前禀告说：“昨晚老爷和夫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兄弟俩听了很吃惊。

仲仙进屋询问妻子，妻子说：“昨天晚上，父母同我们还在一起喝酒，母亲还对我说：‘你们夫妻年纪轻，许多世事还弄不清楚。明天你们大哥来了，我就放心了。’今天清早我去给父母请安，一看父母屋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兄弟俩听了，捶胸顿足地哭了一场。仲仙还想到处去找，孟仙知道找也找不到，只得作罢。

这次考试仲仙考中了举人，因为祖宗的坟墓在山西，所以仲仙就跟哥哥孟仙到山西去祭告祖宗。兄弟俩都希望父母依旧活在人间，因此，每到一处都要打听一番，但结果根本没有发现父母的踪迹。

选自《聊斋志异》

绿萝山神

〔清〕慵讷居士 著

晓言 编译

罗村有个名叫周一寿的人，他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山中，房屋就紧挨着悬崖峭壁，看起来简直是没有路可以通往那里。在那半山腰间，有一个山洞，远远望去，就好像挂在他家的屋脊上似的。

周一寿有个女儿，名叫阿从，长得很是娟秀美丽。阿从已经许配给了毛家，过不了多久，就该是毛家来接亲的日子了。

一天晚上，月色很好，母亲叫阿从到屋外的泉边汲水。阿从到了外面，仰面看看皎洁的月色，她忽然觉得，那山洞口似乎有人，正在窥视着自己。她再仔细看时，果然那里有好几个人影在晃动。阿从大吃一惊，正想找个什么地方躲藏起来，就看见那些人像鸟一样，飞快地从那洞口飘落下来，来到了阿从的面前。阿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恍恍惚惚地被他们牵着，跟着去了。

不知不觉中，阿从发现自己来到一座高大的厅堂中。环顾四周，有不少宽大的房屋，长廊曲庑，非常精致漂亮。厅堂里，燃着许多粗大的蜡烛，把堂内照亮得如同白昼。灯影下，似乎有不少人来来往往，一阵阵美妙的音乐传来，更令人心醉神迷。厅堂的中间，坐着一个美男子。他极有威严，说起话来真是一呼百应。

阿从看来看去，却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不禁吓得大哭起来，哀求那美男子放她回家。

那美男子微笑着说：“姑娘不要惊慌害怕。我姓袁，是绿萝山的

山神。因为我与你有前世未了的姻缘，所以才能在此相会，共享这一段福分。我想，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在人世间一定是难以寻找到的！”

说完，他立刻命令左右，称呼阿从为“娘娘”，又令几个老妇来到堂上，搀扶着娘娘。

阿从此时此地，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她当然只能一切从命。开始时，她还有些惊慌害怕，时间长了，她的情绪也就渐渐安定下来，习惯了这绿萝山神府中的生活。这里，处处富丽堂皇，金银珠宝、奇珍异物、山珍海味乃至居家不可或缺的布帛米粮，真是应有尽有，异常充足。阿从发现，这里唯一没有的，就是季节的寒暑之分，而以花开花谢时为春，草木凋零时为秋。就这样，阿从在这里不知过了多少时日。

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美男子就经常会有事出去，但是，他从来也不会忘记派人对阿从严加看管，生怕这“娘娘”会悄悄逃走。他出门后，往往是几天后才返回。

每当山神出门时，阿从就会来到洞口眺望，远远看着他身穿白色衣服，出入在山下的街市之中。她看得是如此的真切，简直就像近在咫尺。而且，她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父母在山下耕种灌溉，辛勤劳作。阿从拼命地大声呼喊，但是他们却从来也没能听见。她想写封书信回去，可是又没有一个可以传递书信的人！

一天，夕阳西下，满山的草木都被斜阳染上了红紫相间的斑斓色彩。绿萝山神面对此景，对阿从感慨地说：“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转眼之间，又到了桃花开放的时节，我又有事要出门去了。这一次，人手不够用了，洞里的人都得跟随我一起出去，只能留一个老妇人在洞中陪伴你了……”

山神带人出洞以后，阿从每日徘徊在洞口，俯瞰着山腰间咫尺天涯的家园，心中抑郁着无限的凄苦，终日闷闷不乐。

那天，她又来到洞口徘徊，看着下面的家，她自言自语道：“我与其这样每天看到亲人却不能与亲人团聚而活着，还不如为见到亲人骨肉团聚而死！”如此想过，她一横心，便纵身从山崖上跳下。她以为自己这一跳必死无疑，哪知道，身体竟轻轻落在了一片非常厚实柔软的青草地上，如同掉在草织的厚被褥中，周身安然无恙。阿从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头晕目眩，就匍匐爬行着，慢慢朝家住的方向挪去……

再说那阿从许配的毛家，自从下了聘礼之后，不久就测定了迎亲的吉日，并告知了周家。当时，阿从还在家中，当然是合家高兴。可是，就在毛家将迎亲的前夕，阿从突然失踪，周家尽管千方百计四处寻觅，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

直到毛家接亲的花轿到了家门前，阿从的父母仍然一筹莫展。周母着急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周一寿只好把实情告诉前来迎亲的女婿。

女婿一听，顿时变了脸色，不由分说，愤怒地说道：“天下哪里会有如此奇怪的事？不是你们把女儿藏起来打算另嫁他人，就是你们教唆她背叛夫君逃到了其他地方。我岂能就此罢休！”

女婿就将此事状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把周一寿拘押到衙门里，反复地追查盘问，也没能问出个所以然来。又派出了一些能干的捕快，四处探查，仍然没有找到阿从的下落。还是女婿的父亲出来说话，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尚轻，还可以等待到将来再说，眼下就不必再追查了。这样，才算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

后来，也就是阿从跳崖的那天，周家老两口正在外面乘凉，忽然发现失踪了很久的女儿出现在眼前，简直是喜出望外。老两口一面安顿女儿，一面急忙询问女儿这些日子的去处。阿从就将自己的遭遇如此这般地叙述了一遍。

周一寿听后，唯恐夜长梦多，被洞中的山神发现，就急忙去通

知毛家，连夜前来，悄悄迎亲，总算了却这桩大事。

第二天一早，人们砍了些树木，做成了长长的梯子。又派了人，沿梯攀登到云雾之中，又攀援着悬崖上的藤葛，一步步终于到达了洞口。

那留守在洞中的老妇人，忽然见到了生人，匆忙朝石壁走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人们紧紧地追进洞中，只觉得里面幽深漆黑，再继续往前，发现里面并没有阿从所说那样的厅堂房屋，眼前只有青翠的野草，缤纷的野花。这充满灵气的山洞里五彩斑斓，美丽无比，真是人世间所不可能拥有的啊！……

选自《咫闻录》

黄大王

〔清〕吴炽昌 著

广 沪 编译

黄大王是河南人，生于明末的一户农家。他幼年时父亲就已去世，是母亲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

黄生生性喜欢玩水。那一年，他才三岁，母亲为人浆洗衣物，他就在旁边玩耍。母亲到井口汲水，他也跟到了井边，在井口上探头往井里张望。井水极清，能照见人影。小儿看见了自己在井中的倒影，好不开心，便从井口跳了进去。

母亲见孩子突然坠落井里，惊恐万状，急忙大声呼救。邻近的人们听到后，都纷纷赶到井边来搭救。哪知道，众人朝井里望时，竟看见这孩子好端端地坐在水面上，两只小手正不住地拍打着水中自己的影子，高兴得不亦乐乎！见到这孩子落水而不沉，人们都万分惊诧，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派人沿绳索下到井中，把孩子抱上来时，他还吵着闹着不肯出来哩！

在黄生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又不幸去世，好心的姑母收养了他。姑母是个渔家妇人，自己没有子女，自然十分喜爱他，把他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宠爱。年少的黄大王随着姑父母，整日在大河上驾船打鱼，更乐得在水中玩耍嬉戏。姑父多次教训他不要如此顽皮，但他总是不听，一如既往，惹得姑父心中很不满意。

一天，他们一家又在河上打鱼。休息时，姑父就睡在船头上小憩片刻。黄大王依旧在船边上玩水，没想到激起的水花溅湿了姑父

的衣服，惹得姑父勃然大怒，便踢了他一脚。哪知用力过大，竟把孩子踢到了大河中，很快就被河水卷走了。

姑母发现时，已经晚了。她呼天抢地，对着丈夫又哭又喊道：“你为何这样残忍，要杀死我那苦命的儿？你不但绝了我黄家的后，而且将来我们老了，还有谁来为你我养老送终啊？”她一面诉说，一面泣不成声。

但姑父却说：“这样顽劣的孩子，留下来有何用？说不定将来还会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呢，不如早点死掉算了！”

夫妇俩正在吵闹时，从下游上来了一只船。船老大见他俩如此，就问缘由。姑母说起孩子的事，痛哭流涕。

那船老大听明白后，说道：“我刚才从下面上来，在离这里十多里的地方，看见有个小孩子正在河水里玩耍，玩得十分开心。不知是不是你们的孩子？你们赶快驾船下去，恐怕还来得及！”

夫妇俩急忙放船顺流而下，不久，果然看见那小儿黄生，他正在大河中，抱着一条大鱼，在波浪起伏中游来游去，好不快乐！姑母见孩子安然无恙，总算放心，急忙扶他回到船上，这才算了却一场虚惊。

发生了这件事后，姑母心想，这孩子已经使自己的丈夫如此厌烦了，如果他再在船上，不知道将来还会出什么意外。于是，就找了一户人家，让黄生去为他家当牧童放牛。

黄生在放牛时，看见这村里的娃娃们在村学中读书，心中十分羡慕，便每天都要到那学馆的窗外悄悄地听先生讲学。先生走进，总是看见他趴在那里，十分专心，觉得这孩子如此勤奋，实在难得。有一天，先生就叫住黄生，让他读一段课文。哪知他竟一口气背诵出来，毫不错漏。先生又提了些问题考他，他的回答也都大体正确。先生心里暗暗称奇，便告诉了他寄居的那家主人。主人也很惊异于这孩子的天资，就让他跟着先生读书。

黄生得到了如此机会后，愈加勤奋苦读。几年后，他就进了乡学。那家主人十分喜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黄生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不久，姑父姑母也相继去世。黄生为了生计，便自己设帐，开馆教书。由于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几乎所有的诗书，他都能够讲解得头头是道，人们所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他也都能够剖析得条理清晰，让人信服。因此，跟随他学习的、向他请教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封藩镇守豫州的周王，听说有这样一位能人，就把黄生招到身边做幕僚。就这样，黄生在府中一呆就是数年。

不久，造反的李闯王率大军围攻豫州，周王急忙召集人马，准备抵抗。而只有黄生心里明白，明朝将亡，是大势所趋，不可挽救。他便悄悄出城去，买得大大小小数十艘船，然后沿河而上。这时，李闯王的军队已经开始决黄河大堤，要放黄河之水淹灌豫州城。黄生急忙率船队赶到，将周王一家及随从等数百人接应到船上，顺水而下逃命。李闯王的军队发现后，立即派兵追赶。也不知为何，突然出现了弥天大雾，方圆五里方向莫辨，追兵只得作罢。

从此，再也没有谁知道周王一行人的去向。也有人说，是黄生把他们全都带进了嵩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里，他为周王建起了房屋居所，让周王隐居其间。

不久，黄生回到了家乡，仍然是以教书为业，过着平静的生活。当时，天下并不太平，随时都会有流寇盗贼出没。黄生的家乡附近，也不时有流寇盗贼光顾。但奇怪的是，当他们远远望见这个村庄时，总会看见村子的里里外外，隐隐约约有无数军队出没，刀光剑影令人胆寒，便谁也不敢贸然进犯。于是，便不断有避难的人前去投奔。而且，人们也常常看见，不时有一些侍卫模样的人，在夜晚出现于黄生的家门前，迎他上马而去。人们都说，这是周王派人来请他……

这期间，清兵已经平定了豫州一带地方，而且也派遣了大臣前来治理。但是，被决的黄河大堤始终未能堵住。官府无法，只好广告天下，招募能够献计献策的高人。黄生知道后，便慨然出来应召。

黄生指挥民工筑堤，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工程进展也很顺利。到了大堤合龙之时，有四名身强力壮的兵卒被选派，必须抱着大桩，与堵决口用的埽一同下水。这是九死一生的活计。四个兵卒害怕送命，不愿服从命令。

黄生见了，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四人，命中注定要建树起这一大功劳，享受百姓们十年的祭祀。既然官府已经指派了你们，如果不服从，必然会以违抗军令的罪名立即处死。你们想想，横竖都是一死，与其死得无声无息，还不如死得壮烈，像神灵一样长久地活在人心之中。”

四个兵卒听后，心想的确是这个道理，就痛痛快快地领了军令，喝够了酒后，抱起大桩跃入水中。顷刻间鲜血泛起，随波而去，大桩固定，堵决口的埽很快将缺口填平。大堤合龙，大功告成。

大臣十分高兴，当即表示，要上奏朝廷，为黄生请赏封官。黄生不受，他对大臣说：“我不过是前朝大明遗留下来的一介书生。既然我不能随前朝而亡，又怎么有脸来接受现在朝廷的官爵呢？大清圣朝，岂能用这样的无耻之徒？这一次，之所以出来助你一臂之力，实在只是为了解除万千黎民百姓的苦难，哪里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之类啊！”说后，他径自飘然而去。

堵口以后，水位渐退，但大量淤积已久的泥沙，又将运粮的运河河床壅塞。官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工开挖，功效甚微。百姓不堪重负，向官府举荐黄生，希望请他出来治理。河督大人知道事情紧急，便去召请黄生，黄生执意不出。河督无奈，只好让百姓们自己前往请他，黄生这才露面。

他到后，立即到旧运河道一带察看，认为这旧河床已经不可再

用，必须重开新的河道。如此浩大的工程，怎么做得了？

黄生不慌不忙地对河督说：“我将要在某月某日开始动工。大人你只要在那时之前，告示附近居民远远避开就可以了。到时候，我将独自一人来完成此事！”

到了黄生指定的那一天，只见突然之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一时间天昏地暗。云雾中出现一条黑色巨龙，盘旋而下，天地为之震动。喧腾咆哮的声音，就像黄河正在倒泻一般，又像有千军万马正在鏖战厮杀。远近的人们听见，无不胆颤心惊。就这样，过了三个昼夜，才渐渐平息下来。

河督急忙到高处察看，只见一条崭新的运河河道已经出现在眼前，而黄生已经不知去向。再派人前去探访，说是黄生因为劳累过度，已经去世了。

为此，河督上奏朝廷，追封黄生为河神，并在黄河边上建立了神庙供奉他。

后来，每当黄河上有事时，人们就会看见河神的旌旗出现在波涛之间，走在最前面的四员大将，就是当年抱桩献身的四个兵卒。河神所到之处，必定能够转危为安。由于河神累建功德，又被进封为王。于是，百姓们便称其为黄大王。

直到今天，在黄河边上，不时会出现一种黄色的小生灵。当它们见到河工或官府里的小官经过时，都要用车轿把他们迎进黄大王的神庙中，请他们享用人们供奉的食品，还演戏给他们看，留他们住下，或一两天，或三四天，然后，它们就突然不见了踪影。

河工们都说，这就是黄大王在显灵了……

选自《客窗闲话》

潇湘公主

〔清〕长白浩歌子 著

广 沪 编译

侯鼎，字仲鼎，是南阳人，一个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他与同乡的邵生是很好的朋友。邵生的家境贫寒，但仲鼎深知他的为人，两人简直就像古人管仲与鲍叔牙那样，成了生死之交。两人读书没有什么大成就，便一同进了习武的乡学。这些，也全都靠仲鼎出了大力。

仲鼎有个舅舅，到湖襄任职。因为他那官署内的管理混乱，又缺乏善于管理的人才，就来信要仲鼎去做事。仲鼎临行前，考虑到自己走后，邵生无人资助，便给了他五十千钱，并叮嘱道：“兄弟就用这些钱作为学习弓马的费用，自己好好地学习。到明年，我回来后，我们就一同去应武举考试，一同去夺标。”邵生哭泣着为仲鼎送行，脸色显得非常苍白暗淡，仿佛就要被这悲痛压垮了一样。仲鼎见他如此，心里也很难过。两人分手后，仲鼎独自上路，心中也很凄惶，总是在想念着邵生。

仲鼎到了湖襄后，在舅舅的官署中，发现那衙门里的许多事务的确如同一团乱麻。于是，他努力加以整顿，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使这衙门里的大小内务一一就绪，变得井井有条。有了喘息空闲的机会，他就常想起好友邵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自己也总想回到家乡以求发展，便向舅舅提出要回去。舅舅哪里舍得这个人才，当然极力挽留。只是仲鼎去意已定，舅舅也无奈，只好同意他返

乡，并送给他许多礼物。但仲鼎生性视钱财如鸿毛，对舅舅所赠的东西他一概不受，只有一个小童和一柄长剑，伴他踏上归程。

仲鼎乘船，行至淮河上时，遇到了大风，就避到一个小港中停泊。

那天晚上，月明星稀，月光轻柔地洒在水面，仿佛是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仲鼎闲着无事，便坐到舷窗边，倚窗眺望。这时，一艘大船，正缓缓地逆水而来。可以看得见，那大船上正在举行夜宴，并有阵阵鼓乐歌唱的声音传来。仲鼎认为是那种寻欢作乐的“花船”，并不在意。

不一会儿，那大船就驶到了仲鼎停船的附近，就听见有人大声说：“今晚月色这么好，何必急急忙忙地赶路呢？就停泊在这里吧！……”话音未落，就听见如同打雷一般响亮的应答声，那大船立刻就停了下来。

仲鼎忽然觉得，刚才那吩咐停船的声音，简直与邵生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呢？他转念一想，也许是因为自己这些天来总在想念着邵生的缘故，才会产生了这样的联想和错觉。

正这么想着时，那大船上的音乐歌舞声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周围竟没有一点声音。就看见有人站在船头吆喝道：“贵主和粉侯出来观赏江景，闲杂人等快快回避啊！”只见船中的人们全都屏息肃立。不久，就觉得从大船上传来一种非常浓郁的奇异的香味，飘到了邻近的船上，一直扑进仲鼎的心扉。又有几对轻纱制成的灯笼，从船中缓缓出来，排列成行，如同天上的星星。

这时，有一位身穿紫色衣服的贵人，从舱中走出。他头上是黑色的冠冕，腰间是犀角装饰的腰带，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古代的王侯。这贵人携着的一位妙龄女子，容貌十分娇艳，身着宫廷装束，简直就像图画中的人儿，就连天上的月色，在她的姿容前也显得暗淡无光。在他俩的左右，跟随着十几名侍女，个个也都是穿戴锦绣。只

见她们很快摆下坐席，铺好厚厚的褥子。那贵人与女子便并肩坐下，欣赏这满江如水的美丽月色。

仲鼎隔船观察了他们很久，知道这大船中的人们，非鬼即神。但令他不解的是，仔细观察了这么久，总觉得那紫衣贵人的面容、举止，与邵生太相像了！他心中暗暗吃惊：“难道我的好兄弟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么一想，他更加注意观察大船上的动静。

正在此时，那大船上的美妇突然发现了仲鼎的船，受惊吓了。她怒气冲冲地说：“怎么会有凡夫俗子的船在这里？你们为何不早说？竟让凡人窥视到了宫中的威仪！你们这帮侍从该当何罪？”说着，她站起身来，在贵人的陪同下忿忿地走回舱里。

不一会儿，就有人出来，站在船头，朝着仲鼎的船高声问道：“是谁的船停在了这里呀？”

这边船上的船夫答道：“这是南阳侯相公的船，他将要回到故乡啊！”

那人一听，大吃一惊，说：“那岂不是我家都尉的家乡吗？”便急忙进舱，去向主人报信。

很快，又出来了两个女郎，来询问侯公子家乡的一些情况。仲鼎隔着船，也都一一作了回答。她们听后，立即返身回舱禀报去了。

紧接着，就看见那穿紫衣的贵人急匆匆地奔到船头，大声喊道：“侯兄啊，我的兄长！你怎么到今日才回来呀？你一定想不到，小弟我竟会在这里吧？”

仲鼎仔细端详紫衣人，果然是他想念已久的邵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简直惊诧得说不出话来。

邵生急切地要请仲鼎过大船上去，仲鼎自然是欣然前往。二位久别的好朋友终于意外重聚，肩并肩同进到大船舱中。

进舱来，仲鼎觉得眼前顿时一亮。只见船舱里到处光彩夺目，奇香扑鼻；窗前，立着孔雀开屏般的屏风；座位上，铺着芙蓉般美丽

的垫褥……举目四望，这极度的奢侈豪华气派，简直是人间所不可能得到享用的！

仲鼎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见邵生轻轻一挥手，舱里顿时鼓乐齐鸣，弦歌四起，一时间，简直连说话也都听不见了。在这十分热闹的气氛中，邵生一再向仲鼎施礼拜谢。然后，听到一记玉磬的声音，所有的鼓乐声立即戛然而止，甚至就连刚才演奏的乐师们，也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仲鼎心头有许多的疑问，便向邵生询问。

哪知道，邵生微微一笑，却避而不答，只是吩咐侍从们快快设宴，款待侯兄。他说：“就让我与兄长共享这一夜的欢乐吧，何必再提起什么过去的事情呢？那样，反倒会使我们平添更多的忧愁和悲伤。”

听邵生这么一说，仲鼎更加奇怪和怀疑。他正要追问，但此时酒宴已经置好。只见满桌全是珍馐美味，都是仲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邵生举着满杯的酒，要为仲鼎的健康长寿干杯。而这时，那鼓乐弦歌又骤然响起，比先前还更热烈。仲鼎又怎么好再开口提问呢？就座后，他发现，盛在酒杯中的，都是自己没有见识过、叫不出名字来的佳酿。而更奇怪的是，前来侍候斟酒的，又都像是宫廷中的太监。仲鼎前思后想，越来越感到不安。

这时，邵生对左右说：“我的兄长不是外人，就叫婢女们上来吧！”

话刚说完，那些鼓乐弦歌之声顿时消失，又见那水晶般的门帘轻轻揭起，鱼贯走出十几个美貌非凡的女子。她们拿着阮、箏之类的乐器，先是各人献上了自己的拿手技艺，接着，她们又合奏起更为美妙的乐曲，大有余音绕梁的韵味。然后，这些女子又献上了精美绝伦的舞蹈，更使得整个酒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但是，仲鼎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哪里有心思来欣赏音乐歌舞。

于是，他找到个机会，对邵生说：“就观看到这里吧！我还有许多话要问要说呢！请他们不要再演奏了吧！”

邵生便挥了挥手中那柄很是淡雅的扇子，一切音乐歌舞又全都戛然而止。

仲鼎立刻移座接近邵生，追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邵生笑道：“兄长如果一定要听，请先满饮三大杯酒，然后，小弟愿意与兄长谈它个彻夜不眠。如何？”说着，一大杯酒就送到了仲鼎的面前。

仲鼎也不推辞，接过来一饮而尽。如此连饮三杯后，他问邵生：“酒我已喝了，现在，你总该开口了吧！”

邵生这时就令左右的侍从退下，只留下两个小丫鬟负责斟酒，自己则与仲鼎同坐在一起。然后，他才缓缓地说了起来：

“小弟我自从与兄长分别以后，一心想着好好地学习剑法，刻苦读书，将来才能和兄长一起争取功名，闻名于世。只因为我很厌烦城市里的嘈杂和喧闹，就迁到我表兄家的别墅里居住。那个地方长有很多树木和竹子，有空闲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劳作。我只用了兄长你赠给我的钱的一半，就建造起了两间很精致的房屋，得以居住。这样，我白天就练习骑马射箭，晚上就潜心研究揣摩书本。我真觉得，这个处所才真正是我们静心修炼的最好地方啊！”

“今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当时月色有些晦暗，喜雾朦胧。我坐在房中，拨亮了蜡烛，正要开始读书。忽然，听见窗外有人悄声说话：‘贵人还没有睡吧？’听声音，像是女子，我开门一看，见门外有几个身穿紫色衣袍的人，似乎是宫中的宦官。其中有人对我说：‘大王和王后要將公主下嫁给您。我们是奉命前来收拾整理房间的。’”

“我大吃一惊，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说的大王是谁？我与你们的大王根本就不认识，怎么可能会把他的千金小姐嫁给我呢？’”

“那些人回答道：‘我们的大王就是衡山大帝。难道贵人您会没有听说过？’当时我就想，我不过是一个凡人，却要成为神仙的女婿，说不定这是不祥之兆。于是，我立即极力推辞。可是，那些人哪里肯听？便都进入到房间里。不一会儿，几间房子就改变了模样，这些人做完事后马上就离开了。我这时再进屋去看，简直都不认识自己的房子了！我的那些书籍、宝剑、弓箭什么的，不知被他们收归到哪里去了。房间里，布置了非常豪华的锦制帷幔，雕花的椅凳桌几摆布得整齐得当。兄长你看，现在这船舱里的物品，有一半就是我家里的。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太狭窄，经他们如此一整理，还摆进了这么多的家具摆设，反而觉得这屋里宽敞了许多。真奇怪！更叫我奇怪的是，当时我就站在那里，却根本没有看到他们运过什么东西进去呀！这一屋子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小弟我到今天还是不明白！……当时，真不知是福还是祸啊！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静下心来，等待结果。

“不一会儿，那几个人又回来了，他们手托着包袱，打开来，是全套的服饰，就是现在我身上所穿的。他们要我立刻换上，看着我照办之后，才又离去。

“然后，进来了四个小丫鬟，全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官服，手持金莲托起的灯笼。她们把房间各处都仔细看过后，说道：‘这就好了，已经没有了武夫的味道，可以安顿我们的丽人儿了！’

“她们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位中官。他神色有些紧张，走近我的身边，低声报告说：‘请贵人赶快整衣，公主来了！’”

邵生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命侍立在一旁的丫鬟退下，然后对仲鼎说：“本来闺房中的事，是不应该对人说的。但是，兄长与我情同手足，所以我也不应该对兄长隐瞒什么。”

于是，邵生又接着往下说：

“不一会儿，公主来了。我远远看她，年纪大约十四五岁，风姿

绰约，真是天上神仙！许多婢女簇拥着她，有的驾车，有的举着翠盖，非常的威风显赫。公子走下车时，站在我身边的中官悄声要我以臣下的礼仪，向公主迎接拜谒。我有些不愿意。这时，公主身边的一个小丫鬟急忙摇手阻止道：‘大王王后都有命令，因为驸马是阳世间帝王的臣子，所以，他即使是去晋见我家大王，也只是行主宾礼，也就可以了。何况，他与公主马上就要结为夫妻了呢？’就这样，我得以不拜，而是以普通的礼仪与公主相见了。

“这时，小丫鬟们簇拥着公主，已经进了房间。我与公主相对而坐。在很近的距离里看她，真是花容月貌，玉洁冰清，窈窕端庄，非同凡人。她含羞坐在那里，低着头，微笑着，却一言不发。她瞅见我的案几上有些纸笔，就用眼神示意，那乖巧的丫鬟立刻明白了，就走上前来说：‘我家公主想要与公子您一同去夺取文坛上的大红旗呢！只担心您只不过是雄赳赳一介武夫，是以舞弄刀枪剑戟见长的，做文章的事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再看公主，她脸上似乎也有那么一点嘲弄的意味。

“我二话不说，立刻起身，站到案前，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七绝。诗是这样的：‘倚天长剑吐虹霓，一啸何难退鼓鼙。反笑终军无气概，仅能弱冠脱鸡栖。’小弟是借这诗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志向。

“哪知道，呈给公主看后，她的眼睛里似乎有些笑意，而且还与丫鬟悄悄地耳语了几句。那丫鬟便过来对我说：‘公主说，您的诗算得上是好诗。但是为何没有更适合于此时此情的佳句呢？’我一听，不禁有点惭愧，就要丫鬟代我去请公主和上一首。

“公主也不推辞，提笔铺纸，很快就写了一首，是步我那诗的韵。那诗是这样写的：‘何事王姬驾彩霓，丈夫犹自志征鼙。封侯无骨君须鉴，且掷长缨入凤栖。’小弟捧读了几遍，不禁对公主的才情十分佩服。

这时，小丫鬟已经用大红色的手巾揩净了椅凳，要我与公主并

坐在一起。又有美味佳肴从外面送来，热气腾腾的就像是刚从锅里取出来似的。丫鬟又用一根红丝线系着小小的犀角杯，说是要我们共饮合欢酒。那酒的颜色很红，味道很是浓烈。丫鬟对我说：‘这种酒是专门为合欢之人而准备的，它就是所谓潇湘的鸚鵡红！’但是，公主却是一点酒也不肯喝，我也就不能够满斟满饮。

“不知不觉到了三更。中官进来，催丫鬟们离开这屋。丫鬟们帮着公主脱下发簪首饰，宽松身上的束缚。都做完后，她们这才告退。小弟与公主在一起，感觉她完全和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我们做了夫妻，她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情况。原来，她是衡山大帝的第四个女儿，刚被封为潇湘公主，年纪才十五岁！

“凌晨，丫鬟就来到房中，到床前来为公主整理衣服，穿好鞋袜，然后，就簇拥着公主上车而去。再看我这房里，竟然没有一件新的物品留下，一切都与以前一样。而且，我的冠服，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黄昏时候，公主又来到我的房里。不同的是，她没有乘车，也没有中官们跟随，只有三四个小丫鬟在她身边服侍。公主坐着时，她们会扶住她的肩头；公主行走时，她们会搀住她的腋下，仿佛公主是一位弱不禁风的人。我还发现，公主非常喜欢舞文弄墨，涉猎过许多经典书籍，而且还特别擅长于阴符占卜，据说是得到了九天玄女的亲自传授，非比一般。公主还有很高明的棋艺，小弟我曾几次与她对阵，都输得一塌糊涂。所以，与公主在一起，每夜都是良辰美景，过得十分愉快。

“哪知道，如此一月左右，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仲鼎听到这里，紧张得脸色一变，站起身来，急问道：“贤弟遇到了什么？”

邵生忙说：“兄长请先坐下，待小弟一一说来。……自从小弟与公主交往以后，我的饮食起居等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全部都是由岳

丈家供给，而且非常宽裕，所以我也就不免显得有些奢侈。为此，公主也曾经多次告诫我说：‘炫耀自己的富有，往往会招来盗贼，这是早有教训的。郎君千万不可大意啊！’可是，我并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有武功，纵然是来了几个小小盗贼，也不在话下。

“一天晚上，果然有几个盗贼，悄悄潜入我家。当时，我还没有睡下，就持剑与他们厮杀，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便退了出去。我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野外，杀死了一人，其余的吓得四处逃命去了。我回到家时，公主正在房中。她对我说：‘祸事来了，祸事来了！现在赶快去报官，才可以免除后患！’她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离去。当时我想，这个时候去报官，城门还是关着的，等到天亮以后再去也不迟。天快亮的时候，我到野外一看，那盗贼的尸体却不见了！我猜想，一定是那些盗贼害怕事情败露受到牵连，所以把尸体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毁尸灭迹。这样一想，我也就不再看重此事，何况家中的财物并没有丢失什么，又何必再去报什么官呢？于是，我便不再管此事，径自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直到晚上，也不见公主到来。又过了好久，才来了一个小丫鬟，带来公主的一张便笺，上面写道：‘赶快到侯兄处，事情还可以挽回。’公主也知道兄长与我的手足关系，所以要我立刻投奔到兄长那里去暂避一时。可是，当时我并不认为有此必要，似乎是公主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我犹豫到半夜，人也困乏，就上床睡了。朦朦胧胧中，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来势汹汹，正在破门而入。我心头一惊，以为是那伙盗贼找上门来报复，就抄起宝剑，在黑暗中与他们厮杀起来，又杀死了一人。这时，那伙人喊说他们是官府派来的差人，待我醒悟时，已经再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白了！”

仲鼎听得毛骨悚然，惊叹道：“唉！兄弟你已没有生路了啊！但是你后来怎么能够免除了这场灾祸，又到了这里呢？”

邵生叹息道：“兄长不要担心，听小弟把话说完……当时，我想

事情已经闹到了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就下了决心，自己到官府里投案，把事情的全部经过一一据实陈述。但是，那伙盗贼，却已事先把那具尸体移到了大路边，然后抢先告到了官府，说他们那天行走到那里时，遇见了武生邵某，手持利剑，拦路抢劫，杀死了他们的一个同伴，抢去了许多财物。官府又派人传唤我的一些邻居到堂上，他们又都说，近来发现我的日常用度比较奢华，似乎是突然发了什么横财，暴发了的样子。官府反反复复查讯下来，最后认定我追盗贼不至于会追到野外，事情发生之后又不及时报官，何况还拒捕，杀死了公差一人，一定是个杀人越货的歹徒。官府也不听我的申辩，就判了死刑，打入死牢之中。

“到了晚上，公主突然来到了牢中。她悄悄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自作决断，才酿成今日之祸。现在，郎君是不是愿意与我一起回到我父母那里去呢？’

“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当然只能点头答应。这时，公主就用手一指，我身上的枷锁竟全部解脱，公主立即带着我穿出了牢狱。当我们来到江边时，早已有一只小船在那里等候了……现在，我们正准备乘船到南面去。小弟不知道，此一去，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再回到故乡啊？”

说到这里，邵生流下了眼泪，神情十分惨黯。

仲鼎听到这里，心想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变故，但也不敢再问下去了。自己心中也十分难过，只好强忍着，一面感叹他所遭受到的多灾多难的命运，一面十分庆幸两人今日旅途中的巧遇。

不知不觉到了五更，仲鼎的船将要乘风开船，小童已经来催促了好几次。仲鼎和邵生又不忍就此告别，两人情谊深厚，依依不舍。

有个小丫鬟进来，携一个小包裹交给邵生，并对他耳语了几句。邵生笑着说：“就这样，又岂能报答我的情同手足的兄长？也罢！就姑且如此吧！”

他恭恭敬敬地把那小包裹赠给仲鼎，说道：“这是一点菲薄的小礼物，送与兄长，权且补作旅途中的盘缠。兄长对我的大恩大德，我甚至还没有酬谢过万分之一啊！”

仲鼎本想推辞不受，但看见那小包裹并不重，心想也许是接受了也无妨的小礼物，便也就不再推辞。

这时，天已微明。两人只得双手紧握，相对流泪。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仲鼎离开了大船，邵生一直送到了篷底。

仲鼎回到自己的船上，回头想再向邵生说几句话时，周围已是水天茫茫，邵生的大船竟已是踪影无处可寻了。与仲鼎同船的人们都万分惊吓，以为是活见鬼了。仲鼎自己也是心惊胆战，不知这一切是真是假，是凶是吉。再打开邵生所赠的小包裹一看，里面全是明晃晃的珍珠，价值不下于万两黄金。这时，仲鼎才相信，自己刚才真正是遇见神仙了！

仲鼎回到家乡后，立即去打听邵生的情况。这才知道，邵生果然是因为杀了人而下了牢狱，当天晚上就死在了狱中。奇怪的是，他不是死在监房里，而是死在监门外面，是盘脚而坐，面容栩栩如生。在他的身边有书信一封，说得十分怪异。有人读过这信，记得大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曾参，他并没有杀人，却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说他杀了人。告曾参的，其实就是真正的杀人者。可是，母亲不知道这些，不去追究真正的杀人者，反而以曾参误杀了公差为理由，自己处死了儿子，这是何其残忍的事啊！现在，误杀公差的罪，已经抵偿了；杀人的罪，又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无论是谁，如果家中进来了毒蝎长蛇，能够不把它们杀掉吗？何况进来的是盗贼！盗贼们用转移其同伙尸体的办法，来反诬杀盗贼的人是盗贼，官府也竟然信以为真。这是非曲直难道不是出入太大了吗？若是要问谁是真正的盗贼？就是那第一个告官的人！”据说，在这书信的末尾，盖着一方大印，是衡山大帝的篆文大印。官府很惊异于这件事，就秘

密查访，终于捉住了那一伙盗贼，证实了关于移尸诬陷的种种情况，然后依法一一作了处置。而邵生的尸体，当时是由仲鼎的父亲从官府里领出来，置了棺木安葬的。

仲鼎知道了这些后，为了进一步证实邵生的话，便开棺查验。打开邵生的棺木一看，里面只有衣冠，而没有尸体。仲鼎一家惊叹万分。

几年后，侯仲鼎又去到了湖襄一带。一天，他忽然又遇到了邵生，只见车马随从十分显赫，邵生的怀中抱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

邵生对仲鼎说：“小弟想劳驾兄长，将这个孩子带去，传承我邵家的祖脉香火。”

仲鼎见了孩子，十分高兴，问道：“兄弟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小宝贝的？”

邵生笑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这孩子是小的。我知道兄长一向仁厚仗义，因此才敢把这孩子托付给兄长，把他抚养成人。”

仲鼎接过孩子后，邵生便上了车，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仲鼎带着孩子回家时，对别人说这是自己的孩子，使邵家有了后代。这孩子长大成人后，仲鼎将自己财产的一半交给了他。人们都夸赞仲鼎，却都不知道这孩子其实是邵生的儿子。

仲鼎自从得到邵生所赠的珍珠后，家境日益富裕起来。他终于考中了武举，后来曾担任过协镇的军职。

一天夜晚，仲鼎梦见邵生乘着豪华的车马，要迎接他去作客。第二天，侯家人发现，仲鼎安卧在床上，已经是无疾而终了。

邵生的名字叫承先，字履武。他去世时还很年轻。时至今日，同乡的人们说起他时，仍然是十分惋惜的。

选自《萤窗异草》

龙 阳 君

〔清〕长白浩歌子 著

广 沪 编译

黎定国是陇西一带有名的人物。他身体强健，力大无比，又十分勇敢，无所畏惧，一些别人望而生畏的高山，他攀登起来如同行走于平地一般。

尽管他为人勇猛，但是，即使在身处底层不为人知的时候，他也从不逞强斗狠。当有人要与他争斗时，他往往并不还手，尽量回避。他说：“他绝非我的对手。如果我一动手，就会白白地送掉他的一条性命，而且也会耽误我这一辈子的前途和功名。何必呢？”可见他早就胸怀多么远大的志向。

后来，黎定国进军队当兵吃皇粮，立下了赫赫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在军中担任了都阉之职，镇守粤西，当地的土著也都慑服于他的威猛。

一天，黎定国奉旨巡视海疆。他乘着巨型战船，大旗迎着海风，猎猎飘扬，是何等的显赫威严！

那天晚上，黎定国在船舱里睡觉。大约三更时分，正是睡眼朦胧之际，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呼唤他的姓名，并通报说：“龙阳君前来拜见黎将军！”他心中一惊，正疑惑是在做梦，但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披衣起身了。只见周围烛光通明，如同白昼，有一位长者，穿戴着式样十分古老的官服，朝前走来，向他拜见。黎定国再仔细看时，发现此人至少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那老人站住后，向黎定国拱手作揖，开口说道：“在下曾经得到楚国大王的恩典，成为诸侯中的一员。我虽然并没有什么本事，只能以美色侍奉大王，但居然能够得到如此重用，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件很盛大的事情啊！自从我死后，就被贬谪到这海上居住，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只是近来，有一些不知廉耻的少年，假冒着我的名义，到处去蛊惑善良的人们。于是，我就把这些少年全部拘捕起来，让他们去做些苦役，以示惩罚。哪知道，这事被南海的孽龙知道了，他悄悄地窥视到了这些少年的秀丽美色，就打算要来强行抢夺他们。我十分担心，如果这些人一旦流散出去，又会以他们污秽的行为搅乱、亵渎天上人间，而且也会败坏我的声誉。在下早就听说过将军的神威，如果能够请得将军您去镇压和安抚，就一定会很快地消除这场隐患的。”

黎定国听了龙阳君的这一番话后，觉得实在荒唐得不可思议，便推辞道：“这是你们龙宫中的事情，哪里是我这凡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啊？”

龙阳君说：“在下已经在宫中准备好了酒宴，要把那南海孽龙请来，只希望用事理、道义去教育他、开导他。只因为我一向就没有什么拳脚武功，恐怕那孽龙自恃孔武有力，不听劝阻，大打出手。如果能够请到将军，到那酒宴上去坐坐，表示你是我的朋友，是支持我的，那么，孽龙也就会有所震慑，有所悔悟。在下并不敢请求动用将军的武功和兵力……如果能够得到将军相助，我真正是会感激不尽的！”

黎定国一听，是有道理，便欣然答应了龙阳君的请求，取来佩剑，与龙阳君一同走出了船舱。

舱外，早已有人准备好了鞍马在迎候。黎定国与龙阳君各自骑马上岸。走了大约几里路后，前面出现一座城池，看起来虽然城墙建筑得也很是巍峨，但城的规模未必会有一个县城那么大。黎定国

随众人进入城门后，又往东面走了一会儿，就隐隐约约看见有不少楼房，似乎都很漂亮气派，可惜在黑暗中又都看不真切。行不多远，来到一个处所。只见龙阳君先下了马，站在门庭前，拱手作揖，迎黎定国下马。

在龙阳君的引导下，黎定国走进门庭。只见门庭里，到处都点燃着巨大的蜡烛，一片通明。但见处处都是雕梁画栋，可就是看不真切，一切似乎都在恍恍惚惚之中。又见里里外外，来来往往的侍从不下于一百人，而且都是长得十分俊秀的少年。这些少年，有的是长发披肩，有的则束发为冠，也有的装束比较接近黎定国的服饰。他们都是青春年少之人，而绝无一个年老或貌丑的混杂其中。

来到庭上后，龙阳君恭敬地请黎定国在上宾席就座。刚落座，就有侍者高声通报：“龙主到了！”

龙阳君急忙出去迎接，黎定国也站起身来。这时，只见在几对灯笼的接引下，有一人头戴高高的冠冕，身着十分华丽的袍服，但相貌却极为丑陋——正如历代人们对龙主所作的描绘那样——正大模大样地踏上庭前的台阶。

龙主到了庭上，见黎定国立于座前，就问道：“这位客人是谁？”

龙阳君急忙答道：“黎将军奉旨，最近正在这一带的海上巡视，是我特意请将军屈驾到此的。”

龙主一听，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当即说道：“我们自己的事情，有何必要去找凡间的人、凡间的官来帮助呢？龙阳君你真是太多事了！”

龙阳君还没来得及答话，黎定国在一旁已是忿忿不平，他立即严肃地说：“这天下虽大，但哪里不是皇上治理管辖的地方？天子之所以设置了文武百官，就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这海中的每一注水，我都有巡查的责任；何况是受龙阳君之请，这于公、于私，都是正当的。怎么可以把仙家、凡间截然分开，反认为我为了你们的事

到此，是逾越了什么界限呢？”

龙主听了这番话，也发觉自己的不是，便笑着向黎定国赔礼道歉，并谦逊地请他坐到首席上，然后分宾主各自落座。不一会儿，就摆设了酒席。宾主一面饮酒，一面交谈。

龙阳君说：“前不久，龙主您传下话来，要以海中的珍宝来换取我这里的这些侍童。我怎么敢不听从您的吩咐呢？但是，这类癖好童男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被圣贤明君所禁止，并列为必须世世代代警戒的恶俗世风。后世的帝王君主们，也都知道这类恶癖，会被人讥讽为在车右陪乘的马，或吃剩下的腐烂发臭的桃子。龙主您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再说，在龙主您的宫中，已经有了无数的绝代美人，是完全足以供您尽情玩乐欢娱的了，何必还要这些人所不齿的嬖童呢？所以，我诚恳地请求您能够收回您的那道命令，不要因为做下这件不好的事情，而使我们的海蒙受耻辱，被我们这海中的臣民们耻笑。如此，那就是太值得我们庆幸的了！”

龙阳君说完后，龙主默不作声。

黎定国见状，立即接过话题，慨然说道：“依我看，龙阳君的这番话，的确说得很对。我也听说过，龙阳君他曾经有过那种不良的癖好，按说他岂有不希望后世之人也如此之理？但是不然。他今天的确是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决心彻彻底底地革除这种残留的恶俗，他的这种美好意愿是非常值得赞赏和支持的啊！再说龙主，您既然管理着一方海洋，担任着这样的职责，就应该一心一意耕云播雨，造福于黎民百姓。如果只是沉湎于癖好童男这样的玩乐之中，倘若九天之上的天帝知道了，岂有不震怒之理？就连我，也会为龙主您的下场而感到担心害怕呢！”

黎定国说完后，龙主依然默不作声。

黎定国见他这样不知悔改，不禁怒火中烧，忽地站起身来，一手握住剑柄，愤怒地指责道：“龙主，你如今已经犯下了三条大罪！

你知道不知道？”

龙主这时才傲慢地开口说：“我有何罪？不知道！”

黎定国说：“你虽然居住在这水府之中，实际上你已经是南方的龙王。但你竟敢置法纪道统于不顾，公然到这里来争夺嬖童，这是第一条大罪。龙阳君是曾经受封于楚王的一方诸侯，也就是一位应该受到尊敬的大臣，但他却遭到了你的威胁和恐吓，你的行为，难道不是以权势压人，以你人多势众欺压他势单力薄，以你的强大来凌辱他的弱小吗？这就是你的第二条大罪。第三，龙阳君把天下的嬖童全部收拢集中到他的宫中，让他们服些劳役，以改邪归正，为的是以免其他的人再犯淫乐无度的错误，而你却竟敢一意孤行，固执地要倡导这种邪恶的风气，诱导人们去做如此恶浊之事。这难道不是你的三条大罪吗？”

黎定国说到这里时，愤怒以极，已是怒目圆睁，怒发冲冠，手中的剑已出鞘。他严厉地斥责道：“我是朝廷命官，奉皇上旨意，虽然论官职并不显赫，但我仰仗的却是天子的威势。任何有碍法度、故意作梗的，不管他是人、是鬼还是神，我都要向他问罪。我今天既然到了这里，理应扶助弱小，剪除强暴，诛灭一切邪恶淫秽的行为。我今日即使用我手中的这三尺长剑，把你这不知悔改的龙主杀掉，也是完全正确的！”

他一边说道，一边持剑上前，直逼龙主。

龙主此时真是吓得脸色大变，急忙对着黎定国不断地作揖谢罪，说：“将军请坐！将军请坐！将军何必如此盛怒呢？小龙知道自己错了，的确是我错了！我发誓，发誓！如果我胆敢再做那些恶浊的事情，一定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果我不信守这个诺言，就像这蜡烛一样，立刻就会熄灭完蛋的！……”

黎定国见龙主如此发誓，高兴地把剑扔下，哈哈大笑道：“我当然相信龙主你是一方豪杰，一定会当机立断，说到做到，言而有信

的！”

龙阳君见事情有了个圆满的结果，当然也很高兴，但心里又还有些不够踏实，就希望能与龙主双方共同签订一个盟约。

黎定国笑了，他挥挥手说：“龙阳君，你以为签订盟约会有什么用处吗？如果双方的心不诚，我恐怕你们饮血酒盟誓，口中的血还没有干，你们两个就会打起仗来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搞什么盟誓呢？”

龙主也认为此话有理，就不再歃血盟誓了。

于是，三人又重新入座，相对饮酒、交谈，彼此都很欢畅，直到鸡叫时分。

龙主见天已要亮，不能久留，就先告辞走了。

黎定国也起身告辞。龙阳君再次拜谢道：“如果不是借助于将军的神勇威风，这件事情的确是不会得到这样圆满解决的！”便执意要献上一颗硕大的夜明珠，以表谢意。

黎定国坚决不接受礼物，依然骑上马，踏上归程。

当他回到他的战船上时，天色已经蒙蒙发亮。

船上的随从们，突然看见黎定国从外面上船，都大吃一惊，谁也不知道将军是什么时候离船外出的。

黎定国自己也觉得奇怪，便询问当时的情况。

随从们说：“半夜的时候，将军命令我们点燃舱中的蜡烛。待我们把蜡烛全部点燃照明之后，将军您又返身上床睡着了。这一晚上，我们并没有看见将军您出舱、下船啊！将军您怎么会从岸上回来呢？”

黎定国笑笑，没有答话。

天亮后，战船继续扬帆开航。这时，在不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蛟龙，后面跟随着几百条小鱼，它们迎着大船，蜿蜒而行，不断地跃起做出作揖碰头的模样。

黎定国知道,这是龙阳君特意赶来拜谢送行,便诚恳地向它们道谢,请它们不必远送。

于是,它们便都蓦然消失,从此不见了踪影。

后来,黎定国的官职升至协镇。有时,他也会向人们谈起这次奇异的遭遇。

选自《萤窗异草》

田处士石驴

〔清〕宣 鼎 著

晓 言 编译

东平的安山，有一位老翁，姓陆，名守素。此人生性善良仁厚，家境也较殷实富足。他一向与同乡的卢家关系很好。卢家的家境要单薄一些，在钱财交易往来中，有时候卢家会让陆翁吃点小亏，自家占点小便宜，陆翁也往往视而不见，并不去计较，更不去责怪于他。

有一次，卢家向陆翁借二百两金子，要写一张借据交给陆翁。陆翁笑道：“我们的交往，是以心换心的。信誉、诚实，就是最好的保证，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字据呢？”

陆翁有个儿子陆骏，卢家有个女儿，与陆骏的年纪相当。卢家为了感激陆翁的仁德，主动将女儿嫁给陆骏为妻。于是，两家的交情愈加深厚亲密。

后来，陆翁家遭到一些变故，家境从此一日不如一日，仆人婢女逐渐遣散，往日宾客盈门，而今已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陆翁一想起家境殷实时的富足，花团锦簇，前呼后拥，是何等的气派！而今，就连出门也没有车马可乘，只好徒步行走……陆翁思前想后，好不气短，终日郁闷不乐，渐渐积郁成疾。

陆翁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而卢家的人反倒越来越少登门了。陆翁的病，用了各种药物也都不见有何效果，终于卧床不起。陆翁家从富裕逐渐衰落到贫穷，而卢家却一天一天地由穷变富。乡邻们

知情的，都为之感叹不已。

陆翁临终前，自知家中的窘境，给自己办后事的钱一定还无着落，就把儿子陆骏叫到病榻前，叮嘱道：“我现在已经是垂死之人了，也不敢再存什么生还的希望了。我们家现在虽然很穷，但是，当年你的岳父大人卢家曾经向我借贷二百两金子。你可以去向他要回来，作为我的殡葬费用。”

陆骏问父亲，那借据在哪里？

陆翁说：“我家与卢家有着极好的交情，又是关系十分亲密的亲戚，哪里还用得着借据呢？他是我一起往还多年的老朋友，你只管前去要这笔钱就是了，不必多虑。”

陆骏仍然犹豫不决，他的妻子卢氏催促道：“这一带的人们，谁不知道我父亲一直受到你老父的恩惠。现在这种紧要时候，即使没有这笔借贷，我父亲也应该义不容辞地帮助，何况还有借贷呢？而且，老父刚才所说的这桩事情，我也是亲耳听到的。”

于是，陆骏就去拜见岳父，向他提出还贷的事。

岳父一听，笑了起来，说道：“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呀！是不是你父亲病得糊涂了，尽说些呓语胡话？如果曾有过我向他借贷的事，为何不拿借据来取呢？”

陆骏就把父亲所说的为何没有借据的原因，如实说了一遍。

岳父一脸严肃认真地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世上，就是亲兄弟之间，但凡借债的，从来也都必须要立下字据，作为凭证。不然，还要那些文书字据干什么呢？我并非人面兽心、不仁不义的人，哪里会有意赖亲翁的借贷呢？本来，我是打算小小地帮助你家的。可是，……现在多出了你说的这么一件事情来了，要是别人知道了，恐怕真的会以为我卢某人是个赖债的人呢！我再想为你家尽一点绵薄之力，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陆骏听了岳父的这番话，非常惊愕。回到家中，并无意告诉父

亲,但此时老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便悄悄地对妻子卢氏说了情况。两人也无法判断,两位老人谁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陆翁命归黄泉,家里人正在准备将他移置到换了竹席的床上。这时,忽然来了一位老道人,他须发雪白,脚穿草鞋,手拄竹杖,竹杖上挂着一只小葫芦。他径直走到堂上,要见主人。

陆骏出来,与老道相见。老道自我介绍说:“我姓田,名木,人们都称呼我为处士。只因为济宁嵒山上的玄女庙年久失修,听说你的父亲大人一向仁厚慷慨,所以特意来向他募捐,希望万万不要拒绝!”

陆骏哭泣着说:“我的老父亲刚刚去世,现在家里连为父亲办后事的东西都还没有钱去购买,哪里还有力量来捐助啊!”

田处士说:“我倒有一点起死回生的本事。你快带我去看看你父亲!”

陆骏急忙在前面引路。刚到里面,就听见家里人的哭声突然停了下来。一问,原来刚才已经断气的父亲,不知为何又有了呼吸,似乎又有了活过来的一线生机。

田处士上前去,略为诊断了一下,就说:“这不过是因为郁闷未解的缘故,长期闷闷不乐,又缺乏调理。但是,又何至于死呢?”

说完,只见他从袖筒里取出一只小石头驴子,大约一寸大小,刻得活灵活现的。田处士口中念念有辞,就见那小石驴转眼间变成了一头真驴,站在地上呦呦直叫唤。田处士对着驴耳,小声地说了一些什么,那驴子竟仰面朝天,笑了起来。

田处士又对驴子说:“长面公,我到这里来,原本是想向陆居士募捐一点钱的,并不是来为他治病的,所以没有带得丹药在身上。你可不可以替我跑一趟,到嵒山上去,取一粒丹药来此?”

那驴子引颈鸣叫了两声,似乎是在表示同意。然后,便扬起四蹄,用口衔住处士的小葫芦,立即奔出厩去。处士的父亲于顷刻间

陆骏惊异地问：“崂山离这里有上百里的路程，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跑得回来啊？”

处士笑说：“这简直太容易了！”

果然，不一会儿，那驴就回到了陆家庭前。它走近处士，把葫芦放到处士手中。

田处士揭开葫芦盖，倒出一粒丹药。那丹药像珍珠那么大，金灿灿的如同火焰一般。田处士叫人立即将这丹药调和好后，给陆翁服用。不大一会工夫，就听见陆翁的喉咙里一阵“咯咯”声响，吐出一团大如酒杯的痰块，人也就当即清醒过来。

陆骏见父亲果然起死回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拉着妻子，两人一同跪倒在田处士的面前，千恩万谢地叩拜。又请处士到厅堂中上坐，要张罗着去借点钱买酒摆席酬谢大恩人。

这时，处士摇了摇手中的葫芦，发现里面还有响声，揭开盖子，竟又倒出一粒丹药，比刚才那一粒小一些，但却更加香气扑鼻。处士故意问驴子道：“你为什么要多取来一粒丹药呢？”

驴子又仰面朝天，笑了好一会儿，再呦呦地鸣叫了几声。

田处士点头道：“好！好！有道理！长面公你可真是考虑得周到啊！”说着，他把那一粒丹药交给陆骏的妻子，并叮嘱说：“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藏好，将来会有大用处的！”

说完后，田处士就要告辞而去。陆骏夫妻二人苦苦挽留，始终也没有能留住。田处士牵着驴子，走到门外，他抬腿坐到驴子背上，不慌不忙，飘飘然向前走着，忽然就不见了踪影。

陆骏回到屋内，来到父亲的病榻前，就听见父亲正在感叹地说话：“唉！真是好危险啊！如果不是来了那位骑着毛驴的老人家，我就已经进了鬼门关啦！”又呼喊着重要饮水。陆骏就将刚才喝剩下的那丹药，连水带渣一齐给老父亲喝了下去。

药水喝完，陆翁的精神顿时恢复了许多。他坐起身来，告诉大

家说：“刚才，我正在被两个小鬼役领了去。走了一里多路，忽然来了一位长胡须的老人，骑着一头毛驴赶来。他举起鞭子，呵斥那两个小鬼役道：“这个人一向行善，又还有许多事情尚未了结，就把他交给我。你们回去告诉阎王，他不会怪罪于你们的！”小鬼役果真就放了我，自己去了。而我，就被老人引了回来。刚走到门口，我突然被门坎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顿时就醒了过来。”

全家人听老父亲如此一说，这才恍然大悟，都说：“原来，那田处士就是救命的仙人啊！”一家人急忙点燃香蜡纸烛，叩谢仙人的大恩大德。

不一会儿，陆骏的岳父听说了这事，感到十分惊吓，又有些心愧。他准备了一些酒礼，来到陆家，祝贺陆翁的死而复生。

一天，陆翁偶然向儿子问起讨还借贷的情形，陆骏就一五一十地把岳父的所说所作，如实说了一遍。陆翁听了，沉默了许久，然后，做出一种恍然明白的样子，说道：“是啊！那借贷的事，的确是我记错了。你也要告诉你妻子，不要再对这件事多说什么了！”

卢某见陆翁复生后，对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坦然，又绝口不提借贷的事，便以为陆翁真的忘记了那事，心中暗暗高兴，又开始经常到陆家来走动。

一次，卢某在陆翁家饮酒。两人你来我往，一杯一杯，正在十分酣畅时，忽然卢某双手捂住胸口，连声呼喊“痛死人了”。陆翁见他那种十分痛苦的症状，急忙派人把他护送回家。

卢某去后，陆翁只得一人独饮。正当此时，忽然又见卢某回来。陆翁高兴地问他是不是病好了，哪知道，那卢某并不答话，突然就不见了。

陆翁感到十分惊诧。这时，有佣人来报告：“后院牲口圈里，有一只驴刚刚生下了一头小驹，非常可爱！”

陆翁便到后面去看，见那驴驹果然长得健壮，但他恍惚觉得这

驴驹竟如同旧相识一般。心中十分狐疑，便鬼使神差般突然举起棍棒，劈头盖脑地朝那驴驹乱打一顿，竟将它打死了。家里的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老人家为何如此。

原来，陆翁自从服用了田处士的丹药之后，心境十分明朗，并且能够预先知道一些未来的事，只是他从不对人提起。打死了驴驹后，陆翁把陆骏喊到身边，对他说：“你的岳父快要不行了，你赶快回去看看！”

陆骏急忙赶了去。一看，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卢家此时正乱成一团。他问仆人们，有什么人说：“刚才见到主人回来，是扶着什么东西进门的。进来后，突然他就扬起脖颈，发出驴子一般的叫声，然后就跌倒在地上，气绝而死。我们正在抢救他时，他又突然醒了过来。这不，悲哭声都还没有绝断哪！”

陆骏急忙进去看望岳父。那卢某见他进来，一边摇手，一边背着女婿面朝墙壁，开口说道：“我没有脸再见你了！就请你代我回去向你的父亲大人拜谢赔罪吧！”

陆骏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陆翁听了，并没有说些什么，只是不在意地淡淡一笑。

第二天，卢某赶着牛车，上面装了一些银子，来到了陆翁家门前。他进入到堂上，向陆翁拜谢道：“承蒙您的再生之恩，我真是万分感激！我怎么还敢赖掉当年所欠下的债务呢？现在，我的确知道自己是完全错了！希望您能够原谅我！……”

陆翁不愿再收下那些钱，但卢某执意要如数归还，也就只好收下了。

陆翁吩咐摆好酒席，两人又在一起举杯。陆翁问卢某，怎么突然生起病来的。卢某羞愧地说：“说起来真是会让外人耻笑的。但是，如果不说，又不足以警醒世人。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告退时，心口痛得十分厉害，而且越来越痛。在路上，遇见一位骑在毛驴上

的老人，他看着我笑说：“我是田处士田木，就是不久前为陆翁治病的人。”我吃惊地立刻下拜。老人家又说：“你的心口痛，能不能到那边去喝石头边的水呢？”他把我引到一处泉水边，那泉水晶莹清澈。他叫我饮水，我便饮了，却看见那石头边上，有一个洞口，里面装满了金银，像小山一样。我看得发呆。那老人突然拍了拍我的颈项说：“真是个狡猾贪婪的家伙！”我竟哑口无言，坠落到地，却已经变成了你家的驴驹了！……如果不是你的当头一棒，那么，我就难免永远变成长耳朵秃尾巴的一头驴了！……”

陆翁听了，也很惊诧，再三宽慰卢某。忽然，有婢女老妈子纷纷来报告说：“小娘子悬梁自尽了！”

二人吓得急忙去看，果然看见陆骏之妻卢氏，用了三尺红罗带，已经吊死在房梁上，她是为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羞愧万分而自尽的。

大家正在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陆翁忽然想起，匆忙问：“田处士所赠送的第二颗丹药在哪里？”

陆骏这才记起，就从妻子的绣盒里，找出那丹药，急忙用水灌进卢氏口中，这才渐渐苏醒过来。卢某见女儿已复生，便惭愧地悄然离去。

第二天，陆翁忽然梦见田处士来，那田处士对他说：“陆公你已经死而复生，难道还不能为嵯山了却一点心愿吗？”陆翁一再拜谢道：“并不是我不愿去做，而是我现在的家境实在还无力去做啊！”处士说：“卢某的房中藏有银钱，可以得到二千金！”说完，处士已拂袖而去，陆翁也从梦中惊醒。处士的话言犹在耳，但陆翁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又过了一个多月，卢某因为常被周围的邻居们耻笑，无法再在本地继续安身，便打算卖掉房产，迁居到其他地方。但是，却始终找不到人愿意买房。无奈，他只好来询问陆翁，是否有意买下。陆翁

慷慨答应，就用他卢某归还的那一笔借贷，买下了卢某的房产。

待卢某迁走以后，陆翁就命人在宅内挖掘，果然发现了处士所说的藏银，而且数量也完全符合。

陆翁得到这一大笔财产后，立即叫陆骏带着一千金，到磁山的玄女庙去布施。陆骏在那山脚处，看见有一老人骑驴的石像，形象十分生动。他问当地的人这是谁，回答说：“这是张果老和他的驴。”

这时，陆骏才明白，处士自称姓田，名木，合起来不正好就是一个“果”字吗？

陆翁后来活到了九十岁，他一直是多行善事，从不间断。陆骏后来成了一乡的魁首。他家世代都虔诚地祭祀着田处士。只是，人们都没有听说卢家后来的情况了。

选自《夜雨秋灯录》

仙人岛

〔清〕王 韬 著

王白石 编译

泉州有个书生，名叫崔孟涂，从小就好游山玩水，常想漂洋过海，探奇览胜，去寻找美妙的仙境。不久，正好有一艘大船要出海远航，崔孟涂要求搭乘同往。船刚出海，就遇到狂风，波涛汹涌，像座座白皑皑的雪山一般平地而起，凶猛的巨浪一个接一个地扑向船头。大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风帆被撕破了，桅杆被刮折了，船上的人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多少生还的希望了。

大船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搁浅在一座小岛的海边。大家一看，岛上层层的山峦，全被一层苍翠的绿色所覆盖，一座座笔直的山峰高耸入云。山上长满翠绿的柏树和高大的青松，还有很多叫不出名来的奇花异草。船主查遍了海图，也找不到这个岛的位置和名字。看起来，岛上好像空旷无人。可是，大家上岸后，稍往前走，就发现了石洞石室，里面还安放着茶几、床、坐椅、炉灶等日家具。炉旁还留着烧过的木炭，似乎不久前还有人住在这里。这里风和日丽，气候宜人，很像南方的山水风光。山泉在碎石中奔流，发出哗哗的流水声。溪涧上藤蔓纠结，开满了黄黄白白的忍冬花，芳香浓郁，沁人心脾。花儿飘落到山溪中，随水漂流，泉水也因此变得异常香甜清凉。崔孟涂相信这就是仙境，便不想再回去了。他到船上取来被褥行装，住到石洞中。傍晚，船上的人来劝他回去，但他坚决要留下，大家都讥笑他发了痴。没想到夕阳落山的时候，又刮起了狂风。

第二天，崔孟涂到海边，去送别船上的友人，哪知船经不住狂风的袭击，已不知被惊涛骇浪刮到哪里去了。

今后怎么办？他准备带上干粮游遍全岛。于是他攀藤蔓，爬山崖，登上高峰后，抬头远望，眼前是一片汪洋大海，滔滔碧波，辽阔无涯，海天交接。他低头俯视山腰，发现竟有缕缕炊烟升起。在那云雾缭绕的树林中，隐隐约约地现出茅屋。于是，他沿着山路慢慢下山，弯弯曲曲地走了好几里，见一座小木桥横跨小溪，一位小姑娘正蹲在对岸溪边的石头上洗衣服。她突然发现崔孟涂，惊吓得扔掉手中的衣物，急忙跑进家门。

一会儿，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了出来。那老头神采奕奕，雪白的胡须飘拂在胸前，身上穿着唐宋时代的衣服。老人隔着溪水，拱手对崔孟涂说：“先生从哪里来？为什么不来家作客，喝上十天酒呢？”崔孟涂走过木桥，向两位老人恭恭敬敬地施礼。看起来，老妇人年纪五十多岁，言谈举止很像一位大户人家的妇女。老人很客气地请崔孟涂到客厅上同坐，并问他是哪里人，为何来到这里。他都如实地一一作了回答。因为他说的是福建方言，叽哩咕噜，别人听不清楚。老人便笑着说：“这真是南蛮子烧舌的话啊。从前我有幸跟随张丞相南渡，在福建呆了几个月，所以那里的话还能够听懂一二。”老人又问崔孟涂读过书没有，他回答说早就是秀才了。老人听了很高兴，马上叫老妇人带女儿出来相见。姑娘一身淡妆素服，秀丽的容貌，婀娜的身姿，就是仙女也没有她美丽。刚才在溪边洗衣的小姑娘也站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姑娘。崔孟涂一开口说话，小姑娘就笑得直不起腰来。姑娘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老人说：“这个小丫头也是南海人。她的口音跟你的相同吗？”崔孟涂就用泉州方言同她交谈起来。后来，老人拿出《四书》，请崔孟涂教女儿读。吃午饭时，摆上桌的都是豆类笋干，味道非常鲜美。老人说：“这些山野菜蔬，是不足以招待远客的。请不要见笑！”到了晚上，老人留

他在家过夜，被褥整齐干净，扑鼻的香气久久不散。崔孟涂十分感谢老人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一连住了好几天。

在老人的茅屋外，有一个精致的花园。石头砌成假山，引进泉水作池塘，到处种满了奇花异草。还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碧绿浓郁的枝叶覆盖了一亩多地，藤蔓弯弯曲曲地延伸了好远，一直伸到姑娘的住室。

一天，崔孟涂随意散步，来到这里，在绿茵丛中缓缓行走，仿佛身上的衣服也都被映得碧绿。他沿着石头铺成的小路走到尽头，眼前竟出现了回廊，栏杆雕刻精美，窗槛弯曲别致，真是别有一番仙境风光。他沿着回廊走去，又见三间建筑得十分精致的房间，雾阁云窗，十分雅致。这一切，使他流连忘返，惊叹不已。忽然，他听到里面传出朗朗吟诗的声音，便掀开门帘进去，却又寂静无人。只见炉中香烟缭绕，架上古书万卷，桌子上也摆满了书。崔孟涂随便抽出一本来翻阅，都是《黄庭》、《玉枢》一类的经书。小桌上放着《参同契》和《悟真篇》两册书，上面都有手写的注释。在最后一页上还写明“固始沈蕤女史书”，字迹娟秀，看得出有极好的功力。他知道这是老人女儿读书的地方，便想退出来。刚刚转身，姑娘就从后廊走出来，微笑着问他：“先生为什么一个人单独来到这里？”崔孟涂很不好意思，低头作揖，局促不安。姑娘反倒毫不介意，请他坐下，取来琉璃杯，斟满玉瓶中的水，递给他，说：“这是用甘露和百花的精华酿制而成的。喝一杯，可以百日不饿；喝百杯，可以治病，延年益寿。这可不是人间能有的呀！”他端杯在手，见那杯中的紫汁呈白色，奇香扑鼻，清凉寒冽，喝后，顿觉心胸清爽，仿佛立刻变得聪明了许多。姑娘不厌其烦地向他打听人世间的的事情、各地的民风民俗，并问如今是哪朝哪代。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姑娘听了屈指一算，叹息道：“这才一瞬间，就是六百年了！怎么会过得这样快呢？”崔孟涂听了更觉惊疑，告辞要走，姑娘也不加挽留。

崔孟涂居住在岛上老人家里，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多。他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无他事可做。有时，替姑娘抄录一些汉魏唐宋时代的诗词，从来没有萌生过思乡的念头。

一天，老人突然对他说：“我想到人世间去走一趟，往南去游览普陀山，向北去朝拜五台山，需要二十年后才能回还。不过，我的女儿不能一同前往，想劳累你照看照看。再说，我女儿与你还有一段尘世的姻缘，现在应该让你们了此夙愿了。”于是，老人挑选了一个吉日，把女儿嫁给了崔孟涂。新婚之夜，姑娘穿着高贵华丽的衣服，容光焕发，艳丽丰姿，比平日更增添了几分迷人的美色。燕尔新婚的甜蜜幸福，那是可想而知了。

两人成婚一个月后，老人和老妇就要远行，崔孟涂和姑娘都到海滨去送行。只见老人和老妇的船解开缆绳，张开船帆，引来了天上的风，转眼之间船就踪影皆无了。奇怪的是，送别父母，姑娘并没有恋恋不舍之情，只是对崔孟涂说：“二十年后，我也要这样送别你！”

这岛上的气候温和，没有寒暑之分，也无昼夜之别，禽兽大多是崔孟涂在家乡所未见过的。岛上也不记什么年、月、日，而是以花的开放凋谢、树叶的繁茂飘落为春秋。崔孟涂与姑娘结婚后，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醒了就起，日复一日地如此生活了大约二十年，容颜反而变得愈来愈年轻了。

日子过得真快，老人和老妇终于回来了。他们到家后，便开始催促崔孟涂登舟，启程回家。可是，崔孟涂怎么舍得离开这样美丽的仙人岛和娇媚的妻子呢？他总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老人说：“这是上天安排的命运，不可久留，否则你就会有祸临身。你对我女儿如此坚贞忠诚，还怕以后没有相见的时候吗？”便拉着他的袖子，将他硬推上了船。霎时间，那船就像离弦之箭，飞奔而去。晚上，崔孟涂听到远处传来鸡犬之声，登岸一打听，原来已经到了浙江的

乍浦，崔孟涂暗自高兴，又回到了人间。他忽然想起，临别时姑娘送给他的一个小包，还挂在胸前，没来得及打开看看。他仔细地从小包中摸出打开，原来，里面是一片片的金叶。于是，他卖掉两片金叶作为路费，租船从浙江回到了福建。但是，他回到家乡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他了。打听过去的亲戚朋友，也全都逝世了。就是有一两个还活着的人，也已是老态龙钟，鸡皮鹤发，衰老得见面也不认识了。崔孟涂十分感慨，原来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像风一样，一吹而过，是多么不可靠啊！崔孟涂在仙人岛上生活惯了，喜欢清静，现在再回到人间，喧闹嘈杂、龌龊不堪的生活，使他实在难以适应下去。他想脱离红尘，于是，就剃掉头发出家，在城南天后宫当了道士，成天吃素念经，谢绝宾客，就这样又生活了三十年。

一天早晨，崔孟涂忽然看见一只白鹤，在庭院里盘旋翱翔，口里衔有一封红色书信，像在寻找什么。看见崔孟涂后，它就将书信扔下。崔孟涂捡起来，展开信纸，是红笺金字，上面写道：“世外妻碧蘅拜启：我们分别已不知多少年了，只见窗前那棵桃树已经三十次开花结果了。每次吃桃的时候，我都想到你，想给你寄去一枚。可是，相隔又如此遥远，怎么能寄到呢？所扔下的那些桃核，现在也已经长成桃林了。可是我们还是相会无期。老父临别时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吧？怎么就这样忍心在尘世中生老病死呢？生命如同蜉蝣，如同朝生暮死的山菌那样，实在太短暂了！现在我传给你一个药方，你可以常常服用。如果你有仙缘，就会修成正果。愿你多加保重啊！”信的末尾，是两首诗：

碧海青天夜夜心，灵香无计返瑶林。

算来不是蓬山远，何日刘郎再问津？

缥缈楼台锁王蕤，一缄远寄怕人知。

阿依才识相思苦，始信人间有别离。

崔孟涂读完这封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禁悲从中来。他依照信中所说的药方，自己动手砍柴熬药，天天服食，渐渐觉得身体比平时健壮多了。

泉州人大多善于航海，不少人去过很多海岛。崔孟涂常常回想自己生活的那个岛的方位和景物，向人打听它的位置。可是，大家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岛。于是，他仍然出海泛游，决心游遍汪洋大海，也要去寻找那令他深深怀念的仙人岛。有一个经常航海的老舵工听说了这件事，笑道：“你大概想得发痴了吧！现在的海船都是洋人驾驶，往来都有定期，所停靠的海岛都有人居住。海外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哪里去找一块与世隔绝的仙人岛呢？你不要再这样胡思乱想，去寻找空中楼阁了！”但是，崔孟涂找寻仙人岛的意志更加坚定。他把家中所有的东西卖了四百两银子，准备先去南洋，然后再去美洲。他已经定好了出发的时间。没想到，就在要出发的头天夜晚，一个贼人提着刀直入天后宫内行窃，在崔孟涂的床下搜到了装钱的口袋。崔孟涂发觉后，就扑过去争夺，贼人就挥刀将他砍死在地。后来，乡里人把他安葬在庙后，为他立了一块“崔道人之墓”的石碑。

选自《淞隐漫录》

莲贞仙子

〔清〕王 韬 著

王白石 编译

钱万选，字孟青，济南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二十岁时，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一个老仆人帮他照应门户。万选家资中等，每年除衣食外，也还略有节余。他每天只是埋头读书，有人来为他说亲，也都被他一一谢绝。

济南城北有一座寺庙，叫崇仁古刹，相传是六朝时期奉皇帝之命修建的，香火很旺。寺庙是浅红色的院墙，深红色的殿宇，其中建有亭、台、池、馆，种植着数百株荷花，每逢荷花盛开时，远近飘香。万选和庙里的住持很熟，炎夏时节，他就到庙里来避暑。白天读书，晚上弹琴，焚香静坐，于是，一切世俗杂念，顿时化为乌有。

一天晚上，万选刚要睡下，忽然听见放在西窗下的琴竟不弹自鸣。开始时，琴声沉抑，继而便宛转悠扬，完全合乎音律。他仔细一听，仿佛是效仿着自己弹奏的曲调，只是弹得还不够娴熟。万选大为惊异，急忙起身去看，但琴声立刻消失了。第二天，有朋友来访，万选偶尔谈起这桩怪事。朋友说：“这一定是狐女干的。你可以收她为弹琴弟子，将来她一定会报答你的。”于是，每当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饭后茶余，万选必弹奏数曲，天天如此，毫无例外。

一次，万选到朋友家赴宴，回来时已是深夜。他喝酒太多，口渴得厉害，就想找茶水喝。可是，壶里没有了茶水，想呼唤老仆人起来沏茶，老仆人已经沉沉入梦。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美丽的身影，站

在床前，用一双白玉般的手捧着白瓷杯送上。万选喝了一口，果然是茶。入口时微苦，咽下后回甜，一股清香沁入肺腑。他醉眼朦胧，也看不清是谁，便昏昏沉沉地睡了。等到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他也记不得晚间的事了。往常，万选写的诗词草稿，总是随便扔在桌上；近来，常常发现第二天再看时，诗稿已经誊清，那笔锋挺拔有力，字迹娟秀。他不知道这出自何人之手，但心里非常高兴。

这一天，荷花盛开，万选坐在池边倚栏乘凉，见远处荷叶摇动，一个姑娘摇着轻舟，从万花丛中而来，手里拿着一封书信交给他。万选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受业弟子莲贞奉书：敬请屈尊光临，与师清谈。在荷花深处、柴门临水的地方，就是弟子的家。已备好酒宴恭候，特派轻舟相迎，请勿推辞。”万选很惊讶，此人并不相识，为何来请？那个婢女年约二十左右，身穿薄纱衣裙，风姿艳美。万选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丽娥。”问她家住何处，她笑着手指池东说：“离这儿不远。”问她是谁来相请，她说：“您去就知道了。”万选看看那小船，仅能坐下一人。心想，荡桨采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赴不相识者之约，未必就是坏事。

船行半里多路，荷花开得更盛。又见两只小船从花丛中划出来，划船者也都是少女，她们见了万选，笑着说：“佳宾到了！我家姑娘打发阿丽请您，见许久没到，又让我俩催您快来。”不一会儿，船已靠岸。岸上杨柳依依，荷花结蕊，到处繁花似锦，芳草如茵，别是一番境界。丫头们推开两扇门，引导万选进去。只见一排五间正房，极其华丽。沿着回廊曲曲折折往前走，来到另一座小院，但见绣楼套室，雾阁云窗，这一切绝非尘世所有，宛如仙境。又见有一女子，正靠窗端坐，焚香弹琴。看见万选到来，立刻停住琴声，起身站立，向万选施礼，自称是女弟子。万选茫然，不知如何回答。这女子娇媚艳丽，姿容绝美，简直无法形容。她对万选说：“凭我这样一名平常常的女子，能够在您的门下，亲耳聆听您的教诲，真是三生大

幸,更是百世良缘啊!今日先生又肯屈驾光临,更使我深感欣慰。”说完,立即命婢女们在水晶帘下设宴。顿时,雪藕冰脯,各种佳肴,接连不断地摆了满桌,芳香扑鼻,多是叫不出名的珍奇。那女子轮番劝酒,极其殷勤。酒呈绿色,清香扑鼻。女子说:“这就是‘碧筒杯’,喝了能消暑。”万选推辞说酒量小,不能多饮。女子笑道:“初次相会,定要一醉方休。”于是命三个丫头以歌劝酒。丽娥的歌声特别清脆,宛如裂帛,响遏行云。万选击节赞赏,频频相顾,看得目不转睛。丽娥歌罢,两腮已泛起红晕,羞怯地低下头来,抚弄衣带。女子手指着丽娥对万选说:“您如果有意于她,就请带她回去服侍您,如何?”万选忙说:“哪敢有此奢望?”

酒宴未完,夕阳西下,明月欲出,女子叫拿夜明珠来。婢女便从匣子里取出十二颗夜明珠,挂在屋里,顿时光辉皎洁,角角落落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万选拍手称奇,便对女子说:“您大概是嫦娥化身,不是凡人吧?”女子笑而不答。酒席撤下后,婢女们送上琴来,这正投万选所好。于是,他立即转轴拨弦,竭尽平生的本事,演奏了一曲。女子极力称赞,也效仿万选演奏一曲,音律节拍竟分毫不差。万选惊叹赞赏,说道:“世上哪有这样聪明的女子啊!”

不知不觉,夜已深沉。万选要告辞回去。女子请他住在这里,吩咐丽娥携带被褥,打开西阁门,请万选进去。这间屋子不大,但非常整洁,没有一点灰尘。湘绣的窗帘,檀木的茶几,笔筒砚台,摆放得整整齐齐。万选见茶几上放着一本诗集,题名《莲子居吟稿》。打开观看,前半部是前人的诗词,后半部则是莲贞的和诗,读起来语句清新,不落俗套。万选不禁拍案叫绝,说道:“您可真算是当世李白了!”女子与万选议论起诗来。丽娥轻轻关上门后,便悄悄离去。万选此时已十分疲劳,恍惚中,竟拥着女子进入罗帐,同醉于温柔乡中。

不知不觉,天已大亮。女子梳完晨妆,换上盛装,对万选说:“妾

的身子已属于您了，今后愿服侍您，希望不要抛弃我！”万选说：“我本来就沒娶妻，只想找一佳偶。今天得到您，夙愿已偿。”于是，两人海誓山盟：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忠贞相爱，始终不渝。然后，女子让丽娥划船把万选送回去。从此，二人花好月圆，经常往来。

时光慢慢过去了一年多，忽然，有一个云游的道士从罗浮山来，在崇仁古寺落脚。道士见了万选，皱着眉头说：“您近来必有奇遇，那是花妖。如不早些与她断绝往来，恐怕有生命危险。”万选满脸怒气，说道：“道士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何必干涉人家儿女情长之事！像花那样娇艳，像神仙那么美丽的女子，怎么会是祸水呢？她即使是妖，也一定是不吃人的。请你不要多嘴！”

万选到女子住处去，偶尔谈及此事，女子泣涕涟涟地说：“我与您的姻缘大概到头了！那道士就是情爱中的妖魔，姻缘里的孽障！”说完，她抽泣不止。又叫厨娘快备筵席，说：“我将与郎君永别了！”万选说：“我根本不相信道士的话，所以才告诉娘子。世上那些负情的人，只知道贪生怕死，才急于去求方术；我恨不得用剑把他们斩尽杀绝！”女子听了这些话，才转悲为喜，说道：“我们偷偷野合，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如此披星戴月，卿卿我我，哪是夫妻应有之事？在城北，有座王氏别墅。我去把它租下来，稍加修缮，我们便可在那里举行婚礼。”于是从箱子里取出百两黄金给万选，说：“就用这来筹办婚事，一定要办得隆重热闹，不要让别人讥笑我们小家子气。”

万选按照女子的安排作好了准备。选择吉日，亲自迎娶，随从的人马很多，的确极有声势，赶来祝贺的亲友，多得不可计数。婚礼三天，又到庙里祭祀祖先。凡是看到了女子容貌的人，无不惊叹她是天仙下凡。女子让万选把那道士请来，恭敬地把他请到上座。女子打扮得非常漂亮，出来与道士相见。这道士衣服的里外到处都是符咒，袖里还藏着“天蓬尺”。见了女子，他口里念念有词，突然飞起

“天蓬尺”，要打那女子。女子毫不畏惧，抓过“天蓬尺”，摔在地下。这时，丽娥从里屋出来，举起一只马桶，扣在道士的头上，屎尿淋漓，沾了一身，吓得道士狼狈逃走。在场的人无不鼓掌大笑，说：“对付这号人，就应该用这种办法。谁让他多嘴多舌，妖言惑众！”

结婚后，二人夫唱妇随，非常和谐。过了几年，莲贞生了两个儿子，万选也中了进士，被选派到广东任博罗县令。他携带家眷上任，处理民事纠纷，捉拿强盗，为民兴利除弊，颇有政绩，为百姓们办了不少好事。

选自《淞隐漫录》

廖 剑 仙

〔清〕王 韬 著

王白石 编译

北京有个廖蘅仙，少年时就是一位著名的豪侠。邻居中有一个虐待丈夫的泼妇，经常想出各种办法来打骂丈夫，那男人总是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浑身直发抖。

有一天，廖蘅仙笑嘻嘻地对那个受气丈夫说：“你是男人呢，还是女人？为什么没有一点大丈夫的气概？”

那人说：“你葫芦中可有再造大丈夫的药丸？如果有，请赐给我一丸吃，也好洗刷掉我怕老婆的耻辱。世上如果没有这种药，就请你别多说。”蘅仙说：“我一定替你除掉这祸根！难道仅仅是不怕就够了吗？”

那天晚上，泼妇又狠狠地痛骂了丈夫一顿，吼声连街上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蘅仙当时喝醉了酒，又听到这不断的吼骂声，他非常生气，就取了匕首藏在袖子里，开门出去，一跃而登上了隔壁泼妇家的屋顶，又从屋檐上跳了下来。这时，泼妇正指着丈夫的鼻子破口大骂。蘅仙立即上前一刀就砍下了泼妇的头。那丈夫惊叫“有强盗”，蘅仙早已纵身一跃逃跑了。邻居报官之后，官府到处巡查捉拿，始终没有查出凶手是谁。不过，因为蘅仙过去与泼妇的丈夫开玩笑时曾说过“替你斩除祸根”，所以大家都偷偷地议论他，官府的差人也悄悄监视他。他想，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便逃到了丛山峻岭之中。

蘅仙来到一座山岭，岭下有茅屋几间，里面却不见一个人。他一看，柴灶药灶还很齐全，屋后有一大片菜园，种满了各种蔬菜，床下的坛子里也装满了粮食。他想，这一定是个修炼之人的住宅，或是隐士的幽室，住在这里是很安全舒适的。从此，他就一个人住在山中，饿了就吃，饱了就睡，不再去顾及世俗的名利，几乎忘掉了人世间的这一切。

不知过了几年，正当隆冬时节，风雪大作，满山遍野变成了白银铸成的世界。蘅仙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踏着冰雪，渡过山涧。忽然，一只白猿跳到面前，手里捧着一封书信，交给蘅仙，然后恭敬地站立一旁等候。蘅仙打开书信观看，上面写道：

寂寞地住在深山，拿什么来消遣呢？你天生具有侠骨，可以学习剑术。但如果没有师傅传授，总是难以学成的。你若不嫌弃，请来我家，我可以指导一二。今日大雪纷飞，我家的梨花酒已经酿制好了。特派白猿为你带路，请你立即光临。

蘅仙便随同白猿，爬过几道山岭，才到那地方。只见碧绿的屋顶，深红的墙，有些像寺庙，两扇门正对一条溪水，有两三只老猿在门前走来走去，好像正在那里迎候客人。蘅仙来到门前，双门大开，几只老猿猴鞠躬请客入内。里面，有位老人白发银须，神采飘逸，健步走下台阶迎接蘅仙。坐下后，老人自我介绍说：“我姓程，歙县人，明朝时因躲避战乱，来到这里，同一个白猿结为夫妇。她酿制的百花酒，喝了能消除百病，延年益寿。白猿夫人已经去世升天了，给我留下了这一帮猿孩子。如今我也学会说猿话了。”不一会，山果美酒摆满了桌子。蘅仙喝了一口酒，感到芬芳无比，心胸爽快舒适。他们喝得兴高采烈，老人就弹剑唱歌，那些猿就踏着节拍跳起了“罗刹舞”。老人高兴地站起来，拔剑旋转起舞，顿时寒光万道，令人看

得头晕目眩。接着，老人又叫猿儿斗剑，每只猿都执着锋利的宝剑，直向老人刺来。老人赤手空拳与他们格斗，转瞬之间，众猿手中的宝剑，通通都被老人夺了过来。老人将剑掷于地上，看看藪仙说：“你能这样吗？”藪仙惭愧地说：“不能。”老人说：“凭你的功底，学上十年，也许能学到这样的一半。”藪仙听了，立即跪倒在地，拜老人为师。老人便留他住在西厢房里。每天凌晨，老人教他舞剑，精心指点，不遗余力。

这样，大约过了十年，老人说：“明天是你剑成道满之日。如果你能正稳自己的心神，就能学好，成为剑仙；如果心中充满了妖魔鬼怪般的邪念，那就只能成为剑侠了。你应专心学剑，忘掉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不要被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所诱惑。”第二天，老人授给他雌雄二宝剑，并用手把剑变成两个小丸子，塞进藪仙的鼻孔中。又用刀割开他的后背，放入一把匕首，然后敷上药，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然后，老人叫藪仙盘腿坐在蒲团上，对他说：“半个月后的子时，你的道就算完成了。”藪仙遵照老人的教诲，紧闭双目，静坐在蒲团上。一时间，很多事涌上心头，若干稀奇古怪、令人胆战心惊的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藪仙急忙收住这些杂念，静心修炼，不受干扰。不一会，在他心中，大地山水又变得明朗起来。忽然，在一束旋转的光中出现了邻居的泼妇，只见她披头散发，浑身血淋淋地直奔藪仙而来，对他说：“我就是骂了丈夫，也没有犯下杀头的罪呀！你逞一时的气愤，使我的身子和脑袋分开！你为何这样残忍呢？”说完，她提着自己的头，扔在廖藪仙的面前。藪仙的心里一动，忽见背上的匕首好似流星闪电一般，飞向空中。这时，耳边听到老人说话的声音：“善哉！不要开杀戒啊！”光束中又出现一个美丽的妇人，梳着云雾一样高耸的头发，有着鲜花一样娇艳的容颜。这位绝代佳人姗姗走来，向藪仙拜了两拜说：“先生难道不想念西关的阿翠了吗？分别这么多年，你竟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这样薄情

呢？”话音委婉娇柔，听起来真使人动心。蘅仙急忙闭目养神，在心里自问自答：世间的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内心幻想的结果。美人见他不说话，就把香腮贴向他的耳边，喃喃地向他述说过去的私情，溅出的口沫比兰花、麝香还香。蘅仙差一点动了心。他急忙控制住自己的情感，默想这淫荡的女人会坏了我的大道，何不把她杀掉？这么一想，他立即就觉得鼻孔痒得出奇，顿时射出一道白光，那美人就消失了。他睁开眼，却见一条九尾狐狸死在他的座前。这时，他听老人说：“你不犯色戒，真是侠士啊！如果再修炼三百年，就可成为剑仙了。请你就此下山去吧。你周游天下时，如果遇着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传给他剑术，但千万不要随便杀人。”蘅仙告别老人下山后，回到自己从前居住的地方，但那里连房屋都没有了。只见苍松参天，落叶满地，天上行云舒卷，地上流水潺潺。

蘅仙出山后，渐渐不近烟火，每天只是喝上一杯好酒。他到汉口住下后，创办了一所剑术学堂，暗自物色有用的人才。汉口本是南北交通的要道，达官贵人来来往往很多，每天约有几十人，但大多是一些卑鄙齷齪之人，没有一个令他满意。他发牢骚说：“天下这么大，为什么竟挑不出一个好汉来呢？”

湖南有个左子湘，也是一个奇特的人，他为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跟蘅仙最为相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读诗，谈兵说剑，往往通宵达旦。左子湘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叫倩云，国色天香，在妓院中算得首屈一指，而且与左子湘已订有婚约。左子湘在她身上所花的钱不计其数，还准备用三千两银子为她赎身，使她脱离妓院。

南京有个姓周的读书人，是左子湘的朋友。左子湘陪着他一起逛妓院。周生交往了很多妓女，却很少有满意的。一次，左子湘带他到了倩云处，周生一见，就看上了倩云。周生当时担任观察的官职，统领军队，很有权势；倩云对他也非常爱慕，一见倾心。在酒席之间，二人情投意合，十分欢爱，竟悄悄约订了幽会之期。周观察一

时间神魂颠倒，得意忘形，竟忘记了倩云是左子湘的宠妓。

第二天，周观察偷偷地前往幽会，倩云待他倍加殷勤。酒宴摆开后，二人欢笑调情，格外亲密。周观察喝醉了，就留下过夜。左子湘知道了这件事，立即闯进房来，责骂倩云负心。周观察突然从床帷中出来，挥拳就打，伤了左子湘的眼睛。左子湘哪里打得过他，只好逃走。周观察叫来妓院的老鸨，立即拿出五千两银子，就把倩云买了出去，做了他的小老婆，并在左子湘住房的对面，给她租了一所房子，常常带着这女人浓妆艳服地坐着轿子，到热闹的街上去游玩，故意让左子湘看到。左子湘受到这样的侮辱，气愤不平，先去找汪燕山商量，图谋报仇。汪燕山知道自己不是周观察的对手，就谢绝了。恰巧这时，廖蓢仙因很久没有看见好友左子湘了，便来拜访他。一见他左眼红肿，惊异地问他怎么回事，左子湘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蓢仙气愤地说：“兄弟为什么不早说。这些鼠辈小人，长的是人脑袋，说的是畜牲话，你怎么可以同那样的人交朋友呢？是你自己错了。现在要想马上杀掉他当然很容易，可是，不如叫他成为废人，受到世人的嘲笑更好一些。你还想要倩云吗？要她做你的奴婢，天天鞭打她，不也很快活吗？”左子湘连连答应，但不知蓢仙想要干什么？

第三天，左子湘忽然听人传说，那倩云盗走了钱财远走高飞，周观察不知为啥，手脚全被砍掉了。许多曾经被周观察欺侮过的人，都拍手称快。左子湘暗想，这件事一定是廖蓢仙干的，就特地跑去告诉蓢仙，看他是否知道此事。蓢仙见他来后，对他说：“你可以暂时返回老家，倩云已经在你家里了，任你处置。她的箱子里有一万七千多两银子，可供你随便使用。”左子湘最初不敢相信，等他返回家里，果然像蓢仙所说的那样。于是，他才知道蓢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人。

后来，蓢仙住到了九江。一次，他有事到南昌去，路过鄱阳湖。

当时传说湖中有水怪，常常兴风作浪，掀翻航船，过往行人都很害怕。蘅仙渡湖那天，风和日暖，波平如镜，船上的人都庆幸赶上了这样一个好天气。谁知，第二天就刮起了大风，波浪滔天，如喷银吐雪一般，一时间摇撼山岳。不一会儿，就看见两条蛟龙夹着航船腾空飞起，船上的人面面相觑，吓得面无人色，以为一定要葬身鱼腹了。蘅仙从容走出，从鼻孔中飞出双剑，好像两道长虹，射向空中，顿时斩下了蛟龙的脑袋，片刻间风平浪静，而方圆数十里的湖水都变成了血色。从此，鄱阳湖的这种祸患便永远铲除了。

又一天，廖蘅仙陪朋友一起游山，忽然遇到雷雨，便在树下避雨。这时，闪电环绕着他们飞旋，好像万条金蛇，雷声阵阵轰响，但总是不能下来击中他们。这时，朋友忽然看见蘅仙的鼻孔中飞出两道白光，直射丛林，立即就有两条巨蟒被击毙在道边，朋友被吓昏了。等朋友苏醒过来，蘅仙对他说：“这两条大蟒常常害人，所以我帮助天老爷斩杀了它们。”

蘅仙生平的奇异之事很多。但他对朋友绝不谈剑术。他身材矮小，衣帽不整，容貌也和平常人一样，很像一个懦弱无能的庸人。他死的前一天早晨，曾看见白猿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叹惜道：“我快死了。”他立即穿好衣服，端坐堂中，身子逐渐冰凉，慢慢地断了气。人们安葬他的时候，忽然有两把剑从他的鼻孔中飞出，直上高空，消失在茫茫云海之中。

选自《淞隐漫录》

剑仙聂碧云

〔清〕王 韬 著

晓 言 编译

聂碧云是兖州的一位奇女子。她在小时候，曾遇见一位奇异的人，传授给她一套剑法，能够在十里之外用飞剑置人于死地。

她的丈夫是个读书的士人，善于吹奏铁箫。从前，他经常在酒醉之后，到柳荫下吹箫。一天晚上，他又在那柳树下，见那里停泊着一只渔船。不一会儿，就听见老渔翁与儿子争吵起来。那儿子是个忤逆不孝之子，竟肆意辱骂自己的老父亲。士人见此情景，一时怒起，把手中的铁箫朝那不孝之子扔去，不想竟会将那儿子打死。犯了命案，士人只好背井离乡，游荡在江湖上。

一天，士人到崂山上访问那里的道长。从五老峰下来时，偶然遇见了聂碧云。不知怎的，士人竟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看着她，目不转睛，脚不能移。聂碧云也停下来，朝士人看了好一会儿。两人对视着，还是碧云先开了口。她说：“我看你的行为举止，一定也是一个无家无室、四海为家的人。我也没有嫁人成家，愿意跟随着你……”于是，两人就结为夫妻。

此后，士人曾经打算在西南面的山下，盖几间茅草屋居住。但是，聂碧云不同意，她说：“我还有大仇没有报，所以现在还不是隐居的时候。我之所以愿意与你结为夫妻，是希望在跋山涉水时，我们能够一同前行而少些寂寞，更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将来修成了大道行，于你，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

聂碧云从兖州到豫、燕、齐，又到汴京、洛阳一带。她每到一处，最多只停留十天左右，从来不会停留过久。她常在晚上观看天象，占卜说“当在洪泽巨湖”，她就想，这恐怕指的就是鄱阳湖中，必有神物。于是，两人就在湖畔搭了间小屋住下。晚上，碧云取出一面大小不过一寸左右的小神镜，又用一个盘子盛满了水，她如此这般地观测了一通后，说：“看起来，光气还在很远的地方。”又继续审视了很久，才发现是在太湖。于是，他们又过九江，到三吴，在西洞庭山住下。士人开始在这里招收弟子，有了在此久住的意思。

一天，闲暇时，士人问起碧云的身世，问起她的这些奇异的行为。因为他对她实在太不了解。

碧云笑笑，说道：“我的父亲，是个有道之人，是许真君门下的弟子。父亲修炼的是铅汞之法。那一天，大丹已经炼成，父亲很快就能够白日飞升到仙界了。可是，山中一个龙潭里的毒龙，不知从哪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变化成许真君的模样，悄悄地来到了父亲修炼的住所。他命令父亲开启炼丹炉，把大丹分为两颗，说是一颗由我父亲服用，另一颗由他自己服用。然后，他要我父亲跪在他的面前，说是要秘密传授真言。哪想到，父亲刚俯首下拜，那毒龙猛然抽出铁锥，击打父亲的头部，可怜我的父亲顿时死于非命！那大丹当然也就被那毒龙盗去，从此，那毒龙的本领变得十分高强，变化莫测。这样的深仇大恨，怎么能够不报呢？现在，那毒龙的神通非常厉害，并不是用剑术就能够制服的。还必须得到三件宝物，得全之后，才能杀死毒龙。”

士人问道：“那三件宝物是什么呢？”

碧云说：“一件是定海神针，那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留下的，把它投入潭中，就会水波不兴，风平浪静；二是降魔真杵；三是炼影神镜。现在我只得到一面神镜，还没有找到另外两件宝物。所以我日日夜夜都在寻找，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今已经探明那神针就在这

太湖中，我必须设法尽快找到它，以免夜长梦多。”

此后，每天晚上，聂碧云都驾船到湖上去，但她不要士人同去，掌舵、划桨等，全是她一个人做。一天晚上，夜空晴朗，明月高挂，如同白昼一般。碧云早下湖去了，士人就关门读书，周围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响。忽然，碧云推门进来，只见她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水正顺着头发嘀嘀嗒嗒往下流。

她一进门，就高兴地对士人说道：“快来祝贺我吧！我终于得到神针了！”

说着，她从衣袖中取出那神针，原来那宝物不过像筷子般长短，仔细看时，可以辨认出上面刻有儿行蝌蚪文，只是不认识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碧云他们就离开了太湖。走到浙江地界，住在一家客店。这时，来了一位头戴黄色高冠的道人，神态很潇洒，又好像似曾相识。道人向碧云施礼后，开口就说道：“三件宝物已经得到了两件，你报仇的时候就快要到了！我带来了我师父给你的书信，交给你。”道人取出，碧云刚接过手，那道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碧云十分惊奇，打开书信，果然是许真君所写。信中说道：“降魔真杵现在嘉兴西寺中，被韦陀神像执于手中。可惜被世俗人间所供的香火熏染污秽，必须诵读辟秽的《金刚经》十万遍，才能够使其回归纯真，还原本性。到时候，我自然会来助你一臂之力。”

信中所言，使碧云大喜过望。她立即动身，前往嘉兴。她很巧妙地用一件假的神杵，换下了韦陀手中的真神杵。拿回家后，她用异香洗净那降魔真杵，把它供置在案头。然后要士人早晚都诵念《金刚经》。如此过了一年，诵念的次数已超过了十万遍。

碧云曾经用了十年的时间，炼得匕首一百把，锋利无比，可以削铁如泥，可以刺穿顽石；如果抛起在空中，那匕首就会像流星闪电一样迅疾飞下，直取目标，从来没有失误。现在，诵念的经文已圆

满，碧云高兴得一跃而起，对士人说：“我们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那毒龙过去潜伏在蠡湖，现在迁到了神仙的洞穴中，在灵山的最高峰上。我们可以一起到蜀中去寻访。”

于是，碧云和士人一起，经过了瞿塘、滟滪、剑阁、夔门等入川的险峻之路，终于到了成都。在那里小住了一月后，两人又出发到了阆中，从那里登上蟠龙山。远远望去，那灵山一峰独秀，陡峭挺拔于霄汉之间，气象万千，真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好地方。那下面，就是毒龙的所在。

碧云高兴地说：“一定就是这里了！”她转身问士人：“你能不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士人笑应道：“我怎么敢不遵命呢？”

碧云取出一个皮囊，把里面的匕首分给士人一半，并叮嘱他：“等一会儿，当天空中突然聚集起乌云暴雨、电闪雷鸣的时候，你就把匕首往空中扔去，必定会得手的。如果事情紧急时，你可以手持降魔真杵来自卫，并且高声诵念起《金刚经》，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说完之后，两人一起，直上那灵山之巅。到了那里，就看见有一大龙潭，面积大约有好几百亩，那水清澈见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的鱼儿在游来游去。一阵微风吹过，水面上就会漾起涟漪。

碧云对士人说：“那毒龙喜欢听音乐，你可以吹奏起铁箫引它出来。”

士人的铁箫吹得很不寻常，是一种神奇的技艺，它高亢时可以遏止天上的流云，响亮时能够破裂布帛，只要是精诚所至，真可以金石为开。士人取出铁箫，吹奏起来。开始时，他还是依着乐谱音律，乐音悠扬宛转；吹得一会儿，他便进入了音乐的境界，极尽其所长，自由自在地肆意发挥起来。

碧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潭中的动静。忽然，她看见，潭里的鱼

群中，出现了一条蜥蜴，它点头掉尾的动作，都与众不同。碧云心想，这一定就是毒龙了！

她立刻取出定海神针，投入潭中，刹那间，那潭水就退去了一丈多深。这时，只见那蜥蜴顿时变成了一条巨蛇，浑身的鳞片都竖张起来，一时间风浪大作，有千百条蛇从潭中飞起，直扑碧云。碧云将手中宝剑抛向空中，士人也急忙将匕首投向空中，刀剑所到之处，只见血雨横飞。这时，天地间变得更加阴暗，水、火、风、雷一齐降临，向他们猛扑过来。士人的匕首已经用完，他就立刻盘腿坐下，手执降魔真杵，口诵《金刚经》。碧云则胸前悬挂起神镜，一切魔道便都无法接近她、伤害她……

渐渐地，毒龙的伎俩已经用尽，见再也无法取胜了，毒龙就突然升腾到云端，张牙舞爪地扑向碧云。碧云用降魔真杵掷向毒龙，正击中其背，突然就不见了它的踪影。碧云立刻用炼影神镜照看各处，发现那毒龙正躲藏在一块大岩石下。刚追到那里，它转眼又变成了一只蛤蟆。碧云恐怕它再变化逃遁，就用神针刺去。顿时鲜血涌出，连潭水也都被染得血红。

碧云以为毒龙已死，高兴地说道：“二十年的深仇大恨，今天总算报仇雪恨、如愿以偿了！”

这时，从空中传来声音：“女子果然有志气，真是值得嘉许啊！”

二人仰头一看，只见云端之上，有一位身着羽衣、头戴星冠的神仙显出真身，原来正是许真君！

真君微微俯身，对碧云说道：“那毒龙诡计多端，哪里会就这样死了？五百年后，它又会复生，出现在人间，兴风作浪。不如现在由我把它收下带走，以绝后患！”说完，真君掷下一只小钵到潭中，就见那死了的毒龙立即跃进了钵中。真君收了小钵，哈哈一笑，就隐身而去了。

后来，聂碧云对莫厘一带虚无缥缈的景致十分喜爱，便决定在

这里盖起茅屋，有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意思。山里的人们知道后，都很高兴，纷纷前来问好。

碧云他们在这里住下以后，人们注意到，虽然一年到头并没有见到他们经营什么，但衣食却能够自足，而且这两个人虽然是夫妻，但无论食宿好像都是分开的，看起来似乎又不像有什么别的问题。于是，山里的人们都把他们当成非同寻常的奇人。

有一年春天，大雨倾盆，洪水为患。在浙皖一带的山区，各处都发现有蛟龙作怪。在西山的一些绝壁深壑地方，常有蛟龙吼叫的声音，远近的人们都能够听见。山民们非常担心，就成群结队地到处去搜寻，但始终没有找到。

一天晚上，又是雨骤风狂，山洪暴发，雷声轰鸣，蛟龙顿时又出现了，而且那水势离地面仅一丈左右，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灾。碧云知道后，立即赶去，飞起宝剑，当即将那蛟龙斩为两段。天亮后一看，那蛟龙头上有角，浑身披鳞，身长有好几丈。山里的人们都说，这次能够幸免于难，全是仰仗碧云的神力。

又一年，这一带久旱不雨，稻田干裂得如同龟背。百姓们用了各种方法求雨，都没有任何效果。有时明明听见了隐隐雷声，看见天上布下了乌云，可是雨就是下不来。

碧云知道后，认为其中必定另有缘故，就到田野各处去仔细察看。终于发现，某处有一具棺木，已经朽露出来，那里有一个小洞，附近比较光滑，似乎是经常有什么东西进出。碧云问众人，这是谁家的灵柩？有人回答说，这一家早已没有了后人，所以才这么露天停放着没有埋葬。碧云就要众人开棺察看。打开后，就见里面躺卧着一具僵尸，已是浑身长满了绿毛。开盖后，那尸体竟直立起来，众人吓得要逃。碧云说：“这就是旱魃，就是它在作怪！”她叫众人把那棺木两旁堆了许多薪柴，点火焚烧。此后，雨水就恢复了正常，百姓得以及时补种了庄稼。这一年虽有旱，但并不为灾，也是多亏了碧

云的神力。

乡里某甲家，有狐妖作祟，越驱赶闹得越凶，甚至扰乱了左邻右舍的安宁。有时候，箱笼中会突然窜出火来，脏东西死老鼠会埋在饭甑中，妇女用的东西会被抛在街道上……某甲十分害怕，就到龙虎山请来了天师的符咒，悬在家中，但仍然毫无用处。

某甲无奈，听说碧云颇有法力，就来苦苦哀求，希望她能去为他家驱赶狐妖。

碧云笑道：“这种事可不是我的所长。道士的那一套我都不会，贸然前去，驱赶不成，岂不是反而落下笑柄吗？”

某甲再三恳求，不得已，碧云只好前去。哪知她刚走到某甲家门口，突然就有一块大砖从门里飞出，正好击中碧云的肩头。这可惹怒了她。她立即拔剑抛向空中，就听见房中有狐在哀鸣，进门看时，那狐已是身首两处了。

碧云对某甲说：“这个祸害已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碧云刚回到家，就有一个白胡须的老翁前来拜谒。碧云见是一个从不相识的人，心里有些奇怪。请进屋后，仔细打量老翁，相貌古朴，颇有仙风道骨，便问他有何见教。

老翁说：“我们同属玄门之人，为何你却如此欺人太甚？我的子孙们即使有什么错处，如能先告诉我，我自己也是能够严加管束的，何至于用你的三尺利剑加以诛杀？你当年立志要报父仇，而我今日之仇，又将向谁报？算起来，许真君还应该是我的后辈，你不要以为你的剑术高明，就可以随便杀戮！”

碧云这才知道，这老翁就是狐祖。便回答道：“你们不都是狐类吗？按说，你们应当很好地生活在岩石洞穴之中，远离人间，自然不会与人有什么纠葛麻烦，与人世就不会有什么争斗。但是，如果要到人间来作祟，骚扰平民，卖弄其狡诈的本领，若依我人间的法律而论，这该当何罪？你刚才自称能够管理约束自己的子孙，但是，

当人家被骚扰得四处求告无门的时候，你为何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呢？请你还是不要再说了吧！不要再惹人恼怒了！”

老翁听后，说不出话来，情绪显得很是沮丧，便急急忙忙地下了台阶，立刻变化成一只老狐，转眼间就消失了。

后来，碧云对士人说：“那只作祟的狐，如果按照它们的律法，还不至于死罪。我杀了它，还是有点过火。你可以诵念《心经》和《往生咒》各一万遍，超度它，也就为我忏悔了自己的过失。”

碧云认为，洞庭湖东西两山的风光，要比江浙一带更美。她说：“此地原本是福地洞天，是天上神仙们居住的好地方。只是山里的人们多是尘世俗人，都追随尘俗，追逐铜臭，宁可到远处去做生意，而把眼前如此美丽的风景弃而不顾。这里既没有楼台亭阁的胜景，也没有泉石花木的清幽，却竟然成了坟场，更进而成了鬼窟！真是太可惜了！我想在这湖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堤，就像西湖中的白堤苏堤那样，把两座山连接起来，中间再建起十二座环桥，可以通行舟船。在湖滨周围，全部栽种荷花菱芡之类，到了开花时节，那就是万顷清香，一堤明月，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还要在这堤上，多种种植垂杨、松、榆、梅、李一类的树木，就可以给行人们以荫凉。再在那云雾缥缈的地方，建起数百间精致的房舍，专门供给希望出世修行的人们一个可以修身养性的好处所……”

聂碧云虽然有这样美好的想法，但是，她后来进入峨眉山中学道，从此一去不返。这些愿望，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

选自《淞隐漫录》

药 娘

〔清〕王 韬 著

王白石 编译

开封人郑筱史，在扬州城租了一座公寓，靠近小金山。后来，他又把冶春园遗址买了下来，修葺后焕然一新，那楼房、凉亭和戏台，都十分可观。那园中的山都是用石头重叠砌成，水池中引来山泉，又在流水之上架起了飞桥。东西回廊环绕，依着地势高低起伏，颇为别致。最叫人惊奇的是芍药圃，圃门上挂着横匾，上面写着“尘飞不到”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一进芍药圃的大门，便见高高的山峰直插云天。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到山顶，有个飞檐凉亭，如鸟展翅。凭栏眺望，满园风光尽收眼底。在那园中，到处都是芍药花。那被石雕栏杆和石蹬环绕着的鲜花，是著名的品种金带围。离这里几十步远的地方有楼宇，厅前有五根圆柱，显得大方壮观。楼上宽敞、明亮，珍藏着数万卷书籍，大都是罕见的珍本。楼房左面以葡萄作架、蒟蒻作墙，槐树、榆树成林，芭蕉丛生。寻路进去，在绿树的掩映下，有三间精致的草房，是闲暇时分休憩的好地方。盛夏呆在这里，会忘记外面的炎热、酷暑。

郑生虽然拥有很雄厚的资产，却不善当家理财，便把一切事情全都委托给别人办理，自己除了读书，就只知道栽花赏石，并没有别的嗜好。后来，他娶了绿媚、素修这两个小户人家的姑娘做小妾。她们都知书识字，还会作诗填词。郑生又另外建了两处住宅给她们居住。这两处相隔有半里路远，中间有阁道相通，就像横贯在半空

中的长虹。两位小妾都有花一般的容貌，玉一般的肌肤，有时打扮得光艳炫目，见过她们的人都说她们是天仙下凡，堪称双绝。郑生每隔十天半月，就要考考她们诵习的唐诗宋词。

一天傍晚，素修正在窗前握笔练字，忽然发现窗外有人影晃动，她以为是绿媚悄悄走来，就隔着窗子笑说：“绿姐为啥不进来，想当门外汉吗？要知道偷看别人可是不好的呀！”

接着听到弹指声，窗外的人说：“既然要我进去，为什么又关着门拒绝客人呢？”素修奇怪，那声音清亮、尖细，一点也不像绿媚的声音。

等她把门打开，那女子已经进来了。素修在灯下看她，只见她长得苗条秀丽，光艳焕发的容颜，妩媚婀娜的身姿，在素修看来，世间简直就没有比她更美丽的女子了，不觉惊愕地向后退了几步。姑娘说：“姐姐不要惊慌，妹妹是特意来陪伴你度过这寂寞之夜的。”素修奇怪地问：“我家小园与外面是隔绝的，姐姐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姑娘说：“我一直住在园中。因为姐姐从来不出门，所以不认识我。我来向姐姐请教几首小诗，希望不要推辞。”说着，她从袖中取出一本诗集来，呈放在素修面前。那诗集的封皮上写着《紫霞轩吟草》，下面署名是“竹西谢春芬药娘著”。原来这位姑娘叫药娘。卷首是一首七绝，写得绝妙无比，素修读了，非常喜爱。素修也拿出自己的诗作来给她观看。两人娓娓谈诗，越谈越投机，蜡烛燃完了一支又一支，又是煮茶解渴，又是拿饼充饥。二人一边吃着夜宵，一边交谈。不知不觉中，鸡鸣传来，天将亮了，药娘起身告辞。素修约她明晚再来。药娘说：“明天晚上你的心上人来了，恐怕就没有工夫陪妹妹了。”素修拿着蜡烛送药娘出了门，才说了声珍重，再一看，她已经走远了。

第二天早晨，素修刚刚起床，梳妆完毕，郑生就来了。他看见桌

上的诗集，就问是何人所作。素修说是一位邻居的姑娘所作。郑生看了那诗词语句清新，只改动了几个字，并写了评语。晚上，郑生果然留在素修的房里过夜。素修暗暗惊讶，药娘怎么能预先知道这些事情呢？

第三天夜里，下着蒙蒙细雨，素修点亮了蜡烛，独坐灯前，很希望药娘能来坐坐。刚这么想，门外就传来了由远而近的木屐声，同时还听到说说笑笑的声音。素修赶快开门迎候，果然是药娘，她还带着一位姑娘同来。一进门，她们就在茶几旁坐下，脱下木屐，换上布鞋，说：“今天穿着这玩意太累人了！”那位同来的姑娘行动轻盈飘逸，像一位仙女，长得同药娘一样美丽。素修问她的名字，她说姓徐，叫玉娘，从前住在蜀冈，现在也住在这园中，同药娘是近邻。素修说：“既然和药娘住在一起，想必也会作诗。如果带来了诗作，就请拿出来，让我们共同欣赏欣赏！”

玉娘果然从袖中拿出一本诗集，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兰因贻稿》。素修读着那些感情缠绵的诗句，认为远远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敬佩。

从这以后，药娘和玉娘与素修来往密切。有时两位姑娘叫侍女带着酒菜前来，热气腾腾，就好像刚刚做出的一样。这些美味的菜肴和醇厚的美酒，素修都叫不出名字。素修心中对她们的举止也越来越感到奇怪，又想自己也应款待她们，便拿出自己的积蓄，悄悄嘱咐厨娘，准备酒宴。

一天天黑后，绿媚掌上灯，从阁道上去素修那里，远远就听到谈笑声和酒杯碰撞的声音。她从窗户缝隙偷偷往里看，只见灯光明亮，客位上坐着两位姑娘，异常美丽。她想，亲戚中并没有这样漂亮的女子，于是，便敲了敲门，径自进去，笑着说：“我这个不速之客来了！”

素修急忙站起来，迎接说：“难得姐姐自己来。”两位姑娘也站

起来殷勤行礼，药娘说：“平时就听说绿媚很漂亮，今天看到果真如此。药娘不觉自愧不如。”

于是绿媚坐下来，四位佳人欢聚共饮，不断变换着喝酒的花样。一会儿折花做酒筹，一会儿又击鼓传花，一直喝到夜深更尽，天快亮了才散。绿媚问两位姑娘住在哪里？她们说：“离这儿不远，山后面就是我们的茅舍。”

那两位姑娘走后，绿媚便详细地向素修询问始末，惊叹地说：“她们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们说的住处也是含含糊糊，那个小小的山丘，不过是用些石头堆叠成的，怎么能有房舍在那儿呢？何况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呢！依我猜测，想必是妖物作怪，不是鬼魂就是狐狸精。”素修不满地说：“鬼狐现出人形，这样的事也许有过，但鬼狐能够做诗吗？我可从未听说过。”说着便把两位姑娘的诗集给绿媚看。绿媚看到药娘诗集上有郑生的笔迹，惊讶地问：“难道夫君也见过她们了？”

素修说：“夫君只看过她们的诗，没见过她们。我也不敢告诉夫君。”

当晚，绿媚就住在素修的房里。郑生晚上到绿媚处时，小丫头告诉说去素修那里赴宴去了，宴请的是女客人。于是郑生独自睡去。到了早晨，他沿着阁道往回走时，远远看见两位姑娘，一位身穿红衣，一位身穿白衣，正从林子中走出来，沿着石径向山上走去，很快就不见了。郑生暗暗惊奇。过了几天，绿媚、素修来到藏书楼看郑生。郑生提起那天见到两个姑娘的事，说道：“和阿素一起作诗的朋友，想必就是这两位姑娘吧？”素修说：“好像是她们。”

郑生又说：“我注意观察她们的行踪，也许不是人啊？”素修听了很不高兴，便约郑生等她们到来时一起谈谈，以解除疑惑。

晚上，两位姑娘都来了。三人正谈论得热烈的时候，郑生突然走了进来。两位姑娘想回避，要告辞而去，素修坚决挽留她们，两位

姑娘这才出来拜见郑生。郑生发现，她们谈起话来，真是天南海北，无所不知。那玄妙的语言，含蓄的哲理，广博的见识，都令郑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赞叹地说：“真是难得的才女啊！”

药娘说：“听说先生家藏书很多，能不能允许我们到书楼参观，开开眼界。”郑生就约请她们第二天中午来。

第二天，她们果然按时来了。郑生领她们上了书楼，把珍贵的图书一一指点给她们看。她们十分惊讶这里藏书的丰富。从此，药娘和玉娘又同郑生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谈书说诗，就是大白天也留下不走了。他们之间逐渐熟悉，并肩而坐，同席而餐，不再避男女之嫌。每到鲜花开放或月光明媚的时刻，他们就摆酒设宴，谈诗论词。郑生坐在四位美人的中间，你斟我饮，互相劝酒，感情特别亲昵，然而彼此又以礼相待，一点也没有轻佻放荡的言谈举止。郑生越来越尊重和喜爱这两位姑娘，认为与天仙似的药娘和玉娘交朋友，就如同面对盛开的牡丹，观赏那天香国色的艳丽。

一天，两位姑娘突然脸色惨淡、情绪沮丧地跑来。药娘对素修说：“我和姐姐的友情快完了。以后，姐姐如果想念我，就在埋葬我的地方挖土三尺，会看见有一方琥珀，那就是我的精灵凝结而成的。请姐姐把它放在佛前，用香花供奉，那么三十年后，我就可以升到天国了。请姐姐千万不要忘记呀！”玉娘在一旁也哽咽地说：“姐姐去了，妹妹怎么能一个人独自活着呢！”

素修刚想安慰她们，忽然窗外黑云滚滚，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两位姑娘转瞬不见了。一会儿，又下了一阵大冰雹，把庭院中的芍药花全部打得粉碎。过了一个月，楼西的一株玉兰花，也莫名其妙地枯萎死了。

煨芋梦

〔清〕王 韬 著

广 沪 编译

博山有个世家子弟，姓居，名仲琦。他从小就很有些勇气，偶尔也作些应时的诗文，但也显出了他非比寻常的才情。他为人较为自负，但的确是很机智和有才干。他二十岁时便开始到处游学，其诗文就很有些名声了。

但是，居生却十分羡慕张道陵的神仙之术，自己学起了修丹炼汞之类，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进展。于是，他想，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谁的真传，所以才无法找到修炼入门的路径。如此一想，他便决心独自一人，周游四方，寻师求道，希望能够得到修炼的精髓。

由于求师心切，居生每到一处，遇到丹客道人，只要稍微有些异样的，他都一定要去叩见，求问修炼之道、长生之法，乞望能传授其衣钵。可是，他得到的却往往是失望，因为一旦相处一些时日后，他就会发现，这些人的底蕴其实很差，不过是些左道旁门，会一点画符念咒的雕虫小技而已，而并非真正的上清真谛。

听说崂山中经常有神仙出没，居生决心到那里去寻访。一路上，他不辞辛劳，披着晨露，踏着寒霜，手背开了裂，脚板打了泡，也不畏缩。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来到了崂山。

那天，居生到了位于崂山山麓的珈琳仙观。他走了进去，但见祭神的醅坛、炼丹的炉灶都显得冷冷清清。观中只有几位年迈的长者，个个须眉皆白，却面如童子，仙风道骨。他们人人都在低头闭

目，知道有人来到，却也不说一句话。

居生朝着这些长者一一拜见，但是，他们依然毫无反应，置若罔闻。于是，居生又想，也许，除非自己登上了崂山之巅，否则是不可能有什么奇遇的。便又一鼓作气，往山顶攀登。

越往上走，越加艰难。居生行走在乱石丛中，四周渺无人迹，只有羊肠小道，侧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常有巨大的岩石阻隔去路，石上青苔苍绿，上面只有飞鸟停息时留下的痕迹……居生也不知自己走了多久，感到实在疲惫不堪，腹中饥饿，就停下来休息片刻，掬一捧山涧中的清泉水，吃一点囊中所带的干粮……然后，他又继续朝高处攀登。再往上时，就开始听到了虎啸猿啼的声音，居生心中产生了惧怕，感到这里不可久留。正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远处，有一只巨大的狼，正朝着他的这边飞奔而来。居生十分恐怖，正想爬到树上躲避，转眼间，那巨狼已经长啸着从他的身边飞驰而过，并没有发现他。居生松了一口气，再看那狼留下的足迹，竟有斗大！居生再也不敢上山了，便沿着来路返身下山。

可是，当他回到那珈琳仙观所在地时，那里哪有什么道观？没有了房屋，四周渺无一人。只看见碗口般粗细的大蛇，在老树根附近蜿蜒爬行……居生更是恐惧万分，再也不敢停留，急忙逃离。一口气奔跑了十多里，才算是离开了崂山境界，可以喘上一口气。

离开了崂山后，居生又走了两天，见到一座庙宇。他这时才算是真正定下了心。走进庙中，见有两位道人，年纪大约都在五十岁左右，眉宇间透出轩昂之神，一种飘然绝俗的神态。两人围坐在火炉边，正在用火煨烤着芋头，边煨边吃。

居生心想，这二位一定是异人无疑。便上前拜见，并说自己腹中实在是饥饿难当，能否给一点芋头充饥。

身穿鹤氅的那位道人，挥着手中的拂尘，说道：“我们是为求道而来到此地。你是什么人？是不是从崂山来到这里的？”

居生就把自己来此以前的经历大略地说了一遍。

另一位穿黑色衣的道人说：“你可听说过‘道外无仙’这句话？求道的人，只要心诚，就一定会求得真正的‘道’。你为求师问道，的确是经受过许多的劳苦。现在，炉中的芋头就快熟了，你在此稍候片刻，就可以吃了。”

居生点头称谢。不过，此时，他早已疲惫至极，见寺中有一块巨石，十分光洁，可以坐也可以睡，便坐了上去，两眼微微一闭，就好像要横下身子睡去……

恍惚间，居生似乎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只是觉得眼前有一条大路，两边山清水秀，风景迷人。此时，似乎也不再感觉饥饿了，便沿着道路，信步往前走去。但这一路上，渺无人迹。又走了三四里路之后，忽然峰回路转，出现了另外一番天地！又见离自己十多步的前面，有两个人，正坐在石头上专心下棋。两人中，一位是少年，身穿青衣，一位是老者，身穿大袖的黄色衣衫。两人丰姿飒爽，神采奕奕。

居生急忙上前，作了个长揖，并请教二人的尊姓大名。

老者说：“我等是居于世外的散淡仙人，来去无影无踪，连自己的生辰甲子都忘记了，哪里又还记得住什么姓氏呢？老夫我虽然身分并不列于仙班之中，且感情也还不曾完全忘却于下界人世之间，但是，为人之道依然是宁可他人对不起我，而我绝不会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我们刚从蓬莱仙岛赴宴回来，日子悠闲，便在此下下棋，消遣度日而已。我看你，不过是下界人世中的一个俗子，但也还是有一点夙缘的。今日我们的相逢，也并非是个偶然的。但是，求仙问道，是要经过若干的艰难跋涉，必须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和决心。话说回来，就你的情况而言，虽然有求道的志向，但你的尘缘未断，还必须在人世间生活三十年，才能够完成这件事。这事是不可以勉强违心的；不如此，就不可能登上仙家的境界。”

说完，老者取出一颗药丸，授给居生，叫他服下。这药丸如鸡蛋般大小，看起来像块白石头那样坚硬，但入口后却又软又香。居生服用后，肚腹顿时就不再感觉饥饿了。

居生心中暗暗高兴，便静静地守候在一旁。待到两位仙人的棋下完一局后，他又上前叩头，求教修炼的途径和方法。

老者说：“你身骨中的俗气还没有除去，所以今天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不过，你既然能够到了这个地方，也的确不容易，我就只能简单地给你指点一二。三十年后，我再来为你用心传授吧！”

于是，老者当即向居生传授了吐纳炼气的方法。经过一番指点，居生很快就有所省悟。又教他试着演示符咒之法，果然是风雨雷霆，都能够应召而来。

两位仙人高兴地拍着居生的背，夸奖道：“这个小子还是可教的！不过，就只能到此为止，你还是回去吧！”

居生哪肯就此告辞？又恳求道：“弟子虽然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但对神仙世界的确早就心驰神往，只恨是肉身凡胎，难以企及。今日既然遇见了二位仙师，还恳求略显神通，让弟子开开眼界！”

老者一听，笑了起来，说：“你可听说过四大神州？那是凡人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幸好你还有见识一次的机缘。这样吧，请问你是愿意游览于方内呢，还是愿意游览于方外？”

居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问道：“请问仙师，什么是方内之游呢？”

老者说：“所谓方内游，就是往南可以越过华阳，往东可以抵达鲁岱，往西可以去到天竺，往北可以直上穷溟。你可以乘风而行，在一瞬间飞越数万里。”

居生又问：“那么，什么叫方外游呢？”

老者说：“所谓方外游，就是你为求真经可以到离恨天，为访美艳可以去清虚府，可以到瑶池去听音乐，到琼岛去看云，或者去驾

馭子晋的鸾鸟，或者去乘坐琴高的大鲤，还可以与洪崖仙师并肩，与浮邱道长携手，与黄石公同行，与赤松翁观霞……总之，任你徘徊观赏，送往迎来！”

居生听了，急忙说：“既然如此，那我就请作方外之游！”

那位少年仙人笑着说：“可以！但请闭上双目，切勿睁开！”说完，少年仙人用两手指轻轻点了居生一下。

居生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轻得如同一片树叶，立即升了起来，似乎坠进了云雾之中，耳畔风声如涛，汹涌澎湃。不一会儿，居生感觉自己的双脚踩到了实地上，又听见老者的声音在身旁，令他睁开眼。

居生睁眼，环顾四周，只见到处是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双脚走到的地方，柔软得如同丝棉。他再仔细看时，原来自己已经在乘着白云行走了！而且速度极快，进退升降动作自如，他在空中游来游去，不时与乘坐仙鹤的仙人相遇。

不久，居生来到一个地方。这里有一道清澈的河水，岸边有几处老屋，看起来幽静而又有些寂寞。

在一旁的老者说：“这里就是玉帝之孙织女的织机室。”

说着，老者引着居生进门。只见室中有一女子，身穿五彩文锦的衣裙，年纪大约二十左右，见有人来，便停住织梭，起身问道：“客从何来？”

老者施礼道：“此人是下界人间的修士，到此云游揽胜，打扰了织仙，还请求得到原谅。”

织女便向居生施礼，并问道：“我记得前些时候，下界有个姓张名骞的人，也曾经到过这里。不知道此人现在还在不在人间？”

居生吃了一惊，答道：“这是汉朝时候的事了！距离现在已经有二千年。据我所知，张骞从天河回到人间后，就亲自到了成都，向君平请教卜卦的事。可惜不久，他就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竟离开了人

世。不过，他的子孙后代颇多。只是，他从天河带回的支垫织机的片石，却不知流失到何处何人之手？这真是只空留给后世一段佳话而已啊！”

织女听了，默然无言。

居生便问织女：“敢问仙姑，不知牛郎现在何处？”

织女侧过头去，并不回答，脸上却泛起了红云，神情有些不快。

老者觉察到了，急忙拜谢道：“我们只顾在此说话，片刻工夫，就要耽误织仙许多时间。如若玉帝知道了，恐怕又要惩罚织仙了。我们还是快快离开吧，不要太为难织仙了！”

于是，居生随着老者，又乘云前往另外的去处。

不久，两人来到一座山前。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湖，碧波万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莲花。湖边有数十株桃树，正盛开着硕大无比的花，有些像芙蓉的模样，但是都是浅红色。也有结了累累果实的，那果实竟有斗大。

居生正不知此为何物。这时出现在身边的少年仙人，便指着那果子解释道：“这就是瑶池树上的果实，名叫蟠桃。今日恰好是玉帝的万寿节，王母已经去赴会了，所以这里的守卫才会有些疏漏。不过，守宫的女子，非常憎恨外来的生人。我们不能在这里流连太久，否则，被她们发现，就会遭到呵斥，甚至会遭到惩罚的。”

于是，就带着居生，离开了瑶池。

这一次，他们到的这个所在，有一些仙官，正列坐在堂上，有的在翻书，也有有的在执笔写着。在上座，有一位仙官，看起来是负责监督众官的人。堂上可真是鸦雀无声。

老者悄声说：“这是在为人间将要经历的劫难造册登记。是不可以偷看的。”

少年仙人说：“昨天，我恍惚听说，在诸仙官的会议上，说人间将有一次小劫难，最轻的惩罚，就是打入黑芙蓉籍中……”

老者急忙阻止道：“不能说！这是天机秘密，不可泄露。我们还是不要多说天庭中的事情，以免给自己带来灾祸。走吧，走吧！”

三人又转到另一处。只见这里到处是琼阁珠楼，光明得如同白昼。地上的奇花异草，令人眼花缭乱。门前一座玉石牌坊，雕刻得精美绝伦。坊上有一匾额，上面镌刻着“广寒清虚之府”六字。

少年仙人对居生说：“这里就是月宫。嫦娥长久地在此经受高寒之苦，终年无所事事，我们可以去看看她。”

三人刚跨过牌坊，就感到寒冷彻骨难当，好像是钻进了冰窖一般。急忙取出红丸，分别吞下，这才不再感到寒冷。

进到宫中，见若干绾着高高发髻的美貌女子，身穿霓裳羽衣，相对而列，翩翩起舞。庭中的桂花树上，结了无数桂子，错落低坠，香气非常浓郁，弥漫到远近各处。

等众女子一曲舞罢，老者上前去，殷勤地向女子们问道：“我们想求见嫦娥仙子，烦请通报。”

一女子答道：“嫦娥已经去赴许飞琼仙子的弹筝会去了。下午还要到妙曼宫中赴宴。若是回来，恐怕也是晚上了。”

老者听了，便向众女子施礼告辞。出来后，他对少年仙人说：“嫦娥已经出门作客，月宫中无人作东道主人了！”他想了想，又对居生说：“你是下界来的人，初次到天界，不可以不尝一尝仙酒。所谓琼浆玉液，自古就为人们所羡慕称道，不仅可以去病解忧，更可以延年益寿。”

于是，二仙便带着居生，来到一处酒肆。这酒肆也大不同于人间，到处是珊瑚琼瑶，是居生从未见识过的。还未进室，酒香早已飘出窗外。登上酒楼，放眼望去，又是另外一番境界。只见这里装饰着锦绣的帏幔、幽香的门帘、碧色的窗棂、红色的门槛，室中所陈列的书画古玩，尽是古色古香，顿时便让人感觉此处格外幽雅。三人坐下后，便要来了酒，一起畅饮。

居生喝着这酒，觉得入口时有一股芳香凛冽之气，一直透入丹田。又见这酒肆中来来往往侍候客人的，尽都是女子，心中也有些奇怪。

这时，少年仙人就指着一个垂着发髻的女子，对居生说：“你看，她就是杜兰香的妹妹蕙香。有一次，宋玉前来参拜，不注意把手板拿倒了。蕙香见了，不禁朝他一笑。因此而被王母认为她是动情于宋玉，就罚她到这里，做低贱的苦役，到今天已有三日了。”

居生的酒量很大，一连饮了好几杯。少年仙人见他如此豪饮，就说：“这样的喝法，多没意思！待我把旋娟请来助兴。”便飞快地写了一纸红笺，命一女子送去。

过了一会儿，一位仙女姗姗而至。见她云鬟低垂、风姿艳丽的模样，老者打趣道：“许久不见旋娟，竟已经出落得如此的精神、别样的风流了！”便请她坐下，一定要她歌唱一曲。

旋娟也不推辞，便弹起了瑶琴，要少年仙人也奏起云笈。她轻声曼唱起来：

境茫茫兮天空，霜凄凄兮晨风。

情无尽兮离别，身无定兮飘蓬。

一曲唱罢，她又接着唱道：

绝代红妆竟化烟，钗声花影总堪怜。

愁肠沥尽相思泪，难补人生缺陷天。

歌声委婉凄苦，好似有着无法排遣的忧愁。老者便说道：“一个人的悲泣，也会使大家都感到不高兴的。我们还是喝酒吧，不要再听这种令人断肠的歌声！”

于是，每人都满斟了酒，立刻一饮而尽。

旋娟正在拨弄着琴弦，准备再唱一曲，突然，有一个体魄魁梧的大汉从空中飞下，双目圆睁，指着旋娟，怒斥道：“我到处找不到你！原来是到了这里，是要以狐媚在此勾引少年郎么？我岂能饶过你？”

说着，大汉竟拔出宝剑，挥向旋娟。顿时，那女子就身首异处，一腔鲜血，直喷于酒席之上，就连杯中的酒，也顿时变成了琥珀色。

居生一看，老者和少年仙人不知何时已经遁去了。如此突变，居生在最初的刹那感到十分惊恐，但很快就是怒火中烧了！此人怎么能如此滥杀无辜呢？他愤怒地举起座椅，奋力朝那凶汉扔去。凶汉用剑轻轻拨开，一把揪住了居生的头发，便把他抛到了空中。

居生心想，这下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哪知坠地时，竟被夹在了两山之间，上面是千仞之高的悬崖峭壁，下面是百丈之深的峡谷深渊。居生明白，此时命虽未死，但是，光靠自己是无法脱离这个绝境的。他高声呼救，但山谷中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回荡。

居生不停地呼救，从中午呼喊到黄昏，已是声嘶力竭，面孔也红肿起来。他十分后悔，好好的人，为何要到这深山中来寻求什么神仙呢？忽然，有一只大老鼠跳到他的身上，开始啮咬着他的皮肉，一时间疼痛难忍，直透心髓。居生此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有大悲大恸……

恍惚间，居生忽然听见耳畔有人在连声呼唤：“道友醒来！道友醒来！”

居生觉得浑身上下大汗淋漓，用力睁开双眼，一看，原来自己仍然睡在寺中的那块巨石上。那二位道人正在从炉中取出刚刚煨熟的芋头，放到几凳上。芋头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那老者笑着问居生：“刚才的幻境怎么样？大概惊吓不小吧？”

居生此时像木偶一样，说不出话来。他仔细回想着先前的梦，

其中的种种情景如在眼前，心中恍惚迷离，胸中仍在“怦怦”乱跳。他明白，自己已经遇见了得道的高人，便匍匐在地，恳求教诲。

身穿鹤氅的老者扶起居生，把芋头给他吃，一面说道：“一切妖魔，都是因人而起的，只要你坚持到底，它就会自行消解止息。世上的所有悲欢离合，也大多如此。千万不能够因为一时的遭逢艰险磨难，就放弃自己心中的志向追求。”

居生听了，如梦初醒，连连叩头，愿意皈依为弟子。老者这才应允。

老者带着居生，进入山中修炼。这地方，只有一间很小的茅屋，仅能遮蔽风雨而已。屋子中只有一个竹几、一个蒲团。每日吃的，不过是桃、梨、枣、栗之类。若是渴了，就喝山涧中的泉水。在屋后的瓮中，有用百花酿就的美酒，取之不竭。

在这个地方，居生饿了就吃野果，困了就去睡觉，忘却了岁月的流逝。他无有一丝杂念，从早到晚，坚持研读各种经书典籍，不敢松懈间断。

一天，有位女仙从天而降。她穿着薄如蝉翼的五彩衣裙，美貌无以伦比。

女仙径直来到居生的面前，问道：“君子还认得我吗？”

居生看看，只是摇头。

女仙笑道：“我就是那天在酒楼中为你们唱歌助兴的旋娟啊！那天，我虽然被杀于利剑之下，但是，多亏得到西王母侍女的救助，用神膏为我接骨治伤，终于得以治愈复活。你看，我的颈项处，还留下了一圈红色的痕迹呢！我十分感激你那天的仗义相助，时刻不忘你的侠肝义胆。如今，我知道你不久就会修炼得道，特地赶来与你见面，以了却我们前世的缘分。”

居生问道：“当日的那个凶汉是谁？既然他的心中有那么凶狠的杀机，为何还可以跻身于神仙之列呢？”

旋娟说：“他是我的夫君。我原本是燕王宫中的侍姬，太子丹把我赐给了他。他是剑仙的后代，我与他其实已疏远很久了。那天他是偶然乘云经过，被鹤童摄了来，这才发生了那样的劫难。也许，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

说完，旋娟感慨万端，叹息不止。她解下自己胸前佩戴的一面小镜子，赠给居生。她说：“你用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四大洲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东西，丝毫不漏。天下的大地山川，你可以在顷刻之间周游一遍。这样，你虽然身居一室之中，却可以卧床而游遍天下了。我谨以此来报答你的恩德！”

旋娟告辞了居生，立即升上云端，转眼就不见踪影。

大约又过了一百年左右，居生当年遇见的那一老一少两位道人，来到居生修炼的地方，三人一同跨上仙鹤，飞升而去。从此，居生就再也没有回来……

选自《淞滨琐话》

平 阳 生

〔清〕乐 钧 著

晓 言 编译

平阳生是个很奇特的人。谁也说不出他的姓名，也许他就是平阳的人，也许平阳不过是那个郡的名字而已。据说他家世代代都是修道的清门之家，而且做过不少有德行的事情，只是到了他这一辈时，家道中落了。

平阳生从小就有非常奇特的表现。还是在换乳牙的时候，他就常常会说些令人吃惊的话来。等到稍微长大了一点，他有一次在外玩耍，就再也没有回家，从此失去了踪影。一直到他十五岁的时候，他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不过，他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模样。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暗哑，平日既不洗脸，也不沐浴，头上不戴冠，脚下不穿鞋，腰间也不束带。常年就只是穿着那么一件衣衫，冬天不见他添加什么衣物，夏天也不见他换什么凉爽的葛麻织品。他没有固定的住所，飘来荡去的，也不常见他吃什么食物……这些怪异的行为，让人们觉得他好像是学道之人，又有些类似那些隐逸而又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

有个士人好奇，一心想探出个究竟，便有意与平阳生接近、交往，同他一起到处游玩，同时暗暗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士人在与平阳生一同喝酒时，注意看他是真醉假醉；又故意遗下一些钱物，以观察他的操守；还故意设法激怒他，以考验他的气度……可是，在这些时候，平阳生往往是：酒，或喝或不喝，或醉或不醉；钱

物，或收或不收；寻衅，或怒或不怒……依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一天，久雨初晴，士人偶然外出到了郊野。当时已近黄昏，他忽然看见平阳生正行走在前面的那一片烂泥淖中。那地方，谁走都得陷下去丧命。可是，那平阳生竟如同走在大路上一般，既不淤，也不陷，走得优哉游哉。士人暗暗称奇，就悄悄地远远跟着他，只见平阳生进了一座古庙。当士人跟到庙门前，从门缝往里窥探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看见，那庙里泥塑木雕的偶像们，全部都活了起来，并都起身来迎接平阳生。平阳生与它们一一还礼后，同坐在石头上说话，而且，平阳生说话的声音洪亮，谈吐滔滔不绝，哪里是平日那种暗哑木讷的样子？士人偷听了一会儿，只觉得他们所说的话很是隐秘，有时能听到，有时又听不到；有时听得懂，有时又听不懂。这时，士人才明白，平阳生并不是真的哑巴。他怀着无比的惊讶，悄悄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平阳生来到士人家里。士人和平时一样，与他一同游玩。到了晚上，他执意要平阳生在自己家中留宿。半夜，士人一面向平阳生下拜，一面说：“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位仙人！恳求你给我一些教诲吧！”

平阳生笑了起来，说：“我哪里是什么仙人啊？我只不过会一点幻术而已。你既然已经侦察到了我的秘密，还希望你不要泄露出去。我当然也是不会使你失望的，还可以做点小戏法以博一笑。”

说着，平阳生解开衣襟，露出胸膛。士人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平阳生的胸上有个一寸左右大小的方孔！

平阳生指着那方孔说：“你可以进去看看！”

士人笑了起来，并不相信，故意站起身来，做了个抬脚举步的样子。哪料到，他刚一动作，身子就飘飘然升了起来，倏尔就从那方孔进入了平阳生的胸中……

士人进去后，开始时似乎还感觉里面比较狭窄，走着走着，渐

渐宽敞。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宽阔的大路、大片的城池。这里，也有辽阔的天空、苍翠的群山、奔腾的江河。田野里，有农夫正在耕种；道路上，有行人在往来。有人在肩挑背驮地行走，也有人在嬉戏玩乐；有威严的喝道仪仗队列，也有相互追逐打闹的人们……这里，一切应有尽有：花草、树木、泥石、飞鸟、鸡狗、马牛、猪羊……市场上摆满了物品，可说是无所不有。再看这里的人们，男人、女人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他们的服饰、言语、房屋、饮食等等，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士人就这样边走边看，走走停停，累了，就休息片刻，吃点东西，再往前走。不知不觉中，他感到自己的心胸豁然开朗，精神焕发，情绪非常饱满，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平阳生的胸中。

就这样，士人走了三天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放眼望去，这里的田野如锦绣般美丽，城市如彩霞般灿烂，宫殿如珍珠般豪华。当他走进城中，所见到的人们都身穿锦绣的衣服，头戴美玉装饰的高冠。他们吃的是香味四溢的食物，饮的是像白雪一样洁净的饮料。他们的居所中，有无数的翠竹、香草、鲜花装点着，显得十分的清雅。更有孔雀、白鹤舞蹈于庭院之间，如天上仙乐般动听的音乐萦绕于耳畔。再看四周，旌旗飘飘，门帘低垂，廊栏纵横，窗扉四开，钟鼎之类的古董文物陈放不止一处……士人身处这神仙般的境界之中，简直是心醉神迷，恍恍惚惚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个童子掀开帷帘出来，对士人笑着说：“还没有看够？还是先随我来吧！”

士人高兴地跟在童子的身后，经过了曲曲折折的好几处地方，眼前又是别样天地：左面，是高大而寂静的供奉佛祖的殿堂；右面，是洁净而宽敞的祭祀神仙的厅馆；正中，是敞亮而深邃的收藏书籍的阁楼。走进堂内，只见有一位巨人，端坐在正中的圆台上。

士人敬畏地上前几步，仰视着巨人；又俯下身去，向巨人跪拜；

再站立到一旁，恭恭敬敬地向巨人问安。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巨人全都无动于衷，仿佛并没有看见听见，不言语也不动弹，就像一潭死水、一段枯木、一块顽石似的。

这时，有人捧着衣服、鞋子，端着牛羊肉、美酒进来献上，但巨人还是老样子，一动不动。不久，又有人捧着金银珠玉，一同向巨人献上，巨人仍然是不言不语。于是，这些进贡的人们只好一一退下。

不一会儿，有人惊恐地进来报告说：“祸患来临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金戈铁马的声音由远而近，很快就破门而入，立即将巨人团团围住，并发起进攻。这时，士人才看清楚，闯进来的是一群持刀弯弓的恶汉，其中有不少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正张牙舞爪地冲在前面，后面还紧跟着不少的毒蛇猛兽。士人哪里见过如此的阵势，早就吓得浑身颤抖，匍匐在地，不敢动弹了。

可是，那巨人依然不动声色，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圆台上。顷刻之间，那一大群气势汹汹的恶汉和妖魔鬼怪、毒蛇猛兽，就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士人这时正想退出，忽然，一位女子翩翩而至，容貌十分姣美，衣着十分华丽，有五色的云烟缭绕在她的周围，使得她的身影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忽然，有一株红树出现在圆台下，转眼之间就长了一丈多高，形状如同珊瑚。这时，巨人的身体不知为何竟摇晃起来，仿佛就要从圆台上坠落。

突然间，从空中飞来一柄利剑，寒光一闪，那红树就被砍倒在地，那女子也应声消失。巨人这才又稳稳当当地坐住。

这一切，士人看在眼里，又惊喜，又有些害怕。这才忽然想起，自己这时是在平阳生的胸中呀！为什么还不回去呢？

他刚这么想时，那个带他到此的童子，不知何时又出现在身旁，笑着对他说道：“来时的那条路，你大概也不认得了？还是随我来吧！”

士人随着童子，走出了大厅，来到一扇旁门前。童子指着外面的路说：“你顺着这条路，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士人出了那小门，沿着道路疾急而行。不知走了多少路，住过多少店，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经过了多少次寒暑。只看到一路上，原先青翠繁茂的草木，现在已经黄落枯萎；原先波涛滚滚的河水，现在已经水落潭浅。只觉得原先是风和日丽，现在已经是冰霜雪雨。只知道燕子离去了，而大雁又飞临了。只知道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却不知道它圆缺了多少回……士人突然觉得，这归去的路途，是多么的漫长，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如此一想，他的心中十分难过悲伤，路途如此遥远，自己哪里还能回去呢？他问自己，这一切，是在做梦呢，还是真实的？自己是已经死了呢，还是仍然活着？……

想到这里，他不禁大声喊道：“平阳生啊！是你在戏弄我！是你在戏弄我！”

刚喊过，他忽然发觉，自己已经从平阳生的左耳孔中出来，跌落到了地上。再仔细看时，桌上点燃的红烛依旧亮着，墙外传来了敲四更的梆子声。而平阳生呢，正在床榻上酣然大睡……

不一会儿，平阳生醒来，见士人那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也不再说什么，便哈哈大笑走出了门。从此，这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谁看见过他了。

选自《耳食录》

白云洞记

〔清〕杨凤辉 著

晓言 编译

鹄城有个姓杨的书生，喜欢修炼气功道术，于是就以为要达到神仙的境界，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天清早，杨生刚刚起床，就有一位道长推门而入。这道长大约七十岁左右年纪，长长的头发和胡须，飘飘然颇有仙风道骨，很像是位神仙中的人物。

二人彼此施礼见过后，那道长自称姓张，号为“白云居士”。杨生问他从哪里到此，道长说是从青城山中来。于是，杨生就邀请张道长进屋。

入座后，两人自然就谈论起道家修炼的种种方法诀窍来。那张道长真是口若悬河，议论起来纵横古今，滔滔不绝，杨生听得非常高兴，就想跟随着道长云游天下。

道长说：“要随我行，当然可以。不过，只恐怕你的仙缘还没有到啊！”

杨生执意要如此，不断地请求。道长无奈，便答应道：“那么，就暂时先试一试，同我一起云游吧！”

于是，二人结伴而行。不久，来到一处所在。杨生环顾四周，山色苍翠，林木茂盛，到处郁郁葱葱。又见山崖上飞瀑垂落，响声彻骨，伴着阵阵松涛，更显出无限的幽深。这真是一个凡间少有的洞天福地！

杨生心想，这岂不就是进入神仙境界了吗？他心中暗暗高兴，不禁左顾右盼，欣赏起来。不想再回头看时，却不见了那张道长的踪影！

杨生大惊失色，心想在这深山老林里，自己孤身一人如何了得？

正在万分着急的时候，密林中走出一位老者，背着一捆薪柴，缓缓过来。杨生急忙上前，向老者叩问：“请问老丈，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者说：“这里是白云溪。山上就是白云洞。那可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请问客人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杨生便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他又问老者：“那白云洞里，是否可以进去看一看呢？”

老者说：“你如果有意，可以去试一试。几年前，我曾经进去过。客人你出洞时，我再把关于这白云洞的详细情况说给你听。”

杨生谢过老者，就开始独自登山。那山中无路可循，他拉着藤萝，攀着树干，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好不容易，才来到洞口。但见洞口的石壁上，刻有诗句：

忙忙收拾破袈裟，整顿行装日已斜。

袖拂白云离洞府，肩挑明月到天涯。

可怜枝上新啼鸟，难舍篱边旧种花。

吩咐犬猫随我去，不须流落俗人家。

再看诗后题诗者的署名，却是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杨生再三玩味诗中韵味，自以为似是而非。便进了洞口，向前走去。

走着走着，杨生恍惚看见前面有光亮，又发现这洞中的石壁十分清洁，简直是纤尘不染。他迎着那光亮走去，又走了大约十多里，

想不到却是越走越黑，最后竟是伸手不见五指，仿佛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再也无法前进。忽然间，从洞中什么地方，传来轰鸣声。那声音越来越响，如雷霆万钧，震耳欲聋。杨生惊吓万分，恐惧以极，急忙转身，跌跌撞撞地寻找着来时的路，畏畏缩缩地退出洞口。出了洞，杨生才放心地喘了口气，也不敢停留，就急忙下山。

来到山下，果然又见到了那位砍柴的老者，才知道这一上一下，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七夜。杨生把进洞的情形说给老者听。

老者笑道：“你的仙缘的确还是太浅薄了！”

杨生有些惭愧，就向老者作揖，请教那洞中的事情。

老者说：“其实，当你走到那最黑暗的地方时，只要再坚持往前，就会有一处转折，再往下，就会又看见那光亮。不过，此时所见的光亮，比起原来所见到的，要更加幽远深邃，更加清雅柔和。你只要再往前走十几里，又会遇到另一个转折，再往下，就会大放光明了！你就会看到，那里，到处是奇花异草，玉树琼花，鲜艳无比，满目清新。再往前走不远，眼前更是豁然开朗，总有好几十亩宽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大江，滚滚东流，横阻了去路。江上，有一座木桥，但已经很老朽了。隔江望去，对岸有村落、人家，鸡呀狗呀、桑啊麻啊，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真是另外一番天地啊！好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是凡间的人，只要过了那条江，就可以进入仙界，就可以成仙了！”

杨生听了，好不后悔。他想再次攀登上山，再进到白云洞中。但抬头一看，那山崖已经变成了悬崖绝壁，根本就不可能再攀援其上了。杨生想再次请教老者，回头看时，哪里还有老者的踪影啊？

据说，宋朝时候，有位名叫张愈的高人，隐居在这白云溪一带。或许，那老道长和那砍柴的老者，就都是这位张愈仙人变化而来，开导杨生的吧？

林 妃 雪

〔清〕许叔平 著

广 沪 编译

在姑苏太湖，有个书生，姓熊名瑞縹。他生性风流倜傥，无论举止和容貌，也都显得非常潇洒。那时节，他正在邓尉山馆舍中读书。

一个冬日，熊生读书到二更时分。抬头看见窗外，冬夜的月光如同寒霜般洒下，显得格外皎洁清朗。如此美好的夜色，真令人心旷神怡！他不禁倦意全无，站起身来，踱出户外，久久地徘徊于月下，思绪万千。

忽然间，一阵管弦之声飘来。熊生侧耳细听，那乐音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又是若近若远，时隐时现，格外诱人。他忍不住就循着乐音，信步而去。走不多时，来到一片树林前，可以看见隐藏其中的楼台亭阁，显得气派庄严。穿过树林，来到那个处所。只见门前两旁，高踞着一对威严的石狮，门扉却并未关拢，可以看见里面灯烛明亮，庭院中人影绰约，好像有不少人在往来忙碌。熊生十分奇怪，就悄悄进到院中，溜到一个窗下，小心地朝里面偷看——

原来，那厅堂内，一位身着宫廷服饰的美人端坐于上座，看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她的右侧，坐着一位身穿淡黄色生丝衫的美人，看起来年纪也在三十岁上下，她正在轻轻地弹奏着箜篌。与她并肩而坐的，是一位年约二十来岁的美人，身穿一领葱绿色的水云衣裙，手腕上戴着金玉手镯，正在吹奏着一管玉笛。在她俩的对面，坐着一位十七八岁的美人，身穿绛色的生丝衣裙，鬓边还戴着镶嵌

着翠玉的首饰，她手执牙板，轻轻拍打着，节奏时疾时缓。再环顾堂中，坐满了女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美人，大家都在倾听这美妙的音乐……熊生还注意到，这些女子所穿的衣裙颜色虽有不同，但都是夏季才穿的轻盈薄软的质地，而此时正是隆冬，竟无一人身着毛皮衣物，难道她们都是不怕寒冷的人吗？

这时，一曲终了。坐在上座的女人称赞道：“南昌夫人弹奏的古调，简直是那些箏呀琵琶之类的世俗音乐所不可比拟的！能够享受到如此美妙动听、闻所未闻的音乐，我们这些人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那身穿黄衫的夫人谦逊地说：“我已有三天没弹它了，手指有些生硬。哪里值得贤妃如此过份的赞誉夸奖啊？真使我惭愧万分！”

落座在东面、身穿藕色衣裙的一位女子笑着说：“夫人曲终时的弹奏，的确是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完美。可惜罗夫人的笛声出来时，却是稍微滞后了半拍。幸而是夫人心灵手巧，这才巧妙地为她掩饰过去。不然，是很难完全合拍的。依我之见，罗夫人刚才也许是分了心，想起了羊生，于是才会出现那样的失误！”

上座的夫人听了，也笑着说道：“你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大家都这样地吹毛求疵，岂不是更会令罗夫人心寒齿冷？”

这时，穿葱绿色衣裙的罗夫人叹息道：“唉，那时候，我不过是因为羊生还有一点仙骨，便不惜用了一粒金丹，引导他出世。其实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的。只是，一经过那些好事文人的饶舌，添油加醋，就让人觉得我的为人是多么轻薄似的。”

坐在西面的一位穿青色衣裙的女子，听了这话后，笑了起来，说：“姐姐与羊生的一段姻缘，还只是属于形迹可疑的一种。而更为可笑的，则是赵师雄那小子，偶然酒醉卧床睡觉，在梦中就生出了那么些痴心妄想。如果不是翠羽去唤醒了他，还不知会弄出多少是非黑白来呢？”

坐在东面的穿紫罗衣裙的女子接嘴说道：“其实，人家师雄不过是寄情于梦中而已，并没有做出什么冒失唐突的事情来。倒是那个老道，才叫做无赖，故意做出一副清寒而又老气横秋的样子，却硬是要把我们这群姐妹称为他的妻妾。这不是更令人笑得要喷饭了吗？”

话音刚落，堂上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上座的夫人微微一笑，劝说道：“你们就都不要再说什么顽劣过头的笑话了！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闭塞的山林中，的确是很寂寞的。倒是因为有了那些好事文人们的鼓吹渲染，才使得我们的林中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何况，作为神仙的眷属，从古至今就有许多，是不足为怪的。不过，依我看，今晚大家的兴致极好，可以说是妙语如珠，但一些闺阁中的隐秘之事，却未免说得多了一些。如果真要是隔墙有耳，被别人听了去，倒是难免又被当作话柄的……”

说完，她就吩咐侍女出去，把大门关上。

当即就有三五个侍女，手执蜡烛，一同走出厅来。熊生正在窗外偷听得入神，一时间猝不及防，躲闪不及。那几位侍女突然发现有人站立窗外，吓得惊叫起来，连呼：“有贼！”

里面的人们忙问：“贼在哪里？”

众侍女一拥而上，将熊生团团围住，你拉我推地把他拽进了厅堂。

上座的夫人恼怒地问道：“是哪里来的大胆狂徒，竟敢夜半三更前来，偷看人家的内室眷属。真是罪该万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熊生心想，自己能够与这么多的美女佳人会面，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便从容而坦然地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了一遍，又叩拜道：“我的确是无意中到了这里，是误犯。但我也知道，这罪过也是不容

宽恕的。就请你们赐死吧！”

这时，那位穿淡黄衣的美人斥责道：“你既然是位秀才，就一定应该懂得礼仪，遵守礼仪。要论你所犯下的罪，的确是不可饶恕的。但姑且念你是个书生，是因为无知而冒犯了我们，而我们的贤妃娘娘一向爱惜人才……依我之见嘛，秀才你如果能够比照着庾子山先生的《咏画屏风诗》第一首，咏诗一首称颂贤妃，那么，我们就为你向娘娘请求宽恕。如何？”

熊生急忙点头称是。但见他不假思索，立即根据原诗的韵律，开口吟诵道：

仙境四时春，梅花堪结邻。

顾影只自赏，索笑岂无人。

绿萼镜中鬓，红英醉后唇。

碧天霜月净，辉映增精神。

吟诵刚罢，厅堂中的众美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熊生的文思敏捷，又说庾子山的那首诗，可算是唐朝时候五言律诗的老祖宗，而熊生刚才所和的诗很儒雅，颇有初唐时候的风格，真是难得。于是都说用这首好诗，是可以赎罪的了。

上座的贤妃娘娘笑了，开口对熊生说道：“开始的时候，认为你是个市井中的疯狂浪荡之徒。如此看来，你还真是风雅聪敏的读书人！你就不要责怪我们刚才的唐突和冒犯了！”

于是，就邀请熊生站起身来，并赐以座位。熊生推辞再三，娘娘不允，也就按照安排坐了下来。

又听那贤妃说道：“既然今晚偶遇嘉宾，可喜可贺，怎么可以没有酒呢？”她吩咐立即设宴三席。

不一会儿，筵席摆好。安排熊生一人坐在东席，而中席和西席

上，则是众美人依次落座。熊生悄悄数了一遍，一共有十五位美人在座。

这时，厅堂中添加了不少松明，把堂中照亮得如同白昼。席面上，很快就摆满了美味佳肴，水里长的，地上生的，应有尽有，什么龙肝麟肉，什么冰桃火枣之类，更还有不少见所未见的东西。就连在一旁侍候的侍儿们，也都个个姣美可爱。熊生十分高兴，只是觉得，这些菜肴和美酒都是凉的。那杯中的酒，入口时觉得十分冰冷，甚至寒沁牙齿，但又异常的甘美芬芳，咽下后，顿时觉得肺腑清爽，浑身上下非常舒泰。熊生一向很有酒量，此时更是开怀畅饮，竟一连饮了几十杯美酒，惹得众美人都连声夸奖他痛快豪爽。

那贤妃娘娘出了个主意，要众人各自从经史中选含“梅”字的诗句来行酒令，而且都不准用唐朝以后出现的诗词句子。哪知道，熊生却不断地违犯规则而受到“惩罚”。接着，又玩起了另一种游戏，要每人回答：古时候用“梅”为姓氏的第一人是谁。众人纷纷抢着回答，答案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梅宛陵，有人说是梅福，也有人说是梅涓。

熊生说：“最先的应该是殷朝时候的大夫梅伯，他因为直谏于殷纣王，而被纣王处以炮烙之刑。所以应该以他为‘梅’家第一人！”

可是，众美人都不同意熊生的说法，认为此一说是出自稗官野史，并不足以为信，应该受到加倍惩罚。熊生急了，又辩解说自己根据的是某某正史。可是，大家都说他是杜撰蒙人，根本就不相信。随即就满斟了一大杯酒，端到熊生的面前，要他立即饮尽。

熊生无奈，只好一饮而尽。这一下，又博得了众美人的的一片喝彩，都说他真豪爽，是个好样的。便又纷纷轮流来为他斟酒、劝酒。熊生得到众美人的这般厚爱，真是不亦乐乎！

这时，又一美人来到熊生座前。只见此女身着淡白色绡衫，年纪大约十五六岁，明目皓齿，带着几分醉意，两颊一对甜甜的酒涡，

双眼似两泓秋水流光溢彩，显得无比的娇艳。她袅袅地靠近熊生，最后一个向他敬酒。

熊生十分惊异于这白衣女郎天仙般的美貌，双手去接酒杯时，一面故意推辞，一面悄悄地轻轻抚摩着女郎的纤纤素手。女郎莞尔一笑，双手一松，“砰”地一声，酒杯落地。众美人于是都哄笑起来，都说熊生如此失礼，应该再罚十大杯酒，以示严惩。

熊生急忙离席站起，告饶道：“小生三生有幸，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宠，受到如此的盛情款待，实在是感激不尽！因此饮了许多的酒，的确是大大过量了。倘若再贪杯，必醉无疑。小生实在是不敢因醉酒而失去礼仪啊！恳请各位，不要再罚酒了吧！”

众美人哪里肯依，哄笑着一定要罚。还是上座的贤妃网开一面，说道：“诸位何必如此为难书生？我看，就罚酒三杯，然后罢宴吧！”

熊生听得此话，忙不迭地赶快自己连饮三杯。惹得众美人一阵嬉笑怒骂，这才算是收场。

这时，上座的贤妃对熊生说：“我自从奉敕令，带领着这一群花魁美人，一直隐居在这深山密林之中，与尘世已经隔绝很久了！没想到，君子你今晚竟然会出现于此！想来并非偶然……”说到这里，她指着那白衣女郎道：“她与君子你的确是原本就有一段姻缘的。今晚，正是美景良辰，就让你们了却夙愿吧！君子你可不能推辞啊！”

熊生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哪里还会说半个不字，一时间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就只会打恭作揖拜谢而已。

于是，上座的贤妃便吩咐侍女撤去灯烛，送熊生与白衣女去他们的卧室。众美人也纷纷告退走了。

熊生随着侍女来到东院。进了月门，只见里面是白石镶嵌的地面，非常平整。上了台阶，沿着长廊左转后，眼前出现了十多间房

屋，门楣上有榜额，上面写着“暖香精舍”四个大字。进了几重房间，室内是图书满架，古玩陈列，绝没有任何低俗之物。而在内室中，那睡榻上的枕席被盖之类，全是簇新的，似乎是仓促之间置办。房中燃着的蜡烛，足有手臂般粗细。墙壁上悬挂着吴道子所画的《嫦娥窃药图》，画的两旁悬挂着杨少师所书写的行楷对联：“绿水鸳鸯，芙蓉池沼；青春鹦鹉，杨柳楼台。”旁边设有一个杨妃榻，有十二幅屏风围着。熊生仔细一看，前面的十幅是边鸾所画的梅花，而后两幅则是花蕊夫人楷书的宋广平《梅花赋》。虽然此时正值隆冬时节，可是这房中却是春意盎然，满屋喜气洋洋。

待侍女把房门掩好退出后，熊生这时才有机会，向身边的白衣女郎叩问她的姓名。

女郎答道：“妾姓林，名妃雪，小字皕蕾。”

熊生又问：“刚才在上座的那位夫人是谁呢？”

妃雪说：“那就是江妃采萍啊！弹箜篌的，是神仙尉的夫人，也就是严陵外姑。吹玉笛的，是萼绿华。拍牙板的，是寿阳公主……”妃雪把刚才堂上所有的人，都一一地叙说了一遍。

这时，远处传来鸡啼的声音，熊生就笑着请妃雪就寝。两人相拥上床，同赴温柔乡中，十分恩爱和谐。熊生闻到妃雪的肌肤中，有一种十分奇异的香味，而且汗气里也微微带着一点酒香，扑鼻而来。便轻声问道：“刚才在堂上饮的酒，不知是用什么东西酿成的，竟会这样芳香？”

妃雪笑了起来，说道：“郎君真是个俗人！那酒是采集了百花的精华，用甘露酿造而成的。最好的一种名叫沆精，次一等的是漈髓。刚才大家所饮的，只是次一等的罢了。郎君如果得饮那沆精，真不知道会高兴癫狂成什么样子呢！”

熊生不禁有些遗憾，叹息道：“要是能够尝一尝那沆精，该多好啊！”

妃雪笑说：“郎君，这可就是痴心妄想了！那沆精只有真仙们才能够饮用。其他俗人若饮用，反而会损伤脏腑，是为害不浅的。”

熊生听了，心中不觉暗暗大惊，猜想妃雪她并不是人。但转念又想，她如此美貌，而且她的举止言谈，总是很和婉亲切，并没有丝毫加害于自己的迹象。这么一想，他反倒放了心，也就不再担心害怕了。

他想着刚才妃雪的话，又觉得有些疑惑，就问道：“娘子刚才所说的江妃等人，都是距离今天千年百载之前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有今日出现呢？”

妃雪答道：“江妃她本来是黄姑的妹妹。上帝知道她平常从没有犯过什么过错，而且她生性喜好梅花。在她的贬谪期满后，就命令她掌管梅花。像我们其他的人，也都是各有分工，但是都要在她的统领之下。江妃她说妾与郎君有前世之缘，所以才赐给了我们这段恩爱之情。”

熊生笑着说：“如此说来，那你们必定都是仙子无疑了？小生如此幸运，得到这样的恩宠，快乐得如登仙境，真是死也值得了！刚才，如果不是听到了娘子所说的一切，细心领悟，那么，将来，我们一旦分离，我岂不是会悔之晚矣，抱憾终生。”

说着，熊生又搂住妃雪，在她的脸颊上吻了又吻。

妃雪娇嗔道：“郎君真是个烦人的狂生啊！……”

第二天早晨，熊生和妃雪一同前往，去拜谢江妃。

江妃对熊生说：“我这林妹妹，是个聪慧姣美的妙龄女子，我是十分喜爱她的。如今，我把她交给了你，让她侍候君子你。你们可以在这里小住些日子。等到梅花盛开的时候，我自然会请些宾客前来朝贺的。”

熊生顿时向江妃施礼，感谢不尽。

熊生在这里住下后，常将室内的藏书取来阅读。这些书中都夹

有牙签，编为甲乙，而书名多是熊生闻所未闻的，大约总有上百函之多。熊生偶尔翻到一书，上面用小篆署着“天地心”三字。大略翻读，书中记载了古今许多关于梅花的典故，以及历代关于梅花的诗词歌赋，最后是以高青邱的诗结束。

有一天，熊生正在室内读书，妃雪进来，见熊生读得十分用心，有意试他一试，就说道：“古人说梅，比如论及盐梅、臛梅等等，大多只是说它们的果实，而不说它们的花。那么，将梅花写入诗中，是从谁开始的呢？”

熊生笑说：“难道娘子忘记了吗？那天，我在堂上所拟的庾子山的诗，不就是最早的咏梅花的诗嘛？”

妃雪也笑了起来，她说：“郎君错了！在庾子山之前，不是还有陆凯、鲍照他们吗？”

熊生反驳说：“这就不对了。咏梅花的诗，应该以《葩经》的‘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开始。所谓‘卉’，不就是花吗？”

妃雪笑说：“郎君如果在酒宴上如此一说，一定又要被罚酒的。照郎君这么说，如果卉就是花，那栗花又哪里能够称为‘嘉’的花呢？”

说到这里，两人不禁都拍手笑了起来。

熊生与妃雪，两人常一同到户外去游玩。在房屋的四周纵横几里的地方，到处都是梅树，估计总有数万株之多。枝头上蓓蕾十分繁茂。他们每次来到树下，都希望这万树梅花能够早日开放。

不久，到了上元时节，梅树开花的渐渐多了起来，各种颜色，五彩缤纷，简直就像漫天的云霞，令人神迷目眩。

一天，侍女来传江妃的命令，说是明天有贵客光临，要大家做好准备。第二天清晨，妃雪很早就起床，精心地梳洗打扮，浓妆艳抹，又特意嘱咐熊生到时候要在室中等候，不要出去。

直到午后，才传来消息，说客人们立刻就到。妃雪立即带着熊

生，急忙登上后面的一栋小楼。这楼上的窗户全部都镶嵌着五彩的玻璃。两人一同在窗前眺望。不一会儿，就看见有若干美人，三五成群地从天而降。有的骑龙，有的骑虎，也有骑鸾、凤、鹤的，总之美人们所乘的都是奇禽异兽，还有许多根本就未见过。最后降临的一个美人，骑的是一只五色的大蝴蝶，翅膀就如同车轮一般，非常可爱。其所穿戴的衣物，也与其他人不同……

妃雪一面看，一面悄声地把这些仙人的名字告诉熊生。她说：“那骑龙的，是上元夫人；骑虎的，是吴采鸾；骑蝴蝶的，是罗浮君。此外，来到的还有董双成、范成君、许飞琼、纪离容、李庆孙、郭密香、段安香、婉凌华、石公子、王子登、杜兰香、麻姑、毛女、嫦娥、织女、女儿、弄玉、碧霞君、云和夫人……”妃雪自己也看得眼花缭乱，简直数也数不过来。

江妃带领着大家出门迎接客人们。上元夫人看了众人一遍后，就问：“怎么没有见到妃雪这丫头？为何躲起来不见客人啊？是不是贪恋着新郎，一时半刻也舍不得离开呀？”

熊生远远听见这话，急忙推妃雪，要她赶快出迎。

妃雪刚露面，罗浮君就走上前来，拉着妃雪的手说道：“林妹妹果然是越来越风流可爱了！既然你那腹中已经怀上了凡间俗人的孩子，又何必还这样腼腆，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处女似的。”

几句话一说，妃雪更是害羞得脸色赤红，只得向客人们一一施礼问安。

上元夫人说：“今日是元夜，我们趁着良宵，一同前来赴此嘉会，也为妃雪丫头的新婚祝贺，给她添一点嫁妆，梳一梳发髻。”

众仙女都齐声说好。

于是，江妃立即请大家升堂入座，又吩咐大摆宴席，演奏音乐。一时间，宾主谈笑风生，十分欢畅痛快。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江妃命人在梅树林中到处悬挂起灯烛，好让大家夜游。不久，皓月

升起，众位神仙三三两两，游玩嬉戏于树下花间。月光与烛光、仙女与梅花交相辉映，此情此景，该是何等的美丽！时间过得真快，就到了月亮西斜的时候。众位仙女纷纷告辞，各自缓缓凌空离去。

侍女仙们都离去后，妃雪才招呼熊生下楼。这时，熊生才发现，妃雪的发型已经梳为高高的环形发髻了，比原先更增添了几分妩媚。

两人回到自家房中后，妃雪把众仙赠送的礼物摆出来，尽是些世间所罕见的宝物。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花瓣落地，绿叶成荫。熊生忽然思念起故乡亲人，心绪不宁，又难以对妃雪启齿。

其实，熊生的心情，妃雪已经察觉。一天，妃雪问道：“郎君是不是想回故乡去看看？”

熊生点头道：“是啊！可是，一面是思归故土，一面是难舍新人。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妃雪也感叹道：“人生的悲欢离合，大约是有定数的。郎君也不必如此，像小儿小女般地愁肠百结……”

几天后，妃雪把熊生思归的打算告诉了江妃。江妃也知道去意难留，便安排为熊生饯行。

饯行那天，美人们全都到齐。江妃亲自吹玉笛，命妃雪唱《梅花落》一曲，为熊生送行。

妃雪低着头，满面凄苦，轻声唱了起来：

昨日梅花开，今日梅花落。

明知花落时，何不早行乐。

乐乐乐，送君懒劝白玉杓。……

才唱得一半，就见大家都露出了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江妃又

命接着唱下去。妃雪取出绡帕，轻轻抹去眼角的泪花，又继续唱道：

今日梅花落，后日梅花开。

花开厌孤赏，盼君早归来。

来来来，待君满饮黄金杯！

一曲唱完，大家都说这后半阙唱得妙，熊生和妃雪一定是后会有期，这歌就是最好的预言。如此一说，众人才又破涕为笑。

这时，熊生站起身来，向众仙女施礼告辞。江妃赠给他明珠四双，南昌夫人等各位女仙也都各有馈赠。妃雪把前些日子群仙所赠的宝物，和自己的金钗珠宝之类，用锦帕包裹好，放在熊生的怀中。然后，她招来一只黑色仙鹤，自己与熊生一同骑上鹤背，她要亲自送她的郎君回乡。

妃雪叮嘱熊生坐好，闭上两眼，不要开口说话。顿时，熊生感觉到这仙鹤已经腾起在空中，只听见耳畔风声嗖嗖。不一会儿，就听到妃雪说了一声“停！”熊生睁开眼睛，四处看时，周围竟没有了妃雪和那仙鹤的踪影！再仔细辨认，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已经离家门不远了。

熊生急忙赶回家去。当他推门出现时，妻子简直惊呆了，一时间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听妻子说起先前的情况，才知道原来熊生那天晚上出门后，几天没有回到馆里。那馆中的主人以为他是回家去了，也就不在意。后来，是熊生的妻子派人到馆中找熊生，这才感觉事情不妙，他已去向不明。熊生的妻子钟氏，为人美丽而贤惠。当时，她到馆中，看见熊生的衣物全都放在原处，一件不少，心中猜想他平日喜欢寻花问柳，说不定是与什么女人玩乐去了，也就只好放在一边不去想他……熊生便把自己所遭遇的，一一说给妻子听，再屈指一算，竟已过去了两个多月！如此一想，熊生夫

妻都认为这一定是遇到了神仙！

于是，熊生夫妻俩就将记忆中的江妃及其他女仙的形象描绘出来，绣成画像，挂在家里的中堂上祭祀。又从女仙们所赠的宝物中，取出几件，拿去变卖。没想到，几件小东西，竟换得了数万的家产。熊生用这些钱，买了田地，添了房屋，养了仆婢，成了很是显赫的大户人家。

不过，熊生常常思念不知身在何处的妃雪。他不时借故到当时居住的馆舍，在那附近徘徊、寻访。可是，那当时巧遇群仙的所在已经渺无踪影，只有白云伴着青山，上万株梅树枝叶交错，无数野鸟飞翔鸣叫于其间……熊生只能惆怅叹息而回。

又过了一年。一天，熊生在家，忽然有一位道士来访，他自称是菟陆山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道士把孩子解下，交给熊生，同时递上一封书信。

熊生拆开书信，原来是妃雪写的！信中写道：“……自离别以来，没有哪一天不在思念郎君！但是，既然聚散自有定数，又何必强求？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白头时才能团聚，那就彼此静心地等待吧，未必没有重新欢聚的一天……正月初一吉日，妾生下了一个男孩。现在拜托上仙，将孩子带回家中以传宗接代。这孩子的福相大过于郎君。妾知道夫人十分贤淑，孩子一定会得到她的精心照护……倘若郎君念及我们的旧情时，看见孩子，也就如同看见孩子的母亲了！……”

熊生读完信后，心中十分悲痛感慨。他请道长稍候片刻，就将孩子抱进内室，告诉妻子。钟氏一向没有生育，见了这孩子，十分欢喜。夫妻俩当即给孩子取名为毓仙。

熊生十分感谢菟陆山人，要款待他，并向他求教，可以到何处去寻访妃雪。道人不肯泄露天机。熊生苦苦求告，道人只得从袖中取出一只玉杯，交给熊生，又指着石阶前的一株红梅，说道：“你可

以用这玉杯，每天给这红梅浇水。待到红梅变成白色之后，你自然就可以与意中人相见了！”

熊生高兴地接过玉杯，拜谢再三，又取出黄金若干来酬谢。但道人坚持不受，立即飘然而去。

从此，熊生每天都用玉杯给梅树浇水，祝祷它早日变白。如此，七八年后，那梅花的红色渐渐淡去。到了第十年的花开时节，那红梅竟全部变成了白色，如粉妆玉琢一般，一片晶莹剔透。熊生简直是欣喜若狂，时时在这白梅花树下徘徊，盼望佳音。

一天夜晚，明月中天的时候，熊生又独自一人，站立在花树下思念故人。

忽然，有人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说道：“故人别来无恙吧？如此良辰美景，独自一人，难道不感到寂寞吗？”

熊生大惊，回头看时，竟是自己思念多年的妃雪！熊生此时，该是如何的狂喜，急忙拉住妃雪的手，一同来到书斋中，情切切地诉说起这么多年的相思之苦。妃雪听着，笑着，然后说：“郎君不说，妾也是知道的。江妃非常感谢你绣像祭祀，也很欣赏你的至诚至爱。但是，她又有些不放心的，怕你不能始终如一，就派了道人送玉杯来，以测试你的恒心。果然，郎君用情专一，十年如一日，不是世上常见的浪荡公子、轻薄小人。于是，江妃命妾前来。从此，我们可以经常团聚了！……”

第二天，熊生带着妃雪去见钟氏。钟氏仔细看着妃雪，真是天仙模样，非常高兴，两人便以姊妹相称。儿子毓仙，已有十岁，是个绝顶聪慧的孩子。从塾馆中回家后，熊生又带他来见生母。妃雪抚摩着孩子的头，笑着对钟氏说：“孩儿有姐姐的精心抚育，都不知道自己是出自何处了！”

从此，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妃雪性情和婉娴静，钟氏也十分喜欢她，彼此相敬如宾。

妃雪的日常起居，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饮食上，偶尔吃一些瓜果，而绝不尝有烟火味的食物。对仆婢们也很和善贤惠。遇到家里丢失了东西，她能够立即知道是谁偷盗，东西藏在何处，待这人自动交出后，她也要叮嘱熊生，不要过分严厉责怪。于是，人们对她都十分敬重，也有几分畏惧，把她当做神明。

熊生曾经问起菟陆山人的情况，妃雪告诉他，菟陆山人就是羊真人羊权。熊生又问：“那么，他现在与罗夫人是不是常相聚呢？”

妃雪说：“仙人的眷属，与人间的夫妻有所不同。仙人们是以神相会，以气相交，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必须形迹毕露。所以，哪怕是相距千里，也如同相处于一室之中，而且两情也会非常融洽，更胜于人世……”

熊生听了这一番话，恍然大悟，便急着向妃雪请教神交气接的诀窍。

妃雪笑道：“郎君的根基还很浅薄，哪里就能够做得神仙的功课呢？”

熊生追问道：“那么，娘子快告诉我，神仙的功课，应该怎样开始呢？”

妃雪说：“神仙的功课，是从做善事开始的。世间的凡人，如果做了一百件善事，可以得到长寿。能够做一千件善事，可以成为鬼仙。如果做了一万件善事，就可以成为地仙了。如果能够做上十万件善事，就可以超然于三界之外，而成为大罗天仙了！郎君可以勉力为之。”

熊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从此就尽力多行善事，始终不辍。

转眼间，儿子毓仙已经十七岁，而且入了翰林院，小小年纪就受任为典学，到楚南任职去了。不久，毓仙回乡，要接父母亲到任上奉养。但是，此时的熊生，已是一心学道，不肯远去他乡。便决定与妃雪留在老家，而请钟氏夫人与儿子同去。临行前，妃雪取出两柄

金刀，交给儿子，嘱咐他小心收藏，以防不测。

果然，后来毓仙在旅途中，真的遇上了拦路的强盗，可是强盗们就是不敢上前。毓仙自己也觉得奇怪，抬头一看，只见空中有两员身穿金甲的神将在守护着自己。他们行至洞庭湖上时，突然狂风大作，许多舟船都被狂风巨浪吞没。大家正在惊恐，突然，那两柄金刀自己跃出刀鞘，腾空而上，化为两条金龙，护卫着毓仙的船，直到靠岸停泊后，又化为金刀飞回鞘中。毓仙知道母亲是位仙人，就焚香遥拜，感谢母亲的大恩大德，那两柄金刀，他更为小心地珍藏。

再说熊生，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写下了许多诗文，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一直孜孜不倦。他把自己的这些著述汇集整理，打算把它刊印传世。妃雪知道后，却拿去付之一炬。熊生不明白她为何这样做。

妃雪笑了，说道：“郎君一生都在白白地浪费时间，追求虚名。要知道，名利，是造物最忌讳的。古今做大事业、成大名的，都是命运多蹇的。郎君不如把这些虚浮的东西抛弃，才是真正为子孙造福啊！”

不过，熊生看见自己以毕生心血写下的著作，如此轻易地就化为灰烬，心里总是非常懊悔和痛惜的，但事已至此，也无可挽回了，只好一笑了之。他从此更加专心致志，跟妃雪一起，学习研究道家修炼的玄理。开始时得以传授一些按摩、吐纳的本领，久而久之，他渐渐能够辟谷……当熊生年过八十岁时，他的面容看起来仍如同少年，而妃雪将近七十岁，望上去也如同少女一般。

那时，毓仙已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鼎，十八岁，已经进了词馆；次子名彝，十七岁，也是学有所成。毓仙把两个儿子都送回家乡，以便侍奉老人。

妃雪见两个孙子回来，非常高兴，就忙着张罗，为他们挑选媳妇，完婚成家。第二年，两个孙儿都各添一子，合家欢喜。

只是，每当熊生、妃雪与孙儿孙媳们一同出门时，一些不知道的人，总会误认为他们是弟兄姊妹，因为，看起来他们的年龄容貌的确相差不多。

每每遇到这样的尴尬后，妃雪就笑着对熊生说：“老话说‘人老成精’，如果我俩老是这样活在人世间，虽然不会成精，但是难免被人们私下议论。不如撒手去了，反而更好。”熊生也有同感。

一天，二人将准备好了的遗嘱交给了两个孙子，然后回到房中。夫妇俩整齐衣冠，端坐于内，含着微笑，悄然离世。

当时，毓仙在京，已经官至二品。讣告传到京城后，毓仙连夜赶回老家奔丧。安葬二老时，那棺木轻得仿佛空无一物，人们都说二老一定是尸解成仙了。▲

熊生家书斋前的那棵白梅，从此后所开的花，都是并蒂白色梅花。每当家中有什么喜庆之事将要来临前，这梅树所结的果实就会特别的多，简直就成了一种预报、象征了。所以，直到如今，熊家的后代们仍然是以这株老梅树来预卜家事的吉凶哩！

选自《里乘》

吴真人

[清]许叔平 著

广 沪 编译

明朝时候，有个姓吴的人。他对父母十分孝顺，因为家里实在太贫穷，为了替父母治病，他曾经两次割自己左右臂上的肉去换钱。只要是父母所要求的，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尽量满足。

吴某以卖鱼为业。有一天，他卖完了鱼，在回家途中，看见路边有一个乞丐，坐在地上，双腿从膝盖以下、脚踝以上，全都腐烂了，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到处都是脓血，发出阵阵恶臭。过往行人见了，都掩着鼻子匆匆而过。只有吴某，见这乞丐如此，心中十分同情可怜，便停下脚步，连连叹息。

乞丐见他这样，反而质问吴某道：“你是什么人？怎么看着我的脚就叹气？是不是也在憎恶我的这般模样呢？”

吴某急忙上前施礼，并说道：“不，不！我是在感叹你脚上的病，恐怕已经是十分严重的了，你又怎么能够行走呢？我很想帮助你，可是，我却没有一点医术可以为你治疗。我怎么会厌恶你、憎恶你呢？”

那乞丐笑着说：“你若真是如此，那当然是太好了！我的腿患这个病已经有几十年了，也找过许多医生诊治，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有人告诉我，如果能够有一位义士，肯跪下来为我舔一舔患处，这腿病就一定可以治好。你如果是真的同情我、关心我，那你不能就像医生所说的那样，姑且试一试呢？”

吴某说：“这个办法如果能够有用，那不费什么事。只要能治好你的病，那就太好了！舔一舔患处，又有何不可呢？”

听吴某这么说过后，那乞丐便伸出两腿，笑着对吴某说：“那就快快来，试一试啊！”

吴某的脸上毫无为难的样子，立即伏在地上，舔起那腿上的患处来。说来也怪，当吴某靠近那双奇臭无比的病腿时，扑面而来的却是奇异的芳香，绝无丝毫臭味。当他依次舔完后，那乞丐的腿上顿时结起了痂壳，并且很快就纷纷脱落下来。吴某用手捧起来，竟有一小堆之多。那腿上的皮肤顿时变得十分光滑柔润，几乎可以照见人影。吴某心中暗暗称奇。

这时，那乞丐十分感慨地说：“你才是个真正的义士！实话告诉你，我并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拐仙——铁拐李。我早就听说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今日的事，证明你果然如此；的确是一个可以成仙的料子！那么，你是不是愿意跟随我一同云游天下呢？”

吴某叩头谢道：“仙师如此厚待于我，实在使我感激不尽。只是，我的老父老母还在堂上，需要我赡养侍候。因此，我暂时是不能够跟随仙师求教了！”

拐仙听了，更为感叹：“如此一看，你的根器的确很深！我可以告诉你，上天知道你是个至诚至孝的人，早已把你的名字列入了仙籍之中。这样吧，我先传授给你大道，你回家后，要随时修炼。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自然会来引领你回归仙界。还要记住，你捧在手中的那些疮痂，千万不要丢弃。这一片疮痂，可以救活上万条鱼的性命。你也可以吃下一些，就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比起那些普通的丹药来，要胜过千千万万倍呢！”

此时，吴某也感觉到，自从舔过病腿之后，自己的心胸变得无比的宽广明亮，智慧也增长了许多。当他跪下聆听拐仙的传授时，他很快就能心领神会，悟性极佳。拐仙传授完后，就飘然而去了。

吴某回到家后，心想试试真假，便取了一片疮痂，放进装鱼的篮子中。顿时，篮中原来已经死了的大鱼小鱼，全都活了起来，而且味道变得格外鲜美可口。拿到市上去卖，很受买主们的喜爱，价钱自然比其他鱼贩高出许多。

就这样，不过几年工夫，他的家境渐渐富裕起来，也有了些积蓄，开始购置了田地房屋，娶了妻子，生了孩子。又过了几年，吴某的双亲先后去世。他很隆重地为老人们办了丧事，并在父母的墓前搭了间茅屋，自己住在茅屋中守孝整整三年。后来，待儿子成人时，又为儿子办了婚事。然后，吴某就把全部的家业，统统交付给儿子掌管，自己从此不再过问。

不过，当乡亲们有求于他的时候，他仍然是乐于助人的。如果遇到旱涝灾害时，乡亲们就会来求他，或祈求雨水，或祈求晴朗。而他的祈愿，也总是十分应验的。周围远近的乡亲们，无不得到他的恩惠。于是，大家就都称呼他为“吴真人”。

当地有一位公子，生性好客。吴真人经常到他家，与他一同游戏消遣。

常到公子家作客的，还有一位姓崔的道士，是江西人，天师府中的大法师。此人从小少有修养，极为好酒贪杯。当年，他的父亲多次惩处他，但他始终未能改正。一次，他父亲实在太气愤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一气之下，跑到了龙虎山。因为他也是个法师，所以得到山上天师的宠幸。后来，当他的父亲去世时，家里的人告诉了他这个噩耗，可是他却不去奔丧。此事，被天师知道了，天师很是气愤，认为真是大逆不道，便把他赶下了山。于是，他依仗着自己有些法术，就在江湖上闯荡。当他听说这位公子十分好客的名声后，就登门自荐。公子见他果然有些法术，非常高兴，就将他留在府中，给予了特别的礼遇。

在这个城的东边有一条河，每年春天都要涨水，浩浩荡荡淹没

两岸。有一次，恰逢涨水，公子因事要过河去，但是一时间又找不到渡船，便请同行的吴真人和崔道士设法。崔道士抢先作法，将一片芦席化为一只小船，请公子登上后，很快就到了对岸。

三人归来时，大河上仍然没有舟船。吴真人就笑着说：“与其乘船，不如骑马自在！”便在岸边拾起三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眨眼间变为三匹骏马，鞍鞴齐备。三人并肩，骑马过河。那马在河中劈波踏浪，如同在平地上行走一样。到了对岸，下马后，三人衣衫上滴水不沾，再看那马，依然是三块石头。

每年春季，城中的儿童们都要到城郊去放风筝。公子也很喜好这种游戏，便约了众人一同到郊外观看。游得兴起时，便也想玩玩儿童的游戏。可是，手中没有风筝。崔道士便摘了一片柳树叶，用气一吹，顿时便成了一只大鹏鸟，翱翔盘旋于天际。吴真人也朝身边的一块拴马石吹了一口气，那石头顿时变成了一条飞龙，浑身鳞甲金光灿烂，飞腾于霄汉。人们见了，都大为惊诧，以为是真龙显形。

公子有些产业在龙眠山。入秋以后，公子邀请崔道士和吴真人同去那里小憩。住下后，少不了要小酌一番。席间，公子就请二位作法助兴。

崔道士说：“我可以颠倒四季。”只见他一挥衣袖，满山的红叶，顿时变成了桃红李白的春季风光。

吴真人笑着对崔道士说：“你能够颠倒四季，且看我瞬间往来千里！”说完，他就邀公子游览千里之外的西湖。他也是一挥衣袖，只见西湖的众多景致，立即出现在眼前。

崔道士不屑地笑笑，说：“你能够如此，难道我就不能么？”他知道公子小时候曾经随父亲游览过京城中一位皇亲家的花园，这是一处闻名天下的胜景，公子一直念念不忘，便又对公子说：“我要请公子你重游那皇亲花园，不知意下如何？”

公子大喜，答道：“果真能去，那太好了！”

崔道士就用手拉着公子的衣袖，叫公子举足迈步。果然，公子就进到了那花园之中，仔细辨认，园中的种种景致，的确与自己儿时所见的一模一样。公子大为惊叹。吴真人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要是公子与我一起去游览一下瑶池，那不知道会如何倾倒啊！”

公子一听，惊喜地问：“你真的能有办法到瑶池吗？”

吴真人说：“那是当然！”

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块布帕，大约有五尺见方。然后请公子和崔道士站到布帕上，连喝两声：“起！起！”

那布帕果然载着三人，凌空而起，顷刻间就升到了天界。只见到处是仙山琼楼，满眼都是金碧辉煌；那数不尽的奇花异草，千姿百态；无数的蟠桃树上，花开似锦，五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芳香沁入心扉。这漫天的美景，真让人心旷神怡。三人来到一座亭前，见亭上悬有“俯视一切”的匾额，便进亭中，试探着侧身往下看。只见下界的三山五岳，如同米粒般大小；五湖四海，不过是一勺汤水。这么一看，众人顿时觉得眼界大开，胸襟宽阔。

他们环顾亭中，见那些几凳床榻上，都设有锦绣的垫褥。吴真人拉公子坐下，发觉是异常的柔软，而且顿时觉得周身通畅爽朗。

吴真人又说：“这么坐着，毕竟缺少些乐趣。我想请王母赏给我们一席酒宴，并派几位仙姬来劝酒助兴。不知意下如何？”

公子笑道：“可不敢如此大胆。不过，我心中倒是希望能够请来啊！”

于是，只见吴真人到下首，朝着亭内连连施礼三次，口中念念有辞。

不一会儿，就有几位仙童出现，捧来了若干美酒佳肴，如麟肉、龙肝、冰梨、火枣之类，顷刻间摆满了桌子。吴真人带着公子、崔道

士再次施礼，遥谢王母，然后坐下。这时，就见王母的侍女范成君、婉凌华、许飞琼、董双成四位仙姬飘然而至。三人急忙起身施礼。然后相互举杯劝酒，畅饮畅谈，何等欢快！

这时，又见那吴真人起身离席，向四仙姬作揖施礼道：“我等承蒙王母的恩典赐宴，已经是过分的荣幸了，又得各位仙姬亲临共同欢宴，更是受宠万分！不过，我等久闻各位仙姬擅长音乐，在此斗胆恳请奏一曲天庭的仙乐，一方面一饱我等俗人的耳福，另一方面还可以传到下界，不失为一段佳话！我们的这一点小小的请求，不知众仙姬能够答应吗？”

四位仙姬都微微一笑，欣然答应。顷刻间，仙乐袅袅，丝竹笙磬，各显奇妙，令人心醉神迷。就见范成君正襟危坐，歌唱道：

二曜左行，苍苍右些！

左之右之，人增寿些！

那婉凌华理理云鬓，接着唱了起来。这一来，许飞琼、董双成也接着唱了下去。一时间，仙姬们你唱我和，歌声绕梁，不绝于耳。歌唱完后，三人简直是如痴如醉，欣喜万分，一同起身，再三拜谢，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告辞。

三人出了仙亭，仍然站立到那布帕上，凌空而行，然后才冉冉而降。到了地面，站立稳当后，公子环顾四周，不禁非常惊吓。他明明记得，他们去的时候是秋天，而此刻已经是春末了，原来黄叶飘落的树木，此时正是一片绿荫！公子这才明白，在天上虽然仅仅片刻工夫，但在人间却已是半年过去了。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公子心中原有的俗念，顿时烟消云散。他也真正明白，吴真人才是真正的异人！他坚决地要求跟随吴真人学道。

吴真人却说：“公子是富贵中的人，是不可走学道这条路的。”

那崔道士知道自己的道行不如吴真人，心中十分忌恨。在一次聚会时，他假装开玩笑似的，用脚朝吴真人的肚腹上踢了一下。吴真人当时并不在意。不久，就感觉自己的腹部隐痛，有下坠之感。他这才明白崔道士是在用法术暗害自己。于是，他闭门不出，用内功调理。七天后，才从腹中排出一个铁砧，足足有十多斤重。吴真人想不到那崔道士竟如此阴险狠毒，心中非常愤恨。

后来，一次偶然相遇，吴真人用手掌拍了一下崔道士的肩膀，说道：“老兄为何那样恶作剧啊？你既然施惠于我，使我得到了一个铁砧，我可是不能不报答的呢！”

崔道士回家后，突然感到心口疼痛难当，他明白这是吴真人的报复，急忙将房门紧闭，静下心来，炼气以解除疼痛。他估计如此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就能够恢复。

不久，吴真人派了一人，到崔家来探望。崔道士的儿子对来说：“我父亲吩咐过，不见任何人！”

来说：“你怎么这样傻啊？我知道你父亲正在闭关炼气，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天下哪有人能够一个来月不喝一口水，还可以活命的呢！”

来人走后，这儿子一想，那话是有道理的，不知父亲此时怎么样了？便轻轻推门，想悄悄看上一眼。

他刚推开门，就看见他的父亲是盘脚坐在床榻上，背上正爬着五只小老虎，小虎的口中各咬衔着铜钉，正在用力拔出。那铜钉大约有五寸长，已经拔出了一半多。那五只小虎突然发现有人露面，顿时逃遁消失，而铜钉则又扎入崔道士的体内。崔道士凄厉地长叹一声，立刻气绝身亡。

吴真人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像年轻人那样矫健，行动非常敏捷。

一天,有个乞丐来拜访他,两人在房中摆谈了很久。乞丐走后,吴真人就吩咐儿子,替他准备好办丧事的物品。说完后,他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榻上,安安静静地逝去。

后来,有人说,那是拐仙前来带他回归仙界。因为,在为他举办葬礼时,人们发现,他的棺木很轻,里面似乎没有任何东西,那他显然是用尸解之法登仙而去的了……

选自《里乘》